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烽火星火—湘赣边秋暴动及进军井冈山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霹雳星火

——湘赣边秋收暴动及进军井冈山纪实

霹靂星火

第一章

中共“五大”，毛泽东独立江岸：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瞿秋白陪鲍罗廷游庐山，心绪各异

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天：1927.8.7

毛泽东说，我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
倒愿去农村，或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

—

长江，古老中国的父亲河，涛声千里，浪拍天际，无休无止地奔腾、呼号、轰鸣，似乎在吵吵闹闹，评说着什么，争论着什么。它，宛若一支属于历史的、现实的，乃至未来的巨笔，记下了神州上下五千年的兴衰与文明，吟唱着中华大地的壮歌与悲曲……1927年5月，烟雨蒙蒙。位于重镇武汉的这段长江，扑朔迷离，雨雾与江浪相接，江浪与雨雾相融。雨雾中，一楼临江，悬山而立。它是建于公元3世纪的一座名楼——黄鹤楼。唐代诗人崔颢曾经在此留下过“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绝句，一朝又一朝的文人墨客在此赋出过千古留芳的佳章。这天，又有一个青年人在登楼眺望江景，他，身材瘦长，方圆的脸庞、天庭饱满，额上有一颗引人注目的黑痣，神情刚毅而冷峻，绵绵细雨打湿了他的长发和蓝布衣衫，他凭栏而立，深邃的目光投向远处。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青年人面对大江，发出了这样的吟唱。这是从黄鹤楼边发出的亘古未有的壮歌，这是个人伟大抱负和对国家、民族深沉的忧患意识交融激荡抒发出来的雄浑悲壮的心曲。过去的任何诗人骚客留下的名篇与其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吟咏这首《菩萨蛮》的青年人，名叫毛泽东，时年34岁。没有语言能概括他此时愤懑复杂的心情，他的心潮化成了诗句，同这江浪奔涌逐高。他刚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退席，他的关于土地革命的主张遭到反对，陈独秀取消了他的投票表决权。这也许是他预料之中的，不过比预料的来得快些罢了。他与陈独秀的分歧始于两年前，从广州的中山舰事件到湖南的农民运动，陈独秀对国民党的进攻步步妥协。他花费4个月调查写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仅发表了其中两章，陈独秀就不让刊登了。在此之前，他一直很敬重这位党的领袖，诚如他在后来同斯诺谈话时所说的：“陈独秀说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一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这样评价陈一点也不过分，因为他头一回到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精辟的革命见解，对他选择人生之路发生过重大影响。1920年，他专程赶到上海找陈独秀商讨组织“改造湖南联盟”计划；同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立即写信给他，要他在湖南建党。他接到信后，便建起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的“三大”后，他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同陈独秀一起致力于国共合作，推进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不愿出现的分歧出现了，在无

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问题上，陈独秀同他的看法完全相反，而且越走越远。他同一些同志作过种种努力，试图改变总书记的看法，但是，一次次的努力变成了一次次分歧的升级。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不能容忍他毛泽东了，这次党的“五大”可以说是爆发点，陈独秀不但压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而且还让他农委书记的职务落选。这次本来旨在纠正中共领导右倾错误的会，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继续掌权的会。他感到这个现实太荒唐可悲！他，毛泽东，1910年（时年17岁）从韶山这块红土地上出走，15年后的1925年又回到了韶山这块土地，他离开韶山时满以为山外世界的“洋学”是他要找的希望，然而失望代替了希望，回乡后他在5个县的农村考察了32天。从1910年—1925年，他转了个大圆圈，“我认识到，我错了，农民对了。”这是他走出误区的第一声呐喊。他断言：“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都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而“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因此，他们（指农民）特别能战斗。世人皆醉我独醒，毛泽东在广州在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许许多多场合，都为农民唱赞歌，他把自己浓缩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的思考与力量，化着雨丝滋润着人心。“卡尔·马克思降至亚洲的稻田。”这是后来的一位外国人对毛泽东此举的评价。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民族的传播，并将其撒播到亚洲的稻田里发芽、生根的这位先驱，应当是最称职的农委书记。而偏偏最称职者所面临的却是最不公正的结局。是历史同他过不去，还是历史同他开玩笑？在此之前的几天，他毫无热情地应付着中共的这个第五次党代会，他总是中途到会，发表完一通灼见谏言之后便扬长而去，反对分子对他的行径甚为反感，甚至连同情者也感到他有点过分，可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湖南的农民大众正在受苦受难，他不能在武汉过舒服日子……“毛先生——”一声急促的唤声打断了毛泽东的思绪。到黄鹤楼找毛泽东的是个十五六岁的孩子，叫小楼，是在武昌毛泽东住处干杂活、当听差的。“么子事？”毛泽东问。“国际的鲍顾问在找你。”小楼说，“他请你快点回去。”毛泽东晓得，所谓国际的鲍顾问是共产国际的首席顾问鲍罗廷。鲍罗廷参加过十月革命，在负责同美国的联系上受到过列宁的表扬。国共合作后被斯大林派驻中国，并负责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大家都称他鲍顾问或老鲍。这个鲍顾问便以救世主自居，自认为是中国革命的“保姆”，视中国共产党人是些不识时务的毛孩子，小孩子照他这个“保姆”说的做，才能长成、才能成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和与毛泽东的矛盾激化，不能说与他无关。毛泽东正愁烦愤懑无处发泄，听说鲍罗廷来了，便走下黄鹤楼。小楼把手中的一把雨伞递给他，他没有要，淋雨往回走。毛泽东的住处掩蔽在一片青翠的丛林之中，这是国民政府在毛泽东初到武汉时为他准备的，灰色的砖墙隔离了街市的喧闹。客厅里，鲍罗廷和翻译正坐在竹椅上，吸着烟斗。他已等了毛泽东多时。毛泽东一进院子，鲍罗廷就站起身，礼貌地点了点头，同时伸出一只手，要同毛泽东握。“你不怕脏了手么？”毛泽东窝火地说，“我是极端分子，极端分子配同共产国际的顾问握手么？”翻译有些迟疑，毛泽东示意把话翻译给鲍罗廷听。鲍罗廷听后，笑了笑，还是大度地抓住毛泽东的手握了握，通过翻译告诉毛泽东：“请别误会，我很敬重你，我很喜欢你的性格！”“假话！”毛泽东抽回手毫不留情地说，“你不会喜欢我的，我这个人最讨人嫌，但我可以告诉你，虽然我的表决权被剥夺了，但我还是要干革命的。你和陈独秀搞的那个‘西北学说’，

我还是要反对的。”鲍罗廷道：“今天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毛同志，我是来向你辞行的。”“怎么，要走了？”毛泽东感到意外，但旋即话锋一转，“走得那么快？你不想看到自己和陈独秀搞的‘西北学说’在中国变为成功的现实么？”“‘西北学说’，会成功的！”鲍罗廷显得颇为自信，“冯玉祥部国民军联军正准备从陕西开往河南，只要与他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就能打通同红色苏维埃联盟的国际通道，然后再图向东……”“这和汪精卫的北伐主张不谋而合，真是用心良苦哟！”毛泽东打断对方的话，“我认为，立刻在湘鄂赣实行土地革命，革命才有前途。”“我不想再争论了，你们中共的五大不是说得很清楚么，若无汪精卫的点头，土地革命只是一句空话。国共要合作，不要分裂。毛同志，陈独秀还是中共的总书记嘛，我希望你要顾全大局。我这次离开武汉，准备找冯玉祥面谈，以加速‘联冯’的进程。同时，希望你能去四川。”“谢谢顾问先生的抬举，但恕难从命，因为我敢断言，你和总书记的主张不过是天真的幻梦罢了！”鲍罗廷耸耸肩，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话不投机，只好匆匆告辞。关于鲍罗廷，毛泽东在1936年对美国记者斯诺谈到过，斯诺写道：“第二个对失败应负主要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毛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自己的立场，他在1926年是赞成激进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可是到了1927年却又竭力反对，而且对自己的摇摆没有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说，‘他愿意竭尽全力讨好资产阶级，甚至准备解除工人的武装，而且最后他也下令这样做了’……毛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蠢才，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则是一名不自觉的叛徒……”

二

中共“五大”，没有在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却徒然丧失时机，坐视整个局势继续恶化。

反革命愈演愈烈，甚嚣尘上。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以“礼送出境”为名，大肆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冯玉祥公开倒向蒋介石，并致电武汉国民政府，要求将鲍罗廷解职回国。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西北学说”至此完全破产。

无数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死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叙述道：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遭受到它成立以后从不曾遇到过的严峻考验，据党的“六大”所作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人2.6万多人。

“党的组织只能全部转入秘密的地下，在这过程中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了。不少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党内和团内的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离党、团，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宣布脱党、向敌人忏悔，有的甚至领着敌人搜捕共产党人。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事实无情地说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触目惊心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这么惨重的一页：那个脱离各国革命现实、又要遥控指挥的共产国际，由远在万里的斯大林运筹帷幄，于长沙马日事变之后，不久，便拍来电报：“迅速消灭许克祥。”无疑，共产国际的这个决策是令人鼓舞的，连鲍罗廷和罗易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本

来，他们一贯认为中国的中心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问题。眼下有总部电令，两君由冷变热了。

应当说，这是个很好的氛围。

在这个氛围中，代理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蔡和森遂向中共湖南省委发出训令，中共湖北省委开始大张旗鼓地声讨蒋介石、揭露其反动面目，中共中央抛出了一个宏伟计划，组织湖南特别委员会，为此而派遣了大批军事人员赴湘，旨在发动军事暴动。

如果照此发展，一丛烈火必然愈烧愈烈，革命形势也许很快出现新的转机，但事与愿违，鲍罗廷有鲍罗廷的考虑。

这位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考虑的是什么呢？他曾与谭平山等6人到了长沙，欲查办许克祥和“农运过火”诸问题，无奈许克祥不买账，公开宣称要逮捕并枪决鲍氏，吓得鲍氏脚底抹油，逃回武汉。那恐怖的一幕至今令鲍罗廷心有余悸。遂与陈独秀计议，认为共产国际的电令已经圆满贯彻执行，若再演练下去，那就物极必反了。于是乎，唱出了“停止进攻”的低调。

又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陈独秀的“退却”之风犹如黑云压城。马日事变后前去湖南担任省委书记的毛泽东与之针锋相对，继续组织武装，发动工农群众。号召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陈独秀暴跳如雷：“岂有此理，这不是同中央唱对台戏吗！”总书记发火了。并令毛泽东立即返回武汉。鲍罗廷和罗易则走得更远，他们居然把共产国际5月来电的全文一字不漏地抄了，送到汪精卫手里。事情虽然过去70年了，但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得出汪精卫当年得到这个抄件时的心情，这恐怕是他“七一五”公开叛变、从而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最强的一副催化剂吧。话题回到陈独秀，他在6月30日至7月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急不可待地抛出了自己通宵达旦炮制好的《国共关系十一条决议》，并在7月4日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农会会员应参加国民党。毛泽东慷慨陈词，坚决反对陈的主张，他毫不含糊地说，我党应当掌握武装。接下来的形势越来越糟，即将离任回国的鲍罗廷不放过最后一次指挥中国共产党的机会，那悲壮和沮丧交融的表情，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他代表共产国际下达的关于改组中共中央的训令可以说是为中国革命料理后事，这个训令的主要内容如下：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蔡和森、瞿秋白赴海参崴办党校。毛泽东去四川……中国人的命运，岂能操诸他人之手！在此严峻时刻，中国共产党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志们，并未俯首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安排。在王勃写过《滕王阁序》的那个地方，于8月1日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南昌暴动。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人高扬武装革命旗帜，在中国黑暗的夜空燃起了希望的火光。后来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都把这次彪炳史册的暴动划为稍后不久的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的范畴。哦，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该从南昌起义的枪声中，认真思考点什么，悟出点什么了！你该从南昌起义的火光中，重新审视今后的中国之路了！

幸甚——“南昌政变给了四省暴动以有力的帮助。在此时，四省即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的响应。这一响应，一方面即是开始秋收暴动。”中共中央在给湖南省委的信中如是说。“定出一个秋暴的军事计划，同时，中央亦正在为湘赣的秋暴做军事计划。”这是党内武装反抗路线对投降路线的宣战！这是从血淋淋的失败中挣扎起来后的第一声呐喊！形势所迫，逼上梁山。一

个伟大的会议酝酿着……7月底是南方的盛夏，酷热把整个天地都搅得不安，然而江西庐山却是个清凉世界。瞿秋白和鲍罗廷此时正在庐山。瞿秋白来庐山是为了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和利用张发奎部计划武装暴动问题。鲍罗廷则在离开中国之前上一趟庐山，为的是洗洗多日郁积的烦恼。瞿秋白尽地主之谊，陪他在风光最美的庐山山南逛了一圈，山南胜景环列，奇峰壁立，苍翠欲滴，飞瀑流泉，绰约多姿。他陪他转了南唐中主李璟读书的秀峰，在秀峰观了李白讴歌过的瀑布，走了观音桥，进了白鹿洞书院。瞿秋白精通俄语，他娓娓动听地讲叙着洛阳人李渤在书院养白鹿自娱的故事。没料，反倒勾起了鲍罗廷的愁绪，他说他羡慕李渤，他如果能在这里养鹿自娱那该多好……言谈中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失落感，他的结束语是：“啊，我该合上中国革命这本讲义，走下讲台了……”不过，他表现出了俄国人特有的坚强，他没有落泪。瞿秋白没有过多的安慰，因为任何安慰之词都将是言不由衷的。此时的瞿秋白，正处于一种庄严的思索中，他为中国革命的下一步而处心积虑，他与李维汉、张太雷常常谈到深夜，认为不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国革命前途堪忧。随着汪精卫的撕破假面具公开反共，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转入秘密状态，瞿秋白加紧了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的工作步伐。几天前，他得到通知，取代鲍罗廷的罗明纳兹及其助手纽曼即将到武汉，传达共产国际的最新精神。这一点，连鲍罗廷也蒙在鼓里。不言而喻，瞿秋白的庐山秘密之行，也有一种礼节上的考虑。正当他计划次日陪鲍罗廷到另一个景区观光时，一封密电送到瞿秋白手里，密电是李维汉发来的，内容是：罗明纳兹已达汉口，望速返，切切。瞿秋白感受到这份电文的分量，他对鲍罗廷表示了诚挚的歉意后，遂匆匆告别了“日照香炉生紫烟”的庐山，与鲍氏返汉。他在汉口送走了鲍罗廷。告别了这位难以伺候的俄国人，瞿秋白本该松一口气，然而相反，有一种新的沉重感袭上了他的心头，他在莫斯科多年，对俄国人的脾气揣摸甚透，他有一种预感：取代鲍氏者将更难伺候。瞿秋白的预料完全对了。罗明纳兹在俄租界的一间洋房接见了瞿秋白，礼节性的寒暄过后，罗明纳兹开始吸他的烟，他是用一只斯大林式的烟斗袋烟丝的，俄罗斯烟叶很呛人，呛得瞿秋白直咳嗽。过足了烟瘾，罗氏才切入话题，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革命有没有上帝？有，共产国际就是上帝，斯大林同志就是上帝。”言外之意很明显，他罗明纳兹是上帝的使者，他是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对中共行使指挥权的，他用记录速度说：“斯大林同志指示中国现在必须开始从革命工农中间，组织8个或10个师团，并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必须消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要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的军团，利用军官学校的学生做指挥员，并且刻不容缓地组织自己的可靠的军队。不然，就不能保证不垮台！”瞿秋白精神为之一振，这个指示与他的思路不谋而合，他的额头由于激动而沁出了热汗。罗明纳兹接着说：“根据共产国际7月会议精神，中共必须立即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这个会议要批判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如果你们没兴趣，不想开这个会的话，共产国际将直接召开。”瞿秋白听了，有点啼笑皆非，本来，他对罗氏的前半段话是十分拥护的，可是，后头一个“如果”，却未免有点荒唐过分。他没有计较这个，他除了向罗明纳兹表明自己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决定之外，话锋转到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上……瞿秋白、李维汉和张太雷开始了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首先是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此前不久，中央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

组成的5人临时中央常委，代行政治局职权。根据共产国际的安排，陈独秀下台后，中共党的领导由瞿秋白负责。这就需要召开一个为紧急会议召开的准备工作会。准备工作会开得很成功，主要表现在讨论改组后的中央领导机构，瞿秋白作为总负责的人选，几乎是众望所归。将要受命于危难之中的瞿秋白心潮翻滚，很不平静。“才不才间去他的。”他从来不满足于“才不才间”，他有满腔热血，将七尺血肉之躯献给马克思所描绘的那个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确非多余的话！所以，尽管连日来咳得厉害，痰里还带有血丝，他全然不顾。“天降大任于斯人”，一个伟大的精神支柱，使他迸发出了不尽的力量。他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致山西省委的信，信中的指示亦是他的呐喊：“蒋介石4月12日大屠杀起，到武汉7月15日，完成了中国封建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事业。我党因为指导的错误，没有能依照国际指示，实行在两湖没收大地主土地，举行盛大之农民暴动，反而处处让步迁就于所谓的左派汪（精卫）谭（延闓）等，竟一败涂地。现在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以前的错误，决定即日开紧急会议，改正以前错误，另定新的政策。”接着，他又致信中共广东省委：“此会议批评过去中央的机会主义及决定新的政策。广东太远而工作紧张，无法参加此会，想广东同志必能同意于批评过去中央对湘事反对国民党政策之摇动，因而，至于失败，并且一定亦感觉到新的指导与方针之必要。”罗明纳兹为瞿秋白夜以继日的工作劲头所感动，他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每天都要为瞿秋白冲几次咖啡。瞿秋白不愿吃那洋玩意，说咖啡像中药。通过接触，自然有了感情，瞿秋白觉得不用再仰首来看这位上帝，现在可以平视这张由威严变得温和的脸了。8月6日吃过晚饭，罗明纳兹交给瞿秋白一叠写满俄文的材料纸，客气地说：“秋白同志，能帮我翻译一下么？”瞿秋白知道罗明纳兹已经完成了《告全党党员书》的起草。按理，告中国共产党党员书应由中共中央组织起草，而今让共产国际的人亲自捉刀代笔，充分显示了“上帝”的伟力与位置。瞿秋白躲到一间空屋，集中精力把《告全党党员书》由俄文译成中文。李维汉来找瞿秋白，把印好的会议议程交给他过目。这个议程是：1、接受国际的最近训令；2、通过告同志书（批评过去的错误）；3、农民决议；4、工运决议；5、组织决议；6、新的指导机关。瞿秋白对议程没意见。李维汉没有立即离开屋子，他的目光从瞿秋白翻译出来的几页《告全党党员书》上掠过，看到这段文字：“长沙事变之后……农军进攻长沙的反革命，如果农民的武装进攻不受党的指导机关之懦弱的犹豫的阻滞，那么，一个长沙城被10万农军所包围，并不是不容易打下来的……”李维汉为之震惊，道：“这段文字同事实不符合，不是‘10万农军’，当时农民自卫军才几百枝枪，其他许多都是挑夫，和群众混杂一块儿；再说，农军是接通知后来长沙附近会师，打头阵的是女同志和宣传队，如果是打仗，哪有这样摆阵？”瞿秋白默然，没有从正面回答李维汉：“罗明纳兹同志的原文是这样。”“那也得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告全党党员书！”李维汉说。“这是共产国际起草的文件，要修改也得经过国际，明天就要开会了，来不及啦！”瞿秋白为难地说。争论没有继续下去，李维汉心中有数，让瞿秋白做违拗共产国际的事，太为难他了。东方地平线迎来了1927年8月7日的太阳。这轮太阳是新的。汉口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英国惠罗公司的隔壁、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莫卓夫的寓所二楼，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此召开。瞿秋白主持会议，李维汉为临时主席。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21人，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

乔年、蔡和森 10 名中央委员；毛泽东、陆沉、李震流 3 名中央候补委员；杨匏安、王荷波 2 名中央监察委员；军委代表王一飞；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两个俄国同志纽曼、洛莫卓夫。邓小平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罗明纳兹讲话，他代表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最高会议的主席台上，就他亲笔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作演说。他首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抨击，他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都不能容忍，他忍不住愤然拍案：“这种对于军队的态度，也就使中共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也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训练……”罗明纳兹极其严厉的批评，几乎使与会同志忘了眼下正值酷夏，鲜明的观点犹如一剂清凉剂注进了大家心中。中央委员任弼时在发言中对罗明纳兹的报告评说道：“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有机会主义倾向，这完全是事实。”中央委员罗亦农说：“中国共产党无一坚决夺取政权的决心，我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出发于此。”深中肯綮之言，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的毛泽东从未如此激动过。他是第一个发言的，他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出语惊人，犹似一石起狂澜：“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来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 30 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者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甚可怪的，唐军才仅承认只有 8 处军官家庭被毁，我党反似乎承认不知有多少军官家庭被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任弼时等为代表的革命派，在这个为时一天的中央紧急会议上，始终占主导地位，陈独秀没有出席，但以他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被推到了审判席上，他的投降主义得到清算，会议指出：“中国革命在现时这一阶段中，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肯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比较有革命基础的湘、鄂、赣、粤 4 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彭湃、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苏兆征、王荷波为委员；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为候补委员。

“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党的指导机关之机会主义倾向，给全党以新的精神，并且定出新的政策。”这是“八七”会议后的《中央通告》第一号所明确指出的，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次会议，中国革命后来的胜利乃至新中国的诞生都是不可能的。临时政治局以瞿秋白为核心。处在领导全党这样一个重要位置上，从主观上讲，他的确想来一个扭转乾坤之举，让革命胜利的红旗迅速插遍神州处处。但他忽略了这么几点：没有充分认识到当时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所以，在反对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盲动错误的发生开辟了道路。进行武装斗争决心坚定，方向正确，但这并

不等于胜利在握，鲁莽行事只能导致失败。“八七”会议制订的总暴动计划，既不考虑地点的不同，也不顾及情况的各异，一味要求各地暴动、进攻，这就使得全国各地 200 多处的大小暴动成功者少，失败者多，牺牲了大批革命分子和群众。即如企图夺取 4 省政权，攻下长沙建立全国性政府的秋收暴动，其设想与计划显然都不符合实际。瞿秋白没认识到这几点。这是他的悲剧所在。这时，必须写到毛泽东了。毛泽东的高人一筹，是他洞察到中国的实际，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历史选择了他，让历史定格在那个年月，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走过来的。“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在同部分政治局委员商量分工时提了毛泽东。他说：“中央的工作，要有一批才华横溢、劲头十足的人，就宣传部来说，我看泽东同志就十分合适。”李维汉道：“毛泽东这个人的脾气我晓得，留他在中央机关工作，怕是难于上青天。”“你能说服他么？我分管的宣传工作非他莫属。”瞿秋白求助的目光停在李维汉脸上。“爱莫能助啰！”李维汉道，“昨天的会上，我提名他当政治局委员，他不同意，说先当个临时委员更好。听人说，他连东西也收拾好了，这两天就要离开武汉，回湖南去！”瞿秋白默然……瞿秋白亲自去找毛泽东。他冒着酷热赶到武昌毛泽东的住处。他来过这里三次，听人说，湖南等地的许多同志被反动派通缉后，都逃亡在这里，毛泽东的家就是他们的家，连李维汉养病都是住在此地。可见毛泽东良好的人际关系。瞿秋白走向毛泽东的卧室。天热，窗户敞开着，只见屋内很凌乱，杨开慧和保姆正在收拾东西，毛泽东埋头在一张方桌上，打着赤膊，摇着一把大蒲扇，挥汗如雨地正在看什么。杨开慧发现了瞿秋白，说了声：“润之，秋白同志来了。”毛泽东这才抬起头：“呀，秋白同志，你怎么不进来。”“哈，差点被挡了驾进不来。”瞿秋白扶了扶眼镜进屋，扫了一眼屋里的情况，说：“怎么，你是决计要回去了？”“我本来就没有想回来，还不是陈独秀三道金牌调回来的。”瞿秋白知道他讲的是 7 月份那件事，就说：“这个教训太惨重了，以后再也不能发生了。”毛泽东穿上衣服，递给瞿秋白一支烟。“戒啦！”瞿秋白坐下道，“这几天咳得厉害，医生说不戒不成了！”“我可戒不掉！”毛泽东点着一支烟吞云吐雾起来。瞿秋白单刀直入：“新的中央也很需要人，蔡和森他们提议你进政治局，你因何反对？”毛泽东笑道：“候补委员，不也是政治局么？”“候补是候补，这个概念还用我解释么？”“秋白同志这样看重，泽东消受不起哟！”毛泽东发自肺腑地，“眼下，我只适合候补。不然，就得跟你到上海，坐在洋楼里运筹帷幄……”“这有什么不好？”瞿秋白打断毛泽东的话，“泽东，新的中央委员会刚刚建立，中央机关急需你这样的人才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不是你亲笔写的言志诗么？”“也许像在国民政府那样当个宣传部长什么的，我会很称职，但我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像我这样的人到农村去，或上山结交些绿林朋友还差不多。国共分裂了，国民党要铲除共产党，眼下头等要紧的是枪杆子！我们吃亏，就吃亏在没掌握住枪杆子哟！”“你现在是言必称枪杆子！”“这是用血换来的教训，你想，如果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游行的学生手里拿的不是刷子而是枪，将会是怎样一种结局？我看一定会是另一种结局！”“言之有理！”瞿秋白被毛泽东的情绪所感染，“这次中央定下搞秋暴，看来是非君莫属。泽东，‘春花无数，毕竟何如秋实’我拿你没法子啦，这回依了你，就让你到湘省秋暴的第一线去工作吧！你起草的《湘南暴动大纲》很不错，中央同意你去湘南，但湘省暴动的中心是夺取长沙。”“谢天谢地！”毛泽

东指着地图，一根指头停在标着长沙的一个圆圈上，“请中央放心，此番之军事行动，取长沙不成问题。”“中央和国际都很看重湖南，须派得力同志去贯彻紧急会议精神，你回去也好，作秋暴的具体部署。”“你看，”毛泽东指着地图说，“准备工作，我现在就开始做了，不过这是纸上谈兵，我想还是尽快回去，根据实际斗争情况落实。”瞿秋白朝毛泽东投来信任的目光：“有你这种热情，‘不信东风唤不回’，中国革命的高潮，又将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了，有什么要求么？中央全力支持你。”毛泽东道：“要求？只有一个，请求中央从南昌暴动部队派一两个团的兵力到湘南支持我们。”瞿秋白沉吟了稍许，道：“好办，我答应你！但切不可本末倒置，着重军事而看轻全省的暴动，前几天，湖南省委和马也尔的报告就有这个倾向。你们新省委要引起注意。”“有一两团军队，才好有发火药。”毛泽东说：“最好这两天就能给周恩来发电文，以图队伍早日到达这里——”他指着地图。“你呀，对我也穷迫不舍了！”瞿秋白幽默地，“我算拿你没法子啰。”毛泽东不由大笑。送走了瞿秋白，杨开慧掀开帘子从卧室出来。毛泽东道：“孩子们都睡了？”杨开慧点点头。“那你为什么不出来见见秋白同志？”“我在听你们谈话，我若出来，不耽搁了你们的公事？”“哦，我们的谈话，你全听到了？”“全听到了！”“听到了也好！开慧，我们要干一件大事了，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你拥护么？”杨开慧点着头，她默默地望着毛泽东，有许多话要说，可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你怎么不说话？”“你……”杨开慧柔情地，“这几天你又瘦了。”“不是瘦了，是头发长了！”毛泽东纠正道。“头发也是该理了，你总有得时间！”杨开慧从里屋拿出早预备好的推子和剪子，“让我来给你理。”“好，好。”毛泽东从来没有这么顺从，他端坐在凳子上。杨开慧轻轻地动了推子，一边理发，一边流着泪。“开慧呀，在武汉住了这么些日子，我们也该走了，我就要领兵打仗了，往后我们在一块儿的日子不会很多的。你和孩子先回去，我开完政治局会就动身。”“我……”杨开慧忍不住哭出声来。毛泽东反转脸，用手为杨开慧抹着眼泪：“有道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你哭不得哟，你再哭，我也要落泪了。”“润之！”杨开慧抹掉眼泪，“我……我……我不是担心自己‘担心我会打仗丢命？’”“不许你说这个！”杨开慧捂住毛泽东的嘴。“那担心什么？”“你一干起工作来就不要命，没早没晚的，我不在你身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哈，这个你就放心啰，好多人算命都说我毛泽东命大。”毛泽东诙谐的表情，使杨开慧破涕为笑，“来呀，我的头刚理了一半呢。”“沙沙沙沙”，推发的声音又响了，那么轻柔，那么均匀，似杨开慧在对毛泽东倾吐心语。第二天，送走杨开慧和孩子，毛泽东参加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由瞿秋白负总责，兼管农委、宣传部和党刊总编辑；苏兆征分管工委；李维汉分管组织部和办公厅。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与彭公达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全权负责改组湖南省委，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两天后。毛泽东秘密离开武汉。到火车站为他送行的任弼时告诉说：中央已正式同意，从南昌起义的部队中派出兵力赴湘南支持秋收暴动。“好！”毛泽东为之振奋，“你带来的消息是一碗壮行酒。”“祝你旗开得胜！”任弼时祝福道。汽笛响了，车轮启动。毛泽东深情地望着武汉。此刻，他的心已飞越千山万水，飞向那秋收暴动的疆场……

第二章

毛、彭奉命改组湖南省委，“八一六”改组合毛泽东缺席

湖南省委改组：一改易礼容，二改毛泽东

秋暴未起，分歧加剧，毛泽东决心去抓“枪杆子”

—

毛泽东又回到长沙。

仍然是白色恐怖中的长沙啊！两个多月前，毛泽东以湖南新任省委书记的身份曾搭乘运货物的火车乔装改扮来到长沙，做恢复党的组织工作、领导群众开展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但反革命的势力太大了，长沙成了蒋介石屠杀工农的刑场，反动武装高呼着“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开进工会和校园，逼迫工人和学生也呼“蒋介石万岁”的口号，当遭到工人和学生的反对时，枪声响了，一批批革命者和无辜群众死于敌人的枪口下。毛泽东尝试过许多努力，甚至组织人们去面见省长，以制止这种屠杀。但，未能奏效，近3万革命群众倒下了，长沙街头血流成河，尸积成山，湖南军阀下令逮捕毛泽东。危急关头，陈独秀非但不支持毛泽东，反令他速到四川去。悲愤交加的毛泽东只好返回武汉……而今，毛泽东又回长沙了。长沙这块土地，是毛泽东离开家乡韶山后的人生第一驿站，他在这里毅然剪掉了辫子，投身辛亥革命；他在这里曾为投考警察学校还是肥皂制造学校而苦恼过，因为其时他受福利救国观点的影响颇深；他在这里潜心自修，读了《天演论》等一批对他的人生发生过重大作用的书，并且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他在这里读了师范学校，步上了革命道路；他成立了新民学会，主办了《湘江评论》，他对这块土地的全部情与爱、全部寄托与抱负，都浓缩进了他两年前写的一首《沁园春·长沙》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他面对苍穹大地发出这样的呐喊；“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他在韶山冲的私塾里就读过这句话，而今，他似乎头一回领略到其间的全部含意。他满怀信心，一个通过枪杆子打下的长沙，即将诞生！他临时落脚在已故的岳父杨昌济在长沙的寓所板仓杨寓。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得知毛泽东来长沙，甚为兴奋，通过内线约见。易礼容在毛泽东7月离开长沙后，负责省委工作，国际代表硬说他支持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没让他参加“八七”会议，而指定彭公达参加。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先向他通报一下“八七”会议精神，便应诺了。次日上午，他化装成一个国民党军官，戴了一副深色墨镜，在一个菜市场附近的水井边与易礼容碰面。他们佯装洗脸，一边低声密谈。“润之，湖南临时省委是6月下旬你回长沙弄起来的，你任书记，我任军委书记。但你不在，事实上是我在管，可汉口的中央紧急会议，中央却不通知我参加……”毛泽东道：“他们怎么会让你参加呢？你支持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易礼容打断毛泽东的话：“泽东同志，连你也这样认为，可是冤枉啊！”

易礼容显得很沮丧，他有一种预感，中央不能容忍他。毛泽东此番回湘，于他来说似乎有些吉凶难卜。毛泽东被调离湘去汉时，他为他送行，当时毛泽东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礼容，也许我很快会回来，但我回来得快，

未必对你有利。”他问个中缘由，毛泽东默然不答。而今，难道应验了这句话么？“润之，你这回是拿了尚方宝剑来的。”易礼容把话挑明。毛泽东道：“8月7日的会开得很好，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得到清算，我这回到湖南，是为的枪杆子运动。”“中央对湖南省委有什么指示？态度如何？”这是易礼容迫切需要知道的。

毛泽东觉得对易礼容没有隐瞒的必要，道：“湖南省委要改组，这是中央定了的方针！”“为什么？这是为什么？”“礼容同志，你不要太激动嘛！”毛泽东递给易礼容一支纸烟，并为他点着烟。

易礼容大口大口地吸烟：“什么改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搞掉我，换彭公达。”“是这样。”毛泽东道，“湖南省委做了许多工作，可俄代表说你们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我同他们争辩过了。”

易礼容一听“俄代表”就有气，愤然他说：“8月5日，我在麻园参加了俄代表召开的会，开了一个通宵，要我签字打倒陈独秀。”

毛泽东问：“你签了没有？”

易礼容坦白地：“没有！”毛泽东道：“这就是你不对啰，陈独秀不倒不得了，这次在汉口开的非常会议，撤了陈独秀，对这个决定我是出了力的。”易礼容固执己见：“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革命的失败要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毛泽东道：“不久前陈独秀调我到四川去，那里没有党组织，又不给开个介绍信，去干什么呢？你说这个陈独秀可气不可气？”他想苦口婆心地说服易礼容，可眼下这种境况是不可能的。易礼容仍喋喋不休：“我请求俄代表发2万枝枪、拨20万光洋给我们，他们未作答。”毛泽东道：“他们不会满足你这点的，他们太理想主义了。”“那你说我眼下怎么办？”易礼容问，他的口吻分量很重。毛泽东道：“我是中央特派员，当然得贯彻中央指示，湖南省委虽然要改组，你的省委书记要改掉，但你还是省委委员嘛，你还可以干革命嘛。礼容同志，湖南省委以前的问题，我应为你承担一份，往后，我希望我们能合作得愉快……”这时，不远处出现了几个不三不四的人，毛泽东警惕性高，他朝易礼容眨了眨眼睛，结束了会面。俩人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去了。翌日，8月13日，毛泽东去了板仓。身为中央特派员的他，这番同彭公达先后从武汉回到长沙，其中重命之一是召开省委扩大会，改组湖南省委。但他却未能赶上参加8月16日在长沙召开的这个会。彭公达后来给中央写的《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不无抱怨地说到这件事：“公达11日回湖南，泽东12日在汉动身，约定13日到长沙，15日召集会议。后因泽东同志13日没有到，长沙会议的日期改为16日，到了16日，到会的人都到齐，惟泽东一人未到。”8月9日，有毛泽东参加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湖南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作出“由泽东、公达负责与湘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并报告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16日未到会，显然使中央不高兴。没有毛泽东在场的8月16日湖南省委扩大会，由彭公达主持。彭公达开门见山地道出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湖南省委的缘由及计划：1、国际对中共党过去机会主义的批评没有勇敢的接受。辩护中共党错误虽然有，但国际也要负一部分责任。2、对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书记易礼容同志，不主张没收小地主的土地，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甚至还是政治的没收。新的中央政治局认为以上两个主张，根本与中央的政策相冲突。于是决定改组湖南省委。改组的办法有三条：1、指定彭公达同志为书记。2、新省委9人，3人是工农分子，3人是工农领袖，3人要是真能争斗的人。3、派毛泽东和彭公达召集

旧省委及各负责人，宣传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组省委。由彭公达主持的湖南省委扩大会，改组了湖南省委，彭公达当上了省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立即同彭公达联系，也不急于参加省委扩大会，而径直回到板仓，用意何在呢？这里，让我们读读毛泽东在8月20日以湖南省委名义写给中央的信中的一段：

……我这回从长沙清泰乡（亲到）、湘潭韶山（有农民五人来省）两处乡亲的农民调查中，知道湖南的农民对于土地问题一定要全盘解决。昨日与乡下来几位农民同志会商，征询他们意见的结果，拟出土地纲领数条，大要是……

原来他到板仓除了探望先期到达的杨开慧和孩子外，主要是搞农村调查了，他要倾听来自最基层的呼声，以形成对土地革命的正确决策。对农民的土地问题，毛泽东在8月7日的紧急会议上曾专题提出过，但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没有采纳，不予讨论。而中央的总方针是实行土地革命、武装暴动，不了解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又怎么实现中央提出的工农德莫克拉西独裁呢？作为贤内助的杨开慧最了解毛泽东这时的苦衷。除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被忽视的还有军事问题。“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个发言就是针对中央对军队没有给以足够重视的批评。杨开慧认真读了毛泽东给他看的《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记录，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当即说：“润之，中央的观点只着眼于农民，着眼于暴动成立农军，这……这不够哇！”毛泽东点头：“是啊，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政权，不能光靠农民，一定要抓军队，以军队为骨干带动农民才能奏效啊，我说了，他们就是没听进去！”“润之，我以为开过了紧急会议后，你会顺当些，没料想更难啊！”杨开慧不无忧心地说。毛泽东道：“不要为我担心。暴动，就是要真刀真枪地干。这次，我要帮他们一个忙，帮他们改选掉我这个湖南省委书记和易礼容的代理省委书记。”“不当省委书记，你……”“不当省委书记，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派员嘛，我不想住中央的洋楼，也不想蹲在长沙城，我这个特派员要把毛泽东派到暴动第一线去！”杨开慧噗哧一声乐了，也不知是为丈夫的情绪所感染，还是为丈夫的决定所担忧，她唤了一声“润之……”，把头埋进丈夫的怀里，流下了眼泪。“怎么你不同意吗？”杨开慧抬起泪眼，深情地望着丈夫，没有说话。“你讲话呀！”“我没啥子讲的。你决定了的，我一句话，支持你。”“开慧！”毛泽东把杨开慧紧紧抱在怀里，为她擦掉脸上的泪花说：“明天该回长沙了，你同我一块去长沙住几天，我们真咯就要分手了。”8月17日，毛泽东带着杨开慧从板仓回到长沙。长沙北门外喜鹊桥沈家大屋，是毛泽东几天前到长沙时请曹咏娥出面租的房子，作湖南省委的秘密机关，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这里。易礼容得知毛泽东回来，赶紧来见：“润之呀，你怎么捱到现在才回来？前天等你改组省委，就你一个人缺席。”毛泽东笑笑说：“现在蛮好嘛，改组省委，一改掉了易礼容，二改掉了毛泽东。这样我们都可以到前线了，我当前敌委员会书记，你当行动委员会书记。”“你真是宰相肚里好撑船，我似乎缺少你那样的度量。”易礼容道，“眼下这盘棋难下哟，

看你怎咯应付。”“下棋看三步！”毛泽东道，“通过这几天的板仓行，同农民交了朋友，明白了不少在书房里得不到的道理。”易礼容道：“同农民谈，还不就是土地问题！”“你可莫小看这个土地问题啰，只有没收一切土地，才能满足农民要求！”毛泽东郑重地说。“这不扩大打击面了么？”易礼容反问，“我听说中央只主张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对中小地主只提减租！”“制订这种政策的人，应下来看看，听听农民的呼声。”毛泽东的眉宇间罩上了严峻。易礼容不往下说了，毛泽东刚回来，他不愿破坏他的心绪，遂让人弄来一小壶水酒，几碟小菜，为毛泽东夫妇洗尘接风。酒菜刚上，彭公达赶来了。“哈，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彭公达乐呵呵地说。“来，我先敬您这省委书记一杯酒！”毛泽东提壶斟酒。彭公达端起酒杯，道：“不，这杯酒，我先敬你和霞姐（指杨开慧），你们平安回来了，我就放心了！”他一口干下杯中酒。“谢谢！”杨开慧把自己的杯中酒和毛泽东的酒都干了。“酒是不能代的。”彭公达道。“往后，我难得有替润之代酒的机会了！”杨开慧的话间透出几缕凄楚。“不会的，不会的，革命暴动发动起来，长沙攻克在即，时间不会太久，我要在这里摆庆功酒，痛痛快快地喝他3天3晚！”彭公达自信之至。毛泽东兀自笑道：“那就谢天谢地啰。”喝完酒，易礼容告辞。彭公达向毛泽东汇报了8月16日改组省委的情况，说：“本来想等你回来再开，但大家说形势紧张，集中一次不容易。”毛泽东道：“改组的事是中央定了的，你是新任省委书记，由你召集就行了。暴动的事则应慎重研究。”彭公达说，“我立刻通知各委员，明天就开会如何？”毛泽东说：“宜速不宜迟，我们回来五六天了，也该给中央一个报告了。”彭公达起身告辞时，又问：“哦，还有一事，苏联驻长沙领事马也尔提出要参加省委的会议，通知他吗？”“他也是国际代表，岂有不请之理。”第二天——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在沈家大屋召开。毛泽东重新回湘，使省委的新旧委员都很受鼓舞，除了易礼容同他见过面外，其他人只听说他作为中央特派员到了，但还没有见面。这次见他主持会议都像有了主心骨一样高兴。人员陆续到齐，就差苏联代表未到，彭公达征询毛泽东意见，是否不等了。毛泽东同意，宣布会议开始。彭公达作为新任省委书记今天的情绪也很高。6月16日会议毛泽东不在，他一个人改组省委多少有些唱独角戏的味道，特别是不少省委对中央的批评存有抵触情绪。今天有毛泽东在场，他也有一种依靠的感觉。他原文传达临时中央政治局对湘省工作的决议。决议开始批评了马也尔和原省委的报告中对南昌暴动两个意向的分析，认为是重军事，而“看轻湘省暴动”，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后面主要是讲湘南暴动的，明确毛泽东为湘南特委书记，受湘省委指挥。“湘南暴动大纲是泽东同志在武汉时亲自制订的，临时政治局讨论一致通过。”传达完，彭公达特意这么补充了一句，然后看看毛泽东，意思是请他就决议作补充讲话。毛泽东的反应却很平淡，他扫视了一眼会场，弹了弹手中的烟灰，说：“中央这次紧急会议大的方针是明确了，至于湘省暴动如何发起，斗争在湘省第一线的同志最有发言权。还是先听听诸位的意见吧。”委员们对决议好像有什么难言之处，冷了会儿场，有人突然发问：“中央决议对湘南暴动好像是确定了，这在前一个时期还有望可行，现在来发动是否适宜？”“是呀，”马上有人响应，“许克祥叛变唐生智，唐军全调往湘南，实际上湘南已同长沙隔绝，谈何发动呀？”讨论伊始，话锋便冲向了中央的决议，彭公达感到很为难。他看看毛泽东，毛泽东却坦然自若地用心听大家发言。“中央强调全省暴动，湘南又

不是全省的中心，湘省的中心是长沙。现在唐生智把军队都调往湘南，长沙相对空虚，如何不把暴动放在湘中呢？”“对，从财力和人力讲，也不适于把暴动发起放在湘南，况且南昌暴动的军队去向尚不明确，能不能调两个团同唐、许抗衡也是问题。”大家发言并不顾及在场的毛泽东，十分热烈，几乎一致认为湘南暴动已不适宜，应发起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彭公达有些沉不住气了，敲了敲桌子说：“同志们，这是中央通过的决议，我们应该讨论如何贯彻执行。”“贯彻执行也要看我们湖南的实际情况。”有人顶了他一句。彭公达盯了这人一眼，正要批评他，毛泽东发话了。“讲得好。”毛泽东掐灭纸烟，呷了口茶，深思熟虑地说：“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者，局势变化也。我这次回湘，时间不长，到了一次板仓，同几位农民做了交谈，我发现实际情况的变化远非我在武汉所想。我很同意诸位的分析，整个湘省的秋收暴动，现在看来不能把发动点仅放在湘南，也不能笼统地全省铺开。暴动区域必须缩小，集中优势于敌人的薄弱处、要害处发动，对夺取全省暴动的胜利至关重要。因此，我是赞成把暴动发动点放在湘中的。”

“那湘南暴动计划呢？”彭公达不置可否地问。“只好割爱啰。”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讲这话，也许有的同志认为同中央的决议有违，同我原先的想法不符。是的，再好的决议，再好的想法，若同实际情况相违，必须依实际的变化来改变，否则就谈不上‘好’，起码谈不上完善。不光暴动区域问题，譬如土地问题，我到板仓作调查，贫农要求土地多，而单提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就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交农民。”“我赞成。”委员夏明瀚首先响应，说，“中国革命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部没收土地，土地归国有的时期。现在我们必须全部没收土地，确定土地国有原则。”还有几个委员也表示赞成。“譬如军事问题。”毛泽东接着说，“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制造这个暴动，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行吗？必需有一个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兵力，这样才可以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易礼容插话。“另外，暴动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军队的拥护或去夺取，这是自欺欺人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主持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这应该说是一个真理。”夏明瀚说，“湖南暴动可以起来，但成功与否在于军事力量方面。此次暴动的力量应有两个，一个是军事的，一个是农民的。军事的农民的工作须同时并进。”毛泽东点点头，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人，又燃了一支烟，接着说：“再譬如国民党问题。国民党这块招牌还能用吗？已经无用了。从湖南5月21日事变，到7月15日汪精卫等伪革命派的叛变，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变成军阀争权力抢地盘的工。从唐生智、蒋介石、汪精卫，甚至到张作霖都可以拿了这块招牌来作他压迫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变成军阀党了。国民党的死的臭，不单是死在唐、汪之手，而且是死在民众之手。国民党从前法律上承认民众很多利益，但是民众要他实现，则转眼相向来压迫民众。民众均认识国民党是骗人的党，现在不要受骗了。这是一般民众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他们不要国民党了。所以，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当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有人很振奋地提出。“是的。”毛泽东挥了挥手，“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国民党的旗子，再打则必会失败。”讲到这里，有人禁不住鼓

起掌。“还譬如政权问题。”毛泽东接着讲，“民选革命政府的口号也已臭了。吴佩孚、赵恒惕都说是民选的。这个口号还能用吗？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展开讨论。”他的讲话，无异于在省委委员中加了一把火。从上午到下午，大家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在暴动区域缩小到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上，在军事上决定调两个团为发火药，在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国民党及政权问题上，大多数委员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这使彭公达十分为难，他抖着手中传达的中央决议，说：“同志们，不行啊，大家讨论总归讨论，但不能同中央的决议相左，在这些问题上中央对湖南指示得很明确。我们这不等于改变了中央的决议吗？怎么办呀？”他企求地看着毛泽东。“那就举手吧。”毛泽东说。彭公达知道，表决他只能“少数服从多数”。正在这时，苏联领事马也尔带着翻译化装赶来了。彭公达向他简要汇报了今天省委的情况。马也尔听了后说：“夺取长沙，中央也有这个意思。现在中国革命已经到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时候，坚决地夺取长沙，这是十月革命在中国的演习。最近，国际又有新的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他带来的消息，对热烈讨论的问题又一次火上加油。“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议题，又把讨论引向高潮。最后，会议关于湖南秋收暴动的办法通过了以下决议：1、湖南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地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2、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政府的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3、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关于工农兵政权的一切革命行动；4、湖南因现在许克祥对唐生智的叛变，唐的军队均开往前线抵许，因此另组织一个湖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湖南暴动。8月19日，彭公达将连夜赶写好的给中央的报告交毛泽东过目后，即刻派人送报中央。他对省委第一次这样改变中央的决议把握不大，毛泽东不去湘南，他也毫无办法，只好静候中央的指示。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却感到从来没有的痛快。有关暴动的一些问题，能得到这么多的同志的支持和响应，使他有一种归乡遇故知的亲近感。这些问题，他在上边不是没提过，但国际代表在那儿一坐，说个不予讨论，便无人相议，使他有一种难尽其能的束缚感。他深觉自己选择回湘还是对了。暴动的第一线，才是他充分发挥才能的广阔天地。他对彭公达起草的报告不甚满意，其人未免太谨慎了。他感到一些重大问题很有必要引起中央的足够重视。他决定以湖南省委的名义再给中央写封信。他几乎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写到：“……某同志来湘，道及国际新训令，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闻之距跃三百。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但从前总以为是在1905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望中央无疑地接受国际训令，并且在湖南实行。”信写得很长，并且还把他这次回湘向农民调查后拟定的纲领草案一并录上。信写完已是8月20日凌晨。毛泽东重新看了一遍，才感到完成了一项重大任务一样舒了口气。“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毛泽东此时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对这场秋收暴动充满着信心和热望。然而，事情的发展并非他想像的那么顺利，秋收暴动还没发起，一场关于暴动的争论却在中央和湘省之间激烈地展开了。8月22日，中央来信责备他和彭公达回湘后关于暴动工作只字未报，要求他们三日送一报告到中央，指令“全省暴动应于月底前开始”。同时还附有一份湖北的准备情况。但对省委19、20日两封信所提的问题均未答复。可能还没有收到或未及研究，但从这封信中毛泽东已感觉到中央依然坚持全省

暴动，而对湖南的实际情况未有丝毫考虑。接到信会怎么样呢？他未免有一种担忧。果然，中央常委8月23日专门讨论了湖南省委19日的报告后，给湖南省委复函：原则上同意了长沙为暴动起点的计划，同意“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但在一系列问题上对省委的报告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省委对“长沙附近各重要县份农民暴动的准备非常薄弱，而要靠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其结果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央不同意放弃湘南暴动计划，指责省委忽略了各地的秋暴工作，没有积极地有组织地准备长、潭、浏、醴、乡、宁等处暴动；提出“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宝庆一带亦做为一暴动点”，搞全省暴动；在政权形式上批评湖南“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政权是不对的”，否认国际有搞苏维埃的电令；在土地问题上，不同意省委提出的“没收小地主土地”。中央的来函，等于将毛泽东和省委大部分人的意见一一驳回。这无异于兜头向他们泼来一瓢冷水。对中央的批评，众人皆不服。“长沙暴动与秋收暴动是一回事嘛，怎么能说调两团进攻长沙是军事冒险呢？”“是吵，这实在是不明了此间的情形，不要注意军事，又要民众武装暴动，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政策。”“批评我们专注意长沙，忽略各地的暴动准备，也不是事实，湖南工作问题，难道上边不知道局势已发生了变化吗？”“照这样四处开花，分散力量，恐怕连湘中暴动也要泡汤了。”委员们议论纷纷。毛泽东听着大家的议论，一口接一口抽烟，始终没有发言。彭公达掂着中央的来信有些束手无策。“这，这如何办呀？润之，你看……”他将证询的目光转向毛泽东。“照省委原定决议办。”毛泽东把快燃尽的香烟狠吸了几口，扔掉说。“那给中央的回信……”“也照刚才大家议的写。”毛泽东决定道，“不过，可以加个注明：调两团进攻长沙，是辅助工农力量的不足；不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诸位的意见呢？”省委们一致同意这样向中央报告。然而，原计划的陈烈、李隆光两团未能利用。恰在这时，8月30日省委接到安源市委关于湘赣边工农武装力量的报告。毛泽东十分高兴，即刻召开省委常委会议，最后确定湘省的秋收暴动就在湘赣边发动。并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由各军事领导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由各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为书记。彭公达到武汉去向中央汇报，毛泽东立刻动身前往安源布置。会议结束时，彭公达将起草好的省委给中央的回信交毛泽东，说：“马也尔曾派人来联系，说他也接到中央的信，想约见你我去谈谈。”“不理睬他。”毛泽东对马也尔瞎传国际训令很恼火。他看完省委给中央的回信，笑了。这封信对中央的指责近乎争辩，这个争辩应该说是从8月7日会议开始的。他深知再这样争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就把信交给彭公达说：“这回还是你这个省委书记亲自去同他们打嘴皮官司吧。暴动不能等待了，我这个前委书记马上到前线去组织军队。连两个团的兵力都不给，何以暴动？即使暴动又如何直扑长沙？看来，这个道理很难同他们争清。我只有到前线去军事冒险喽。”彭公达说：“我等你的消息。”彭公达携信到了武汉。9月5日中央研究后对湖南暴动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指示中对省委的批评进一步加重。认为：“不依靠农民而依靠两个团是偏于军事，是幻想！”强令：“把主力建立在农民身上，分区准备全省总暴动。”“中央坚决承认这个命令是对的，绝非省委所谓‘矛盾’政策。”最后决议：“省委应立即坚决地遵照中央计划，把暴动的主力建筑在农民身上，丝毫不许犹豫！”“训令湖南省委绝对执行中央决议，丝毫不许犹豫！”

口气严厉，语调强硬，不容置疑。而毛泽东没有看到这封信。一千次争论，不如一次实际行动。他这时已经奔向湘赣边，那里有三支武装正枕戈待旦。

第三章

秋暴兵力集结之一：警卫团星夜起航，
九江遇防，改道陆路，滞留湘赣边

秋暴兵力集结之二：平、浏农军合合
分分，终于在修水与警卫团合编为师

秋暴兵力集结之三：“小莫斯科”安源，各路人马合会一统

—

这是 1927 年 8 月 2 日，黄昏。暮色苍茫的武昌长江码头，一艘客轮——“德兴轮”乘着夜色火急地起航了。客轮里载的不是旅客，而是一团荷枪实弹的士兵。所有舱里的灯都亮着，所有人都呈现出一种兴奋、激昂的情绪。大副和轮机手在一位军人的监督下，开足马力向南昌方向驰骋。这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23 岁的团长卢德铭和指导员辛焕文、参谋长韩浚并肩站在甲板上，遥望远方，神情庄严，颇有一种十月革命之夜阿芙乐尔舰驶往彼得堡协助攻打冬宫的感觉。南昌的枪声振奋着他们的心，南昌的火光召唤着他们去参加战斗。两个月前，也就是这个警卫团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军委派聂荣臻找卢德铭谈话，聂荣臻说：“德铭，你是共产党员，中央决定派你去组建这个团。这支队伍虽然挂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的牌子，但干的应当是共产党的事……”响鼓不用重锤，这位北伐中叶挺独立团的英雄营长毫不犹豫地表示：“请党放心，我卢德铭堂堂七尺汉子，生为革命尽力，死为革命尽忠！”警卫团是在原叶挺独立团一个留守营的基础上组建的，共产党员很多。成立后，他在全团党的活动分子会上宣布：“我们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我们是共产党员，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不希望在我这支队伍看到不愿看到的事情，望诸位以团结为重，加紧训练，提高军事技术。我呢，要把这个团带好，训练好，管理好，上下团结得如一人。”在一次全团官兵集合时，他讲道：“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也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有言必行，与战士亲密无间，血肉相连，新组建的警卫团很快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为了扩大队伍的实力，他还扩编了一新兵营，并派人到湖南招兵。就在这时，武汉局势恶化，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工农的血腥镇压开始了。卢德铭心如火焚，他渴望着战斗，渴望着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烈火燃起。这时一批被反动派通缉的地方领导干部来到警卫团，这里面有湖北的县委书记宛希先、湖南华容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何长工、何挺颖、熊寿琪等。他们的到来使卢德铭格外高兴，特为其组织了一个干部连，以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到了 7 月，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一时间黑云压城。卢德铭辗转四处，寻找党的负责人，寻找革命出路。他在他的军中札记里写道：“以牙还牙，以血还血，革命到了非拿起刀砍向敌头的时候了，否则，革命就死了……”“凡我民众及我同志，尤其武装同志，如不认识革命垂成之功，毁于蒋中正之手，惟有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民众之螫贼，各国民革命军涤此厚辱。”宋庆龄、何香凝、毛泽东等 39 人联名讨蒋通电在报上发表后，他

含着泪水将电文抄写到自己的白竹布衬衫上。他度日如年，期待着中央的号令，却什么也没期待到，好几回他举枪击空，那砰砰的枪响也难表达他内心的咆哮和呐喊。终于，他梦寐以求的时刻到了！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南昌领导的暴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2日中午他接到周逸群从南昌发来的电报，要他速率警卫团到南昌会合。“立即开会，部署行动！”喜讯令他难以自禁，他恨不得肋下生双翼，飞到那同反动派浴血的疆场。当指导员、参谋长闻讯赶来时，机要员又送来一份电报。卢德铭以为是南昌发来的第二封催电，兴冲冲接来一看却愣了，犹如一瓢冷水兜头浇来。这份电报不是从南昌发来的，而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张发奎从江西九江发来的。电文命令警卫团星夜出发，赶到九江待命。很显然，张发奎的目的是要用警卫团来对付南昌兵变的。“南昌起事，革命有望。”卢德铭将两封电报交给指导员、参谋长传阅，神情严肃地说，“我部当星夜启程，尽早达昌。然而张发奎老谋深算，想先下手控制我团，同时想利用我团对付起义部队，可谓一箭双雕，用心良苦呀。”辛焕文看完电报递给参谋长韩浚道：“张发奎这回是打错算盘拨错了珠，他的狗屁电令不过是空文一纸。”韩浚掂量了一番电报说：“我们若公开违抗张发奎的电令，恐怕于行动不利。”辛焕文说：“或去南昌，或去九江，我们只可选择一头，没有其他的路。”卢德铭想了想，最后决定：“韩参谋长言之有理，我倒有一计，我们可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利用调防九江之机出发，船到九江不停，直驶南昌。”“好。”辛焕文和韩浚异口同声。3人统一了意见，又分析了部队情况：警卫团现有4个营，一营长、二营长、三营长都是党内同志，只有四营长黄巨川为张发奎私人安排的亲信。连排长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营连指导员也均为党内同志。共产党的力量很强，为能顺利出发，3人分头去做几个营长的工作。结果，除黄巨川外还有两个营长不愿离开武汉。他们对能出发的部队重新作了调整，任命余洒渡为一营长，钟文璋为二营长，陈浩为三营长，以演习为名将3营队伍拉出了国民政府的院子。到了江岸码头，暮色降临。卢德铭望着集合于岸边黑压压的队伍，激情难抑，他多么想放开嗓门告诉官兵们：“我们要去南昌了，我们要与那里的二十四师会合，向国民党反动派开火了！”但他不能这么说，军机还不能泄露，他只是用满腔的激情喊出任何士兵都能听懂的两个字：“上船，出——发！”临时征调的“德兴轮”已经靠岸，士兵们在营连长的带领下很快登上轮船。这是警卫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出征。官兵们虽然不明此行何在，但心里都明白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出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显身手之时到了，全团士气高昂，有的连队还唱起北伐歌曲。客轮乘风破浪，顺流而下。然而，九江能不能通过，南昌能不能到达？3位团领导的心并不轻松。“报告！”新兵营长突然跑来报告。“有什么情况吗？”卢德铭问。新兵营长说：“我们检查枪械时发现，几个连队的汉阳造七九步枪连刺刀带子弹都被换了。现在新兵们手中的枪都很差，有的连枪栓也拉不动。”“谁换的？”3个团领导都很吃惊。“是张发奎的人，他们声言是张总指挥直接下的令，可以不经过团长。”“胡说！”卢德铭吼道，“我是警卫团长，我不下令的事，任何人都不能干。参谋长，你去处理一下。”“是。”韩浚同新兵营长走了。卢德铭感到有一股凉气从自己的背后透出来，他已预感到张发奎早盯上了警卫团，迟早有下手的可能，没想到来得这么快。他庆幸南昌兵暴发起得及时，否则警卫团很快将落入张发奎的虎口。“德兴轮”一夜乘风破浪，第二天黎

明，不尽的长江与天际的交接处被曦光染亮，前方将达黄石港。过了黄石港就是九江，是继续乘船过九江到南昌，还是改由陆路奔南昌？卢德铭摸透了张发奎的性格，晓得此人刁钻多疑，同张总指挥打交道得多几个心眼。便同参谋长、指导员再次做了慎重研究，感到既然张发奎已有警觉，船过九江必然凶多吉少。于是，当即决定到黄石港靠岸，经武宁、靖安、涂家阜到南昌。天大亮时，船到黄石港的吴王庙靠岸。卢德铭命令将所有行李统统丢掉，除紧要公文外其他一律不准携带，轻装上岸。登陆的命令下达。警卫团全体官兵即速下船。卢德铭从望远镜里，发现几只船由远驶来，船头红旗可见，判定是兄弟部队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教导团。教导团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部队，比警卫团晚出发，所以在后。卢德铭叫来号兵，命其奋力吹号，欲用号声阻止教导团的船前进。军号声声，响在江岸。但由于风大浪急江面又宽，号声难以送到船上，卢德铭急得直抓头皮，眼睁睁地望着教导团的船队远去。卢德铭料定教导团会出事。他的预料果然变成现实，教导团的船只到了九江，在太古码头中了张发奎的埋伏，全团被缴械，只有陈毅等七八个人逃出虎口。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卢德铭凭着心细与果断保住了警卫团这支队伍。从黄石港上路后，便取道山路向南昌开进。走了两天，部队开到阳新县的地界，士兵们又累又饿，经过一个村子，想弄点饭吃，无奈农民们都已跑光，家家户户“铁将军”把门。卢德铭传令，凡民房加锁者，不论何人，不准开锁入内，只准借厨房灶具，烧水做茶。无奈兵饥马疲，岂可不吃？这时正值南瓜成熟季节，卢德铭同意官兵摘南瓜煮了充饥，而把买瓜的现大洋放在瓜地里。当天傍晚，部队进到县城，卢德铭向县里筹集了一批洋钱铜板，于次日午时率部奔富水而去。

不巧的是，天降大雨，卢德铭望着一个个淋得透湿的官兵，毅然脱下自己的雨衣，并下了马，与官兵们一同在雨中行军。快到奉新时，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起义部队已经撤离南昌，张发奎的部队已于两天前驻进南昌城。张发奎的部队又控制了南昌局势。卢德铭怔住，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冷不防将他推到痛苦的深渊。消息不胫而走，干部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恰在这时，又出了一起兵变事件。有个叫史保亨的连长，吃不得军旅之苦，一心留恋城市生活。得知南昌又被张发奎部队占领时，对参加南昌暴动产生了动摇，他背地纠集了一拨人，准备途中杀了卢德铭搞兵变。他提出口号：“要打倒骑马的！”；还讲枪是国民政府的，应交回政府去。史保亨密谋在部队到达奉新宿营时，半夜起事。尽管史保亨行动诡密，卢德铭还是很快得悉这一阴谋。他没有立即处置这伙人，而是待部队到达奉新时，才传令各连徒手到团部门口集合训话。史保亨接今后怕事情有变，又怕引起卢德铭怀疑，便留下一班人由一位当班长的亲信率领，弹上膛、刀出鞘在连部做好应变准备。他自己则率其余士兵徒手赶往团部驻地门前集合。然而，团部门前却空无一人，史保亨知道中计，连忙折身要逃。但听一声喊杀，早已埋伏在四周的武装士兵一齐拥出，将史保亨及一帮人生擒活拿。兵变被挫败了。但警卫团到何处去？却成了这支部队面临的大问题。卢德铭一边派人寻找中共江西省委联系，一边召开干部大会，将目前的处境告之于众。他希望大家值此危急之际，精诚团结，共赴艰难。很快，与调往江西省委的夏曦联系上了。夏曦告知卢德铭几位团领导速“潜行赴粤”，去追赶起义大军。卢德铭连夜召集警卫团领导干部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去追赶起义大军已来不及了，而且途中必然还会被前往追截南下起义部队的敌军所阻隔，困难较多。反复斟酌，卢德铭决

定：他和韩浚、辛焕文 3 位团领导离队去武汉找中央，请示警卫团的下步行动；部队暂时由一营长余洒渡率领，折回湘、鄂、赣边休整待命。

一切布置妥当，卢德铭把自己的西式头剃得精光，穿上一身平民百姓的粗布便装，便同韩浚、辛焕文悄悄离开警卫团，朝武汉方向去了。卢德铭一走，余洒渡便宣布自己任警卫团团长，曾文璋任参谋长。余洒渡可谓是临危授命。他与卢德铭是黄埔同期同学，又同为叶挺独立团的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但他远不如卢德铭升迁快，卢德铭在汀泗桥战斗中升任营长，他还是连长；叶挺担任二十四师师长后，卢德铭随之升任团长，他才得以升任营长。在指挥、战绩诸方面，他虽不敢与卢德铭相比，但总有一种怀才不遇的烦恼。战绩不大，是不得时机。这一次卢德铭离队，虽是受命于危难，却也给他带来了施展才能、大展宏图的机遇。新任团长余洒渡，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并大振军威，他集合全团人马在河边的沙地上，当场处决了史保亨。“革命军队决不允许叛徒存在。”他开始训话，“南昌不能去了，但天无绝人之路，革命必然会有新的发展。我们先找一个地方休养生息再说。等养足了精神，扩充了队伍，我们又是一条强龙了。我们不仅要攻南昌，还要攻长沙，攻武汉……”训话过后，队伍用餐。余洒渡派人弄来酒肉，让官兵们开怀畅饮，军心果然大振。此时，传来情报：张发奎得知警卫团起义的消息，已派出两个团前来堵截。于是，余洒渡率警卫团折向湘、鄂、赣三不管的修水进发。途经高安时，正行间，也见一支队伍朝修水开来。停下一问，原来是贺龙二十军独立团的一部分人。他们也是因为未能赶上南昌暴动而折向这里来的。余洒渡很是高兴，便会同这部分人一起开往修水。

二

这部分人的首领叫余贲民。余贲民率领的这部分人是平江工农义勇军。37 岁的余贲民原是平江县团防总局局长。他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因家贫仅读 3 年私塾就开始务农。22 岁时投考湖南新军四十九标军官学校，辛亥革命爆发，随新军攻打武昌时受伤，后还乡养伤，从事革命活动。1922 年被推选为平江农事公会首任会长。他致力于领导城乡开办平民夜校与平民小学，深受群众爱戴。在中共湘区委员会短期训练班学习时，经毛泽东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前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周以栗等同志的讲课。北伐军进入平江县后，新团防局成立，他任局长，掌握了团防武装。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伸进平江，组织了“拥蒋捧喝团”，制造了抢夺农军枪支的反革命事件。余贲民果敢抗击铺天盖地的反动逆浪，率领团防队奋力将国民党右派曹修礼驱逐出境，并成立团防总局，他任局长，要用武装反抗蒋介石。此举令国民党当局怵头，他们想诱骗余贲民接受政府部队改编。党内有人认为这是好事，余贲民却一眼看穿其阴谋。他来了个将计就计，选了 80 枝破枪参加改编，好枪一枝也不交。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软的不行来硬的，他们将余贲民的母亲抓来游街，并以死相胁。余贲民的革命意志毫不动摇。他率领的平江义勇队愈战愈强，已发展到 400 多人。南昌暴动前夕，中共中央命令平浏农军赶赴南昌，编入叶、贺部队。贺龙派了一个参谋到平江，指示余贲民的平江工农义勇军和浏阳工农义勇军合并为二十军独立团。很快，浏阳工农义勇军开到平江长寿街。平、浏两县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平、浏农军合编一事。浏阳工农义勇军团长苏先

骏提出由他当团长，余贲民当副团长。“不行！”余贲民不同意，哪有这样自吹自荐的，浏阳农军未到平江之前，他就对苏先骏争权争利争出风头已有所闻，现一接触，果然是一副这样的傲慢劲。这使他有些无法容忍，“你当团长，凭什么？”苏先骏有恃无恐，掏出一封信，拍在桌上：“这是中央委派的。”余贲民拿起信看了看，确是中央的介绍信，大意说是要平浏义勇队交苏同志带往江西。余贲民看后扔到桌上，说：“谁知你怎么骗来的。”苏先骏赶紧把信收起，说：“余贲民，你连中央的信都怀疑，你要闹独立性吗？”余贲民说：“我不怀疑中央，但怀疑你。”“你……”俩人争执起来，有些剑拔弩张。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赶紧相劝，气氛才缓和下来。一次谈判未成，二次谈判，又陷僵局。为谁做团长，争得不可开交。潘心源耐心地做余贲民的思想工作，同时给他交底：他对苏先骏也有看法，不管他通过什么途径，但中央的介绍信是真的。合并也是大势所趋，眼下中央要二十军独立团到南昌并入起义部队，如争争吵吵的，势必贻误军机，坏了革命的大事。余贲民思之再三，决计以大局为重，同意了率部与浏阳农军共赴江西。

两支人马行到江西修水，捉了县长，解散了修水商团，缴敌枪十余枝。接着到了武宁。苏先骏急于要登团长宝座，又提出改编军队之事。无奈余贲民死活不同意，俩人大吵大闹了两天，未有结果。

潘心源只好又召集两县联席会议，为缓和矛盾，他提出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让特别委员会来指挥军队。

然而苏先骏反对特别委员会，他拍着胸脯道：“中央派我来指挥军队，成立什么鸟特别委员会。”

潘心源不愿事情弄得太僵，没有过多坚持，特别委员会遂成泡影。

就这样一路吵闹，平、浏两支人马，合而未编到了永修县。正准备到涂家埠搭火车赶往南昌，永修县委传来消息：张发奎的部队已占领涂家埠，前路不通；南昌起义部队已撤出南昌南下。

支撑平、浏两县农军朝同一目标前进的支柱坍塌，这两支队伍的矛盾一跃而占据了主导地位。

分道扬镳——这是他们此时的惟一选择。

于是，余贲民率领人马开往修水。

苏先骏率部开往铜鼓。

余贲民率部与警卫团会合后，他与警卫团新任团长余洒渡初次见面，为其慷慨激昂的革命外表所感，加之与苏先骏吵了这些日子，不愿再折腾下去，便欣然应诺了余洒渡提出的合编之事。

合编后的部队打什么番号呢？

此时部队已达千余人，修水虽为三不管之地，但处境困难，给养不足。余洒渡同余贲民商量，欲在此地落脚，需有个“合法”身份，还要稳住江西军队不来进攻，又能征税派粮。商量结果，余洒渡说他同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有过一段旧关系，便派特务连指导员宛希先前去南昌与朱培德联系，请求以“江西省防军第一师”收编。朱培德为扩大势力也欣然应诺。

余洒渡很为欣喜，警卫团不几日变成了师，他可以由团长升师长了。听说苏先骏为黄埔4期同学，便派了两名4期的黄埔生前去铜鼓做工作，发展浏阳农军为第三团。工作很快做通。

这样，在湘赣边的修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师的武装——江西省防军第一师。警卫团改为第一团，苏先骏部改为第三团，余贲民部分补两

团。余洒渡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钟文璋任第一团团团长兼师参谋长，苏先骏任第三团团团长。

恰在这时，从鄂南开来一支 100 多人的农民武装，他们是谭希林、罗荣桓率领的通城、崇阳的农军，也是准备去南昌集中的，因路上遇到夏斗寅的军队，打了一仗耽误了时间。余洒渡便把他们整编为师属特务连。

三

在参加南昌暴动的各路人马，因暴动部队南下而滞留于湘鄂赣边的修水、铜鼓时，湘赣两省还有一些农民武装因大革命失败在向湘赣的另一处地方汇集。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堡垒——安源。

红色的安源，当时被誉为“小莫斯科”。

它是四周白色恐怖之中的一座红色堡垒。

60 年代的中国文革期间，有一张题为《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风靡 960 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乃至五大洲四大洋。画面上的毛泽东年轻刚毅，身穿蓝布长衫，手拿红油纸伞，朝安源山走来。到了 90 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在激荡神州大地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被以数百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拍卖……我们不去评说这光怪陆离的后事，单说油画本身所反映的历史，它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在安源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伟绩，这当然包括他的卓越同事刘少奇的共同努力。遗憾的是，该油画风靡之时，刘少奇被颠倒的历史推向反面，成为安源的“叛徒、内奸、工贼”，此乃后话。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是事实铸就的，它不能任人随意涂抹。早在 20 年代初，毛泽东、刘少奇等革命家就先后多次到安源，他们带来了马列主义，给做牛做马的炭古佬带来了希望之光，使他们知道人间的词典中居然还有“解放”这个词。毛泽东、刘少奇下矿井、走工棚，关心工人疾苦，在工人心里播下了革命火种。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成立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安源工人举行了大罢工。用当时国民党右派的话说：安源的每一块煤都由黑变赤了。马日事变后，浏阳、平江、醴陵、长沙等地 10 万农军攻打长沙、讨伐许克祥。消息传到安源，工人沸腾了，数千余安源工人同仇敌忾，在市委书记刘炎昌的带领下赶去支援。6 月 5 日，许克祥派了一个营的人马袭击萍乡县城，捣毁县党部、县总工会、农会、学生会和妇女会，杀害了 100 多名革命志士，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六五事变”。当天下午，敌人包围安源，安源工人奋起抵抗。6 月 11 日，萍乡 108 图（乡）的反动武装在大地主甘汉华带领下，从四面八方围来，把花冲坳、九里坪、杨坑、石板上、大坪、丹江、紫花冲等安源通向外界的路口全部封死。安源工人无所畏惧，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坚持了 17 天 18 夜的安源保卫战，终于取得胜利。

安源原来没有自己的武装。北洋军阀时，矿上的资本家与军阀相互勾结，成立了一个矿警队，先后扩编，由一个大队扩大到四个大队。1926 年 8 月，北伐军胜利进军萍乡、浏阳和醴陵一带时，派了一些中共党员和革命骨干分子打入矿警队。这一来，矿警队逐步成了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安源这个“小莫斯科”，宛如一块磁铁，吸引着周围的革命力量，成为这些革命力量的集合地——醴陵农民自卫军来了。参加了声势浩大的 10 万农军攻打长沙的醴陵农军，在株洲同许克祥的人马打了一仗后，奉命后撤，当他们明白是陈独秀不让前进时，已经完全丧失了有利战机。撤到什么地方去？醴陵已落入

敌手，白色恐怖笼罩着数百里山乡。县委领导人孙小山、潘强爪、李味农一合计，眼睛一亮：“到小莫斯科去！”就这样，醴陵农军到了安源。安福农民自卫军也从永新方向开来了。安福农民自卫军是参加永新保卫战之后来安源的。马日事变后，永新县的反革命猖狂捕杀革命者和劳苦群众，将许多共产党员关入牢狱。永新县委派人与安福、宁冈农民自卫军取得联系，相约里应外合，同时行动，暴动打开永新县城。7月26日，安福农民自卫军接信后立即开往永新，与敌保安队战于城郊。随后赶到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在袁文才、王佐率领下会同永新南乡农军乘机攻取县城。三县农民自卫军联合行动，取得永新暴动胜利。几天后，湘赣敌人合兵前来反攻，三县联军又与敌激战于禾川门外，打垮了敌人进攻，获枪100余。取得永新保卫战的胜利。担任这次三县联军的总指挥，便是赫赫有名的王新亚。由于周围白色恐怖，永新部分农军由贺敏学、贺子珍带领随袁文才上了井冈山。王新亚所率部队除安福农民自卫军外，还有萍乡农民自卫军，根据安源党组织的指示，他便把这支部队带向安源。

衡山农军在马日事变后，聚集了好几万人，毛泽东曾到衡山，准备领这几万农军打仗，与长沙反动派对抗。因陈独秀下令不准抵抗，毛泽东被召回武汉。这支队伍最后只剩下100多人，这100多人是革命坚定分子。衡阳站不住脚了，他们毫不犹豫日伏夜行，辗转14昼夜，来到安源。

莲花农军在赴安源途中，遭到安福反水武装袭击，反动派高价收买他们，他们矢志不渝，软硬不吃，杀开血路，来到安源。

到8月下旬，从湘赣各地汇集到安源的武装力量已不可小视。这里的武装力量包括：

安源工人纠察队	约400人
安源矿警队	约500人
醴陵农民自卫军	200余人
萍乡农民自卫军	100余人
安福农民自卫军	200余人
衡山农民自卫军	100余人
安源工人	1000人
莲花农民自卫军	90余人

安源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与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

啊，你这众望所归的“小莫斯科”……

第四章 恩爱夫妻情依依，未料永别在一朝

毛泽东下令：株洲停车

“小莫斯科”，叛乱即将发生

张家湾决策秋暴，攻长沙群
情激奋，议退路众说纷纭……

浏阳遇险，特派员大难不死

—

毛泽东是8月30日夜里离开长沙的。中共湖南省委30日常委会开完以后，谢觉哉问毛泽东何时动身到前线。“今晚。”毛泽东的回答仅两字。“开慧感冒还没退烧呐！”谢觉哉提醒他。“谢胡子，这座沈家大屋不能再住了，开慧也不能再呆在长沙了，防止敌人来一网打尽。你先帮我劝劝开慧，我过一会就来！”毛泽东轻声对谢觉哉说。谢觉哉点了点头，上了楼，去找杨开慧。一种从来未有过的难以名状的心情，而今袭上毛泽东的心头。这些日子来，开慧与他形影不离，使他在繁忙的工作中有一个稍事小憩的温馨港湾。几年前他对这个港湾的认识似乎偏激，认为“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夫妻之情过于缠绵，势心影响自己孜孜求索的伟业。为此，他写了元稹的《菟丝》诗赠给杨开慧，没料，此诗极大地伤害了妻子。“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杨开慧对毛泽东的爱，不是自己无能需要“依倚”，而是把全部的爱都释放出来，渗透到了毛泽东生活的每一方面。《菟丝》诗给毛泽东带来麻烦，杨开慧要么不让毛泽东远行，要么带上孩子相跟。毛泽东无法容忍这种做法，夫妻间的争吵时有发生，以至于有一回毛泽东离家远行时，汽笛响了，火车站送行的月台上还不见杨开慧的影子……毛泽东不愿想下去了，这次到湘赣去搞秋收暴动，非是在汉口过城市生活，山高路远，炮火连天，生死未卜，带妻子去是万万不可能的，这些日子太忙，他还来不及同她商量这件事。“润之。”耳边突然响起杨开慧轻柔的唤声。毛泽东强作笑容：“哦，谢胡子同你谈了？”杨开慧道：“夫妻间的事，用得着人家做说客么？你呀，真拿你有得办法。”“霞姑，”毛泽东唤着她的爱称，“我是舍不得离开你的。可你带着孩子，跟去很不方便，这回是真刀真枪干，战争是残酷的。”“我不拖你的后腿。”杨开慧噙着泪，“你放心去吧！”“真的？”毛泽东似乎不相信自己的听觉，但他从妻子的目光中看到了真诚。俩人相视，片刻无语。“哦，开慧，你莫怪我是个无情汉，我今晚就走，你明天一早回板仓去。”毛泽东说。“……”杨开慧愣张着口，“你明早走不行么？”

“不行！”

杨开慧默然。

毛泽东道：“等到暴动成功了，我们不是又见面了么？”

杨开慧无语，点了点头，双眸呆呆地望着毛泽东，她的内心交织着依恋和离别的痛苦。

毛泽东道：“霞姑，记得有一回我出门，火车快开了，还不见你来送我，我写了一首词《贺新郎》给你……”

杨开慧深情地回首着，喃喃地念起了那词：“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任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同杨开慧合着声念这6个字。

这是发自这对夫妻心灵深处的撞击与共鸣。理解是人世间最要紧的东西，毛泽东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这幸福伴随着他转战秋收起义疆场，伴随着他走上井冈山。到了山上，他给杨开慧写了一封暗号信，意思是，我在此做生意赚了钱，虽然脚受了伤，没甚么要紧……此信经无数周折才转到杨开慧手中，杨开慧阅信后激动得恸哭不已。但自此以后，她再没见到毛泽东的片言只字了。

这是众所周知的、由历史酿就的原因造成的结果。

杨开慧当然不知井冈山那边的情况，她于1928年10月写了一首怀念毛泽东的诗：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

不得见，惆怅无已时。此是后话。离别虽在意料之内，但分离也太仓促

了。夜里开往株洲的火车马上就要发车了。毛泽东只好同杨开慧匆匆挥泪告别，于当晚8时离开沈家大屋。他化装成一个火车司炉，穿一身洋布短装，上了运煤的第11次列车。毛泽东一上车，火车就开动了。陪毛泽东一起走的有朱子建、朱少莲、袁月楚等。车上，袁月楚问毛泽东：“什么地方下车？”毛泽东道：“株洲。”“株洲？你不是说到安源才下车么？”有人问。毛泽东深思熟虑地说：“我看有必要在株洲呆1天。”他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在株洲停的原因，他从兜里拿出一张打了皱的地图认真地看起来，地图看累了，忽然回过头来，“你们说说，为什么要在株洲停一下？”毛泽东问大家。几个人面面相觑，谈不出个子丑寅卯。

毛泽东道：“株洲下车，一是拜会镇委书记陈永清；二嘛，株洲是长沙的外围，又是暴动攻打长沙的必经之路，也是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安源的要道，所以应当来一个株洲暴动，响应攻打长沙。”

人们听了，个个茅塞顿开，感到毛泽东想得周到、看得远。

朱少莲说：“毛委员，我以前只觉得你是个文才，现在看来，你还是个将才。”

袁月楚道：“难怪你连省委书记也不愿当，改组省委，自己把自己改掉，原来你一心在前线。”毛泽东道：“我不是么子将才，打仗我有打过，边打边学吧。”

袁月楚开玩笑道：“有你指挥，这回攻打长沙再不会像上次了，这回攻下长沙是三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毛泽东呵呵笑了，气氛显得轻松活跃。“毛委员，我会看相。”朱少莲道。“是么？”毛泽东兴致盎然，“那给我看看吧！”朱少莲凝视了一会儿毛泽东的脸，道：“你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又有一粒痣主乾坤，是个帅才，你可以当大元帅！”“我可不是当元帅的料，等到革命成功，我还是回韶山去当我的教书先生！”毛泽东道。

众人笑了，阵阵笑声伴着隆隆车轮的轰鸣，飞向株洲。株洲。铁路装卸工杨二伢子家里，镇委书记陈永清正就着一盏桐油灯吃饭，为了避开反动当局的眼睛，他寄住在这里。陈永清端起一碗菜叶煮稀饭，正要动筷子，朱少莲推开柴门进来，告诉他说，有人找你你有急事。陈永清把碗筷一搁，要跟朱少莲走。朱少莲说：“客人已经来了，就在门口。”陈永清正纳闷，门口传来人声。他还没迎到门口，毛泽东一行人就进来了。“你是陈永清么，我拜访你来了！”毛泽东笑道。天黑，陈永清看不清客人的面孔。“毛委员看你来了！”朱少莲道。“哦，毛泽东，毛润之！”陈永清早闻毛泽东大名，只是没见过面，如今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他，他的心情显得很激动。“株洲的工人运动搞得蛮不错，我路过你家门而不入，你会骂我摆架子。”毛泽东诙谐地说。“不敢，不敢！”陈永清连忙欠身。“我想请你介绍一下株洲的情况。”毛泽东道，“省委关于秋暴的指示收到了么？”“收到了！”“你们准备工作做得怎样？有多少力量？军事上谁个负责？近郊农民怎个配合？汇报得越详细越好。”“好！”陈永清把株洲秋暴的准备工作，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最后谈到准备搞株洲团防局的枪。毛泽东打断陈永清的汇报：“搞团防局的枪，这个十分重要，武装斗争嘛，就是要有枪杆子，你开头就应当汇报这个情况，我这个人对枪杆子一往情深，一听说搞枪就来劲。彭公达同我开玩笑，说我是好战分子。”接着，毛泽东同陈永清研究了搞枪的时间及方法。谈到暴动，毛泽东指着地图说：“要炸掉易家湾的铁桥，防止敌人进攻。近郊的农民，都应当发动起来。你们株洲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醴陵、安源的军事行动。”“明白了！”陈永清道，“我们株洲定然做好工作，把暴动搞得红红火火。”谈完，毛泽东告辞。他要上车赶往安源。陈永清言犹未尽，他那迟疑的神志让毛泽东看出了。“永清同志，我没说清楚么？”毛泽东问。“你说得很清楚，很具体。”陈永清道，“只是，只是……”“别吞吞吐吐的，有话就说吧，说什么都行。”毛泽东道。陈永清道：“我这个人直性子，爹娘生我一副直肠子，有句话我明明知道不能说，可我忍不住。”毛泽东引起了注意，他不急着出门，顺手拿了个竹凳坐下：“但说无妨，就是骂人的话，我也听。”

“嗯。”陈永清调整了一下情绪后，鼓起勇气道，“中央，省委，还有你，似乎对打下长沙都很有信心，万一又同上回一样，长沙打不下来呢？”

“这……”对毛泽东来说，这个问题问得很突然。

“我是粗人，说错了，你莫怪意。”陈永清后悔不迭。

“不，你问得好！”毛泽东突然握住陈永清的手，“这些天我们成天考虑的就是暴动，暴动，仿佛暴动了长沙就攻克了，谢谢你提醒了我。我毛泽东在株洲下车，真是不虚此行。”

毛泽东的话是肺腑之言，陈永清这一问，犹似一剂清凉药，使他火热的思考渗透进了几分冷静。他动情地在陈永清肩上拍了拍：“我们后会有期！”

不一会，第11次煤车启动，毛泽东朝安源进发，此番他不是身穿长衫、手拿红油纸伞一步步走来，而是空空的煤车满载着毛泽东的豪情，隆隆的车轮仿佛在喃语“攻克长沙、攻克长沙！”弯道，列车拉响了汽笛，那汽笛犹如陈永清的声音：“……万一这回又同上回一样，长沙打不下来呢？”

“哦，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是毛泽东的心声，毛泽东的回答。

安源山企盼毛泽东。

此时为中共湘东特委所在地的安源，根据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议，正着手在湘东赣西部署一场声势浩大的秋收暴动。醴陵、萍乡、安福、莲花、衡山等农军已汇集这个“小莫斯科”，安福王兴亚、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醴陵周不论等一批革命骨干和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市委委员宁迪卿、杨俊等人齐聚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湖南省委送来急件，日内将派人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秋收暴动。安源呈引弓待发之势。各路人马望穿大路，渴望着毛泽东的出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值此节骨眼上，出了一件大事：这天，安源矿警队的连长刘先胜气喘吁吁地跑来向市委报告说，陈鹏想拉部队投敌。消息突然，市委领导皆为之震惊，因为陈鹏是安源矿警队队长，若把队伍拉走，对秋收暴动来说，无论在政治上和军力上都是个严重损失。“先胜，莫急，你慢慢说！”蔡以忱说。正在市委参加研究秋暴工作的王兴亚急切地凑过身来听情况。刘先胜道：“这些日子，老看见大队长陈鹏同一些生人来往，那些生人都不三不四的样子。刚才，他们醉醺醺地从陈鹏家出来，我悄悄跟在后头，听见他们说，‘只要陈鹏一拉队伍离开安源，程军长就会重赏100块大洋’……”“把陈鹏抓起来！”蔡以忱愤然，忍不住打断刘先胜的话。王兴亚说：“别急，让刘先胜把话说完。”刘先胜说：“我上去，他们发现了我，就什么都不说了。我想起后天矿警队就要演习，陈鹏定想利用演习的机会，拉走队伍。”“事情迫在眉睫，先抓人要紧。”蔡以忱决定。王兴亚说：“陈鹏投敌，是他一人所为还是有同党，个中究竟如何，这些都没弄清。我意不能草草行事。”经王兴亚一说，蔡以忱冷静了，他要刘先胜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地行事，以便将叛徒一网打尽。刘先胜走后，王兴亚请战，请求市委把逮捕叛徒的任务交给他，蔡以忱表示同意。刘先胜奉命找到陈鹏的住处。陈鹏喝醉了，眼下还有几分没醒。“陈大队长不讲交情，这么好的酒不请我喝。”刘先胜道。“哦，刘……连……长，我正要找你，没……没找到，来……这儿还有半瓶……”陈鹏抓起桌上半瓶剩酒。刘先胜长叹了一口气：“唉，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你说，跟共产党真能干出什么名堂来？眼下，听说省委派了个姓毛的来领头搞暴动，能打得赢人家么？”刘先胜的话正中陈鹏下怀。陈鹏借着几分醉意，拍拍刘先胜的肩：“老弟，天下有……千条路，何必跟……共产党走一条路？我……我为你指一条明路，只要跟我走，福……有得享。”“我跟定了大哥！”刘先胜道。“好，刘连长，实话对你说，我和八连连长向西华他们8个人，商量好了，把我们矿警队……拉去投八军。”八军，指的是武汉国民党反动派第八军。“人家肯收么？”刘先胜不放心地问。“肯，盘子已定了，八军程潜……军长正要人呐，他……手下的连排长，都是我老……老乡……”“大哥，你放心吧，我打从现在起就是你的的人了。”“好，哈哈哈哈……”第11次列车开进了安源。毛泽东下了车，他的司炉打扮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一行人三三两两彼此盾目传言走出车站。蔡以忱等市委负责同志前来迎接毛泽东。

见面寒暄几句后，毛泽东就问安源的武装情况，尤其是矿警队。毛泽东曾派过革命分子进到里面，他说：“我在湖南就听说你们矿警队势力扩大了，如今已有3个营、9个连、21个排，82个班，了不起呀，秋收暴动，矿警队是安源的主要力量。”毛泽东话音未落，王兴亚匆匆赶来，他没见过毛

泽东，不认得，故只向蔡以忱打招呼：“老蔡，害我好找！”“王兴亚，这是中央的特派员毛泽东委员。”蔡以忱说。王兴亚喜出望外：“哦，毛委员，你……”毛泽东兴奋地伸出手来：“王兴亚同志，我在长沙就听到你的大名了。”“我们在安源就等中央的命令了，盼着毛委员来呀！”王兴亚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毛泽东道：“呃，刚才看你着急的样子，有什么要紧事找市委呀？”蔡以忱问：“兴亚，是不是陈鹏那边有动静？”王兴亚道：“刘先胜连长已探得真情，陈鹏那小子果然要叛变，他们共有8个人，想拉矿警队投国民党第八军程潜的队伍。”毛泽东听了，感到事态的严重：“陈鹏这个人我认得，如果让他的阴谋得逞，秋收暴动尚未出师就要遭难。陈鹏是帮助国民党打我们，必须当机立断，将叛徒一网打尽。”本来，毛泽东打算一到安源就召开前委扩大会，部署秋暴工作，改编组建工农革命军，眼下出了叛徒，必须把锄奸之事摆到前头，他严肃地说：“王兴亚同志，安源矿警队是我党培养出来的一支武装，一定要保住。除叛徒的任务就交给你，今晚动手，当机立断，完了你可以用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的名义出个布告。”王兴亚问：“工农革命军？”毛泽东道：“除了叛徒马上开会，秋收暴动的兵力改为工农革命军，安源武装就定为第二团吧。”情况的突然变化，使身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采用特殊的方法处理问题，几十年后，不明这段掌故的史学工作者们发出疑问：安源会议尚未开过，怎么就成立了个二团？原来缘由在这里……毛泽东处理问题的灵活性，由此可见。次日黎明，安源响起了一阵清脆的枪声，枪声响得那么短暂。毛泽东晓得：王兴亚已率部解决了叛徒。吃过早饭，王兴亚果然兴奋地前来向毛泽东报告：陈鹏、向西华等8个叛徒已上了西天。毛泽东问：“布告贴了没有？”“贴了，满路都是！”王兴亚回答。“好，我们到外面看看去！”毛泽东在王兴亚陪同下出了门。只见路上都是人，三五成群地围着读布告。毛泽东挤进人圈——只见布告上写着：“本团查明陈鹏等人，原系反动军官，久欲叛变，近日该反动军官等进行公开活动，聚众上山为匪。本团奉上级命令，为重申军法，就地处决，以申军纪，并除民害……望各界安居乐业，勿信谣言为要。”“写得不错！”毛泽东对布告表示赞许。王兴亚领着毛泽东出了人圈，道：“团还没成立，布告就贴了。”毛泽东道：“兴亚呀，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叛徒杀了，布告贴了，军心民心都安定了，你今天可以安心参加会议了。”安源会议在张家湾工人子弟学校召开。这一后来被写进了中共党史的会议，揭开了秋收起义的帷幕。王兴亚、潘心源、蔡以忱、宁迪卿、杨俊、邓乾元等十余人与会，会议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主持。会上，毛泽东报告了“八七”会议的主要精神，宣读了中央关于在湘、赣、鄂、粤举行秋暴的决定，说道：“我这次到安源来很高兴，多路人马都汇在这里，显示了我们的力量和决心。铜鼓、修水还有代表没来，这不要紧，我还要去这几个地方。上个月我给中央写了封信，我是主张搞枪杆子军事运动的，搞枪杆子就得有武装力量，也就是说，光靠农民的力量是无论如何不够的，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视了抓军事……”他观点鲜明，一针见血，谈时局正中要害，那超人的智慧、活跃的思维，都透过他的旺盛精力迸发出来。他使人感到一种信心、一种力量，一种平凡与非凡的最佳集合。与会者们是幸福的，他们是毛泽东从凡人走向伟人阶段的最初目击者，他们几十年后对这段历史的任何一点记忆，都被当作文献资料记录下来永垂青史。毛泽东没有文字稿，侃侃而谈了一个多小时，讲完了人们还没反应过来，还愣张着嘴期待着他的下文。演讲也得见好就收，

让人家从留下的空间去感受那更丰富的世界。毛泽东是革命家又是演说家，他已经具备了这种难得的素质。他的讲演打住之后，由与会者汇报秋暴准备情况。汇报完，时已傍晚。毛泽东同大家一起草草吃了晚饭，接着开会，具体研究武装问题。参加此次秋暴的武装力量有：警卫团、二十军独立团和安源武装（指安源矿警队、工人纠察队，安福、萍乡、衡山、醴陵农民自卫军），根据中央指示，不再沿用国民党名义，公开亮出共产党旗号，秋暴部队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设三个团。第一团由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农民自卫军组成，湖北通城、崇阳农军百余人亦在其中。第二团由安源路矿警队、工人纠察队为骨干，加上安福、醴陵、萍乡、衡山农军。第三团以浏阳工农义勇队为基础。以上三团合计 4300 余人。这三个团，由钟文璋任第一团团团长；王兴亚任第二团团团长；苏先骏任第三团团团长。关于师的领导配备，毛泽东说，省委原定卢德铭任师长，因他已去武汉向党中央请示行动，返回时间不详，改由余洒渡为师长，毛泽东兼任师党代表，余贲民为副师长。组成以各路军主要负责人为委员，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湘赣边秋收暴动。关于战斗部署，会议确定的方案是：第一团赴铜鼓与第三团会合，夺取浏阳县后直捣长沙。第二团由萍乡攻夺醴陵，歼灭敌人后挥师长沙。第三团自铜鼓进攻浏阳，夺县城后进攻长沙。长沙，众矢之的！攻占长沙，意味着胜利！这是个经过周密部署的战斗方案，通过与会者的反复讨论，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此时的中共中央，对即将爆发的秋收起义持百分之百的乐观态度。湖南省委亦充满信心，至于共产国际，从万里之外的斯大林到长沙领事馆的马也尔，更是持自信态度，期望着十月革命的雷声在中国大地上轰鸣。然而，毛泽东没有盲从这种乐观与自信，株洲陈永清的那句话，非但没有从他记忆中淡化，反而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他。一种高度的责任感使他不能不在安源张家湾的这次特殊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已深夜，毛泽东的话锋转到：万一攻打长沙失利，我们怎么应变？有人怀疑这话出自毛委员之口，但它实实在在是从毛泽东口中说出来的。“我不是扫大家的兴，古人说以不变应万变，‘不变’就是有准备。”毛泽东显然加重了语气。有人回答：“有办法，万一攻打长沙又失利，我们的队伍可以全数退到安源来，安源不是‘小莫斯科’么，这里可以藏龙卧虎，休养生息。”毛泽东看那主张退安源的正是安源市委书记蔡以忱，笑道：“我看安源不是屯兵理想之地，这里离长沙、株洲、袁州等城市近，敌人可凭借铁路的方便进行围剿，而且安源无险可据，难以久留。”“我有个去处！”潘心源刚从铜鼓来，对铜鼓的地形熟悉，“若要屯兵，铜鼓是个理想的所在，那里山岭重叠，地连湘赣两省，进退自如。”潘心源话音未落，王兴亚洪钟般的嗓门响了：“铜鼓再好，不如我说的地方好。”毛泽东急问：“什么地方？”“井冈山！”王兴亚道，“就是 500 里罗霄山的中间。”毛泽东连忙拿起桌上的地图，凑到灯下。“嗯，你把这井冈山的情况简要讲一讲。”毛泽东道。王兴亚道：“论地势，不用我啰嗦，地图上画得清清楚楚，这里山岭重叠，地势险峻，许多地方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山下的宁冈有袁文才的农民武装，山上茨坪有王佐的队伍……”

“袁文才？王佐？”毛泽东感兴趣地打断王兴亚的话。

“是罗霄山中有名的土匪吧？”蔡以忱也问。

“不能说是土匪。”王兴亚解释说，“国民党反动派称他们为匪，老百姓喜爱他们，井冈山方圆几百里，谁个不晓得袁、王俩人，他们打富济贫，

同共产党有交情，是信得过的，不久前搞永新暴动，就是他们率兵参加的。”

毛泽东听罢连连点头，记住了王兴亚的话，要散会了，他说：“有了退路，我们打好秋暴这一仗应当更有把握，今天的会开完了，我们的工作从现在开始。”

金鸡报晓，安源山在黎明中亮出了新的风采，哦，新的一天开始了……

三

开完安源张家湾会议，毛泽东不顾鞍马劳顿，决定去铜鼓指挥三团的军事。三团党代表潘心源和一块来参加会的刘建中、周克明与毛泽东同行。这次铜鼓之行可以说是死里逃生，是毛泽东一生中极富传奇色彩的一页。

由于途中遭到敌人逮捕，后来又设法逃脱，加之赤脚赶路烂了脚，毛泽东耽搁了9月9日的秋暴日期，他所到的三团9月11日才起事。

一位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外国作家作了个假设：如果毛泽东这回未能脱险而死于敌手，还有没有中国后来的那些事，譬如说井冈山根据地等等。中国会是怎样的命运？

关于毛泽东的这次遇险，当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后，出了个“九九之谜”的说法，意思是他49年前没赶上9月9日，49年后终于赶上了9月9日，此说显然是唯心的甚至是荒谬的，但却反映了人们对毛泽东的深情，因为历书上的9月9日是黄道吉日，是具有“天相”的“吉人”才能拥有的日子。“浏阳遇险”这件事，对毛泽东来说记忆是深刻的，他一生中经历了那么多险境，那么多坎坷，能像“浏阳遇险”这样记得深刻的恐怕不多。让我们听听毛泽东到了延安后，怎样同埃德加·斯诺谈这件事吧——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浏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士兵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等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边有7块钱，买了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这次脱险时落下的脚伤，给秋收起义中的毛泽东带来行动上很大的不便，所以，现在反映那段历史的影视作品中，毛泽东都手拄一根打狗棍，走路一瘸一瘸的……

第五章

湖南省委发布暴动令：9月16日会师长沙

一团战况：首战龙门厂告捷；
再战金坪受重挫；兵退修水

二团战况：猛攻萍乡未遂；醴陵一举
夺得。进浏阳麻痹轻敌，全军覆没

—

在毛泽东赶赴铜鼓途中，于浏阳遇险时，湖南省委发布了《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

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遵照执行。鄂南决于9日发动，安源决于11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9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11日齐起发动，并告。右令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毛泽东

.....

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
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
1927年9月8日晚

而今，此命令已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陈列柜中，供一代又一代的后人瞻仰。文件已发黄、褪色，但它在“长夜难明赤县天”的黑暗夜空确曾划过一道耀眼光焰。连毛泽东到达铜鼓三团团部后看到这份命令时的心情都很不平静。诗人的秉性，引发了奔涌的诗潮，他情不自禁地挥毫泼墨，写下了一首后来没有被收进《毛主席诗词集》中的“西江月”：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发布的次日——9月9日，战斗打响，“破坏铁路的共十余人，分途从长岳、长株路线发动，原则是要尽量破坏。”

修水，驻扎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接到湖南省委暴动命令的师长余洒渡情绪甚是高涨，这与他刚刚荣升为工农革命军师长有关。他虽然未能参加张家湾会议，但那边的情况他都知道。毛泽东这个人他没见过，名字却是

如雷贯耳，他能坐上师长这把交椅，当然还得感谢老毛。老毛在张家湾会议后没有来修水而到铜鼓的第三团去率部，这说明老毛看得起他余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要抓住这秋暴的良机，让中央和省委看看他这个北伐未能展志的黄埔高才生的帅才。“攻打长沙！”这个目标比北伐攻打武汉，比去南昌参加暴动更吸引着他，鼓舞着他。

根据传来的安源张家湾会上的部署，他将率领师部和一团到铜鼓，同三团会合后直取浏阳。但是他刚刚又接到三团苏先骏团长的急信，苏团长信中说：“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部署的改变，令他费解，特别是一个团长，竟来信命令他这个师长，多少使他有些恼怒。但转而一想：可能是毛泽东改变了意图，苏先骏转达的是前敌书记的意见。接着他又否定了这个猜测，苏先骏信中明明说“此系同志决议”呀，他犯难了。犯难之余，他又两相斟酌，一个去铜鼓，一个去平江，相比之下，还是打平江更对胃口。余贲民对改变作战部署发出质疑，余洒渡没有把苏先骏的信交给他看，而是含混地说，“此系湖南省委的决策”。有省委这块招牌压在那儿，余贲民当然不便多说。

这时参谋长兼一团长钟文璋来了，他手中拎着一只纸包，说了一声“报告师长”后，抖开了纸包。钟文璋抖开的是一面大红旗。这面红旗是余洒渡下令要做的，他说过去警卫团打的是国民党的旗号，而今打共产党的旗号必须有一面新旗，这样才能号召群众，鼓舞士气。旗上黄色的镰刀斧头是余洒渡亲自用木匠竹尺描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字样是他亲自写的，他似欣赏一件稀世珍宝欣赏那旗：“钟团长，我们要把这面大旗插到长沙的城头！”“是的。我们能够！”钟文璋也信心百倍。“哦，明天部队出发，后天就是中秋节，你务必买到月饼，明早出发前每个官兵发两个。”余洒渡觉得关心士兵这点很重要，每人发两个月饼事小，可凝聚军心事大。“是！”钟文璋敬了个礼欲退下。“慢点。”余洒渡摆了摆手，“月饼要多买，除了发给扎在县城师部、特务连和扎在渣津的一、二、三营，还得给四团也送去。”“四团？”钟文璋似乎没明白过来，“毛泽东在安源会上不是只编了3个团么？”余洒渡道：“毛泽东在安源时，并不知道我收编了邱国轩的事，所以只编了3个团。”“哦，这么说四团就是邱国轩部？”钟文璋这才恍然大悟，“放心吧师长，买月饼当然有他们一份。”钟文璋遵命叫部下弄月饼去了。意犹未尽的余洒渡拿起笔，在一张毛边纸上写了一行草书。他的笔下，“人生得意”四个字飘然欲飞。哦，他为收编了邱国轩部而得意，这个收编是他得意的杰作……邱国轩部原驻渣津，系黔军王天培部下，有六七百人，余洒渡得知后，产生了将其收编的念头，他要做一个加强师的师长。但副师长余贲民却不同意，道：“邱国轩是政治土匪，无恶不作，我们不能生这个念头。”余洒渡道：“六七百人的部队可是支大力量，收编了它，我们便如虎添翼了。至于政治上是否可靠，我们可以先派两个人去邱部接头嘛，看看究竟。”余贲民仍坚持：“此事须三思，须慎重啊！”余洒渡才下听这一套，他认准了的事一定要干，这就是黄埔高才生的性格，他派了参谋彭楷、副官余浩俩人，带了他亲笔写给邱国轩的一封信，赶到邱部。彭、余俩人赴邱部后，很快回音，说是邱国轩忠实可靠，表示绝对服从指挥。余洒渡下了决心，收编邱国轩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四团。就这样，未参加张家湾会议的余洒渡，不费举手之劳，便将毛泽东圈定的三个团扩大到四个团。他给湖南省委和毛泽东送了一份很好的见面礼。余洒渡正想得高兴，副师长余贲民来找他，反映一

个情况：邱国轩部抢了一个镇上的铺子，凡能吃的和现金被劫一空，说是过中秋节打牙祭。余洒渡心想：你余贲民同邱国轩过不去，对人家凡事皆不顺眼，便不以为然地说：“我师明朝就要行动，这种小事就不要计较吧，影响了团结事大。”余贲民道：“打家劫舍是土匪的勾当，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为工农大众的，就得有工农革命军的纪律。”“小不忍则乱大谋！”余洒渡道，“等攻下长沙再说吧。”“余师长，这是姑息养奸啊！”余贲民愤然地说。但余洒渡还是没听进去。次日黎明，三团、四团全体官兵，每人分到两块中秋月饼。军号声中，队伍开拔。崭新的师部红旗在山风中飘扬。这是一次豪迈的出征，余洒渡充满胜利的信心。钟文璋向余洒渡报告说：“四团邱国轩部的月饼也发了，邱团长要我转告对师长的谢意。”“好，你一团要与四团好好的配合。”余洒渡故意放大嗓门，以便让旁边的余贲民听到。第一个仗是打龙门厂。该地驻守着唐生智的一个独立营，独立营下辖四个连，枪支弹药充足，营长易疤子是个打仗的老手。余洒渡极为看重这场战，他和余贲民、钟文璋细细研究，决计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离龙门厂还有几里，一团就歇了脚。队伍埋伏在山沟子里，中秋圆月还没出山前有一阵黑暗，余洒渡把全团的机枪调到前面，一齐开火。易疤子正在阵地上喝酒，闻枪声大惊，下令反击。但已来不及了，工农革命军一团在机枪群火力的掩护下迅速推进，易疤子的两道防线顷刻间被突破。易疤子借着酒劲，操起一挺机关枪向工农革命军猛射，无奈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易疤子一命呜呼，一营人作鸟兽散，龙门厂被工农革命军攻克。初战告捷，一团官兵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为了宣传发动群众，余洒渡命令部下张贴“工农革命军攻下长寿街”的标语。其实，一团此时离长寿街甚远。余洒渡自恃进过黄埔军校，熟知兵法，决计来个一鼓作气，攻下平江县城。殊不知龙门厂的溃兵逃回平江后，平江守敌闻讯即派出700人枪，赶到县城外30余里的长寿街，阻击工农革命军。消息传来，余洒渡不屑一顾，他连会也不开，找来一团长说：“你们再接再厉，再给长寿街之敌一个打击。”23岁的钟文璋血气方刚，求胜心切，道：“有三团和四团共同出击，全歼敌人不在话下。”余洒渡道：“好！攻下长寿街，平江县便归我手了，你与邱团长要互相配合。”钟文璋道：“余师长尽管放心。”此时，部队已行至离长寿街不远的金坪。钟文璋找到殿后的邱国轩，传达了余师长的命令。邱国轩唯唯诺诺道：“我四团任凭余师长调度。”钟文璋信了邱国轩的话，他做梦也没想到邱国轩受编是假，他对共产党本来就同床异梦，受编的目的，为的是借革命名义中饱私囊。他已摸清一团的挑夫担，一只只子弹箱里装的不是弹药，而是光洋，顿起谋财之意。钟文璋当然蒙在鼓里，他拿出当年叶挺指挥北伐的派头，令一团走在中间，邱国轩的四团在两翼相随。而且一团的兵连子弹也没上膛。邱国轩暗自高兴，可乘之机来了，他派人向钟文璋谎报：前面发现敌情。

钟文璋没有核实军情，一味相信，下令一团人马向前冲锋。一团士兵如猛虎出林，奋勇向前。就在这时，后面响起枪声。钟文璋大惑不解。“邱国轩叛变，在屁股后向我团开火了！”有人来报，钟文璋才大吃一惊。钟文璋尚来不及下令反击，邱国轩的人马已从两路夹击，直冲一团团部，毫无防备的一团被杀得溃不成军。军需处长陈毅安辛辛苦苦聚集的一箱箱光洋全被抢走。钟文璋面对着惨败，号陶大哭。他无力面对现实，躲到山洼子里剃了个光头，化装成难民一逃了之。余洒渡和余贲民等师部人员赶到金坪方知败局。余洒渡从头凉到脚底，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余贲民清点人马，损失200余人

枪，辎重几乎被一掠而空。“余师长，胜败乃兵家常事，”余贲民安慰余洒渡，“重要的是把下一步棋走好，走活。”余洒渡欲言无词，感到丢了一次大脸，今见余贲民没有反唇相讥，略感欣慰，道：“教训哟，血的教训！”金坪一败，使师长余洒渡开始冷静下来，本想继续前进，无奈军事会上众议反对，他不好固执己见，遂同意了余贲民的方案：退回修水，等请示前委后再考虑下一步行动。一团退到修水刚住下，哨兵来报：卢德铭回来了！余洒渡、余贲民等正在师部议事，连忙休会，出门来迎。果然是卢德铭回来了，他后面随着6个人，一副风尘仆仆的模样。师部的同志们把卢德铭迎到屋里。卢德铭一眼就看到了那面红旗，他走的时候，余洒渡还是小小营长，而今升师长了，他向他祝贺，为他高兴。人们围拢卢德铭，问长问短，十分亲热。卢德铭把离队之后的情况告诉大家——原来，卢德铭、韩浚和辛焕文3人离队后，经长沙到了武汉，找到中央和湖北省委的领导人向警予，请示警卫团的下一步行动。向警予经请示中央后，指示他们3人带领原警卫团参加秋收暴动，在湘赣边界坚持武装斗争，并要他们组织一个指挥部，由卢德铭任总指挥，还给了3000元活动经费，派了几个干部随他回来。韩浚说：“从现在起，卢德铭就是我们秋暴部队的总指挥余洒渡问：“呃，辛焕文同志呢？”卢德铭脸色悲怆地说：“我们在大沙坪遭到民团阻击，辛焕文不幸牺牲。”余洒渡道：“辛同志才23岁呀，他给我看过他未婚妻的相片，他们准备年尾结婚。”卢德铭道：“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们是共产党人，什么也不怕。余师长，你们在金坪遭挫的事，我刚才听何长工同志说了，我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吃一堑，长一智’，世上没有常胜将军，也没有常败将军。我建议，集合全团人马，唱一支歌，壮壮军威。”余贲民响应：“好，总指挥的提议好！”军号响了，这是紧急集合号。各连紧急奔向空坪集合，官兵们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突然，队伍里有人喊：“卢德铭回来了——”接着是一阵欢声和掌声。卢德铭走到队伍前面，放大嗓门道：“同志们，我们来唱一支歌，‘工农兵——’预备，唱！”

工农兵，团结起来向前进，
消灭敌人——

歌声，为这支出师不利、刚刚遭劫的部队，重振声威……

—

一团，初战告捷，却以失败而告终。

那么，二团呢？秋暴出兵前的二团团团长王兴亚胸怀壮志，颇有一展宏图的气概。他又名黄南生，1926年加入共产党，也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北伐开始，就当了国民革命军营长。8月13日北伐军进入江西安福县城，他被留下来当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握有人枪400余，在方圆几百里也算得上是条强龙。7月，他率部参加永新暴动，被任命为三县联军总指挥。袁文才、王佐退守井冈山，他则率队到安源集结。这趟安源上得好，平息矿警队陈鹏的叛乱他立了一功。他得到了前委书记毛泽东的青睐，本来应当由陈鹏坐的二团团团长交椅，改由他王兴亚坐了。安源张家湾会开过之后，毛泽东找王兴亚谈了一次话，希望二团在这次秋暴中发挥作用，为完成省委、特委和前委

交给的重任再立新功。面对毛泽东信赖的目光，王兴亚表示不负众望。当毛泽东告诉他将立即动身到铜鼓去，参加三团的军事行动时，王兴亚有一种失落感涌上心头。他不希望毛泽东离开，他想进一步在毛的面前展示才华。还有更深一层的想法是：能与前委书记一块运筹帷幄，对他往后的前途是一个极好铺垫。但毛泽东执意要走。王兴亚便又从反面来思考：毛泽东不在二团，二团的戏由他一个人唱，这个团长更好当。这是遗憾之后的满足。吃晚饭的时候，湖南省委关于攻打长沙的命令送达，王兴亚很是兴奋，他和党代表张明三连饭也不吃了，撂下筷子召集团部军务会议，各营、连长都出席了会。他用激动的嗓门宣读完省委命令后，作了行动部署：一、命营长刘先胜带领突击排和 100 名矿工立即出发，将株洲至长沙的铁路予以破坏；二、命爆破队队长杨明带队，炸开萍乡城墙，以迎二团主力攻占萍乡；他本人则统帅全团主力作战。这个会只开了不到 10 分钟，兵贵神速，王兴亚不愿把时间耗在纸上谈兵上。散了会，王兴亚和张明三正准备下到营、连检查部队行动前的准备工作，二营三连副连长刘大马悄悄走近王兴亚，附着他的耳朵说有要紧事。王兴亚只好让张明三先走，他领着刘大马走到门口的一棵树下。“什么事急得你？”王兴亚道，“要出发打仗了，还有什么磨蹭？”刘大马与王兴亚有一层特殊关系。刘大马是安福武功山人，原在安福农军中当班长。有一回，王兴亚领兵经过武功山，经过刘大马家，刘大马请他吃了一餐饭。那刘大马有个妹子名叫刘小翠，年方十八，长得模样俊俏，虽是乡下人，却别有一番风韵，王兴亚本来“六根清静”，三杯老酒下肚后，竟心猿意马起来。刘大马让小翠陪王兴亚喝酒，自己在外弄菜。这安排是有意还是无意，只有刘大马晓得。当刘大马上最后一道菜时，王兴亚已搂住小翠接吻了。刘大马佯装发火，王兴亚信誓旦旦地说，他要娶小翠。刘大马这才依允，王兴亚便成了他未来的大舅子。第二天，刘大马由班长提升为排长。眼下，刘大马找王兴亚有何事呢？他说：“我怕是跟不了你出去打仗了。”“胡说！”“这是真的！”刘大马掏了真话。原来，他那个连湖南兵不少，有十几个兵油子在好几个队伍干过。他们这次虽上了安源当上了工农革命军，但赌博恶习未改。刘大马本来不赌钱，可兵油子相中了他同团长王兴亚的特殊关系，便千方百计拉他下水。刘大马拗不过，只好玩了两天，结果输得很惨，没有现钱还赌债。老兵油子们替他出了个主意：只要团长能给他们关饷，这赌债就一笔勾销。王兴亚闻实情，气得七窍生烟，差点没一个巴掌扇过去。但一想到刘大马是小翠的哥哥，又只有忍字为上。他想了想，道：“你告诉他们，打完这一仗就发饷，唉，真拿你没法子！”打发走了刘大马，王兴亚追上了张明三，这时，正碰上刘先胜领着破坏铁路的队伍过来。王兴亚拍着刘先胜的肩说：“我等着听你们的好消息。”刘先胜没有多说话，他是个实打实的人，他的神情表示了，他能胜利完成这次战斗任务。一轮玉盘似的明月已上了中天，安源山显得格外妩媚。今夕月明人尽望。王兴亚这才记起今天是中秋节，张明三告诉他：“月饼准备好了，今晚犒劳全团官兵。”“你这个党代表想得周到。”王兴亚道，“马上把月饼发到士兵手里去，给大家鼓个劲。”这一招颇有效果，虽是每人一块月饼，引起的反响却很强烈，士兵们都说，当官的记得他们，把他们当人看，共产党的队伍与国民党的队伍相比就是不同。当士兵们热热闹闹地对着空中的月亮吃月饼的时候，王兴亚作了一番动人的演说：“同志们，你们想不想攻下长沙呀？”“想！”士兵们几乎异口同声。“好！攻下了长沙，我们还要接着攻武汉、攻上海、攻广州，让全中国都是

共产党的天下，那时你们都是功臣，都是开国元勋……”王兴亚的话虽然说得那么遥远，却具有无限的诱惑力，士气空前高涨……半夜，爆破队集合。王兴亚把一面标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爆破队”的红旗交到爆破队长杨明的手中，指示他，炸开萍乡城墙之后，将红旗插上城楼，迎接主力进城。

杨明接过红旗后，领着爆破队踏着夜色抄小路朝萍乡城奔去……。

这支爆破队是安源煤矿的60多名经验丰富的井下爆破工组成的。1925年，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思颐勾结军阀杀害安源工运领袖黄静源、强行关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时，爆破工们用铁皮炸药雷管，自制了一种名叫“洋囡古”的土手榴弹，同军阀部队作斗争。这次搞秋暴，毛泽东说要发挥一下爆破工的作用，便指示二团拉起了这个爆破队。

队长杨明虽然才20多岁却有10年井下爆破经验。他把爆破队分成三个小队，分两路向萍乡进发。杨明带的一路，经三午桥绕到萍乡城西南面，另一路由王耀南带领经花桥、橡坡、故庙绕到萍乡城东的小山上。

这时已是拂晓，晨光中，萍乡城墙巍然屹立。

王耀南的小分队埋伏在城外的小山坡上待命。

杨明的小分队已悄然从城西摸进了城里，十几名爆破队员们背着炸药，拿着“洋囡古”沿城垛口直插城楼，他们是杀了两个守兵才接近城楼的。

也许是爆破队时间没算准，也许是杨明小分队进城太顺利，他们与后面赶来的主力部队未能衔接上。小分队隐蔽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被敌人发现，过早暴露攻城意图。

“砰——”城楼上枪声响了。

早有防范的守敌从城楼上下来，密集的子弹射向小分队。

杨明指挥队员们用“洋囡古”同敌人交火，萍乡城震动了。

萍乡城内敌人已增兵，杨明的小分队情况危急，他赶紧领着队员们边打边撤，退出城外。

王耀南的伏兵有劲使不上，跟着杨明小分队一路后撤……。

王兴亚率领二团主力，急速朝萍乡开来。他满以为爆破队已经按照他部署的方案顺利地埋伏于城内，只要他在城外打响信号枪，城楼立即爆炸，主力部队如潮水般涌进城内……。

却不料一营长张友林从前面匆匆跑来，报告说爆破未成的消息。少顷，蓬首垢面、衣衫破烂的杨明出现在王兴亚面前，哭丧着脸报告爆破经过。

王兴亚没有为爆破队的失利而气馁，他当机立断，命令杨明：“爆破队的‘洋囡古’和炸药，全部移交给一营。”

杨明问：“那爆破队呢？”

王兴亚道：“立即回安源给我造‘洋囡古’，造得越多越好，造好就送到部队来。”

杨明遵命。爆破队员们把身上背的、手里拿的爆破器材统统交给了张友林的一营。

王兴亚道：“张营长，全团的10门松树炮，全部调给你营，由你指挥强行攻城，一定要给我攻下！”“是！”张友林接受了任务。这张友林也是条血性汉子，具有铁一样的性格，他圆睁着血红的眼睛，指挥手下将松树炮布在城外。炮手们火速填充好炸药，安好引线。

随着张友林一声号令，10门松树炮齐吼，炮弹轰向城墙。与此同时，一

只只“洋囡古”同时朝前飞去。整个萍乡都撼动了，刹那间浓烟翻滚，飞沙走石。

王兴亚随即命令二营长吴杰率部，扛着10架长梯，猫向城下，伺机突入。

无奈10门松树炮响了两轮、数百枚“洋囡古”响了多声，萍乡城墙没有坍下一角。张友林的左眼被敌人从城楼上射来的子弹打瞎了。张明三着急地对王兴亚说：“必须立即停止攻城，硬拼会损失更大！”“不，不！”王兴亚怒不可遏地挥着手。一个连长背着瞎了一只眼的张友林哭喊着：“团长，不能再攻了，不能再攻了！”王兴亚看着满脸是血的张友林，恼怒地喊：“那怎么办？你说——”张明三道：“我们的目标是攻下长沙，萍乡攻不下不要紧，我们可以改道醴陵。”“醴陵？！”王兴亚眼前一亮，刚才他又急又气，没想到这一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改道醴陵！”张明三命令10门松树炮朝萍乡城头又打了一轮，借着弥漫的硝烟，工农革命军二团撤出了阵地。撤出阵地后，全团人马上了火车。火车风驰电掣般朝一个名叫老关的地方驶来。老关守敌早已闻讯，布下了一个连的兵力在铁路上，拦截火车。王兴亚早有准备，他下令架在车顶的几挺机关枪一路扫射，将伏击之敌杀得落花流水。老关一仗的胜利，为在萍乡城外严重受挫的二团官兵注射了一针兴奋剂，王兴亚喜出望外。当天晚上，部队在老关宿营。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吃上了一顿热饭菜。王兴亚同张明三研究下一步行动。张明三道：“醴陵党的负责人周不论是我的朋友，毛委员在安源开过会后，他回醴陵拉武装了，我们可以火速派人同他联系，让他配合我们打醴陵。”“我也见过周不论，这个人讲交情。”王兴亚同意张明三的建议，遂连夜派人去同周不论联络。王兴亚派去的人在南四区找到周不论。周不论在安源参加了张家湾会议后，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星夜赶回醴陵，组织发动群众参加秋收暴动。他是醴陵人。1925年8月从黄埔军校回到家乡领导革命。他原名叫周正林，闹农运时农民尊敬地叫他周先生。他说：“可别喊我先生，叫我老周，或叫我正林，不论叫我什么都行。”一个农民接过他的话打趣地说：“那就叫你周不论吧。”从此，周不论的名字就喊开了。从安源回到醴陵后，他担任了南四区的区委书记，他把革命低潮中被迫解散的党组织恢复起来，并决心拿土豪劣绅贺勋臣开刀，以鼓舞群众，发动群众。贺勋臣是县“善后委员会”主任，长沙马日事变后无恶不作，杀害革命群众，解散农民协会，罪行累累，打击这条老狗是众望所归。在周不论的组织下，农民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参加到自卫军中来。中秋节这天，贺勋臣坐着轿子回来了，前面是兵马压阵。周不论指挥农民埋伏于村头，轿子一到就开火，贺勋臣一命呜呼。这一仗在全县反响强烈，各区纷纷起事，两天内斩杀土豪劣绅94个，人们编了个歌谣以表达欢欣的心情：“杀狗过中秋，胜过吃鱼肉，工农兄弟们，继续朝前走。”正当醴陵农民革命情绪高涨之时，周不论见到王兴亚派来联络的人。听说工农革命军打到醴陵来了，周不论爽快地回答：“请转告王团长，我立即带人马到阳三石去欢迎他。”周不论说到做到，当即点拨扩大后的农民武装，赶到阳三石火车站。9月12日下午3时，满载二团的列车由老关开来，停在阳三石。周不论和二团会合了。王兴亚兴奋地拉住周不论的手：“你老兄是这里的领头人，有你相助，拿下醴陵不在话下了。”周不论向二团详细介绍了醴陵敌情。醴陵城东、西、北三面紧靠淥江，北面只有一座麻石拱桥横跨河上，同河北面一个小集镇相接，盘踞在城内的敌军，一面派重兵据守桥头，一面在东门的营盘山制高点架设机枪，封锁了河面。沿江有巡逻队巡逻。王

兴亚和周不论毕竟都是黄埔生，他们看过地形后，制定了三路攻城计划：左翼从大西滩过河，夺取凤凰山，防堵敌人西逃；中路主攻淶江大桥，直取城心，捣毁敌人巢穴；右翼从东门袭击渡口，强占营盘山，截断敌军退路。醴陵农民武装全力配合二团。这个作战方案是不错的，加之有熟悉地形的醴陵农民参战，一出师就打得十分顺手。王兴亚指挥部队佯攻大桥，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然后派农军涉水过河，隐蔽在河中间的状元洲头，等东、西两路打响之后，再强渡淶江，攻占城心。

八连长刘先顺担负着率兵袭击东门的任务。编进该连的醴陵农军弄来一条木船，船舱里装了几百只“洋蓝古”。战士们隐入水中，推船进发，待敌人发现船时，战士们已跃入船舱，拿起“洋蓝古”，朝岸上甩去，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呼爹唤娘。刘先顺抓紧战机，率领战士们上了岸。霎时间城内火光四起，枪声大作。

桥北的王兴亚和周不论举枪大喊：“冲啊——”状元洲上的伏兵全数跃入江去，游向对岸。桥头佯攻的队伍和农军高喊“打倒蒋介石！”、“打倒许克祥！”的口号，冲向桥面。敌军腹背受击，慌了阵脚，指挥失灵，兵丁们一个个抱头鼠窜。工农革命军的冲锋号划破长空，二团官兵潮水般涌进了街心。醴陵攻克。二团扬眉吐气，他们和当地农军砸开大牢，救出了100多名革命同志。王兴亚和周不论在伪县府所在地——兴贤堂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醴陵县革命委员会。次日，醴陵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人民群众敲响了欢庆的锣鼓，唱起了舒心的歌曲。新生的人民政权张贴了第一张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布告。紧接着是打土豪，分果实，老财的谷仓、盐仓打开了……王兴亚欣喜万状，胜利的锣鼓，群众的欢笑，使他有点飘飘然了。深夜，他叫人弄来两桌酒菜，请来周不论等醴陵方面的负责人，说是欢庆胜利，今晚喝个一醉方休。周不论来了，王兴亚问：“怎么就你一个，我可是请了你们十多个的哟！”周不论道：“王团长，容我向您泼一盆凉水，我们是打了胜仗，但现在还不到痛饮庆功酒的时候。你我都在黄埔军校呆过，都懂军事，醴陵克复，敌人不会死心，他们会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不论同志言之有理。”张明三刚进来，他赞同周不论的话。这时，有人送来情报，说敌人已调兵遣将朝醴陵抄袭过来。“周不论，还是你说得对。”王兴亚下令撤了酒席，集合全团人马，撤出醴陵县城。事实证明，王兴亚率领二团退出醴陵是上策，因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得知醴陵被工农革命军攻占的报告后，急令守在浏阳的张国威带一个团攻打醴陵。没料工农革命军二团已及时退出醴陵。王兴亚领兵退出醴陵后，谋算着：浏阳的敌主力已经开到醴陵去了，何不乘虚而入打浏阳呢？营、连长们都认为可行。王兴亚派出一人，前去浏阳城内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联络，以得到浏阳群众的策应。说来也巧，浏阳城内的我党地下负责人，正是潘心源（县委书记）。潘心源陪同毛泽东从安源去铜鼓，途中遭到团丁抓捕，他同毛泽东失去联系，押解途中，他乘团丁不备，得以脱逃。本想再去铜鼓，无奈得了重感冒，四肢无力，难以行走，便请一个农民送他潜回浏阳城养病。他一边养病，一边联络革命同志，配合工农革命军的秋收暴动。王兴亚派进浏阳城的人找到了潘心源，潘心源十分兴奋，当即出来见了来人，把县城空虚、仅有县团防局30多人枪守城的情况告之。这时已是9月16日。王兴亚弄清了敌情后大喜，即率人马从浏阳城北发动攻势。守敌势单力薄，不消20分钟便结束战斗，王兴亚继攻占醴陵后又轻而易举夺取了浏阳城。

接连的胜利使王兴亚有些昏昏然，他想起了醴陵那两桌没有吃成的酒席，喉咙发痒，饥肠打结，又命人操办酒菜。操办酒菜的不是别人，乃是王兴亚未来的大舅子刘大马。刘大马名为副连长，其实根本不识战事，那帮湖南兵油子借着他这棵大树尽于偷鸡摸狗的事。连日的打仗行军，兵油子们无法忍受，要刘大马面陈王兴亚，尽快发饷，否则就不愿为其打仗卖命了。刘大马为王兴亚备了酒菜，王兴亚没请浏阳方面的客，只是让几个团干部陪着喝。刘大马请了个唱小曲的女子来，唱着《三请樊梨花》的曲文，为王兴亚助兴。王兴亚酒过三巡，兴致愈浓。刘大马赶紧说了发饷之事：“团长，你若再不关饷，弟兄们都要离队了，他们要在浏阳城住下去。”“关饷？哦……”王兴亚装糊涂。刘大马故意不再往下说，待酒席散了，他让卖唱女扶王兴亚进屋歇息。那卖唱女得了刘大马的钱，在王兴亚面前卖弄风骚。借着酒兴，王兴亚抱住卖唱女翻云弄雨。刘大马推门而入，大骂王兴亚不是东西。王兴亚慌了神，只有应诺立即到浏阳县商会借款，为兵油子们发饷。次日一早，王团长就带上一个班，杀气腾腾开到商会。商会会长不在，王兴亚扔下一句话：3天内交齐大洋2000块，否则后果自负！从商会出来，王兴亚听见有人喊他，抬头一看，是潘心源。潘心源说有急事相商。他和王兴亚找了一个僻静地方谈话。潘心源说：“王团长，据悉，张国威的一个团已进至永和、达浒一带，他的另外两个团也在醴陵、株洲，离浏阳不远了，我看二团应立即撤出浏阳，否则后患无穷。”“你这是杞人忧天！”王兴亚道，“我团虽然在萍乡受了点小挫，可攻打醴陵、浏阳势如破竹，我决定在这里屯兵，等毛委员领三团来会师，打长沙。”“骄兵必败，自古皆然！”潘心源忍住火气，苦口婆心劝道，“何键十分狡猾，我们万勿轻敌哟！”“不行，我刚到商会借钱，我正等着他们的2000大洋发饷呐，再说，就是我想撤出，我手下的兵也不依，他们不见饷不开拔。”王兴亚从来没有这么固执。潘心源见说服不了王兴亚，长叹一声，预感到有大祸临头。第3天，王兴亚又带人来到商会。商会会长出了面，但表示无力筹措2000大洋的巨款，最多能给个三五百。王兴亚不依，举着盒子枪，以武力相胁。就在这时，外面响起枪声，六连长气急败坏赶来，报告敌情：张国威的两个营已杀到浏阳来了。“离县城多远？”王兴亚倒抽一口冷气。“已经进了北门！”“还愣什么，给我从南门打，撤出县城！”王兴亚下令。但已来不及了，敌人已经冲进了城门。工农革命军二团驻地乱了套，士兵们无人指挥，火燎蜂房般地乱窜。潘心源找到了慌乱中的王兴亚，想助他收拾残部扭转败局，但败局已定，欲扭转乾坤已是天方夜谭了。这以后的结局，让我们来读读有关史料。潘心源1927年7月2日向中央的报告写道：

当王兴亚退出浏阳时，还剩下三四百枪，但因他甚怕，不愿意收集，走到剑南文市只剩得30多枝枪。在文市与团防局打了一仗，打死我们3人，如是他更加恐慌，他于是日晚上便开了小差，第二天起来便无人指挥。我对兵士没有信仰，兵士要缴枪，我只好离开他们独自逃命。因此，这几十枝枪也丢失了……

第六章

三团战况，毛泽东到铜鼓，三团发兵克白沙； 血染“羊古脑”，苏先骏大意败东门

多路人马攻长沙，满腔希望化泡影

—

铜鼓县，工农革命军三团驻地。苏先骏派往安源的代表周克明、刘建中喜滋滋地回来了，道毛泽东、潘心源等同志将亲自到铜鼓来领导暴动。喜讯一下子就在官兵中传开了，但等了两天，毛泽东还没有来，团委有点焦躁不安了，担心军事计划有变。苏先骏找来慕容楚强，说：“你马上动身去一趟安源：一、向毛委员请示；二、与二团取得联络；三、如计划没有变更，你不要回铜鼓，可潜入浏阳县城布置内应。”慕容楚强领命，当夜启程。从铜鼓到安源有360里之遥，他用了4天时间，到得安源，方知毛泽东早已启程去铜鼓，王兴亚的二团已离开，于昨日占领了醴陵……

毛泽东脱险后，拄着一根打狗棍，一瘸一瘸地赶路。他脚伤得本不算厉害，因为没有药敷，发炎脓肿，给行动带来很大不便，总算于9月10日赶到了铜鼓。

三团官兵想像中的毛泽东，是个器宇轩昂威风凛凛的将军，没料出现在面前的这位前委书记又黑又瘦，头发老长，衣衫破烂，一只脚裤管高挽，包扎的白布条渗出脓血，左手拄着根棍

不用说，哨兵把他拦住了：“站住，你这跛子找谁？”

毛泽东回答：“我找二十军独立团的苏先骏。”

“你这个跛子，一定是土豪的探子！”哨兵厉色地打量着他，“我们这里改工农革命军三团了，没什么独立团。”

“哦。”毛泽东一阵欣喜，他从安源赶到铜鼓，任务之一是收编独立团，改部队番号，任命干部，由于他遇险在路上耽搁了几天，安源那边的精神已传过来了，“哦，小同志，我不是探子，我是好人，请领我去见你们的团长。”

“你好大个口气，”哨兵道，“我们团长会见你这个叫化子？”

毛泽东道：“你只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他会出来迎接我的。”

哨兵：“吹牛皮不要本钱，你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答：“我叫毛泽东！”

哨兵一听，吓得张口结舌：“你……你就是毛……毛委员？”

毛泽东点了点头。

哨兵赶紧进去报告。

“毛委员——”里面响起亲热的呼唤，正在开会的团长苏先骏领着干部们迎了出来。

毛泽东乐呵呵地说：“人靠衣装马靠鞍，我这副样子，连你们的哨兵都不敢认。”苏先骏问：“呃，潘心源他们呢？”“一言难尽哟！”毛泽东说，“算我命大，这回是大难不死。”苏先骏上前扶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后福谈不上。”毛泽东说，“有的话，也要拜托诸位啰，呃，你们打算么子时候起事呀？”“万事齐备，只欠你这个东风呀！”苏先骏说。进了屋，毛泽东说：“先弄点热水给我洗洗，洗完后我们开个会。”苏先骏见毛泽东

这副样子，忙说：“你的脚伤成那个样子，我叫人去请个郎中来。”“多有拜托了，行军打仗，没有好脚，实在讨厌哟！”毛泽东在椅子上坐下。毛泽东到铜鼓的消息不胫而走，三团官兵们早闻毛先生是个能人，都想目睹其风采，人们争先恐后地拥到团部驻地的瓦屋来。站岗的士兵们不让人们进屋，难免发生了争吵。屋里，洗涮完毕的毛泽东问发生了什么事，士兵说大家想见他。“应该是我去看大家。”毛泽东跛着脚出了门，笑着对众人，放大嗓门，“同志们，我想早一点来铜鼓同大家一块儿干革命，可是我这只脚不革命，耽搁了两天，害大家久等了。我们这个二十军独立团改名字了，打的是共产党的旗子，叫工农革命军三团，工农革命军是干什么的，就是为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农民谋利益的，为他们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军阀、帝国主义，你们有没有这个决心呀？”“有！”人们异口同声。看热闹的群众越来越多，团部门口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了。见过群众，毛泽东要苏先骏向他汇报起义的准备工作。苏先骏善辞令，正要侃侃托出他的军事计划，毛泽东摆了摆手：“呃，怎么没看到一团的人呀，余洒渡同志呢？”毛泽东发此问不无道理，张家湾会议上定了余洒渡率师部和一团到铜鼓集中与三团一块儿攻浏阳。他当然不知道苏先骏已经结余洒渡去信，改变了张家湾会议的决定。“余师长和一团没来铜鼓集合，他们改攻平江了。”苏先骏答道。“谁的主意？”毛泽东感到这事蹊跷，问。“我给余师长去了一封信，告知他们的。”苏先骏不慌不忙地说。“你是前委委员，全局性的军事计划，怎么不经前委就更改？”毛泽东威严地盯着苏先骏。苏先骏不敢接触毛泽东的目光，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是这样的，毛委员，其实也不是我的主张……”毛泽东追问：“谁的主张？”苏先骏道：“我是传达湖南省委的意思。”“湖南省委？！”毛泽东为之一怔。“是的，你没到来之前我们接到湖南省委的指示。”“既是省委改变计划，那不怪你。”毛泽东知道自己在浏阳遇险耽误了时间，可能是这中间发生了变化，就和缓口气说，“这件事到长沙我会找彭公达。”其实，苏先骏隐瞒了事实的主要真相。事实是，苏先骏得知安源会议的部署后，怕余洒渡来凌驾他之上，见毛泽东迟迟未到就直接向省委建议一团改攻平江。省委同意了 this 决议。毛泽东由此引发的联想是复杂的，他感到对形势的估计乐观了一点，满以为开一个安源会议，就可以顺利地实施暴动计划，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有更多的麻烦在等待着他。不过，他自信能游刃有余地解开一个个结扣，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暴动在即，迟到的毛泽东不便再追查部署的变动。当晚，他在肖家祠堂主持召开排以上干部的军事会议。肖家祠堂的天井上空，挂着一轮皓月。毛泽东指着月亮对与会的100多人说：“今天是中秋节，我没有给同志们带来月饼，但我带来了比月饼更好的东西，这就是党的“八七”会议的精神……”他还宣讲了我党当前采取的军事方针，介绍了安源张家湾会议经过、宣布了中央关于改组湖南省委和举行秋收暴动的决定。宣布把二十军独立团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革命军三团，任命了苏先骏等团的干部。会开得热气腾腾，人们明显感觉到了一种临战的空气。毛泽东的到来，使他们有了主心骨。会上，毛泽东组织成立了突击队、宣传队、卫生队。突击队的任务是侦察敌情、袭击敌人、打前哨。宣传队的任务是宣传发动群众，帮助恢复农工会，组织地方革命委员会。卫生队的任务是抢救、护理伤员，检查督促卫生工作，归还群众什物等。三团全体官兵群情激昂，士气高涨，只等命令上征途。第二天，工农革命军三团出征。第一仗的目标：消灭驻铜鼓白沙的守敌。毛泽东强调：一定要首战告捷。苏先骏成竹在胸，

说：“毛委员安心在这里养脚伤，等着听胜利喜讯吧。”毛泽东说：“我不能留在这里。我已经同一营长张子清谈好了，让他找几个人抬我。”他脚上的伤口虽然敷了苏先骏弄来的药，仍不见效，疼得更厉害。正说着，张子清领人抬来一架简易轿子，这轿子是用两根长竹竿绑上一张椅子做成的。毛泽东上了轿子，张子清脱下自己的褂子，盖在毛泽东身上。26岁的张子清留着小胡子，他早年本来考上了黄埔军校，来到广州得知毛泽东举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没进黄埔，而进了农讲所。同毛泽东自有一番师生的特殊之情。他现为三团一营营长。轿子抬出了院子，部队也出发了。根据苏先骏布置，毛泽东的轿子随后，以确保安全。毛泽东叮嘱：“苏团长，你要随时派人向我报告前面的情况。”“是！”苏先骏回答后，赶到前头去了。苏先骏派出三营长汤彩云领着班长陈占奇到前方侦察。侦察的结果，离白沙数里的壕溪扎有敌人的一个营。毛泽东闻讯，指示马上打，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他与苏先骏研究，派出张子清的一营从右翼突击。张子清奉命，不消半个钟头就全歼了柞树坳的一个排守敌，并凭借有利地形朝下射击，惊扰镇里的团防局。团防局长正在打麻将，闻讯一时慌了手脚，领着人马朝镇外溃逃。毛泽东和苏先骏已布下二营守住路口，团防局长弃了兵马，独自滚下山坡，捡了一条性命。树倒猢狲散，其人马四面逃命。

攻下白沙，苏先骏想下令宿营。

毛泽东不同意，他说敌人会去搬救兵，白沙不能久留。

苏先骏不好违拗，只好同意部队继续行军，走了20余里，来到一个名叫东门市的地方。

三团在东门市扎下，与当地的农民协会接上了头。听说工农革命军进村，全村群众都出来迎接，毛泽东要宣传队在村里贴了许多红绿标语，宣传发动群众。群众把藏起的大刀长矛都拿了出来。在三团的支持下，农协在四乡捕捉了8个大恶霸，开斗争会，分胜利果实。农民们喜滋滋地说：“革命军来了，亮了天，毛委员来了苦变甜。”

三团攻克白沙和东门市，震动了浏阳守敌张国威。

张国威已经把王兴亚的二团打得落花流水，这回听说来了个三团，晓得矛头又是冲着浏阳城的。他当即点拨两团兵马，帝上轻重武器，从南坑、仙人庙两个方向，以钳形攻势向东门市袭来。

二团在浏阳失利的消息，三团并不知道。这是悲剧所在。此时，毛泽东正在东门市同苏先骏研究，派人告知二团王兴亚，会同三团一齐攻打浏阳县城。

苏先骏同意毛泽东的决定，但他也摸不清王兴亚部此时的方位，于是派出侦察员。

毛泽东准备睡一会儿，他已3天3夜没合眼，太疲劳了。

二连长进来向毛泽东报告，群众想见他，有300多人在围山书院等他演说。

毛泽东没有推辞，下了床，正欲出门，又回过头对苏先骏道：“对面的羊古脑一定要派岗哨，那里地势高，出了问题不得了。”

苏先骏有点不耐烦，说：“请放心，我早已在羊古脑布置了哨位。”

其实他说的是假话，他根本没在羊古脑派哨，他觉得毛泽东虽是中央特派员、前委书记，但毕竟没打过仗，太谨小慎微

毛泽东一跛一跛地赶到围山书院。

群众欢声笑语相迎

毛泽东笑着朝大家挥手，亮开嗓门正要演说，远处突然响起一阵枪声。毛泽东判断出，是羊古脑那边传来的枪声。他侧过头责问苏先骏：“羊古脑到底派没派岗哨？”

苏先骏嗫嚅着说不清楚。

毛泽东沉着地对群众说：“不要乱，大家有秩序地撤离这里。”

他要苏先骏指派得力干部组织群众撤退，自己跛着脚出了书院。

正好，三营长汤彩云领着队伍跑步过来。毛泽东做手势要他们停下：“你们马上把羊古脑上的敌人消灭掉，只有这样，全团才能从东门市突围出去。”

“是！”汤彩云二话没说，领着战士们投入战斗。

占领了羊古脑的敌军，用强大的火力威胁着镇里，东、西两个通向外界的路口皆置于火力网中。

汤彩云领着两个连，从羊古脑右侧偷袭，到了半山腰，被守敌发现，子弹和石块飞泻而下，工农革命军战士一个个倒在血泊之中。

没有退路，惟有强攻。汤彩云大喊一声：“杀！”英勇地朝前冲去，战士们跟着营长，勇敢地跟上去。

“哎哟！”突然，汤彩云喊了一声，原来，敌人的一颗子弹射进了他腹部，肠子涌出了体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汤彩云一把抓起肠子塞进腹内，继续朝前冲。终于，羊古脑的火力被压住，革命军占领了这个山地，但两个连只剩下半个连，山坡上处处躺着革命军的尸体。羊古脑控制住了。镇内的革命军和几百群众得以撤出……关于三团的这次失利，史料有载。当年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的士兵张启龙回忆说：“由于我军敌情不明，又处于不利地形仓促应战，加之病号多，激战一阵之后，便向上坪方向转移。后来苏区群众证实，这支敌军就是被我军在东门市击溃逃到达符的一个营，由一个熟悉道路的反动分子带着他们抄小路来的。这次战斗，我部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主要教训是由于团领导干部疏忽大意，在初战胜利之后有些轻敌，警戒只放在东门通往达浒的大路上，山上的瞭望哨也只注意大路，以致使敌人能够乘隙进行袭击。”吴士薰回忆说：“东门战斗没有取胜的原因，主要是战斗时间长，从上午早饭后打到下午4时左右，秋天天气，时间不早了。毛委员当时决策叫我们撤退，撤出东门时候，仍是很有次序的。”

秋收暴动，中国革命史上悲壮的交响曲！

秋收暴动，人民武装对旧世界的豪迈宣战！

秋收暴动，震撼着整个中国社会。

请看 1927 年 9 月 21 日《申报》的一篇报道

《共产党大破坏湘鄂赣铁路交通》：9月12日长沙通讯。共党定于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在长沙举行大暴动计划，已经破获。自八月十三日起，直至今日，省垣形势，异常严重，顷又因9号湘鄂车在湖北蒲成一役，被共党勾结土匪，实行暴动，毁路劫车。10号，湘省境内赵李桥、羊楼司两站与距长沙15里捞刀河地方之路轨，均被暴徒拆毁，劫去公款、子弹。湘鄂交通，因而断绝，武长路至今不通。11号晚，株萍铁路易家湾与大托铺之间，电线亦被砍断，路桥拆毁，株萍路交通亦于12号起断绝。周代主席烟，因捞刀河、大托铺、易家湾，均在长沙附郭60里以内，足见共党在湘，确谋一种有组织的暴动，故中秋节虽已过，而戒严尤甚。兹将湘境内湘鄂株萍两路毁车情形，调查如左……

以上的材料，使我们从反面感受到了暴动发起时的情形。请看如下一组画面——之一：9月8日晚，从长沙开往武昌的列车，载着国民党某部军饷数万元，子弹4万发，由十几个兵丁全副武装押车。9日，列车驶至湖北蒲圻中伙铺地方，忽然出现几十个农军拦车。车停后，农军借口上车检查，将公款、子弹全部收缴，还解除了押车兵丁的武装……之二：湖南省委下令，9月15日晚上12点会攻长沙，长沙市行委在长沙县和长浏边界发动组织农民暴动。9月14日，长沙县普迹市几百农民暴动，围攻挨户团，占领团防局。浏阳沙市街几百人围攻沙市街团防局，夺枪60余枝，后开到丝竹冲向长沙县的高桥、学士桥进攻。春华山，农民们有步枪二三枝、梭镖七八百杆；九峰区，几十个农民持枪20杆、梭镖数十，冲进团防局。青山铺、福临铺、香王寺，千余农民向长沙进发，因失利而无奈退出，解散回家。株洲，毛泽东会见过的陈永清把近郊八迭农民发动起来，一支有株洲工人和八迭农民参加的百余人队伍攻下了团防局，占领了火车站，并在车站召开群众大会，贴标语，散传单。平江，罗纳川等收集了4枝步枪，拉起几十人武装，袭击了思村乡公所，夺得6枝枪，随后接二连三消灭地主武装挨户团。之三：我们来看看长沙市的情况——会攻长沙命令下达后，长沙县三区农民自卫军出发，15日下午到了捞刀河，士气高涨，准备膛过护城河继续前进。在此之前，他们约定与东路农民军会合。此时传来可怕的消息：东路失利，他们打进小吴门、杜家岭、陆军医院后，被何键的部队包围。原定9月15日晚分东、西、南、北四路攻城，东路是长沙东区、平江、浏阳一带农民；西路为宁乡、盖阳一带农民，但当北路才到捞刀河，南路才到猴子石，东路就被敌人打散，整个进攻计划被打乱。反动派发觉了打长沙的行动，派重兵把守要道。农军们散了，各自回家。于是，会攻长沙仅成良好的愿望……接着而来的是敌人对暴动的疯狂反扑，这里引用1927年9月21日汉口《民国日报》的一则消息：

《湘省当局计划扑灭浏平共党》

……长沙对河普迹（？）市方面，忽聚类似农人匪众数百，持有快枪数枝，梭镖数百，围攻该市挨户团，抢夺枪支，并声言为龚杰报仇（按：龚杰系该乡农协委员会秘书，经挨户团拿送长沙县，于阴历八月十四日夜连同共党首领王谦吉等一并伏法），幸团勇动作敏捷，放枪一排，冲锋逃出……15日夜，派清乡队二大队（枪200余枝）令该挨户团引道，由永安市迎头痛剿，并令麓山镇挨户团总团驰往普迹（？）围剿，当易消灭也。

《湘南最近防共与剿共》载录一名国民党军官向上峰的报告：

……职在高桥时，复据侦探报告，浏邑沙市街之匪，已分支窜到丝竹中，有枪60余枝……职只得星夜回局，再调全队向学士桥进剿。……匪窜学士桥时，肖蔚云因向羊麓咀调兵太远，遂就近请尊阳乡团局郑队长启明出队包围，今早已缴匪枪15枝……已令高山、明道、万寿、锦绣各区挨户团，将团兵集合黄花市，一面派清乡大队由黄花市左右翼包抄前进，一面电知浏平堵击，以免窜逃。对于各乡镇著名暴首，分别派队拘拿，俾免勾结为乱。昨日，先后解送来省者为下列各名……一并解交审判共犯特别法庭究办矣……

综上所述，无论是正规部队工农革命军的三个团，还是长沙及周围各县的农民武装，均未能实现湖南省委在作战命令中提出的16日会师长沙，不用

说，成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也就成了泡影。秋收暴动似一声霹雳响过中国的天空，霹雳过后，中国革命，又一次面临转折的重要关头。中国向何处去？

革命向何处去？

第七章 上坪决策，毛泽东下令会师文家市

不听劝，余洒渡再攻长寿街

兵退排埠，毛泽东再发“鸡毛信”

—

工农革命军三团退到了浏阳县境的上坪。这是个不大的山村，农民们都跑光了，村子里只有些老人。团长苏先骏吃了羊古脑的亏，多长了一个心眼。有的营长提出把队伍开进村子去，他不同意，命令在村外的石崖下宿营。而后派出班哨，把周围的路口和制高点都控制起来。

官兵们连续行军打仗，折腾了好几天，已疲惫不堪，一听说宿营，目不择地地倒在石板地上，摆开了一个个大字。打了败仗，士气低落，难得见到笑脸。更难办的是，打摆子的士兵越来越多，药品奇缺，不知如何是好。有的兵打摆子作冷，没有被子盖，就烧起篝火取暖。

苏先骏安排毛泽东住在山窝子一个狩猎的茅棚里。

毛泽东的伤脚化脓得更加厉害，坐在那个土轿子上，几次痛得发昏，他咬紧牙关忍住，没有哼出声来。抬轿子走在后面的战士心疼地说：“毛委员，你哼几声吧，哼哼好受一点。”“不，同病魔也是打仗，你打不赢它，它就打赢你。”轿子抬到了宿营地，士兵们把毛泽东扶进了茅棚。棚子里已用稻草铺了一张地铺，让毛泽东躺在上面。苏先骏要人用盐水为毛泽东洗伤口，毛泽东不依，他说伤口疼的原因是脓发胀，不挤掉脓，洗盐水没用。这时，张子清领了个人进来，说是第一营的士兵，略懂一点医道，派来给毛泽东治脚伤。那兵30岁光景，浑名叫月生仔，他看过毛泽东的伤，惊叫了一声，说伤口很深，十天半月难得治好。毛泽东道：“十天半月治不好，那就20天，30天，只要你有法子治好，我奉陪到底。”月生仔点了点头，出到茅棚外，从雷公树上扯下一根芒刺，回到毛泽东身边，要他闭上眼睛。毛泽东听话地闭上眼睛，月生仔将芒刺用力朝他的脚伤刺去，一包脓血霍地涌了出来。毛泽东顿觉轻松，疼痛似消除了许多，他高兴地道：“真是妙手回春。”苏先骏送上盐水，月生仔用盐水为毛泽东洗了伤口。苏先骏问，“你身上有草药敷伤口么？”“没有。”月生仔道，“头发灰可以当药。”“那你不早说。”张子清从一枝枪上取下刺刀，从自己头上割下一束头发。士兵们见状，都纷纷把自己的头发割下。月生仔把头发收拢，用火烧成灰，敷在毛泽东伤口上，然后用布包扎。“你可以到卫生队嘛！”毛泽东道，“我们队伍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土郎中。”他从稻草铺上起身，竟可以跛着行走。“别动，你应当歇着。”苏先骏道。“我在轿上歇了一天了。”毛泽东道，“你陪我到宿营地看看士兵。苏先骏不愿让毛泽东看到败兵的狼狈相，不让他出去。正在这时，哨兵进来报告，说是捉住了一个可疑分子，那人非要见毛委员不可。“领他来见我！”毛泽东道。少时，“可疑分子”被领了进来。苏先骏一眼就认出那人是一团的陈毅安。陈毅安是一团军需股股长，见到毛泽东，落下了眼泪：“毛委员，余师长派我来找前委汇报真情，我们一团败得好惨哪！”他一五一十地把一团这些天的战事作了汇报。毛泽东耐心地听着，脸上没有表

情。但他的内心颇不平静，余洒渡不到铜鼓配合三团行动、而改攻平江，他本来就恼火；未经他毛泽东许可，余洒渡又收编邱国轩部，养虎为患，他更不能容忍，但余洒渡毕竟是一师之长，毛泽东不便当着下级们的面骂余洒渡。“陈毅安同志，你知道二团的情况么？”毛泽东问。“我在路上听人说，二团全完了，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陈毅安的嗓门压得很小。闻者皆惊。毛泽东严肃地说：“苏团长，你马上召集连以上干部，我要开个会。”“好！”苏先骏吃了败仗，再不敢傲慢，乖乖领命。苏先骏通知连以上干部开会后，得知上坪村没有敌情，上山躲避的农民们听说开来的是工农革命军，都欢欢喜喜回了村。苏先骏这才下令队伍进驻村里，毛泽东也由材外的茅棚搬到村里一栋新屋。虽然时已黄昏，但毛泽东仍看出这个屋成色很新。他说：“我不住这么好的房子，给我找另一个地方。”苏先骏说：“这栋房子的主人陈锡虞是你朋友，是他要求让你住在这里的。”“陈锡虞？”毛泽东想了想，“哦，他是我读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他人呢？”“毛委员，我在这里！”陈锡虞早候在屋里。“什么毛委员！”毛泽东道，“还是喊我老毛吧，锡虞呀，你在哪里做事呀？”“我在三团当参谋！”陈锡虞道。“哟，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落脚谋生！”毛泽东歉意地，“我今天才晓得，真是眼睛长到脑顶上了，你为什么不找我呀？”陈锡虞嘿嘿干笑。“哟，怕别人说你拍毛泽东的马屁？”毛泽东从“轿子”走下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还是那个禀性。今晚开过会，你我好好摆摆龙门阵。”说完，毛泽东转过脸，问苏先骏，“干部会准备得怎样？”苏先骏回答：“已经通知了，吃过晚饭他们就会来。”毛泽东道：“吃么子晚饭？你派人买点红薯来，边开边吃。”“好！”苏先骏嘴上应得好，心里犯嘀咕：我苏某人乃一团之长，你把我当勤务兵使了。当然，他不敢说出声来。这是9月14日晚，具有历史意义的上坪会议，在这间普通的农舍里召开。三团的连以上干部，能来的都来了，大家都十分关注这次会议，吃了败仗，部队士气低落，今后命运如何，革命还要不要进行下去，人们带着一团团疑云聚在这里。见了面很少有人打招呼，抽烟的人不少，劣质烟叶燃烧出来的烟味熏得人流泪。有的人不抽烟，也向别人讨来一张草纸，一点烟叶，卷起喇叭筒来。毛泽东也点着一根烟，环视屋内，目光从每一张脸上移过，说：“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大家这是怎咯呀？胜不骄，败不馁，打了一个败仗，就像霜打茄子，这算啥子好汉。唐僧西天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你们才经历了几个难呀？”毛泽东的话使气氛渐渐活跃起来。苏先骏说：“刚才毛委员所言有理，大家都是带兵的人，带兵的人都趴下了，那当兵的不是要躺下来么？胜败是兵家常事，这一仗没打好，下一仗再打，省委要16日会攻长沙，我们不能松劲……”毛泽东重重地咳了一声，显然是对苏先骏的接话不满意：“是的，同志们，气可鼓，不可泄。但我想同大家商量的是，16日攻打长沙还打不打得？打得，怎样打？打不得，该怎么办？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今晚的会，也可以说是诸葛亮会！”“我说两句！”陈毅安抢着发言，“我看这长沙攻不得了。”苏先骏瞥了陈毅安一眼：“你是一团的军需股长，这是三团的干部会。”“一团的同志也可以讲。”毛泽东纠正了他，“不管是哪个团的，对这个问题都有发言权。”陈毅安有毛泽东支持，来了劲，把一团的遭遇、邱国轩的叛变、沿途敌人的部署全摆了出来，最后得出结论：长沙要打，但眼下条件不成熟。“对！”张子清接着说开了，“陈毅安说的我赞成，汤彩云同志打仗把肠子都打出来了，他牺牲前没说别的，只说了一句，‘不是我怕死，这样的仗打

不得哟’……”提及汤彩云，众人陷入悲哀，屋角还响起轻轻的抽泣。苏先骏道：“汤彩云同志死得很壮烈，他是条铁汉子。打仗嘛，哪有不丢命的。”这话是针对张子清的，苏先骏是团长，他说话的语气带有一定的威胁，不让张子清再往下说。但张子清并不惧怕，他虽不是黄埔生，但作为广州农讲所的学员他也参加了北伐。当时，湖南省党部要求将一部分学员派回湖南工作。毛泽东亲自圈定了50个学员，张子清就是其中的一个，这50个学员组成了北伐宣传队。临出发，毛泽东找张子清个别谈话，嘱他于革命要做到三条，一、在工作中要经得起困难的考验；二、在思想上要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三、要注意作好调查研究工作。他关于眼下打不打长沙的意见，正是按毛泽东对他的第三条要求，进行了调查研究的。他说：“我们工农革命军的三个团，而今只剩下两个团了，第二团被打散，王兴亚团长连人影也不见了，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当前不是打长沙的时机么？”突然有人鼓掌。众人注意到，鼓掌的是毛泽东。毛泽东一带头鼓掌，赞同张子清观点的人都跟着拍响了巴掌。张子清激动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向他点点头，然后开始讲道：“是的，同志们。仅仅几天的工夫，我们三个团被敌人吃了近两个。湖南省委根据中央的决定，9月8日发布了夺取长沙的命令，依据是长沙城内敌人力量薄弱。军阀许克祥和唐生智发生冲突，唐的部队大半在湖北、安徽一带与蒋介石、李宗仁对峙，留在湖南的又多调往湘南防范勾结广东军阀的许克祥部。湘东敌军比较空虚，只剩两个团的兵力，形势于我有利。但是，现在看来形势急剧变化，敌人已很快发现了我们打长沙的意图，他们加紧了对长沙的兵力部署。据悉，长沙已增兵至9000人，6500余枪，江西的朱培德也向萍乡增兵。长沙周围的铁路，我们进行了破坏，但破坏不彻底，最近两天又修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还硬着头皮打长沙，会把最后一点老本都输光的。作为前委书记，我必须时这支部队负责，我决定，停止攻打长沙，一、三团两支邻队迅速到文家市会师。”听得出，毛泽东的决定不是即兴发言，乃是经过深思熟虑所作的决定。苏先骏霍地起身，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也许他自知说也徒劳。从会场的气氛看得出，连以上的干部们大多数都赞同拥护毛泽东所作的决定。张子清带头鼓掌。干部们跟着鼓掌，热烈的掌声划破了村野静寂的夜空。毛泽东站起来，习惯地挥着手道：“下一步怎么办？我出个题目给大家做，等到一团来了，我们再开个诸葛亮会。”这时，毛泽东发现屋外站满了士兵。原来，士兵们都十分关注这次决定部队命运的大会，自觉不自觉地围向了这栋小屋。散会后，士兵们听说不打长沙了，差点没欢呼起来。毛泽东布置干部们向士兵传达他的决定，以稳定军心，只留下了陈毅安。陈毅安说：“毛委员，你的决定是对的，我这就回团部向余师长传达。”“慢点。”毛泽东道，“我给余师长和卢总指挥写一封信，要他速带队伍到排埠来集合。”说毕，他要人拿来毛边纸和五倍子水，书了两封密写信。一封信交人送长沙给彭公达，一封信交陈毅安面交余洒渡。陈毅安将信藏进夹衣内，告别毛泽东回台庄去了。送走了陈毅安，毛泽东仍毫无倦意，这时已是深夜了，秋风吹得外面的树沙沙作响，他想起应该找老同学陈锡虞聊聊。陈锡虞给毛泽东泡了一碗粗茶。毛泽东问：“我们分手有10年了吧。”“整整10年。”陈锡虞怀着一种敬慕的心情说，“你的行踪我一直晓得，只是不敢来惊扰。”“天底下的同学情犹如手足情。”毛泽东道，“作为老同学，你给我参谋参谋，我刚才作的决定，合不合时宜。”“合时宜。”陈锡虞肯定地说，“我们脚下，只剩这条路好走了。”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陈锡虞以为毛泽东累了，起身要出门。“你莫走，我们还没聊呢。”毛泽东以一种怀旧的心情说，“我在想我们同学时的那些事……”陈锡虞亦被勾起往事，他念起了一首诗：“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毛泽东接吟：“‘涤荡谁氏子？安得辞浮贱！’锡虞，你还记得我写的这诗，前几句连我自己也忘了，多亏你还记得。”陈锡虞说：“那是你做了《明耻篇》的演说之后写下的。”

“是啊，一晃就十几个春秋了。”毛泽东感慨系之，“那年，段祺瑞派陆军次长傅良佐到湖南作督军，后来开始了又一次内战——护法战争。长沙城搅得鸡飞狗跳，军队占了校舍，教育没人管了，不少学校关门停办……”

“我们第一师范，幸亏你把学生组织起来护校。”陈锡虞也回忆说，“那时我是护校队员。”

“对！”记起了往事，毛泽东很兴奋，“我们就是那时光认得的，你拿了一根棍子，我说棍子太细太短，要换粗一点长一点的。”

陈锡虞笑出声来。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斗争，也是第一次懂得军事的重要。”毛泽东由历史的深处，又回到现实的今天，“而今我才明白，这军事里头学问也很多，这次三团的败北，不能全怪团长，我毛泽东坐镇这个团，也有责任的。”

一种深深的自责，困扰着毛泽东。

陈锡虞道，“太晚了，你该歇息了。”

“不，你把苏先骏请来，我要同他谈谈，这几天我脾气也不太好，骂他骂得凶。”毛泽东道。

二

陈毅安星夜兼程，赶回台庄，以转达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指示。但到了目的地，他傻了眼，一团的驻地空空如也，一团不知去向。问了几个老乡，皆不晓得。

陈毅安急得直跺脚。光急不是办法，细细一琢磨，估计余洒渡不服气，领着人马又去打长寿街了……陈毅安的估计没有措。为了明确一团的下一步行动，卢德铭派出陈毅安前去请示毛泽东。但陈毅安一去几天不见回，余洒渡显得不耐烦了。他冲着卢德铭说：“等，等，等，等到什么时候？眼下全团官兵都憋着一肚子气，这次的败仗吃得太冤枉了，我们不能耗在这里等敌人来打，应当主动出击！”“主动出击？打哪里？”卢德铭反问。“打长寿街，将平江城连锅端！”余洒渡急不可耐。“兵忌盲动，要接受教训。”“教训，教训！”余洒渡一听教训就像触了他的伤疤，“不能吃一次亏，就吓破胆，如果陈毅安今晚再不见归，明早必须采取行动。”卢德铭耐心地说：“毛泽东是前委书记，应当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定夺。”余洒渡振振有词：“16日会攻长沙是湖南省委的命令，时不我待，误了期限，谁负得了责？”卢德铭由于刚回来不久，对分路会攻长沙不甚明了，面对余洒渡的固执，一时也没办法，惟一希望的是陈毅安尽早回来。余洒渡脑子灵，办法多，他背着卢德铭，找了几个心腹，动员了一些士兵到师部请战，吵吵闹闹的，把屋子都要震塌：“卢总指挥，攻打长沙，我们不能等了！”“我们不在台庄等死，我们要报仇！”“你们当官的不打，我们去打！”“再不打，老子把师部的旗子撕掉！”卢德铭目睹此景，气得脸色铁青，几次想掏出枪干预，想想又忍

住了。等到第二天，陈毅安仍不见归。余洒渡为显示他师长的气魄，说到做到，一声令下集合人马，向长寿街开拔。卢德铭虽是总指挥，但军权已交余洒渡，不好强硬干预，只好跟着队伍出发。师部参谋罗荣桓和何长工俩人余洒渡的此举十分不满，他们找到卢德铭。罗荣桓反映：“总指挥，余师长有点蛮干了，你应当制止呀！”何长工说：“出了岔子，悔之晚矣。”卢德铭摇头说：“不瞞二位，余洒渡过去当营长，我当团长，他听我的；而今他是师长，我这个总指挥难指挥他啰。”罗荣桓和何长工一合计，追上前找到余洒渡，指出不能冒险去攻长寿街。余洒渡一心想把金坪败仗的面子挽回来，岂把罗、何俩人放在眼里，没听完就说：“你们怕死，可以下去，给我把枪放下，另谋它就。”说毕掉头就走，冲到队伍前头督阵。走了个把时辰，队伍进了一个山谷。背后突然响起喊声：“余师长，我回来了！”余洒渡停下。陈毅安气喘吁吁地跑上前，一个劲地嚷：“停下，部队停止前进！”余洒渡没好气地问：“你找到前委啦？”陈毅安道：“找到了，这里有一封信给你。”“苏先骏写的？”余洒渡问。“不，是毛委员写的。”陈毅安撕开夹衣，亮出密信，交给余洒渡。这时卢德铭也赶了上来。余洒渡走到溪边，用水把五倍子写的密信浇湿，毛边纸上遂出现了一行行字迹。毛泽东在这封信上说，第三团在东门作战不利，第一团已在金坪失败，要师部和一团向文家市进发，与第三团会合。卢德铭阅信心喜。余洒渡阅信后沉着脸，半晌无语。部队停在路上，晒得难受，一个营长过来向余洒渡报告：“师长，怎么不走啦？”余洒渡不耐烦地摇了摇手：“不打长寿街了，向后转——”卢德铭吹响了哨音，下达口令：“全体注意，向后转，跑步走！”毛泽东在上坪开过会后，次日便下令将三团开往排埠，打算在排埠等一团来会合，一块向文家市集中。但等了两天，就是不见余洒渡率人马到达。毛泽东又写了一封鸡毛信，一般情况下，部队是不发鸡毛信的，这封信的措词比上封信更激烈，含有批评责怪之意。信上写道：“余师长，为何许久不来，真是误事不少，务于明日上午前赶到排埠……前敌委员长毛。”从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焦灼与怒气。派人送出信之后，毛泽东找来张子清，说：“我们即将到文家市集合，你带一个连，去把那儿的团防队打掉。”张子清遵命，迅即领了人马投入行动……

第八章

张子清出奇兵捣毁团防局，
工农革命军一、三团会师文家南

余洒渡力主“取浏阳直攻长沙”，
毛泽东决断兵退湘南

—

张子清深知收复文家市的重要，因为毛泽东定下在那里会师工农革命军。只要打掉了文家市的敌人，就会为会师扫平了障碍。

想到此，他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但他有决心挑好。他张子清有个禀性，认准了要干的事，不成功不罢休。

他是湖南益阳桃江镇人，桃江镇有座桃谷山，桃谷山上有个天问阁，那天问阁是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修的。2000多年前，屈原于此写就千古吟唱《天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冥昭懵暗，谁能极之……”他从小就能背诵天问的句子，他是将门之子，他立志像屈原那样为国为民忠贞不渝。1920年他才18岁，他在湖南讲武堂学成毕业，教育长宣布任命他为连长，可驻军头目肖昌炽小瞧他，道是：“资历不足，功名未立，当连长再俟它日。”他驳斥道：“甘罗12岁为上卿，李世民18岁当元帅，你莫小看年轻人。”肖昌炽虽无言以对，张子清还是没当上连长，被派到益阳县厘金局当局长。厘金局是世人眼中的肥缺，张子清则不然，他立志从军，不愿在名利场上角逐。在当厘金局长期间，他一身正气，为人所不解。不少好商巨贾，为了使违禁品能过关，一个劲地向厘金局的人行贿，金银细软，应有尽有。张子清非但自己拒贿，同时严伤下级拒贿，违者严惩不贷。他的此举惊动官府，幕僚们也都嘲讽他。官场的腐败令他深恶痛绝，仅当局长7天，他就把局长官印悬于办公房梁上，弃官而去。后来，他终于被军界启用，担任零陵镇守使上尉副官，不久，改任湖南陆军十二区司令部上尉副官。到了军界，他才发现，这里一样黑暗，司令官肖昌炽克扣军饷，虐杀士兵，无恶不作。这个肖昌炽，就是当年阻挠他当连长的“混世魔王”，张子清秘密串联于应祥等人，贴出“士兵宣言”，发动了平江兵变。由于敌人的血腥镇压，兵变失败，他在飘泊辗转中找到了表哥夏曦，从夏曦那里知道了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他受到了莫大鼓舞，回到坂溪，发动100余农民，成立了专与官府和土豪劣绅作对的桃江游击队，把桃江恶霸何一宇的团防局80余人打得一败涂地。这支骁勇善战、神出鬼没的游击队与毛泽东领导的“反赵大同盟”遥相呼应，成了反对军阀赵恒锡的一支生力军。后来，桃江游击队编进了周铁鞭部，该部原是杂牌军，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张子清愤然离去，剩下子身一人。苦闷中，他求索着真正的救国救民道路。黄埔军校招生，他被录取，来到广州，得知毛泽东这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他便弃黄埔而进了农讲所。他人生的重大转折开始了。毛泽东、邓中夏、挥代英、肖楚女、张太雷等讲授的课程，为他打开了知识与真理的大门，尤其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令他顿开茅塞，他对毛泽东向来是敬佩的，他在《向导》、《湘江评论》等杂志上读过毛泽东辛辣犀利、切中时弊、痛快淋漓的《民众大联合》，他认定毛泽东会有大作为，会是拯救苦难中国的一位伟大……而今，他张子清成

了毛泽东的部下。而今，在紧要关头他领受了毛泽东的军令。他走在最前，领着一个连的人马急行军。离文家市只有8里了，张子清忽然听见路边有哭声，他侧过头看，是个老婆婆在哭，老婆婆手拎着一只篮子，她从篮子里往地上放纸钱和香、烛。张子清下令部队停止前进。他走到老婆婆面前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老婆婆正哭得伤心，回头一看，路上站满了当兵的，吓得直哆嗦。“老人家，莫怕，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张子清和颜悦色地说，“我们是为老百姓出气的。”老婆婆一听“工农革命军”，喜出望外，但旋即又伤心地哭了：“你们来迟了，来迟了！”老婆婆抽泣着告诉张子清，她的外甥被文家乡大恶霸孙阎王捉住，今天逢圩日要当众开刀问斩，她在村外烧些纸钱，送外甥上路，怕他到了阴曹没钱用……张子清当即悟到，老婆婆的外甥一定是革命者，就说：“老人家，你莫哭，我们这就去救他！”老婆婆道：“孙阎王说是午时三刻开刀，怕是不行了。”张子清看看天空，太阳升老高了，问：“这里到文家市有没有近路？”老婆婆指左边：“从这儿去有条砍柴的小路，独木桥断了，好几年没人走了。”张子清灵机一动，对一连长说：“你带队从正路直插文家市，我领5个人抄小路走，一定要把人救下。”一连长应命，带队上路。张子清领着5个战士，朝老婆婆指的那条砍柴小道奔去。这哪里是路哟，虽是秋季干燥时节，长满苔藓的石壁又陡又滑，张子清恨不能插翅飞过这座野岭。他深知此举的重要，只要救下了老婆婆的外甥，对打击反动派，对发动文家乡群众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样，毛委员就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来会师部队。“营长，路断了！”战士郭九生惊呼。张子清一看，果然路断了，连接两座山崖之间的那根独木桥已腐朽，只剩下一小截悬在那儿。“打回转吧。”不知谁轻声说。“放屁！”张子清大怒，“就是飞也要飞过去！”他仰头发现了一些从崖顶上往下长的藤子，眼睛一亮：荡藤过崖！他来不及征求战士的意见，抓住了一根山藤。“会断的。”一个战士说。战士的提醒有道理，万一藤子断了，掉下深崖必得粉身碎骨。然而，张子清顾不得这些了，他要荡藤。“让我先来，我死了不要紧，我家还有哥哥弟弟！”郭九生过来抢藤子。“不！”张子清咬紧牙关，双脚使劲一踮，人悬空了，他奋力朝对面荡去。他的身下是深渊，藤子发出啪啪的声响，战士们以为断了，几乎是哭着喊：“营——长！”然而，张子清成功了。他把藤子甩过来，要战士们如法炮制。郭九生抓住藤子，也荡了过来。但，当他落在对崖时，藤子断了。还有3个人过不来，张子清毅然说：“你们3个从老路走，我和九生先进镇子。”过不来的3个战士知道：张子清和郭九生俩人进镇，该要遇到多大的风险？然而，张子清这样决定了……此时的文家市里。孙阎王已摆开杀场。孙阎王原名孙发逊，是伪清乡主任、团防局长，他是这一带有名的恶霸，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大革命中，陈盛龙揭竿而起，拉起了一支农军，打了孙发逊的土豪，分了他的田地。马日事变之后，孙阎王回来了，组织清乡委员们，拉起团防局，对革命群众实施血腥报复。陈盛龙的农军被打散。由于叛徒告密，农军头领陈盛龙被活捉。今天，孙阎王要在当圩之日将陈盛龙开肠剖肚。他已在周围布了团丁，把逢圩的农民都往杀场赶。来个“杀一儆百”，“杀鸡吓猴”。陈盛龙被打得遍体鳞伤，孙阎王把他绑在土台子的一根柱子上。土台子前有一只香炉，炉内有一支香，只要香一点完，孙阎王就要开斩。香，点得只剩下一个火头了，孙阎王狞笑了三声，朝着举起贼亮大刀的刽子手，正要喊“杀”，远处突然响起一声：“刀下留人——”孙发逊不知来了谁，愣了一下，“杀”字尚未出，响起枪

声，举刀的刽子手“哎哟”一声倒了下去。张子清在节骨眼上赶到了，他击毙了刽子手后，大喝一声：“我是工农革命军！”杀场乱了套。孙阎王虽然心里发憊，毕竟见过场面，他旋即组织团丁应战。这时只有张子清、郭九生俩人，但敌人不明虚实。张子清奔向绑陈盛龙的柱子。场地上人挤人，人压人，一片混乱。突然，张子清感到左手发麻，他中弹了。孙阎王已发现革命军人少，举起盒子枪，占领了一块高地。团丁们在混乱中找不到射击目标，孙发逊指挥他们朝土台子打，但张子清已将陈盛龙背走。孙发逊站在高处，看见了张子清背陈盛龙，遂领团丁杀来，要抓活的。军号嘹亮，杀声震天，一连长已领全体人马杀进文家市。工农革命军英勇作战，一个个如下山猛虎，把团防局的团丁杀得哭爹喊娘。孙阎王见势不妙，拔腿欲逃。张子清把陈盛龙交给战士们后，沉着果断地指挥战斗。退向镇头的团丁遂被张子清的人马堵住。孙阎王的腿被打断一条，郭九生上前将其捉住。擒贼先擒王。孙阎王落了网，团防局成了一盘散沙，工农革命军战士不消半个时辰，便将其一一擒拿。这一仗下来，逮住50个团丁，打死20几个，算得上大获全胜。孙阎王残害共产党人的杀场，而今成了审判刽子手的所在。群众闻说工农革命军赢了，喜从天降，一个个奔来看热闹。张子清主持召开公审大会。陈盛龙上前给了孙阎王几个嘴巴，建议工农革命军杀掉孙阎王，农民们齐声附和：“杀掉孙阎王——”张子清叫来郭九生速向毛泽东报告，然后代表工农革命军宣布枪决这个十恶不赦的恶棍。文家市沸腾了，亮天了，这个位于湘赣边界、群山环抱的小山村，成了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走出误区的新起点……

二

给余洒渡发出了第二道会师文家市的命令之后，毛泽东率三团离开排埠，17日达田心村。苏先骏提出休整一天，待一团到后再向前运动。毛泽东不同意，说：“狡兔尚且三窟，我们不能在这个毫无把握的地方落脚。”遂率部继续行军。18日，进入一个名叫墩的村子，毛泽东连村也不让进，因为此时天刚黎明，不要惊动了村民。这时，郭九生从文家市方向赶来向毛泽东报告：文家市的钉子已经拔掉，群众都发动了，粮食也已准备好。毛泽东大喜，对苏先骏道：“张子清会办事，他立了头功。我们好比有了一张椅子，可以坐下来歇口气了。”这天是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一军一师三团开进文家市。张子清来见毛泽东。毛泽东拍着张子清的肩膀，没有多说，从表情看得出，毛泽东对他很满意。月生仔到镇上转了转，回来报告：“我想买点伤药给毛委员敷，可铺子全关了门。”毛泽东说：“你到街上喊，就说革命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不抢商人，他们一定会开店门的。”月生仔照毛泽东说的去做，镇上的铺子果然都陆续开了店门。他买了几剂药粉，来给毛泽东敷。毛泽东在想心事，不愿换药。毛泽东想什么心事呢？他在想一团为何至今不见？他已去书两封，算得是两道金牌，可两道金牌竟召不来一个下属，你说他恼火不恼火！他要人送来纸笔，准备写第三封信给余洒渡和卢德铭，还没落墨，就听得外面有人说：“一团的人马到了！”毛泽东一听，喜上眉梢，对余洒渡的怒气消了许多，这时想到的是：或许一团在行军中遇到特殊情况，耽误了时间。毛泽东拿起棍子，一跛一跛的欲出去看望一团官兵，却见苏先骏领着卢德铭、余洒渡、余贲民等一团的干部已到门前。一一介绍后，毛泽东笑道：“好事多磨，相见不易，你们来得正是时候。”

余洒渡幽默地说：“毛书记连下两道金牌，好吓人哩，误了，肯定是要开刀问斩的啰。”毛泽东笑道：“宋朝天子下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为的是投降金兵，我召你们，可不是要投降，而是干革命呀！”余洒渡无词以答，显出尴尬表情，一番见面语就看出毛泽东不凡。卢德铭打破僵局，向毛泽东报告了在汉口找到向警予，中央命令他回部队担任总指挥等事。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特委已将你的情况告知我，我们这支部队，总指挥非君莫属。”余洒渡道：“毛委员说得对。今后两个团合在一块，卢总指挥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卢德铭深有愧色地说：“我们这个师本来有三个团的，可眼下到文家乡集中的不到两个团……毛泽东说：“二团本来声势最大，攻萍乡、占醴陵，一鼓作气拿下浏阳，但占浏阳不到一天就几乎全军覆没，王兴亚也下落不明。我已要苏先骏派人找寻他们，哪怕只找到一个人也好，一个人就是一粒革命的火种哟！”其实，在毛泽东同卢德铭议论王兴亚时，王兴亚已来到离文家市不远的的一个山冲子。然而，浏阳惨败后，他灰心丧气，非但不收拾残部以东山再起，连自己也逃个不知所之，近百名战士跟着他逃。9月19日，逃经离文家市只有几里的这个山冲子时，完全与前委失去了联系的王团长，不知道毛泽东已指示队伍会师文家市，更不知一、三团此时已会师文家市。相隔仅数里啊！据说，当时有的士兵向王兴亚建议，到文家村去弄口热饭吃。如果王兴亚听了这个战士的话进了文家市，那便是另一番光景了。他能以二团的名义与一、三团会师，他也许在尔后还有惊天动地的建树。但他偏偏没有受到命运女神的青睐。他与命运女神擦肩而过。他臭骂了那个士兵一顿，瞪着眼睛说：“老子现在不是什么团长了，大家不用跟我，就在这里散伙吧！”几个兵跪下乞求王兴亚：“团长，带上我们干吧，日后会出头的！”王兴亚动怒了：“滚，都给我滚！”树倒猢狲散。王兴亚单枪匹马走了，近百名士兵也散了。王兴亚，这颗秋收起义中曾经是最耀眼的星，变成了一颗流星，只在夜色中留下一道短暂的光，来也匆匆，也去匆匆……虽失去了二团，但一、三团会合后仍是一支不小的武装。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即决定，前敌委员会在里仁学校后栋的一间教室里开会。师部参谋何长工从土豪家弄来一盏汽灯。炽热的灯光把会场照得如同白昼。这是前敌委员会组成后的第一次会议，也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它被一百次、一千次地写进了中国现代革命史，今后的子孙们在编写这段历史时，也无论如何不会遗漏这辉煌的一笔。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9人，他们是毛泽东、卢德铭、余洒渡、余贲民、苏先骏……这是革命存亡关头的重要决策会议。毛泽东庄严地坐在讲台上，宛若一座石雕，两道深邃的目光，增添了会场的严肃气氛。余洒渡对一、三团的会合也很高兴，虽然攻打长寿街半途而废，但现有两团人马，他这个师长还是能发挥作用的。有人说好大喜功是黄埔生的通病，他余洒渡不信这个屁话，他从小就练就一副自信，这种自信铸造出他的血肉般的坚强，如果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他不把这种坚强发挥出来，那他就枉活了这么二十几年。他等待毛泽东的决策。毛泽东说话了。那口吻带着深沉的感慨：“很不容易呀！我是说今天开这个会很不容易。师部成立至今久矣，今天算是第一次面对面的开会。作为前委书记，我有个反省，我们这次暴动为什么失利了，首先一点是不应当分兵。一个团打一个地方，焉能不败？当然，话还得说回来，尽管我们失利，可我们的暴动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豪绅阶级，在乡村中造成了土地革命的声势。今晚我们商议一下，我们下一步怎么走？”余洒渡接着发言，情绪显得激动：“毛委员说的，我同意。不过……”他轻轻咳了一声，

“不过，失利不等于最后的失败。省委在9月8日下达了会攻长沙的命令，这也是中共的命令。迄今为止，我们未能实现这个命令，我这个师长有愧于中央。9月16日过去了，但不攻下长沙，我们决不能收兵……”毛泽东预料到这位师长会坚持这个意见，未动声色，任他讲去。余洒渡继续说：“如何攻打长沙呢？刚才毛委员说的另一点我也赞同。那就是，一个团打一个地方，分散了兵力。我们现在会师了，两个团合在一块儿出击，这就等于两手攥成一个拳头，力量无比！”他挥了挥拳，以显示他的决心。“所以本人以为，”余洒渡提高了嗓门，说，“合兵一起，我军可取浏阳，直攻长沙！”苏先骏为其振奋，马上附和：“余师长高见，合兵取浏阳攻长沙，为时不迟，也同中央和省委的决议合拍，我同意！”“我反对。”卢德铭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合兵一起，表面看是力量大了，但两团均为失利之师，伤痕累累。一团在金坪辐重全丢，损失惨重；三团在东门久攻不下，牺牲较大，还有许多病号，而且，暴动之初，敌军是仓促应战。眼下，我们的意图敌人全部明了。以我伤残疲惫之师，攻强大有备之敌，是兵家大忌，若盲目冒进，无异于以卵击石。”“难道我们丢下长沙不打了？”余洒渡仍坚持他的主张，“难道我们受点挫折，就退却不革命了吗？”“难道我们的教训还不深刻吗？难道非把我们仅存的一点点老本拼光才舒服吗？”余贲民反唇相讥，“我同意卢总指挥的意见，合兵一起，不能再盲打了，不能再拼命了，我们要对革命负责，要对剩下的2000士兵负责。”争论不相上下。毛泽东点着一支烟，说话了：“现在有两种意见，一是打长沙，一是不打。究竟打还是不打？敝人发表一点见解。我是赞成卢总指挥的意见的，他从军事角度讲得很清楚了。我在上坪说过，省委下达9月16日会攻长沙的命令，是因为当时长沙城内敌人力量薄弱，现在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长沙的敌人不薄弱了，强大了，难道我们不当改变目标吗？古代有个‘刻舟求剑’的笑话，那个刻舟求剑的人是个傻瓜，难道我们今天也来重演刻舟求剑，当那个傻瓜么？”诚然，省委还没有收回攻打长沙的命令。我已把这里的实际情况写成材料向省委、中央报告了。长沙再打下去，要死更多的人。二团的覆没是血的教训，我相信省委是会实事求是地改变决定的。”余洒渡几次想插话，想想又忍住了，他似乎找不到妥帖的话反驳毛泽东。从与会者的表情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话得到半数以上人的认同。“刚才余师长所言取浏阳直攻长沙，我认为断乎不可，盲人骑瞎马，其后果卢总指挥和余贲民同志都讲得很清楚了。”“诸位会问，既然长沙打不得，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在安源张家湾的会上，王兴亚同志提出了井冈山可以落脚，据他介绍的情况，算得上是个好去处。但我们毕竟没有到实地考察过，加上王兴亚已找不到了，兵退井冈一事暂时按下不表罢。”“我倒有个主张，那就是‘南下湘南一带，寻机上山’，我这个人喜欢山，《尚书》上有句话说：‘深山大泽，龙蛇生焉。’靠了山就像是龙下了海，施展的天地就大了。”毛泽东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用得发皱的地图，摊开，“湘南地区位于湘、粤、赣交界之地，山多，利于占山为王实行割据。”前委会开到深夜，除余洒渡坚持他的取浏阳、直攻长沙外，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前委委员的通过……这里有必要作一点说明：有人说，毛泽东在文家市作出了上井冈山的决定，实为穿凿附会。1927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当省委书记时就十分重视湘南，并到衡山、郴州作过调查，7月，他拟定了《湘南暴动大纲》，中共中央在8月通过此大纲，并任命毛泽东为书记主持湘南工作。他对湘南地理环境熟悉，对那里的群众有感情。当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

昌，下落不明时，毛泽东说“惟有湘南是该部队的希望之地”……可以说，毛泽东在文家市提出兵退湘南，是顺理成章的。9月20日，早饭过后。工农革命军2000余人马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召开会师大会。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让我们引用当时在工农革命军三团当过战士的黄某的有关回忆吧——

“毛委员讲话了。他首先讲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为什么要打仗和为谁打仗。他谈到了蒋介石如何背叛了革命，正在大肆地屠杀革命的工农群众。他号召我们，为了反抗敌人的血腥屠杀，继续完成革命事业，必须坚决斗争到底，除此以外，再也没有第二条活路。而要和反动派作斗争，就一定要有枪杆子，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只要有革命武装，什么事都好办了。但是，建立一支坚强的革命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要求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毛委员讲到这里，特别提高了嗓音说：“现在我们打了几个小小的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常言道，胜败是兵家常事，打了胜仗别大意，打了败仗也别泄气。何况我们并不孤立，我们的革命事业受到湘、鄂、赣、粤和全国各地工农群众的拥护，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有些人经受不住失败的考验，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这也算不了什么，他们早晚会后悔的，部队里少了这些三心二意的人，只会更加巩固。中国有句俗话说‘万事起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能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把这一关度过去，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毛委员接下去说：“大家都很想进长沙。只是目前长沙那样的城市，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我们要找个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站住脚跟，养精蓄锐，和敌人干下去……”当年在三团当过兵的李景全回忆说，“毛委员在文家市集合部队时说了，‘我们好比一个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小石头要打烂那个大水缸，将来总有翻身之日’！”文家市会师后，紧接着开始的是战略转移。此举是毛泽东的杰作，毛泽东把十月革命的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暴动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第九章

手泽东来信：“我们不准备包围长沙了，长沙暴动也不必要了，停止吧！”

林林总总事，沉沉伏伏路：彭公达作决议放弃打长沙

“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马也尔急告中共中央

—

“林林总总事，沉沉伏伏路。”

这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写的条幅。彭公达的草书素以挺拔刚劲出名，可眼下的10个字竟含着怨艾与叹息。他觉得很不满意，一把揉成一团，想了想，他没有把纸团抛掉，复又展开，目光没射向条幅，口中却在喃语：“林林总总事，沉沉伏伏路。”

在此之前的几天，他的心境一直很好，作为省委书记，他在激动与紧张中打发着分分秒秒。会师长沙的命令是他签发的，9月16日这个日子是命令中的会师日。湖南省委贯彻中央精神举行秋收暴动的成功将在这一天得到验证，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将在这一天成立。他甚至试着为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写了招牌，也曾构思长沙攻克之后要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他喜欢长沙郊区农村的鲤鱼灯和锣鼓，还有扮演唐三藏师徒的高跷汉。这些足以表现欢乐的民间游艺形式都要组织起来，让长沙城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自由王国。他当然还得批准夏明翰关于唱3天大戏的建议。唱戏就唱湖南花鼓戏吧，瞿秋白曾说他特钟情这种民间味浓郁的曲子。彭公达已拟定《小放牛》、《打猪草》这两折花鼓戏是必演的……殊不知乐极生悲，他希望中的胜利并没有随着9月16日的迫近而历历在望，相反，却离他越来越遥远。前方传来的消息、还有长沙发生的事情，简直将他从峰顶推入地狱：工农革命军分三路自修水、铜鼓、安源向长沙进逼；长沙、醴陵、浏阳、平江、安源等地的农民暴动同时进行。但是，初战失利，一团败于金坪、三团败于东门市，二团在浏阳败北后损失殆尽，各地群众暴动同时被镇压……他对这个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暴动必须重新审视，省委若在此关键时刻不作出合乎时宜的决策，将败得更惨。罗章龙这时来找彭公达，他是在湖南工作的中央委员，几天前他喜滋滋地对彭公达说：“毛泽东离开长沙去前线时对我说，‘我估计把浏阳打下后，就可以向长沙进攻，如果打到永安时，离长沙只60多里，我会派通信员给你们送情报，你们就知道了。再往前打，就是东屯渡，离长沙才十几里了，你们便可在长沙城内发起暴动！’”可是这次罗章龙没了前几天的喜色，他沉着脸，把一张刚刚得到的字条交给彭公达。字条是毛泽东9月14日在东门市失利后写的，交通员日夜兼程才送到省委。小小字条只写了一句话：我们不准备包围长沙了，长沙的暴动也不必要了，停止吧！这张字条，彭公达足足看了半个时辰。罗章龙道：“公达同志，你不要太难过，事情毕竟发生了。”彭公达内疚地说：“看来润之是对的，省委扩大会那阵，我提出四路出击，他和礼容、明翰坚持缩小暴动区域，他有先见之明。章龙呀，你说说，如果中央看了润之这封信，会怎么考虑？”罗章龙说：“不管中央怎么考虑，眼下省委得拿出个态度来。”彭公达问：“今天是9月15

日吧？”其实，彭公达的时间观念比谁都强，他明知故问。“今天正是9月15日。”罗章龙回答。彭公达自嘲地说：“明天就是9月16日，是会攻长沙的日子，哈——”他的口吻饱含着无限遗憾，沉思一会儿，断然道：“连夜开省委常委会，对秋暴作出新的决定。”当天晚上，湖南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停止16日长沙暴动的计划。也就是说，湖南省委放弃攻打长沙……

二

长沙俄租界苏联领事馆。一间挂着列宁、斯大林大幅画像的屋子，办公桌上摆着一只古铜色的木质阿芙乐尔巡洋舰模型。这是苏联顾问马也尔的办公室。马氏何许人也？乃是中共中央派往湖南的共产国际代表。他具有其他共产国际代表的共性，如凌驾中国党组织之上，指挥一切；也具有明显的个性，那就是他的果断（其实是武断），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他自封为百分之一千的布尔什维克，言必称十月革命。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命名为“斯莫尔尼”，斯莫尔尼宫曾是十月革命列宁指挥进攻冬宫的地方。马也尔的命名，言外之意是，他所栖身的这个地方是指湖南暴动的最高指挥所。9月16日清晨，他还在梦中就被电铃吵醒，他以为是佣人给他送牛奶面包来了，不耐烦地说了声：“不吃。”但敲门的是他的秘书娜塔莎，一个年轻漂亮的莫斯科大学毕业生。他这才开了门。娜塔莎给他送来一份急件，同时告诉马也尔：“湖南省委昨晚作了决定，不打长沙了。”“噢？”马也尔怀疑自己听错了，“你再说一遍。”娜塔莎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胡闹！”马也尔一掌拍在床边的桌上，震得那只炮打冬宫的巡洋舰摇摇晃晃。他一把夺过急件，果然是湖南省委取消长沙暴动的消息。“我不能容忍这件事的发生，你给我设法把彭公达找来，我要他迅速收回这个极其错误的决定。”“是的！”退出卧室。当天下午，彭公达化了装赶到马也尔的斯莫尔尼。马也尔傲慢惯了，也不招呼彭公达坐。彭公达自己找了凳子坐下，从马也尔到湖南的第一天，彭公达就对他没好感，在接触的几次中，争执时有发生。正因为这样，关于停止长沙暴动的决定，他选择用书面形式报告。没料马也尔要面见他。“彭——”马也尔直呼其姓，“今天早晨我得知湘东的失败和取消长沙暴动的消息，长沙暴动昨天你们讲是可能的，而今成了相反，你说这是怎么回事？”翻译翻完后，彭公达解释说：“长沙暴动之事，昨晚省委作了认真的讨论，暴动定在9月16日，是一个失误。”“那你说定哪一天好？”马也尔咄咄逼人。彭公达回答：“9月13日比较适宜，因那时长沙比较空虚。但到了9月16日，情况发生剧变，这时反动政府的军事布置亦趋完善，发起暴动已失去最好的时机，因此省委将其停止了。”“未经我许可就停止，你们将共产国际置于何地？”马也尔几乎要咆哮了。彭公达沉默，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娜塔莎给马也尔送来一杯凉开水，要他消消气。马也尔一口喝干了杯中水，缓过气来，半躺在沙发上，少顷才说：“彭，我认为停止进攻的决议是不正确的，并且是可使整个运动遭到破坏，照我今天所得到的零碎消息，只可说是部分的失败……”他说得较慢，使娜塔莎便于翻译得更准确。“赶快进攻长沙，是惟一的停止已开始的退却举动。”他接着说，“恢复战士的勇气，与预防鄂南与湘东暴动的失败，如继续的往下退却，则失败是必不可免的。长沙的军事状况对于我们还未变成大不利，昨天与今天城内还只有3000枝枪。一般

人民不知我们部分的失败，对于政府不信仰，商民收藏现银，政府与军队渐少提防暴动，则暴动更出其不意。在坚决与十二分的勇敢之下，胜利是有把握的。”彭公达注意地听着娜塔莎的翻译。娜塔莎边记录边翻译，有一处似乎卡了壳，彭公达悄悄对娜塔莎说，“这个顾问先生唱高调，他什么都不懂，书生、知识分子，客观条件不好，办不到，他却不知道。”马也尔当然不知彭公达在说什么。娜塔莎翻译完毕，马也尔逼彭公达表态。彭公达说：“我同意，我把你的意见告诉省委。”马也尔说：“你现在就回去开省委。”彭公达犯难地：“过不去了，街上戒严了。”马也尔忍不住大光其火：“你这种虚伪的同意实在使我难受，这种玩弄中国式的手段，我不能容忍！”彭公达巴不得早点离开这座冰冷的“斯莫尔尼宫”，他敷衍了几句，便告辞出来。他一走，马也尔就追问娜塔莎：“彭先生刚才对着你的耳朵说什么？”娜塔莎摊开双手：“他什么也没说。”“这不可能，从他的表情我看得出，他在骂我。”娜塔莎无奈，只有告诉他彭公达说的话。马也尔冷笑道：“这个小子太狂妄了，我要致信中共中央，告这小子……”

三

9月16日，也就是原定会师长沙之日，马也尔给中共中央写信，状告中共湖南省委。现将该信的有关段落摘抄如下，以便“疑义相与析，奇文共欣赏”——

……今天的事情，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很与以前中央与省委给农运打击的决议案后的（长沙5月26日后）那些可耻的日子相仿。……我从9月9日起，每天都有日记，如不遗落，以后可以把运动的全部真相都报告出来。总之：由8月12日（暴动的开始几天）我们是着着胜利。我们军队的枪数增加一倍以上，萍乡的有700—1210—1300；安源的有500—1210—2100，刀矛梭镖武器的农民成千的加入队伍，占据了湘东所有重要的县份——平江、浏阳、萍乡、醴陵、株洲。株洲是到南方的铁路主要地方，在进攻长沙上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被只有60枝枪的农民所占据！在株洲城内有一营兵都逃走了。13日长沙起恐慌。现在我才知道13日晚上与14日是城里暴动顶好的时机。但当时并不能估计到此，因为整整隔了两天才得到此消息，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在这样的不断的进展中怕他失败是很难的，但是到底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顶主要的是因为9月15日晚上省委决议长沙的暴动延期。湘东的事变以我看不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失败，我遍想亦找不出省委延期暴动观点的理由。如在别方面有新的胜利（长沙）则那日的情形马上就会转顺过来。

湘东的实情如何？

1、安源的队伍（在醴陵附近）知道了西面与南面有敌军的集中。他们不但不先坚决地打击他们的一方面，以充实自己武装再打击其他的一方面，反而没有战争，没有一点坚韧性的就退却，没有损失一技枪，但领导者已恐慌，放弃了醴陵。不仅如此（我以为顶好进攻株洲），并且还不进攻株洲，而反向各方面退却。省委还同意于此胆怯行为。

2、在萍乡方面，因为半匪半军的邱某军队抄袭后营，实遭部分的失败。所谓我们的一营“打败”是怎么回事？被他们夺去10枝（？）枪与损失了60个农民。说是完全捣毁，那简直是笑话。但是那里大概已经起了恐慌。一部分退向铜鼓，一部分退向通城。说是又损失了100枝枪（随意算盘），但我们在这里据彭××14日说有1300枝，而邱某只有100枝！浏阳县委第二天来信说，隔两天浏阳仍又夺回。省委没有下令停止退却

与重新占据萍乡、浏阳的命令。省委已经恐慌了。

3、第三个“失败”，简直是滑稽极了！长沙县的暴动占据了东西两部，把团防与薛作许（译音）的队伍解除了武装等等。照彭××15日说，农民已夺有300枝枪。但因为某一个村上当农民向团防进攻的时候，有一农民不会用枪，伤了或是打死了自己的同伴，农民喧扰以致没有把10枝枪的团防解决！但从此一个事实中（还是不正确的）省委就得个结论，说农民还不能坚决的起来反对团防呢。我痛痛快快地骂了他们一顿。

这是我们失败的程度。但在湘东斗争的情绪、纪律等并不同从前一样了。因为这种丢脸的不勇敢的指导，恐怕在那里精神上遭了很大的涣散。最坏的是省委先涣散。这种涣散从什么时候起的呢？在昨天15日的4点钟，彭××对我最强硬最勇敢地说：预定时间准可暴动，就是16日晚上。他对我的或许有什么动摇可能设想，加以坚决的反抗。看样子胜利是有把握的。

在当日（15日），隔了几点钟工夫，所有一切都成了泡影。今天早晨我得知湘东的失败与取消长沙暴动的消息。昨天说是可能的，而今天成了相反。敌人的力量忽然长了两倍三倍，而我们的力量忽然都没有了。城内兵士，“好得不得了”，说城内有9000兵，3000枝枪，军队的位置不好，不在一起并且不在城中心，他们在等这种机会呢！在城内一共只有二团人，其余的在边界（郊外）或外县，说是要占了城，就不得了，要把我们镇压下去的呵。在10日已经有4000枚炸弹。到一日时可增加到1万枚炸弹。但忽然只有2500枚了，内中好的新的只有500枚。其余的说是去炸铁路去了。关于这炸弹的事情，我一句话也不相信，他或在事前骗我，或现在骗我。

说到工人的情绪，则说我们不能进攻，每个工人都要炸。但我们莫有这许多炸弹。群众要斗争，而领袖怕弄脏了他的裤子！现在我的意见：

1、要停止湘东已经退却的动作，这种退却必然使全军消灭失败。必须要急转直下的改变去达到新的胜利，进攻地点可以取长沙。

2、长沙动作之延于不定期，是不仅给湘东并且亦是给鄂南暴动的打击。

3、长沙虽有很多的军队，但暴动并不是毫无希望的……

我们这些意见完全是白说，彭××是袖手旁观，一些战斗的意志都没有，说得都是很左的话，变民众运动为不断的民军斗争，把暴动延长几天。但事实是不可磨灭的：儿戏暴动在紧急的时期则胆怯。因此，敌人从常德、衢州、武汉可以集中兵力，这些都是使敌人容易的破灭鄂南与湘东的暴动。我迫促他，得到他一个回答说：“我同意，把你的意见向省委说。”但他同时向翻译的耳边说：“他什么都不懂得，书生、知识分子，客观条件不好，办不到，他却不知道。”

书记并莫有到省委去。他回来说：“今晚没办法去，戒严，无论如何不让过去。”但从前天起就戒严了，前天晚上他还在我处，早起5点还可以过去的。表面上什么都好，亦同意，但客观条件……并且昨日决议。今天开不成会，不能有所改变……

我认为必须：1、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此地的工作；2、中央决议严格地指出省委的决议是背叛的，临阵脱逃的；3、派来的中央委员实行改组省委。

这是顶主要的。

我骂得很厉害，但你们不要以为我丧气了。事情还莫有太糟。农民骚动得很厉害呢，固然，又把他们出卖了。但是政治局面这样的沸腾，我们的失败可以很快的重新提高起来。我现在尽力的停止他们湘东的退却，以促我们取坚决的动作。

1927年9月16日

你不会怪这样连篇累牍地引用这些段落吧！《红楼梦》里有两句话：“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用在马也尔的这封信上，算得是恰如其分。不知

马先生从哪里弄来那么多与事实完全不符的军情，也不知他信中所陈述的军事理论以何为据，断言：“我们的队伍，如果不进攻反而只防御甚至倒退，那就必然要失败。”马也尔用十月革命来套中国，只讲暴动、不讲后果，明眼人一看便知。问题重要的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收到此信后，将持何态度？一个历史的遗憾即将出现……

第十章 毛泽东初识罗荣桓，依据其所探敌情，改变进军方向

苏团长失策，三团钻入敌圈套

救三团卢总指挥以身殉职 毛泽东呐喊：“还我卢德铭，还我总指挥！”

—

1927年9月24日《民国日报》载：

……兹因赣省修水、万福、萍乡一带，已经朱培德调派第三军两团堵住，不能窜入。余贲民乃由平江边界，又窜入浏阳南乡，联合胡（承焯）部，意欲取道湘赣边境，实行其集中湘南之共产党决议案。浏阳防军周营长芝泉，业已电告来省。略谓：“顷据探报，余（贲民）逆集赤军千余人，枪有半数，大炮五六门，窜抵浏阳南乡文家市，尚未进驻牌楼。毛泽东从中指挥，似有窥测之意，刻与团防防堵，并请谭（荣）罗（定）两团经金刚头大坝铺向浏阳窜扰。共产党去而复来，且尤为人注意者，系全国著名共党首领毛泽东在内主持，故周烂得报，立即加派第八军一团东炳谦营长于24日全部赴浏剿剿……”

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会师文家市，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敌人分析工农革命军有“窥测之意”。敌人的判断完全失误。这时应当介绍罗荣桓元帅。不过，1927年9月的罗荣桓才25岁（生于1902年11月26日），任工农革命军师部参谋。文家市会师时，师部交给熟悉当地情况的朱建胜和罗荣桓一个任务，要他们打前站，弄清前方敌情。毛泽东的打算是：部队出了文家市后，经上栗市村向南、过萍乡、进莲花。上栗怎么走？连朱建胜也不晓得。罗荣桓说：“你在这里不是有很多熟人吗？”“对！”朱建胜想起前面大树下的土屋里住着杨勇，便领着罗荣桓来到杨家。杨勇和罗荣桓认识了。听朱建胜介绍了罗荣桓的经历后，杨勇真有相见恨晚之感，他要朱建胜去买点酒菜，自己同罗荣桓谈了起来。几十年后，杨勇还在念念不忘地谈他们的这次见面。罗荣桓向杨勇问去上栗的路，杨勇详细地作了介绍，罗荣桓把他说的画在纸上，连哪里有个弯、何处有座桥都一一标出。离开杨家，他把地图送交师部，而后同朱建胜取道来到了上栗。上栗是个小山村，冷冷清清的，人烟稀少。这反引起了罗荣桓的注意，问了个捡粪佬，回答是躲乱去了。“躲乱？”罗荣桓打破沙锅问到底，“躲什么乱？”捡粪佬摇头。人云亦云，他也是听人说的，具体有什么乱，道不出个子丑寅卯。罗荣桓便问村里有没有做生意的？捡粪佬说有，并给他指了那做夏布生意的胡年苟家。罗荣桓找到胡家。胡年苟不在。一个老女人，看来像是胡年苟的老婆，她见罗荣桓一身便衣打扮，问是做什么生意的。罗荣桓扯了个谎：“我也是做夏布生意的，来同胡老板搭个伴，跑一趟萍乡。”“萍乡？！”老女人道，“萍乡去不得，我家老胡一早去别处了，他说这几天哪里都去得，就是去不得萍乡。”“为什么？”“萍乡住了兵，刚住进去的，街铺子都关门了。”“哦！”罗荣桓赶紧告辞出来，同朱建胜碰头，他说：“萍乡一定驻进了敌军，我们

不要急着去别处了，先把情况报告给毛委员。”朱建胜说：“对，越快越好！”此时，工农革命军正向上栗进发，一团和师部在前，三团在后。毛泽东脚伤仍未见好转，月生仔急得抓耳，除了用排脓的办法为其解痛外，几乎没有良策。毛泽东躺在土轿子上由人抬着。余洒渡走在前头，总是同毛泽东保持一定的距离。快进村了，余洒渡走到毛泽东轿子边：“我意不在上栗落脚，直插过去，到萍乡再说。”“不，”毛泽东摆了摆手，“部队先在上栗歇下，等弄清了萍乡那边的情况再走。”余洒渡道：“昨天得到消息，萍乡没什么大情况。”毛泽东道：“昨天的情报是前天的情况。今天的情报怎么样呀？”这时，卢德铭匆匆赶来：“朱建胜和罗荣桓回来了，说有事面告毛委员。”“好。”毛泽东做手势要轿子停在路旁。罗荣桓和朱建胜过来了。朱建胜在浏阳当过工会主席，同毛泽东接触过好几回，毛泽东认得他：“哦，建胜呀，师部派你做探子去啦？”朱建胜指着罗荣桓，“不光我一个，还有他！”毛泽东注意地打量着罗荣桓：“你是谁呀？”卢德铭道：“他是师部参谋罗荣桓。”“哦，我晓得，罗眼镜。”毛泽东高兴地说，“师里只有你一个戴眼镜吧？你是武汉的大学生，我们的队伍要多有一些这样的大学生就好。”罗荣桓正正眼镜，头一回同毛泽东接触，一句玩笑话使他备感亲近。见毛泽东向他伸出手，也赶紧伸过手去。毛泽东紧紧握了握罗荣桓的手。他当然未能料到，眼下他周围的这些将领们，后来或牺牲、或变节，只有这位戴眼镜的参谋从火海刀山中闯了过来，成长为人民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报告：“毛委员，我和朱建胜探得一个敌情，萍乡昨天驻了敌军一个团……”朱建胜说：“是罗荣桓弄来的情报。”毛泽东又握了握罗荣桓的手，“我要给你记功，这个情报很重要。”余洒渡没好气地瞥了罗荣桓一眼，瓮声瓮气问：“罗参谋，消息确切否？”罗荣桓肯定地说：“确切，我们问了好几个做生意的，口径一样。”

“毛委员，我看萍乡有敌人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一个团嘛，我有两个团，打一仗也好鼓舞士气！”余洒渡蛮有把握地说。

毛泽东没有立即表态，把脸转向罗荣桓：“罗荣桓，你是参谋，敌情又是你探得的，你给我们参谋参谋，这一仗打得打不得？”

“打不得。”罗荣桓道，“我们眼下是退却，是保存实力，敌人昨天兵进萍乡，目的是引我们上钩，只要去了，必有增兵。”“嗯。”毛泽东问朱建胜，“你的意见呢？”

朱建胜回答：“打一下也未尝不可，我们打赢的希望大。”“卢总指挥，你说呢？”毛泽东问。

卢德铭道：“罗参谋言之有理，萍乡去不得。”

“这就对喽！”毛泽东迅速作出决定，“我想说的话，罗荣桓都说了。这样吧，我们不在上栗歇了，直插过去，绕过萍乡，从芦溪走。”

少数服从多数，余洒渡一言不发，依了毛泽东。

部队转向东南，经过小视，于9月22日到达芦溪。

二

部队在芦溪宿营。

毛泽东召集开了个碰头会，决定明天的行军方案。

总指挥卢德铭提出：明天由一团在前，三团在后。

“不，”苏先骏提议，“今天一团打了头阵，明天轮也轮到我三团了，否则，营、连长们会有意见，说师部看不起三团。”

“好。”毛泽东道，“那就让三团打头阵吧，不过我有言在先，打头阵就得有个打头阵的样子。”“这个请毛委员放心。”苏先骏拍着胸脯说，“保证顺利开路。”

从心里讲，毛泽东的确不想让苏先骏的三团打头阵，因为这一段路程十分重要，敌人正千方百计地追剿工农革命军，如果有个意外，损失就惨了。但考虑到两个团之间的关系，他还是依了苏先骏的请求。

卢德铭也晓得毛泽东的用意，散会之后，单独又去找苏先骏谈话。

“苏团长，你务必设法找两个可靠的老乡带路。”

苏先骏一听就有气，心想：我又不是3岁小孩子，这个还用得着你教。

“总指挥，明天若有闪失，任你军法从事。我们都是黄埔生，没想到我这个团长如此让你放心不下。”苏先骏说得很尖刻。

“我是总指挥，我必须对整个部队负责。”卢德铭严肃地说。

苏先骏回到团驻地，找来参谋长陈坚：“陈坚，明天我们团打头阵，你去找两个老乡带路。”

“这好办。”陈坚领命后，朝屋场走去，那里住了十几户农民。

还没走上几步路，陈坚碰上一个挑芦杞柴的农民，那农民的芦杞柴拦住了路。

陈坚转过身子，欲让柴担先过，但柴担却放了下来，那农民张开满口黑牙嘿嘿地笑道：“哟，这不是工农革命军么，你们来了，穷人的日子就好过了。”

陈坚听了中听的话，猜想此人定是农运积极分子，一问，果然不错，那人叫啄牯，自称在自卫军里干过。陈坚认定了请他带路，那人听说带路满口应承，并请陈坚到他屋里喝杯米酒。陈坚已有几日不曾沾酒，闻说这等好事，岂有不允，遂随那人进了一扇柴门。

啄牯搬出一瓮水酒，一碟沙炒的豆子，邀来一个兄弟，同陈坚大碗大碗地喝开了。

陈坚做梦也没想到，这啄牯原是敌人的奸细。他奉了敌人之命，前来设此圈套。他当然更没想到，江西朱培德已令朱士桂第四保安团及萍乡靖卫团统共2000余人枪在离卢溪不远的山谷里设下包围圈。啄牯得了朱士桂20块大洋的好处，负责把工农革命军引入这个包围圈。

翌日，9月22日，陈坚领着啄牯，走在三团队伍最前为向导。行约两个时辰，出现了一个岔路口。啄牯朝右边行去。陈坚指着左边说：“应当走这个方向吧？”啄牯说：“这一带，我很熟悉，跟我来没错。”

陈坚信了他，领着全团人马紧跟啄牯。

大约走了20分钟，部队进了一个山谷，这山谷阴气森森，路越走越窄。陈坚笑道：“朱培德是个大笨蛋，若在这里布上一个团，我们插翅也难飞哟！”话音未落，左侧响起枪声。

陈坚懵了，还没缓过神，右侧又响起枪声。

他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声责问啄牯：“你把我们带到哪里来了？”啄牯一个就地打滚翻下坡去。陈坚方知中计，掏出枪来打啄牯，但此时前方又响起枪声，周围杀声四起。

“他妈的，中包围了！”

陈坚慌了手脚。苏先骏发现情况后飞跑上来，狠狠扇了陈坚一个巴掌：“你干得好事！”

“不是我，不是我——”陈坚辩解。苏先骏一枪射在陈坚左腿上，陈坚倒地哭喊。

三团官兵乱了套，一时失去指挥。

“冲，给我冲——”

苏先骏督阵，眼也红了，嗓子也哑了。敌人的子弹雨点般射来，不时还有炮弹轰炸，山谷里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

苏先骏仰天大叫：“卢总指挥，我们完了！”

一块石头从他脸上削过，鲜血把他的脸染红了。

“突围，向后突围！”苏先骏声嘶力竭地喊着独自向后奔逃。于是，士兵们蜂拥后撤。

但后方又响起枪声，敌火的火力压了上来。三团已四面楚歌……前方枪声震动了后面行军的一团。

卢德铭悟出三团遭到敌人伏击。他来不及跑去向后面的毛泽东和师部请示，就策马奔过去。在三团乱成一团的队伍中，他找到了一营长张子清。张子清正在组织人掩护三团撤退。

“怎么回事？”卢德铭跳下马问。

“我们被包围了。”张子清见是总指挥，很高兴。

“苏团长呢？”

“不知道跑到哪里了。”

卢德铭迅速观察了一下地形，说，“快，跟我来，占领左边这个高地！”说着，他掏出驳壳枪，率先向山上奔去。

山顶上敌人居高临下向混乱的革命军猛烈射击。

“总指挥，你莫去，有我哩！”张子清拉住他的衣服。

“放开我！”卢德铭吼了一声，用力一挣，衣服被撕下一块。他冒着敌人的枪弹率领张子清和一营向敌人冲去。卢德铭，出生于四川宜宾，念小学时，受了《水浒》的影响，就立志要做一条英雄好汉。到成都上中学时，从《新青年》、《洪水》和《马克思传》里找到了人生真谛，矢志要当一个革命者。1924年夏，他说服父亲，报考广东黄埔军校，而且是经孙中山面试被录取的。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中，担任学生侦察队长，领着60余个同学英勇作战。廖仲恺先生被国民党右派谋杀后，他义愤填膺，申斥反动派的阴谋罪行。后来在叶挺独立团当连长，战斗中英勇果敢，尤其是在汀泗桥和贺胜桥作战中，表现出了卓越军事才能，曾多次受到叶挺的表扬。曹渊牺牲后，即升任营长。率领全营在围攻武昌城40天的战斗中取得重大战绩。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独立团牺牲300余人，他把烈士集体安葬在洪山，坚持要在墓碑上刻写“无产阶级的牺牲者”8个大字。另一个营长张伯箴以国共合作为借口反对他这么做，他据理力争，说谁反对写这8个字，谁就是反革命。他还几次写信给大哥卢德丰，要他投身革命。卢德丰听了他的话，参加共产党。1927年5月，他随叶挺参加了讨伐夏斗寅的战役，一举打退叛军，再立新功。6月，摆任警卫团团长。有人同他开玩笑：“卢德铭，等革命胜利后，你肯定要当元帅、当将军的。”他笑着回答：“我不是为了当元帅、当将军才投身革命的……”

是的，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升迁才参加革命的。值此危急关头，他义无反顾

顾地力挽危局，现在，他全力以赴的是尽快占领投入他视野的那个高地，以便掩护部队迅速突围。

张子清最清楚总指挥的意图，领着士兵们紧随其后。

卢德铭终于冲上了那高地。他是第一个冲上去的。这个高地名唤鹰嘴。

他挥手大声命令机枪手上来，把机枪架在鹰嘴上。

机枪手朝敌人射出了复仇的子弹。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

敌人的火力一齐转向这里。

“打——”卢德铭拼命地呼喊着。

突然，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他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张子清喊着：“总指挥！”哭着扑上前。

但，已经晚了，年仅23岁的卢德铭已经停止了呼吸。他死得那么突然、那么快，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他死得太简单、太平静，这叫张子清及冲上来的士兵们无论如何不敢相信。

但，他的死化作了一股力量，这力量注进了官兵们的体内，使他们迸发出了伟力。

终于，张子清的一营压住了敌人的火力，敌人开始退却了。苏先骏的三团突围了。

这是用总指挥卢德铭及几百名战士的生命换来的突围啊！撤出战斗的一、三团官兵一口气退出5里路。

毛泽东和师部上来了，当得知卢德铭阵亡的噩耗，毛泽东急得从轿子上跳了下来，他忘记了脚伤，向前冲了几步，向着苍天喊道：“还我卢德铭，还我总指挥！”

暮色降临，秋风阵阵，吹得满山遍野的树木茅草沙沙作响。

毛泽东肃立着，良久无语。

何长工上前，轻声地说，“毛委员，你该上轿子了。”

“不！”毛泽东回过脸问，“卢德铭同志的尸体呢？我要同他道个别！”

有人回答：“没有找到。”

毛泽东下令：“天黑前一定要找到，你们找不到，我去找！”何长工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他说马上去找。

就在此时，张子清和3个战士抬着卢德铭的尸体缓缓走来。毛泽东心情沉重地走到卢德铭尸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在场官兵们都朝总指挥深情地鞠躬，行军礼。

毛泽东指了一个地方，示意把卢德铭埋在那儿。

夜幕把大地山川融进了黑色，毛泽东对着一家土坟泪流满面地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巾，德铭同志，你安息吧！”

余洒渡过来请示：“毛委员，部队太辛苦，你也太累了，找个地方宿营怎么样？”

“宿么子营？！”毛泽东没好气地，“再走10里路，离敌人远点！”

不知谁说了声：“这一仗，我们又没打赢！”

毛泽东怒色道：“你懂么子，脚长在自家身上，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刚刚集合好的队伍，忍着饥饿与疲劳，又出发了。

轿子中的毛泽东点着一支烟，仰天猛抽着。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

毛泽东在激烈而痛苦地思索着、思索着.....

第十一章 赴长沙，任弼时奉中央之命调查湖南省委

马也尔下令将彭公达撤职

任弼时改组不改彭公达

长沙暴动有新说

—

中共中央收到马也尔9月17日早上写的信后，立即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于9月19日致函湖南省委。其速度之快，令人惊诧。

只有全文引出中央写给湖南省委的信，我们才能直接感受到中央对马也尔的态度、对攻打长沙所持的态度——

湖南省委：据马同志报告，省委于15日晚上忽然决议停止16日晨长沙暴动的计划，同时省委对于株、醴、平、浏农民之退走，亦取放任的态度。这样，事实上等于取消整个的湖南暴动，并且给鄂南暴动一打击。中央认为长沙暴动虽已不幸的失去很好的机会，但客观上湖南暴动的前途仍然尚有希望。此时省委应一面命令萍、刘、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兹特派任××同志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不许丝毫游移。对于15日晚取消16日长沙暴动计划的决定，中央认为是临阵脱逃，由任同志查明经过情形报告中央处理，特此通知。

中央

中央在信中所指的任××即任弼时，他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瞿秋白把查办湖南省委关于长沙暴动问题的任务交给了任弼时，并要他火速动身去长沙。临行之前，瞿秋白谈到毛泽东。他说，开过紧急会议，我要他留中央工作，他不同意，硬要到前线去，我依了他，让他当前委书记指挥秋暴，搞他的枪杆子运动，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他节节败退，退得离长沙越来越远，不知他打的什么算盘？国际代表对放弃攻打长沙很恼火。

任弼时没有急于对此发表看法，道：“中央不是派我去调查么，调查了也许知道其中缘由。”说实在的，他向来敬佩毛泽东，早在7年前，他就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开始了同毛泽东的交往，他喜爱毛泽东强烈的挑战意识，挑战能使人获得快感，哪怕是乱云飞渡、黑云压城、秣马厉兵……毛泽东用理想主义塑造的个性决定了他打破现实的平衡、现实的成规，然后建立理想的秩序。毛泽东离开汉口前，任弼时同他长谈了一番，表明了自己此番到前线大干一场的愿望。尽管这几天传来的战事及长沙暴动的情况令中央恼火，任弼时却不轻易亮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对待前委书记毛泽东，他的态度更显得慎重。但，他不愿干的事，中央偏要他去干。你说棘手不棘手？9月20日，任弼时离开汉口，他化装成一个做生意的小商人，长袍马褂近视眼镜，搭乘运货的列车上了路。

车轮滚滚，他的思绪在飞越

他是湖南湘阴人，原名二南，1904年来到这个世界，今年23岁。他与刘少奇、肖劲光曾于6年前赴苏联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大学，同年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以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3年前回国后他在上海大学教书，后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书记、书记，大革命的浪潮使他振奋与欢欣，他为之奔走，为之奋斗。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愤怒、焦灼，他不能容忍陈独秀的投降主义，他在《中国青年》上撰写了一篇篇观点鲜明、文笔犀利的文章，批驳右倾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思想。他还拟就意见书交给陈独秀，以至于使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当着他的面把意见书撕得粉碎……

往昔的战斗已经成为历史，眼下所操之事令他啼笑皆非，说白了就是自家人查自家人，自家人打自家人。到了长沙，从何入手呢？

应当先见马也尔。中央查处湖南省委态度如此坚决，与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不无关系。马也尔的信他读了三遍，字里行间透出了他那蛮横的性格，他几乎把俄罗斯民族的全部坏脾气都集中到自己身上。这无可回避地为任弼时的这次南行带来难度，他必须既让马也尔满意、中央满意，又不能过多地指责湖南省委和毛泽东，这就需要一种庖丁解牛的功夫。任弼时呀任弼时，你能胜任么？

他应该有这个自信。

应该有……22日晚，任弼时到达目的地长沙。

他没有急于找马也尔，而想具体感受一下长沙。长沙已经被何键武装到了牙齿，天刚傍晚，街市就显得萧条冷清，店铺关了三分之二，只有挂着大红灯笼的春院有一点热闹气氛，油头粉面的女人们用令人作呕的嗲声招揽生意。不时有一队队端着刺刀的巡逻兵从街市走过。许多制高点和楼房都架着机枪，有几处还有炮。突然传来声声警车的长鸣，押着革命者的军警在车上耀武扬威。白色恐怖笼罩着城内的每一寸土地。

任弼时难得地从地上拾到一张当天的报纸，几乎有三分之二个版面报道着剿共的消息，军阀和政客们正弹冠相庆，庆贺他们的胜利。

他忽然感到一种难言之痛，中央关于16日克长沙的决定似乎完全失却了现实的基础，他似乎明白了湖南省委改变打长沙主意的初衷……

次日一早，任弼时历尽艰辛地赶到了马也尔的“斯莫尔尼宫”。

娜塔莎问明了任弼时的身份后，迅速地把她领到里面。在莫斯科念过大学的任弼时用俄语同迎上来的马也尔打着招呼。马也尔兴奋极了，中共政治局委员的朝拜，标榜着他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地位。然而更令他兴奋的是，他认识任弼时，他热烈地同任弼时拥抱、亲吻，用共鸣良好的男中音说：“任同志，还记得么，我们曾经相识！”

哦，任弼时想起来了，他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学习时，马也尔被邀来给大学生上了一课，讲的是苏联十月革命经验，马也尔表情丰富地阐述了工人运动与城市暴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庄严宣告：这是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成功之路。结束了讲课，马也尔领着一群中国学生参观了阿芙乐尔巡洋舰，任弼时就在那时有幸同马也尔交谈……

“我记得你送给我一枚列宁纪念章。”任弼时说。

“对，对！当时我只有这一枚，可是我只送给了你一个人。”马也尔笑得很真诚。

共有的记忆使任弼时与马也尔的会谈有了一个特殊的氛围，这对任弼时实现自己的目标不无益处。

话锋很快转入正题。马也尔愤然说：“那个彭公达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我9月17日给他写了第二封信，重新声明他9月15日的决议是错误的。我要他赶快命令毛泽东停止向铜鼓或鄂南退却的动作，赶快下令重新占领行政中心县份，首要占领的是浏阳、平江。我还要他重新审查长沙延期暴动的决议，如因命令已下，不能定在今天暴动，则恐怖的动作应从今天起。要做到没有一团人可以出城去镇压各县的农民暴动。但是，直到今天为止，彭公达还没有答复，我已与湖南省委完全失去联系。”

任弼时没有就马也尔的第二封信发表评论，只是说：“同湖南省委失去联系，可能其中有原因，长沙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彭公达同志和省委行动不便。”

“不！”马也尔坚持说，“彭公达这个人很鬼，中央派你来，改组湖南省委这点迫在眉睫，你应当把彭公达改掉！”

“马也尔同志，”任弼时对马也尔提的问题采取回避态度，“我这次来长沙，是根据中央的指示作一次调查，其他的事，待我找到湖南省委，同他们商量过以后再说，不知可否？”

“我希望越快越好，我们是老朋友，什么事情都可以开诚布公。”马也尔话中有话，“我相信，你既为中央的代表，一定不会使中央失望的。”

任弼时掂得出此话的分量，他一笑置之……两天以后的9月25日，任弼时通过地下党组织，好不容易在长沙市郊的一栋农民砖屋见到彭公达，老朋友重逢，万语千言道不够，同是湖南乡音，彼此没有隔阂。

任弼时面交了中央致湖南省委的函。

彭公达一目十行看完了，有点吃惊，又有点意外，但愣了一会儿神，又若无其事了。

“这次中央派我来，态度可以说是很坚决的，‘不许丝毫游移’，多么厉害，而且又要改组省委。”任弼时开诚布公。

“改吧，改掉拉倒。”彭公达叹了口气，“这劳什子书记，我算是干够了。”

“可莫这么说，马也尔希望的就是这个！”

“你见过马也尔啦？”

“前天见了，一见面他就抱怨，说给你发了第二道命令，还说你躲他。”

彭公达怒上眉梢：“俄国佬闭着眼睛说瞎话。他知不知道我们的行动很艰难，内部出了奸细，明翰和礼容都被当局秘密通缉，我这个书记成了光杆儿司令，对外接洽就我一人，有时连送信的事还得干。”他说得动了情，任弼时闻之，感动得欲言无词。

“你们真不容易。放心吧公达，不管中央怎样说，我这次来总是要从事实出发的。”任弼时表明态度，“你应当很好配合我。”

“这个你放心。”彭公达挥着中央来信，“瞿秋白自己来长沙看看吧，长沙城内已增兵至9000人，6500枝枪，军队布置严密，四郊农民亦未发动，怎么再发动暴动？”任弼时问：“你们有多少武装（指长沙）？”

“我们就惨啰！”彭公达道，“我们才千余炸弹，已用了三分之二炸铁路，现剩下300多发；人嘛，统共千人左右，湘西、株洲、萍乡一时难以发动。”

任弼时沉思着。

彭公达接着把工农革命军三个团失利的情况作了详细汇报。

任弼时问：“9月12号至13号铁路停滞，安源军队进攻醴陵，株洲发生暴动，苏先骏、余洒渡部向平、浏进展，长沙城内空气紧张，倒是个好机会。”

彭公达不无遗憾地说：“是啊，省委与暴动区域交通不便，联系不易，如果事先决定13日暴动就好了，太可惜呀！”

“你呀，还是这么个调子。”任弼时责备他，“你给中央的信里就这样说。”

“弼时，不是我固执。”彭公达颇感委屈，“马也尔撻我停止了16日暴动，我仍坚持，停止16日暴动不是错误，而未定13日暴动才是错误。”

彭公达此论是同马也尔分歧的焦点，作为中央派来的任弼时，尽管个人感情上同意湖南省委，但口头上不便作出这样的裁决。

“你是钦差大臣，你说句话。”彭公达来了牛脾气。

“你莫要逼我，这个问题，留待中央去评说吧，也许一时没有结论，但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任弼时说。

彭公达不好过分为难任弼时，设身处地的替其想想，亦理解了。

接着，任弼时提出尽快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越快越好。

“后天吧，我设法把常委找到。”彭公达毫不含糊。“常委会开过了，我再同马也尔交换意见，争取他在长沙暴动这个问题上同省委有个一致的看法。这样，我回到中央就好说话了。”任弼时把底全亮给了彭公达。无疑，这是对彭公达的信任。

彭公达很是感激，他让房东弄来一点酒菜，说是为任弼时洗尘，聊表欢迎之情。

“好！”任弼时端起酒杯，同彭公达的杯子碰了一下，没有什么祝酒词便一饮而尽。

彭公达也一口干了酒。

虽是无语，然而彼此明白，其情尽在不言中……

次日。任弼时见到了被反动派秘密通缉中的夏明翰。

夏明翰怀着年轻人特有的激动抨击了马也尔。他说：“俄国人坐在他那‘斯莫尔尼宫’，里作威作福瞎指挥，他怎么不出来看看。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时革命的热情和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以至于不敢行动，惟恐军队失败大祸临头……”

任弼时说：“据我看来，农民群众没有起来，固然与马日事变的打击有影响，但作为部队，应替农民做一点没收土地，打击豪绅的事。”

夏明翰说：“谁说我们没做，做啦！”

任弼时抓头皮：“这就活见鬼了！明天的省委会要好好查查这个原因。”

9月27日，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除易礼容外，能来的都来了。会前，彭公达对任弼时说：“省委今天就要改组，我的印把子也该交了，会议由你来主持吧。”任弼时瞥了彭公达一眼：“在没改掉你之前，你就是书记，就要主持会。”

“好吧。”彭公达道，“今天算是我最后一回吧。”

会议开始，彭公达宣读了中央来信，气氛骤然严峻起来。

任弼时显得从容轻松，竭力想和缓一下气氛：“同志们，不要紧张嘛，

中央总的意思是要让湖南省委把工作搞好。改组省委，不见得就要改掉彭公达嘛。我看书记不变，还是彭公达，其他成员从有利暴动出发，能改则改。”

任弼时此番开场白效果很好，紧张气氛和缓下来。改组省委不改彭公达，这连彭本人也始料未及，他激动他说：“既然中央留我，我也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从内心说，当然想把钟撞得好些……别的我不多说了，先把这次暴动作个总结……”

彭公达从9号破坏铁路谈起，一直讲到省委决定停止16日会师长沙。接着他说：“我认为，省委停止16日的暴动不是绝大的错误，省委绝大的错误是：1、湖南党此次暴动未能充分发动农民，没注重农民运动，因此各地暴动起来，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运动，这是失败的根本原因；2、省委及县委对秋暴的真正意义没有了解，这充分表现了党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集团，不是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党；3、暴动本可以全省起来，但党的主观见解只重湘中数县，湘南、湘北少去注意，因此湘中暴动成为孤立的形式，湘南、湘西不能与敌人以重大的牵制和攻击，这也是失败的原因……”

彭公达说完，常委们作了些补充，其余的戏便由任弼时唱了。

任弼时说：“我可以说不虚此行，在汉口动身时，我感到此事棘手，越理越乱，到长沙跑了这么几天，对一些事情慢慢清楚了。尤其是刚刚听了公达的报告，对长沙暴动更明了了。现在看来，除关于中央批评湖南省委停止16日暴动这一点要从长计议外，有关今后的工作计划可望通过并实现。先讲讲打长沙的事吧，这点在现在看，我与马也尔也有分歧了，不过请放心，我能说服他。长沙可暂不举行暴动，铁路破坏也可暂停。但从中央的要求来说，不等于不要暴动了，目前须加紧城内及四郊暴动和铁路破坏的准备工作，在湘西、湘南发展农民斗争，组织游击性质的农民军，捕杀土豪劣绅、抗税，以鼓起广大农民群众参加夺取土地与政权的暴动行动。湘东余、苏所部尽量去平、浏附近活动，并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就地实现土地革命的政纲，稍稍整顿仍向平、浏进攻。各方面都作准备，迎接第二次攻取长沙……最后我作一点补充，对你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此时举行暴动必遭大败。”

任弼时的话，尤其是“暂停暴动”和“此时举行暴动必遭大败”，使与会者闻之振奋，事实上起了支持湖南省委的作用。

当然，任弼时也有他的局限性，相信没有谁会去用现时的目光求全责备历史。

开完省委会，任弼时又与马也尔进行了磋商。他已获得了一手资料，拥有了发言权，他有理有据地阐明此时举行长沙暴动的恶果，马也尔忽然觉得自己笨嘴拙舌了。最后的结果是：马也尔也同意暂停长沙暴动，但应迎接并准备第二次长沙暴动。

关于停止16日暴动是不是错误，任弼时反复强调要“从长计议”，这比中央和马也尔下定论的“临阵脱逃”显然客观多了。

当天晚上，任弼时展纸挥毫，写了《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向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的最后一段是：

湖南今后的工作计划的原则还是进攻的，并且应当是有广大群众的暴动，但是一定要相当时期为准备与工作，方能鼓起广大农民群众的暴动。因此，总暴动的时期不能此时规定，（因为规定得太近无异于自欺），不知道你们对于这个工作方针有何意见。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弼时在省委会上的讲话和这个报告，因受中央和马也尔的制约，有他违心的观点——如继续准备打长沙，但总的来说，他是反对条件不成熟的“近期暴动”的。

中央收到任弼时的这个报告后，甚不满意，认为有“反其道而行之”之嫌，不过，此乃后话了……

第十二章

攻打莲花告捷，余洒渡说：“胜仗是我打的，今天我说了算。”
黄埔生夜宴海莲庵，毛泽东怒问余师长：“你有几个脑袋？一千多人的生命安全，你用什么担保？”

—

芦溪突围之后，工农革命军开往莲花县境。总指挥卢德铭的死、三团的重大伤亡，使这支部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因而，士气低落，开小差的事接二连三发生。

这一切，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他扳着指头算算，今天已是9月24日了，离省委决定会师长沙的9月16日已8天了，他不知现在省委那边的情形怎样。文家市会师后，他的目标是退往湘南，现在可以说正在实施这个方案。他原以为退却比进攻来得顺利些，没料到同样的不容易，敌人的围堵他不怕，顶讨厌的是来自队伍内部的不统一，这使得毛泽东要耗费很大的精力来处理这个矛盾。除此，他那条腿虽说稍有好转，不那么疼了，可依然行动不便，走路一跛一跛的，幸好能骑马了，比轿子抬好多了。他在思考着下一步，下一步无论如何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将队伍整顿一番。

正想着，前面响起枪声，毛泽东警觉地问：“发生了什么事？”

少顷，何长工上来报告：“苏团长发现又有一个士兵开小差，他掏枪把他打了。”

毛泽东急问：“打死了？”

何长工答：“没有，只是打伤了腿！”

“胡闹！”毛泽东摸摸自己的伤腿，“给我把苏先骏喊来。”苏先骏过来了，振振有词地说：“不给这小子一点厉害，不能杀一儆百。”

“你把人家的腿打断，人家回去还要不要养家糊口？”毛泽东大声呵斥，“我们这支队伍是革命队伍，干革命讲自愿，只要不把枪带走，想走就走，我们放行。”

苏先骏耷拉着脑袋没有应声，芦溪的失策，使他有所收敛，但心里却仍然不服。

苏先骏走后，余洒渡过来了，没好气他说：“我说老毛，到底要退到什么地方才是个头哇，我们离长沙越来越远了，还有必要再退么？”

毛泽东反问：“我们不是开过会了，会上决议的兵退湘南，你没忘吧？”

“我是持保留意见。”余洒渡不以为然地说，“你是前委书记，下面有很多议论，人家不敢当面对你说。”

“议论什么呀？”

“都说，当兵为的是打仗，不是为的退却，大家跟着你，打一仗败一仗，败了不敢翻本，到底图的啥？”

“其中也包括师长同志，对吧？”毛泽东说，“你是黄埔高才生，这个问题用得着我多说么？带兵顶重要的一条是什么？我先前没带过兵，这些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我相信会有这个答案的。”

正说着，罗荣桓前来报告说：“前面是莲花县的甘家村，村里的老百姓

不知工农革命军是什么军头，都躲到山上去了。”

毛泽东对余洒渡说：“你看怎么办？”

余洒渡摆摆手：“其中恐怕有诈，不要进村。”

毛泽东笑笑：“我看可以进去。罗荣桓呐，你先领一个排进去，向留在村里的老人作宣传，使他们了解我们。”

罗荣桓领命。

毛泽东和余洒渡领着部队，开进了甘家村，村子果然冷冷清清。毛泽东命部队扎在靠山坡的草坪上，不准到老百姓家下门板捆禾草。

罗荣桓早已发动了村里老人，向他们宣传了工农革命军的宗旨，老人们早闻说工农革命军专打土豪，便欣喜地进山报信。躲在山里的群众一下子回了村，村里热闹起来。

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毛泽东决定召开一个群众大会，把从萍乡带来的4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杀掉。

这一招十分灵，甘家村的父老乡亲们确信了工农革命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纷纷把战士们接到家里住，还送粮、送菜。

毛泽东从甘家村的群众口中获悉了莲花城内守敌寥寥无几，当即召开了一个行军会议。

“余师长，你不是主战派么，我看明天可以打莲花城。”毛泽东说，“一则城内敌人空虚，二则可以鼓舞士气。”

余洒渡出乎意料，他以为毛泽东只知道一味地退，没想到此时提出个打莲花城的主张，积极性自然调动起来。

营长陈浩嚷得最响：“这个决策好，官兵们都憋足了劲，这回是包赢不输。”

苏先骏也来劲了：“打下莲花城，让官兵们舒舒筋骨，痛痛快快地玩儿上几天！”

“玩儿？”毛泽东反问。苏先骏发觉走了火，忙改口：“好好地休整几天。”

“休息也好，玩儿也好，反正部队很疲劳了，休整整也未尝不可。”余洒渡道。

“先不谈这个。”毛泽东部署说：“莲花城内只有永新杨如轩的一个连，其余的便是当地保安团丁。我看这一仗由余师长来指挥。”

“好！”余洒渡欣然应命，“给我一个营，就够了。”

“那你就带陈浩的一营吧，但不可恋战！”毛泽东叮嘱。

二

莲花县城内，驻守着永新杨如轩的一个连，外加清乡会会长，大土豪李成荫的保安团。李成荫到永新为杨如轩的母亲祝寿去了，留下刚任县党部秘书的刘启沛守家。那刘启沛是个大笨蛋，9月25日上早，听勤务兵说北门方向来了一队人马，以为是李成荫回来了，连忙领了人马前来迎接。

北门打开了，刘启沛点头哈腰迎上前，没料响起一声：“杀——”原来是工农革命军的一支小分队出现在城门口。

刘启沛吓得拔腿就跑，团丁们朝天乱放枪，莲花城震动了。

守南门的一个连知道出事，赶紧朝城外射击。

但此时余洒渡已领了人马从北门一路杀进，杨如轩那个连屁股着火，慌了阵脚。连长丁老六是个亡命之徒，喝令部下顶住，他自己操过一挺机枪射向工农革命军。

余洒渡举起驳壳枪，沉着地瞄准丁老六，一梭子弹过去，丁老六倒下。南门已破，一个连的工农革命军早埋伏在那儿，由营长陈浩领着，冲了进去。

陈浩从怀中扯出一面红旗，冲上南门城楼，把国民党的旗子撕掉，换上工农革命军的红旗。

守城敌人溃不成军，朝左街遁去，正好碰上余洒渡的人马。

余洒渡喊道：“给我杀，一个不留！”

打得顺手的工农革命军战士勇敢冲向敌人，士气十分高涨。战斗很快结束，莲花城被攻克。

开始秋收暴动以来，余洒渡难得有今天这么高兴，因为这一仗是他指挥的。打得这么好，赢得这么快，使他这个师长的腰杆儿挺得直直的。

陈浩走来。余洒渡望望城楼上飘扬的工农革命军的战旗，说：“插得好，陈营长，你为革命军立了大功！”

陈浩嘿嘿一笑，说：“全仗师长指挥有力。”

“事实证明，”余洒渡来了情绪，“论打仗，还数我们黄埔生，你是黄埔一期的老大哥，以后多打几个胜仗让他们看看。”

“就怕有人看不顺眼。”陈浩似有所指。

“怕个屁，打仗总比败退好，该庆贺还得庆贺。去，叫苏团长来，喝它个一醉方休。”

“要是毛委员知道了……”陈浩有所顾虑。

“知道了怎么样？”余洒渡望了他一眼，“胜仗是我打的，今天我说了算。”

毛泽东是随二团进莲花城的。一进城他就叫人打听五皇庙的方位。离开甘家村时，他听人说，县城五皇庙前的监狱里囚禁着7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便急着把这些革命同志救出来。

问清了方向，毛泽东指挥人马到了五皇庙。伪监狱长尚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张子清一个箭步上前，将他的脑袋破了西瓜。守牢的兵丁们吓得抱头鼠窜。

大牢砸开了，历尽磨难的革命者和无辜百姓重见天日，当得知是工农革命军救了他们时，一个个欣喜若狂。

莲花县城变成了欢乐的大海，“暴动万岁！”、“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红绿标语贴满了街头巷尾。锣鼓响了，鞭炮响了，男女老少拥向街头，拥向工农革命军。

张子清率人占领了国民党县党部和伪县公所，又打开了伪县政府的粮仓，在官殿寺把粮食分给群众。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地担着箩筐、拿着麻袋、挽着筐箩，前来分享胜利果实。

罗荣桓根据毛泽东的布置，找到了莲花县党的负责人刘仁堪。毛泽东把刘仁堪迎到扎营的瓦屋，向他了解莲花县的情况

……

这时，余洒渡、苏先骏和陈浩几个人转到了一座名叫海莲庵的房子前，该建筑位于城郊南侧，由于战事，尼姑们在几个月前逃散，只留下一个老尼守庵，做些供奉香火的杂活。苏先骏一脚踢开了写着“禅门无锁月常关，佛堂有尘风自扫”的大门，吓得老尼战战兢兢。

“别怕，我们不杀你，我们是革命军！”苏先骏道。

“你这里清静，我们借了休息休息。”余洒渡道。

“给我们备点酒菜来，酒多一点，”陈浩交给老尼两块大洋。

老尼说，她只能备素酒素菜。

“不行，鱼肉鸡鸭都要！”陈浩道。

“阿弥陀佛，这里是佛门重地，见不得荤腥的！”老尼道。“封建迷信！”苏先骏训斥道，“无产阶级闹革命，连菩萨也要打碎。”

老尼不懂何为革命，“打碎”一词却明白，吓得不敢吱声。

陈浩只好命令手下勤务兵去外头弄酒菜。

少顷，勤务兵拎来一竹筒米酒、一篮卤熟的鸡、鹅、肉等下酒菜。供奉香火的八仙桌摆在菩萨面前，余洒渡等人围桌而坐。

苏先骏先举起杯子：“多日来行军打仗，难得有今晚这场面，这全蒙余师长指挥有方，陈营长英勇善战，头一杯酒，兄弟为二位的战功干了！”

“不，”余洒渡道，“第一杯，应为我们黄埔同学重振军威而干！”

几只碗碰了一下，几个人同时洒落肚肠。

酒一下去，话也多了。

苏先骏道：“我操他奶奶，不是老毛，老子哪会偷偷摸摸地钻到这山沟沟里来喝土烧酒，老子已经在长沙城吃香的喝辣的了。”

余洒渡说：“是啊，今天是9月25号，若不改变进军路线，我们已打到长沙了。我在文家市反复说过，取浏阳，直攻长沙，必克无疑，可老毛偏同我过不去，现在好，四五千人的队伍快不到1000人了。”

“余师长，你是工农革命军的一师之长，你发话，我陈黑子听你的！”陈浩一口喝干了碗中酒，脸泛潮红，“你说怎么干，我就带一营怎么干！”他已有三分醉意。

余洒渡摇摇头：“老毛这人的脾气，你们是晓得的，我徒有师长之名分，他想干的事，不干到底是不会罢休的。可上面是要打长沙，他非要往这鬼地方退，现在只好先忍着，不要过几天，他老毛要自认倒霉的。”

“对。”苏先骏醉醺醺地说，“哈，打长沙是迟早的事，老子做梦都在长沙……”

“苏团长，听说你在长沙城有个表妹子，长得蛮靓。”陈浩说酒话了。

苏先骏来了兴致：“你也晓得？兄弟，也不瞞你了，老子……是有个表妹在长沙，她是教书的，唱得一口好曲，笑起来比蜜还甜……好迷人……哈……”

“住口！”余洒渡毕竟是师长，较注意分寸，“先骏，喝酒就喝酒，莫扯这个，无聊。”

“师……师长，你莫假正经，你不欢喜女人么……”苏先骏醉后失态了，“哈哈，女人，女人……”

师部只有罗荣桓值班。

一个士兵匆匆跑来报告：姓刘的不见了。

“姓刘的”是刘启沛，攻城时活捉他后，罗荣桓反复对苏先骏说：此人很危险，千万不能让他跑掉。

罗荣桓赶紧来到押刘启沛的地方，发现墙角的砖松了，一截绳子丢在地上。他摸摸刘启沛躺过的稻草铺，尚有余热，道：“这小子刚走了不久。”遂带了几个战士，朝通向屋背的路追去。追了十几里路，没有结果。

罗荣桓打转身回到县城，找到南门大洲上的宾兴馆，毛泽东正在那里向刘仁堪了解情况。

他把刘启沛逃走的消息向毛泽东禀报。

坐在毛泽东对面的刘仁堪说：“不好，刘启沛这家伙我认得，他同永新杨如轩关系密切，一定是搬救兵去了。”

“完全有可能！”毛泽东起了身，严肃地问，“哪个团负责看管俘虏？”

“苏先骏团。”罗荣桓道。

毛泽东下令：“马上告诉师部，莲花城住不得了，当夜撤出！”罗荣桓领命，离开了宾兴馆。

他必须马上向师长余洒渡传达毛泽东的命令，可余洒渡吃过晚饭后就不见了，没告诉他去向。他估计在三团驻地苏先骏那儿，找了也没有。

罗荣桓正在犯愁，忽见得一个兵手中拎着一只竹筒走过。

“站住！”罗荣桓喊住那拎竹筒的兵，一看，原来是陈浩的勤务兵，便问，“干什么去呀？”

那兵开头支支吾吾不说，经罗荣桓再三追问，才道是给余洒渡他们买酒的。

罗荣桓这才晓得余、苏、陈在喝酒，遂跟着拎酒的兵来到海莲庵。

余洒渡3人正喝在兴头上，罗荣桓进来了。

“哦，罗参谋，你……来得正好，满上，先喝一碗！”苏先骏朝罗荣桓招手。

罗荣桓严肃他说：“我不会喝酒。苏团长，你们团出了大事。”

“什么事呀？”余洒渡问。

刘启沛逃了！”罗荣桓答。

“跑个把俘虏，屁事一桩，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陈浩不以为然。

“毛委员要我转告师部，立即撤出莲花城！”罗荣桓说。

“小题大作。”余洒渡不耐烦地挥挥手，“罗参谋，你告诉毛委员，部队需要休息，要撤也等天亮吧！”

罗荣桓道：“刘启沛一定是到永新搬兵了。这里离永新不远，我们应防患于未然。”

“别说啦！”余洒渡摆摆手，“你把我的意思告诉老毛就行

毛泽东听罗荣桓报告情况后，愤然拍案：“岂有此理，部队危急，他们居然有心思花天酒地。罗荣桓，你给我传令各营各连，马上集合待命。我去一趟海莲庵，问他们到底走不走！”

毛泽东由月生仔和几个兵领着，踏着夜色一跛一跛地来到海莲庵。

“阿弥陀佛。”老尼不知出了何事，脸色煞白。

毛泽东和气他说：“老师傅，实在对不起，我下面的人不应在你这佛门重地喝酒作乐，多有得罪。”而后，他踏着重步进了佛堂。

余洒渡一见毛泽东出现，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朝苏先骏丢了个眼色，让他先说。

苏先骏赶紧起身：“毛委员，罗参谋没告诉你么？”

毛泽东冷峻地扫了他们一眼，说：“苏团长，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出在你这个团，你怎样向全体官兵交待？”

“我……”苏先骏喷着酒气，“我在你眼里早就不是团长，是鸡巴听差，老子早就不想干了，你宣布撤了我吧，我……”

毛泽东的拐杖在地上狠狠戳了两下：“亏你还有脸面这样说。你不当团长，可以在会上提出来，我们会考虑的。现在我要说的是，你们马上离开海莲庵！”

余洒渡说：“毛委员，你放心，跑走个把俘虏不至于引来杀身之祸，我余洒渡用脑袋担保你的安全！”

毛泽东厉色地问：“余师长，你有几个脑袋？1000多人的生命安全，你用什么担保？”

余洒渡语塞。陈浩见势不妙，打着圆场：“毛委员言之有理，我们撤吧。”

余洒渡这才起身，推开凳子，出了庵门……

事实证明，毛泽东主张连夜撤出莲花城是正确的。

次日黎明，杨如轩的两团兵已向莲花城开来。但敌人扑了个空……

第十三章

进三湾，毛泽东改编工农革命军：

第一步，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

第二步，“支部建在连上”；

第三步，成立士兵委员会

三湾山歌：“1927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

毛泽东致书袁文才

—

三湾改编，我军史上的一座丰碑——

撤出莲花，工农革命军向永新境内进发。

尽是山，路从山里穿过，山在路边盘旋，不尽的山雾笼罩，有时分不清天和地。

毛泽东的思绪像那起伏的山，他现在领着这支人马，是他人生的一次演习。他全然没去想像中央乃至省委会如何评说他的作为，更不去考虑马也尔的咆哮与谩骂。他没有念过大学，没有喝过洋墨水，但他深信马列的理论不独能在城市中实现，山沟里也同样能创造辉煌。“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一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他在15岁时写了这诗，后来他在长沙桔子洲头疾呼：“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说过敢于摘太阳的人才是英雄，为了实现目标而“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几十年后，他把这句话写给了爱女李讷）。

正因为如此，历史才毫不含糊地选择了毛泽东；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能凭他静澹与浮嚣之气兼而有之的个性书写历史。

你听，就在通向山里的这条路上，他居然在低吟刘邦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如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他的浪漫加剧了黄埔高才生余洒渡的不满情绪，这位师长决意要让浪漫的诗人回到现实的苦土中来。

他向毛泽东报告了前面行军途中发生的两件事：

1、发虐疾的战士增加了近50人，部队几乎没有任何办法来治他们，再发展下去……“很难保证我俩不打摆子”（余洒渡原话）。

2、几十名伤员成了部队最大的累赘，丢又丢不得，抬又难抬，怎么办？

余洒渡的两道难题刚出完，新的题目又摆在毛泽东面前——摆在连自己都伤了一条腿的前委书记面前。

张子清前来汇报：“毛委员，我们营今天又有13个人开了小差！”

“该连的党代表呢？怎么不阻拦？”毛泽东问。“该连党代表牺牲了。”张子清道。

“哦……”毛泽东沉默了。

接着，苏先骏又来报告：“我团有26个人请假，说是要回去办农协，他们不愿跟着大部队瞎走。”

“你批准了他们么？”毛泽东问。

“我已经向你辞过职了，我不能管这件事。”苏先骏道。

毛泽东听得出对方话中的弦外之音，他不动声色他说：“除此还有什么呢？我听说你们团有几个同志想入中国共产党，你居然也不管！”

“有这回事，我不是党代表，我不能越权。”苏先骏振振有词道，“党代表潘心源不知去问，这个你不是不知道。”

“你总是有理。”毛泽东道，“我看这些问题，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这是发生在行军途中的事。对于这些事，毛泽东有所耳闻。只是没有像今天这么集中，这么尖锐。从在莲花海莲庵发生那件事起，毛泽东就意识到必须着手改造这支队伍，而今这个意识越来越强烈了。

队伍向前行进，来到一个环山的小村落，此村落风景秀美，几棵大樟树遮天蔽日，漫山枫叶如一片片火红的朝霞，一条清清的小河玉带似地从村外绕过，虽是秋天，满目仍郁郁葱葱，林子里响着鸟的鸣啭。

这个村名叫三湾。

然而奇怪的是，村里冷冷清清，除了一些老人，几乎看不到年轻的后生子和细妹子，问了问，都进山躲乱去了，有的稻田刚收割了一半就撂在那儿，有的牛也来不及牵走，在田埂边优哉游哉地摇着尾巴……

毛泽东知道：一定又是村民们不晓得工农革命军的性质，进山躲乱了。于是，召来营团干部宣布纪律，要求对老百姓秋毫不犯，并贴出标语，宣传工农革命军宗旨。

毛泽东跛着腿，由勤务兵龙开富领着，来到村头一户人家，帮助扫院子、喂牛、劈柴。守家的老头陈老大得知干活的是工农革命军头领毛委员，当即进山报信。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带着好奇心情的村民们都回来了。眼见为实，他们终于确信开来的军队是老百姓自家的队伍。

小小三湾村当晚就热闹起来了。

毛泽东住在协盛和货栈。

龙开富帮他铺好了床，觉得垫的毯子太薄，从对面老乡的后院抱来一捆稻草垫床。

毛泽东进来一看，问：“拿稻草给了钱没有？”

龙开富一边垫床，一边说：“几根稻草算什么，到处都是。”

“不行！”毛泽东很生气，“我刚宣布秋毫不犯，你就拿人的稻草，给我把稻草送回去，并向老百姓赔礼道歉。”

龙开富一时想不通，没有动。

“你不送，我送。”毛泽东上前去抱稻草。

龙开富这才晓得问题的严重性，只好把稻草又收起来送还老乡。

工农革命军到底建设成怎样一支部队？毛泽东正在酝酿着一个方案……

正想着，不远处传来争吵声，那是从协盛和货栈后面传来的。

协盛和后头住的是三团的干部们。

他们吵什么呢？

毛泽东拿起拐杖，打算出去看个究竟，在门口却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

进来的人是三营参谋长曾士峨，他原在一团，后来因需要调三团的。

毛泽东问：“你急急忙忙的有什么事呀？”

曾士峨愤然道：“真不像话，干革命的人哪能这样！”

“你说清楚一点，到底出了什么事？”毛泽东问。

曾士峨反映了一个情况——

这牵涉到工农革命军的待遇。这支队伍虽然打的是共产党旗号，但待遇上仍沿用旧军队的规矩，军官和士兵除了打仗，平时伙食不一样，士兵吃大灶，而连以上军官吃小灶，四菜一汤，官兵差距不小。尤其是黄埔军校出身的这帮人（一团居多）更是特殊，皮帽皮带皮鞋皮包皮鞭，人称“五皮军官”。这些“五皮军官”非但伙食特殊，平常凡事高人一等，打骂士兵是家常便饭，今天进了三湾，伙夫少搞了两个菜，军官们就发了火。一个名叫史先贤的副连长打了伙夫一个嘴巴，还不干不净骂骂咧咧，没料伙夫不买账，同史先贤吵了起来。曾士峨觉得太过分了，指责史先贤。史先贤同曾士峨也吵，曾士峨厉色地说：“伙夫是人，士兵是人，他们吃一个菜，为什么我们吃四个菜？”史先贤道：“你莫说得比唱得好听，有种，你从明朝起吃士兵的大灶！”曾士峨道：“吃就吃，这有什么了不起！”

毛泽东听了曾士峨的陈述，拍着他的肩膀说：“士峨同志，你做得对，小灶不废掉，怎么体现官兵一致，当兵的岂会跟着我们卖命？你这个头带得好，从今晚起，我带头废小灶，到士兵中去吃大灶。”

“毛委员，我陪你去！”曾士峨见毛泽东支持他，格外高兴。一只旧油榨坊里，三团一个连的士兵在吃晚饭。菜是水煮白菜，饭是红糙米饭。

毛泽东的出现使战士们感到意外，曾士峨宣布：“毛委员和大家一块吃大灶来了！”

战士们欢呼起来。

毛泽东和曾士峨从竹篮里拿起大土碗，让伙夫给舀饭菜。

“很香嘛！”毛泽东嚼着红米饭，“从明天开始，我们取消军官小灶，官兵一律吃大灶。”

吃罢晚饭，毛泽东回到协盛和，要龙开富去师部驻地钟家祠把余洒渡请来。

余洒渡问龙开富：“毛委员是不是要开干部会？”

“不是，他请你一个人去。”龙开富回答。

余洒渡心里咯瞪起来，从文家市会师到今天，毛泽东尚未单独找过他谈话。其间必定有大来由。他估计是莲花夜宴之事，毛泽东又要发作一番。可细一琢磨，不像。

余洒渡到了协盛和。

毛泽东关上门，道：“余师长，今晚找你，有件要事相商。我们的队伍开进了三湾，我看可以住个三五天。”

“住个二五天？要得，休整一下也好。”余洒渡赞同。

“不仅仅是休整。”毛泽东接着说，“工农革命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共产党的队伍应当有共产党的样子，对这支部队实行改编，是刻不容缓之事。”

“改编？”余洒渡没想到是这个问题。

“秋收暴动中，部队伤亡大，逃亡严重，部队组织涣散，机构不健全，失去了战斗力。”毛泽东深思熟虑地说，“我们现在仅乘700余人了，如果把原来的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那就精悍多了。”

余洒渡似乎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这行么？”

“怎咯不行呢？团下面辖一、三两个营，第一营由原来第一团编成，第三营由原第三团编成。”

“那编后多余的军官呢？”

“可以组成军官队。团部还直辖特务连与卫生队，原第二团被打散，第二营暂缺。这一来，全团共有7个连。”毛泽东吐着烟圈徐徐说道。

余洒渡心里不是滋味，反对吧，显然站到了毛泽东的对立面，而且眼下最要紧的是，师的建制缩编成了团，顺理成章地把他的师长给缩掉了。他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毛泽东把他单独找来，可谓用心良苦。

“那谁当团长呢？”余洒渡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问。

“这个么，当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得发扬民主，开会定。”毛泽东说。

“对，对，开会定。”余洒渡只有顺着竿子说了。

“那就连夜开会，明天一早向部队宣布。”毛泽东说。

“好吧，我这就去通知人。”余洒渡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退出来。

二

当夜。协盛和亮着一盏油灯。

油灯映照着毛泽东清瘦的身影。前委扩大会在这里召开。这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时刻。

毛泽东首先谈了改编部队的重要性，把告诉余洒渡的改编方案说了一遍。余贲民第一个表示赞成：“早就该走这步棋了，俗话说‘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兵贵在精不在滥。”

苏先骏发问：“这样一改编，难道就没人开小差？”

毛泽东说：“我们宣布一个原则，愿者留下，不愿者发给路费走人，但枪不能带走。那些动摇分子，还有不情愿干革命的，走了是好事不是坏事。”

余洒渡接口：“这样一来我担心会乱套，人会走光的。”

毛泽东笑笑：“我不相信。动摇分子和不愿革命者总是少数。”

张子清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话：“毛委员早就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愿革命的早点走开，对革命有好处。”

余洒渡同苏先骏坐在一块儿，他悄悄用脚踩了一下苏先骏的脚。

苏先骏自然明白余洒渡的意思，就抢先说：“既然改编是大势所趋，我也拥护。师部缩编成团，余师长是否就屈就我们的团长？”

毛泽东对苏先骏抢先提人选问题，已有所料，就说：“洒渡同志、先骏同志、贲民同志都是前委委员。前委仍是军中领导机关，我看洒渡同志就不必屈就团长了。”

对苏先骏来说，这无疑是一记闷棍，在莲花的海莲庵和三湾进军途中，苏先骏撂挑子不当团长，不过是虚晃一枪要挟毛泽东，不意成为事实，他无话可说了。

啼笑皆非的余洒渡却乱了方寸，但他旋即就镇静了。他道：“毛委员言之有理，我等是前委委员，本来就是领导。我看团长让陈浩当。”

余贲民道：“我提议张子清当团长。”苏先骏附和余洒渡：“我坚决主张起用陈浩同志当团长，陈浩同志是黄埔一期的，能力强，懂军事。”

毛泽东望着张子清。张子清避开目光，道：“我才疏学浅，当一团之长

差火候，还是陈浩当吧！”

陈浩喜出望外，却故作谦虚：“不可，不可！”

毛泽东扫了众人一眼，把目光转向陈浩：“行，陈浩同志能打仗，就让他来做团长吧。”

余贲民感到意外，毛泽东怎么会同意余洒渡的方案？他觉得是个谜。

改编后的人选，最后议定了如下的方案：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

团长	陈浩
党代表	何挺颖
团副	徐恕
参谋长	韩昌剑
第一营营长	黄子吉
党代表	宛希先
第三营营长	张子清
党代表	李运启
特务连连长	朱建胜
军官队队长	陈毅
安卫生队队长	曹

第二天，部队在三湾大枫树下集合。大部分士兵脸上都阴云郁积，以为长官常规训话，老一套。部队集合好了，余洒渡走到队伍前，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的眼皮肿了，两眼布着血丝，显然是熬了夜。他的嗓音不大，叫人听了甚至是有气无力地：“大家听着，我现在代表前委宣布，部队缩编，主要是人员减少了，我们由一个师缩到一个团，一个团还不足，为两个营七个连……”

余洒渡的话并未引起什么振动，士兵们你看我，我望你，高兴不起来，在他们看，缩编也好，扩编也好，那是长官的事，无论谁当师长，谁当团长，与他们都不搭界。

余洒渡接着宣布了缩编后的人员名单。

念毕，他懒洋洋地下去了。

新任团长陈浩倒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神采飞扬地走到队伍前，嗓音洪亮地叫了一声立正，而后宣布：现在请毛委员讲话。听说毛委员要讲话，士兵们引起了注意，一个个集中了精力。大家还是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听了他的演说，值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听听毛委员说些什么。

毛泽东从一扇门里走出来，没有拿拐杖，仍是一跛一跛的步履，他虽然头发长，脸瘦，但显得很精神。他踱上土台子，两道深邃的目光环视了全场一圈，而后用湖南腔说：“同志们辛苦了！我首先要讲的是，我们只是失利，我们没有失败，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我们两营人，比两把菜刀强多了，还怕干不起来么？”

毛泽东的话极富感染力，引起了大部分战士们的共鸣，人群中有人喜悦地议论。毛泽东的话给了他们力量。

“同志们，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人可以

当敌人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我在文家市说过，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莫看这块石头小，照样可以打碎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队伍在三湾改编，我们还有几件事要做。现在先干第一件，我宣布一个原则：不想干的可以走，发给路费，但枪不能带走，这是条纪律。我们还可以给走的人开证明，证明你们是好人的。我先说到这里。”

那时没有鼓掌的习惯，但不知谁领头鼓掌，掌声由小到大，最后变成了雷声般的轰鸣。

毛泽东的话说到人们心上了。

队伍解散后，树下抬出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一摞摞大洋，那是给离队者预备的路费。

副连长史先贤是典型的“五皮军官”，毛泽东昨天宣布撤了军官小灶，十分恼火，不愿再干了，头一个走到桌边，请求离队。

陈毅安为他开了证明，发了5块大洋。

树下围满了看热闹的官兵。

史先贤狼狈地望了望众人，拿了路费后，低着头挤出了人圈。

又有几个军官要走。部队都为他们办了手续。其中一个名叫文进的要带枪走，引起一番争执。

“枪放下，不能带走！”陈毅安严肃地说。

“老子跟你们干了这么久，带枝枪防身用还不行？”文进道。

“不行！”毛泽东出现在人丛中，“枪是革命的本钱，谁也不能带走。”

文进无奈，灰溜溜地离去。

一个上午，官兵共走了38人，应验了毛泽东的话：不愿干革命的人毕竟是少数。这支队伍通过改编，没有垮掉，而是更精了，更纯了。

下一步，毛泽东着手在部队建立党的组织。

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最重要的是应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国共合作形式出现的北伐军中，虽然有共产党的组织，但力量很弱，即使是我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党的支部也仅仅建在团上，在下层，在广大士兵中共产党员却很少，党的力量十分薄弱。秋收暴动虽然打的共产党旗子，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也在部队中建了党，但在各团、特别是在基层，党的领导非常弱。由于党组织薄弱，造成秋暴部队政治上不巩固，战斗力不强，吃败仗、受挫折。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这个症结，提出了、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重要原则。正如他后来指出的：“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代表的任务是：一、专门做党的工作；二、做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指导士兵做群众工作。在连一级，党代表同时担任党支部书记。

工农革命军通过三湾改编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在连以上设立党代表，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保证了这支弱小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和始终坚持正确的马列主义方向。

改编的第三步，是在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

这样一来，士兵群众的要求能得到反映，士兵的民主权益有了保障。士兵还直接参加了经济管理，监督各项民主制度的执行。

这样一来，激发了士兵的热忱，促进了官兵一致、上下平等的政治原则

之实施。士兵委员会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取代、削弱政治、军事指挥机关的作用，士兵委员会不是一级领导机构，只能对某个问题提出建议或批评，不能直接干涉和处理。在非常时期，党代表可以解散士兵委员会，或者不准其开会。

士兵委员会的组成，连一级产生5~9个执委，推举主席1人。营一级，每5个士兵选1名代表，然后产生11~13名执委，内有常委3~5人，主席1人。团一级每10人选1代表，并产生17~19名执委，内有5~7名常委，主席1人。

毛泽东针对旧军队不良影响，在军中制定了各种民主制度，如官长下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和批评官长的自由，废除繁琐礼节，经济公开，伙食由士兵参加管理……

可以说，三湾改编是毛泽东在“枪杆子”上刻下的光辉的开篇，为溃退中的部队改变为真正的革命武装奠定了坚固的根基。

改编的洗礼，很快使工农革命军面貌一新。

在改编部队的间隙，毛泽东还到农民中访贫问苦，使人民群众自发起来支援革命。“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鱼水亲。”流行于现代的这两句歌词用来概括当年三湾的情景，亦恰如其分。有这么一件事，进三湾的次日下午，毛泽东看见一个挑水的农民，便上前搭讪。他发现农民挑的水十分浑浊，要他停下来，问其原因。农民说：“井坏了，水一年到头都是浑的。”毛泽东说：“这种水不卫生，吃了要闹病。”他赶紧找到农民挑水的地方——肖家祠附近。只见这里的两口小井年久失修，外面的脏水和山上流下的泥沙都往井里灌。他马上喊来龙开富和几个战士，向老表借了锄头、筐子修井。快修好时，他发现填平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在溢浊水，便去培土。龙开富道：“不碍事，算了吧！”他说：“小洞不补，大洞尺五。”硬是一丝不苟地将小洞填平。两口井修好了，三湾村几百口人从此喝上了干净清亮的井水。父老乡亲们感激毛委员，给这两口井取名“红双井”。

天上降下北斗星，
漫山遍野通透明。
一九二七那一年，
三湾来了毛司令。
毛司令哟真英明，
带来将官带来兵。
红旗飘飘进村来，
九龙山沟闹革命。

这是三湾改编后三湾人民自编的山歌。山歌一直唱到现在，还将永远唱下去。

三

10月2日，是工农革命军进驻三湾的第四天。

怀着三湾改编成功胜利喜悦的毛泽东，在为下一步而操心。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使其轻装前进，必须妥善安排几十号伤病员。前委已决定明天撤出三湾，伤病员往哪儿搁呢？

晚饭前，他到伤病员住地看过了，其中断臂残腿的重伤号不少，这些同

志有的是打东门市受的伤，有的是卢溪突围挂的彩，他们作战中都很勇敢，年纪都在 20 岁上下，最小的只有 15 岁，都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毛泽东看他们时，他们哀求道：“可莫丢掉我们啊，我们死活也要同队伍在一块儿！”

闻之无不让人动容。

毛泽东安慰他们：我们不会随便丢掉你们的，不会的……

从伤病员住地出来，毛泽东心里很不平静。突然，他眼睛一亮，想起了王兴亚在安源张家湾会议提到过的宁冈袁文才。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据说就扎在离此不远的茅坪，如果能在茅坪办个医院，将伤病员留下治疗，那该多好？

有了办法，他如释重负，赶紧要龙开富找几个老表来，向他们打探袁文才的情况。

不一会儿，龙开富领来一老一少，将其带到协盛和。那老的叫李长俚，少的名叫李立，才 18 岁，是李长俚的侄子。

听说毛泽东要打探袁文才情况，李长俚十分兴奋，他说有个表叔在袁文才的宁冈农民自卫军里当伙头，他去过那儿几次，见过袁文才；还说袁文才专打上豪劣绅，同茨坪的王佐是把兄弟，在这方圆几百里都有名气，反动派视他们为眼中钉，多次追剿他们，但他们凭借井冈山的天险躲过了大难。

毛泽东大喜，问：“他们眼下在哪里扎？”

李长俚说：“兴许不会走远，总在茅坪一带。”

毛泽东一听忙说：“好！我拜托你们办件事，行么？”

李长俚问：“什么事？”

毛泽东说：“帮我送一封信给袁总指挥！”

“这算嘛咯事，放心，管保把信送到！”李长俚把李立推到毛泽东面前，“他是我亲侄，年轻腿脚快，信就让他来送。”

毛泽东拍拍李立的肩，笑道：“后生，这事就拜托你了。”

李立一挺胸脯：“把信给我，我这就去送。”

“我还没写呐，你等一下。”毛泽东从桌上拿起纸笔，很快地写好了给袁文才的信。

李立折好信，藏在夹袖里，飞也似地离去。

毛泽东望着夜色中的山径，急切的心随着李立的身影去了，去了……

第十四章

袁文才派人侦察工农革命军，收到毛泽东的信后疑云顿超

古城会议总结秋收暴动，余洒渡中途退会

大仓村毛泽东相会袁文才，欣然诺许 100 条枪

—

当毛泽东派人传书、急于同袁文才部联系时，宁冈农民自卫军指挥袁文才亦在设法了解毛泽东。

8 月永新保卫战后，袁文才、王佐同王兴亚分手，率部返回井冈山，一个住山上茨坪，一个住山下茅坪，时刻准备着湘赣敌军对井冈山报复性的“围剿”。工农革命军撤出莲花向宁冈方向一开进，袁文才就得到消息。他一时弄不清这是什么军头，归属何部？遂派出特务连长周桂春带人前往打探。后来周桂春派人回茅坪报信说，那支队伍 1000 来号人，的确是向永新、宁冈地界内来的。袁文才顿时警觉起来，他的部队才 200 多人，绝非这千号人马的对手。若要攻来，茅坪将首当其冲。自卫军里气氛也随之紧张了。

袁文才一面布置继续打探，要周桂春一天三报，一面将自卫军调至步云山，作好迎敌的准备。

正在这时，三湾的李立将毛泽东的信送到了。

袁文才阅毕信，速吩咐把其他头领都叫来议事。少顷，副指挥李筱甫、秘书长谢角铭、司书陈慕平等人都来了。

袁文才道：“永新三湾来了封信。”

“谁写的？”谢角铭问。

“一个姓毛的。”袁文才指指信说，“信倒写得蛮好的，言说他们是工农革命军，要到湘南去，希望同我们交朋友，一块儿搞工农武装割据。”

“放他娘的屁！”谢角铭一听便骂，“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啥子交朋友，十有八九是想吞并了我们。”

司书陈慕平把信拿来看，一见信上的落款是“毛泽东”，“呀！”地嚷了一声，兴奋地说：“原来是毛泽东，我认识。”

“你认得？你怎么会认得他？”袁文才诧异地问。

陈慕平道：“你们这号记性呀，上回我从武昌农讲所学习归来，不是告诉过你们，有个叫毛润之的老师讲课讲得好么，毛润之就是毛泽东。”

哦，袁文才记起来了，不但陈慕平提过毛泽东，永新暴动成功后，贺子珍也给他提起过毛泽东。贺子珍还给他介绍了毛泽东在《湘江评论》杂志上毛泽东写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他自语道：“这个毛泽东也怪，跑到湘南去搞啥子武装割据？”

谢角铭警惕地说：“声东击西呗，带兵的人谁不懂这个。说穿了，他看上咱这块风水宝地啦！”

“话不能这样说。”陈慕平来了气，“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没见过毛泽东，你不了解毛泽东，这个人可不是等闲之辈！”

“不是等闲之辈？”谢角铭振振有词道，“有本事的人为什么不过州闯

府？为什么带个破军头钻山沟沟，他莫不是落草了？”

“你们别争了！”袁文才瞪了陈慕平和谢角铭一眼，“筱甫，你怎么不做声，你说说呀。”

李筱甫沉思地说：“百闻不如一见，等周桂春回来，我们再定夺吧。”

李筱甫话音未落，门外传来周桂春的声音：“累煞我也！”

“哦，桂春打回转了！”袁文才喜悦地把周桂春迎进屋。

周桂春气色欠佳，往竹椅上一躺，直出粗气。

袁文才急问：“三湾那边探得了什么情况？”

周桂春说：“我没进三湾，可在三湾外探得了实情。”

“你没进三湾，怎咯能探实情？”袁文才反问。

周桂春道：“那个姓毛的军头不是好军头！”

陈慕平问：“这话从哪里说起？”

周桂春呷了一碗凉茶，

把情况一五一十说了——

周桂春把带的人分两路侦察。他在左路，正准备潜入三湾，却看见几个人骂骂咧咧地从村里出来。他当然不晓得这是毛泽东改编军队时不愿干的人。他悄悄跟在后头，听他们说些什么。

那几个人都是军官，史先贤和文进也在里头。文进骂得最凶：“老子辛辛苦苦打仗，姓毛的连枪也不给一技，真他妈的不讲仁义！”史先贤嚷：“跟姓毛的干不会有好果子吃。”

周桂春说：“有不少人在三湾同毛泽东散伙，当官的当兵的都有。”

陈慕平不信，“瞎说！”

周桂春发誓：“半句有假，雷打刀劈。”

袁文才沉吟了会儿，又看看毛泽东的来信，信写得不错，陈慕平对他的介绍也不错，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弃他而去呢？

“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得很，世上怕不止一个毛泽东吧？”李筱甫心存疑虑地问。

“这事也怪。”袁文才想了想，最后决定，“这样吧，陈慕平不是在武昌农讲所见过毛泽东吗，干脆，你到三湾去看看，弄个水落石出。”

“好！”陈慕平道，“我这就动身。”

二

毛泽东企盼着袁文才部派人来接头，可一直没等到。从三湾到茅坪才70里路，为什么他们还不来呢？

正在这时，龙开富进来，告诉毛泽东说，有一个自称是他学生的人求见。

“快请他进来。”毛泽东说。

龙开富把陈慕平请进了屋。

陈慕平一见毛泽东就很兴奋，证实了眼下的这位毛泽东正是在武昌农讲所为学员讲课的毛老师，当即亲热地喊：“毛老师！”

毛泽东想了一下，认出了陈慕平。师生重逢，百感交集。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毛泽东问。

“我在宁冈农民自卫军里当司书。”陈慕平亮了身份，便把袁文才收到毛泽东的信后，众头领议事发生争论，以及周桂春侦察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

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介绍了三湾改编的情况，说：“革命是件了不起的事，于革命就不怕死，为了党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动摇分子、不愿于到底的人，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个毫不奇怪。”

经毛泽东一点拨，陈慕平恍然大悟，心头的疑团消失了，他向毛泽东保证，做好袁文才和王佐的工作，为工农革命军尽力。“好！”毛泽东道，“我们在三湾住了好几天，也该走了。你回去代我同袁指挥约个时间，我要拜访他。”

“这个没问题。”陈慕平说。

陈慕平走后，毛泽东找来新任团长陈浩，问及前站情况。陈浩告之，前站是古城，已派人联络妥，宿营地点及粮食俱已备办。

“有没有同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联系上？”毛泽东问。

陈浩说：“已派人去找了，估计问题不大。”

“不能估计，”毛泽东严肃他说，“一定要找到龙超清，他是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得到他们的支持很重要。”

陈浩一口一个“是”。

到了下午，经过改编的工农革命军继续南行，走了30余里，来到宁冈境内的一个小山村——古城。

古城在历史上曾为宁冈县城，至今还有古城墙城洞，又名升乡。

部队到了古城，第一餐饭吃的是红薯，军官取消了小灶，与士兵伙食一样。但苏先骏说犯了胃病，另外弄了小菜和白米饭。

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儿。

“他都炒了什么菜呀？”毛泽东问。

党代表何挺颖道：“野猪肉，野兔肉……”

毛泽东愤然：“有胃病还吃野猪野兔？这是哪号胃病？”

他痛感三湾改编时作的规定在实际中执行起来不那么容易，也痛感领导机关的同志不起表率作用，将使改编功亏一篑。

问题的要害在何处？

从文家市开始的那场争论还在继续，余、苏等人的对立情绪在加剧。毛泽东决定，在古城坐下来开几天会。磨刀不误砍柴工，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搞清楚，全团官兵就没有精神，就少脊梁骨。

“连以上的干部都来，开前委扩大会。”毛泽东布置。

这就是后来写进了党史的古城会议。

会议在古城文昌宫召开。

开会前，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赶到了。陈浩告诉毛泽东，他已安排龙超清在团部驻地休息，等开完会再让他来。

“不，”毛泽东说，“把龙超清同志也请来开会。”

毛泽东的这个决定给余洒渡带来不快：今晚开的到底是什么会？4个前委委员的会，扩大到连以上，而今连当地的负责人也拉进来凑热闹。他突然隐约地意识到，毛泽东的这个会的锋芒是针对他和苏先骏的。但要取消这个会是不可能的，他只有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然而，会议开始后，余洒渡并未从毛泽东的言论中感到对方在批判自己。毛泽东从中央紧急会议决定武装斗争说起，肯定中央方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秋收暴动到底采取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毛泽东有他自己的说法。

但说着，说着，毛泽东的话锋说到了各团起义失利的情况，一团出师不利、邱国轩倒戈……全兜了出来，余洒渡可不认为这是在总结经验教训，而感到毛泽东开始在揭自己的伤疤，他重重咳了一声，愤然退出了会场。

然而，余洒渡的拂袖而去并未引起多大骚动，会议照常进行。

坐在一角的苏先骏也想发作，但陈浩给了他眼色，示意他别走，他只有忍气吞声地坐下。

毛泽东在古城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后来的回忆者作了如下概括：毛泽东在讲话中认真地总结了秋收暴动以来的经验教训。首先认为，湘东赣西的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我党领导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进攻，在湘、赣、鄂、粤数省的广大人民中树起了一面革命红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这次暴动在战术上有深刻的教训，这就是：部队过于分散，没有很好地集中使用兵力，没有实行有力的统一指挥，以致分别遭到敌人的袭击，打了败仗。没有改造的邱国轩的叛变也是一大教训。但是，工农革命军并没有全部被打垮，挫折与失误也没有吓倒工农革命军。我们保存了实力、保存了骨干，成为实现向农村进军的战略转移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本钱。我们要进一步把部队整顿好，提高战斗力，迎接更艰苦、更大规模斗争的到来。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回旋余地很大，不仅可以休养生息，藏龙卧虎，也可以厉兵秣马，向敌人发动新的进攻。农村中的广大贫苦农民，是工农革命军依靠的对象，也是开展游击活动的重要力量，一定要充分发动和依靠他们……

为时两天半的古城会议，还着重研究了对待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问题。龙超清在会上介绍了有关情况。但未等龙超清说完，苏先骏就打断他的话：“对袁、王，我这两天有所耳闻，他们是绿林帮，是土匪，我们不存在同他们联合的问题，而是要用武力消灭他们！”

“不对！”毛泽东动了肝火，“这种看法太狭隘了，太武断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多着哩，历史上有哪个朝代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的？我们要团结、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统治阶级就拿我们没得办法。”

龙超清听了毛泽东一番话，高兴地说：“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古城会议进一步指明了工农革命军今后的革命方向，60余名与会者，有90%以上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愿意跟毛泽东干。

但，此时发生了一件事。

中途退会的余洒渡收到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写给他和毛泽东俩人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已取消进攻长沙，马也尔大光其火，中央也要追究责任，望毛泽东速去汇报，指令部队暂在湘赣边待命。

余洒渡一口气读完了信，心境竟好了起来，他想这信犹如一块石头，对毛泽东是重重的一击，省委速令毛泽东回长沙汇报，毛泽东的退却计划可以休矣。

他拿着信，步履轻松地来文昌宫找毛泽东。但会议已结束，毛泽东正在同陈浩谈什么。毛泽东显得很激动：“陈团长呀陈团长，两天半的会你一言不发，一散会你就鼓捣着要攻打新城，你晓不晓得，新城有敌人一个营，打下来没问题，可又得增加我们多少伤亡？”

陈浩辩解：“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几个团干部都这么说。”

毛泽东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是好事，可你们要从实际出发啊，你

去找团干们开个会，把思想统一一下。”

等陈浩出去，余洒渡把彭公达的信给了毛泽东，他满以为毛泽东阅信后会蔫下来，不料毛泽东若无其事他说：“马同志大光其火，中央要追究，我已经作好了这个准备。”

余洒渡诧异地问道：“你不回长沙向省委汇报吗？”

“我不离开部队。”毛泽东道，“不过，我会马上派人去把这里的情况向省委作出详细报告。”

余洒渡说：“省委命令部队在湘赣边待命，不要再往前走了。”“这里就是湘赣边。”毛泽东说，“对这个问题，前委开了两天的会，对今后的行动作出了部署，前委负这个责任。”

余洒渡一听傻了眼，这个毛泽东大专横了，他的满腹怨艾找不到发泄的方式，急得直咬牙。他是黄埔第二期毕业生，上个月刚满20岁，血气方刚，壮怀激烈，他曾在叶挺独立团横刀跃马，血战沙场，好不痛快，可是，上帝偏偏把他同毛泽东撮合在一块，使他怀才不遇，无所作为。

“毛泽东——”他忍不住直呼其名，“这是中央的意思，共产国际的意思，你要考虑后果的。”

“么子后果？”毛泽东平静地问，“坐班房、撤职、杀头，我还是要干革命的。”

谈崩了。余洒渡跺跺脚，转身就走。

毛泽东望着余洒渡的背影，看看手中的信，在思索……

“毛委员！”何长工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

“哦，何坤呐，”毛泽东问，“还没休息呀？”

何长工说：“我站了很久了，你同余师长的谈话，我都听到

“听到了也好。”毛泽东道，“我信得过你，想请你办件事。”

“你说吧！”何长工道。

何长工也20出头，当时投身革命的皆是这么一个年龄段的青年。他原名何坤，曾任华容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让他化名长工到警卫团打埋伏，秋收暴动时当了一团的参谋，这次改编当了卫生队党代表。

毛泽东把省委来信给何长工看。

何长工阅毕，道：“毛委员，这个节骨眼上，你走不得。”

“是哟！”毛泽东说，“中央的路线是攻打大城市，我们向湘赣边界的退却，很可能像余洒渡攻击的那样，是对中央路线的大逆不道。我们虽无法改变中央进攻城市的路线，但我们的情况，必须向省委讲清楚，我想派你去

做这件事。”

“毛委员放心吧，我一定把这里的情况讲清楚，我不相信中央只相信那个马同志。”

“唉，中央的事情也复杂啊，公达他们处境也不会很好。你告诉他，我们到了湘南，也可能就在这湘赣边活动，湘南除了郭亮的部队，还有哪些武装力量？要请示省委的安排意见。”

“我记住了。”

“你快点上路吧，卫生队目前主要是安排伤病员的事，我和龙超清说好了，明天见袁文才，争取在茅坪办个医院。”

何长工肩负着毛泽东交给的使命，当夜离开了古城。

陈慕平回到茅坪，把见到毛泽东的情况向自卫军指挥袁文才作了禀报。袁文才大悦，决定去拜访毛泽东。

然而，自卫军内部出现了反对意见，谢角铭、周桂春几个人认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方不能主动上门，万一老毛摆下鸿门宴，悔之晚矣！

“那怎么办？”袁文才问。

周桂春提出，看看龙超清的意见如何？他是县委负责人，想事比较周全。

“对。”袁文才同意，遂派人去夸市找龙超清。

可派进夸市的人半夜回来说，龙超清不在，有人说他被毛泽东找走了。

“那就等见到龙超清后再定夺此事。”袁文才说。过了两天，开过古城会议的龙超清来到茅坪，把开会的情况向袁文才作了传达。

袁文才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落地了。

龙超清说：“我还得赶回古城去，你们明天一早来找毛委员，我在那儿等你们。”

谢角铭说：“龙书记，送上门的买卖不抵钱。老毛求助于我们，岂能我们主动，应当老毛亲自来茅坪。”

“不妥！”龙超清道，“毛委员是中央特派员，又是前委书记，岂能屈驾？”

周桂春道：“我们去古城，毛委员来茅坪，都不妥，我看双方在古城与茅坪之间的大仓村见面为好。”

龙超清见这些人还对工农革命军心存疑惑，想了想说：“这样也行，就这么定吧。”

“好，就在大仓见面。”袁文才也同意。

龙超清到古城，把袁文才这边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坐在毛泽东身旁的陈浩一听，皱起眉头道：“他们不来古城，提出在半路见面，其中必有奸诈。”

龙超清反复说明没诈。

毛泽东说：“以诚相见才能肝胆相照，袁文才定在大仓见面，我看要得。”事情就这么敲定了。

入夜，陈浩到文昌宫告诉毛泽东：“我已准备了一个排兵力，明天全副武装随我们去大仓。”

“胡闹！”毛泽东道，“一个兵也不许带，明天去大仓，就你我再加上一个龙开富，然后再叫人准备100枝枪。”

“准备100枝枪？做什么用？”“送给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初次见面，总得有见面礼哟。”

陈浩大惑不解，他说右眼皮直跳，弄得不好会出事。

“我的眼皮可没跳，我看不会出事。”毛泽东道。

翌日清早，袁文才认真梳洗了一番，还让剃头师傅帮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对他得恭敬。

在此之前，他已派人到大仓村借了一个姓林的老馆子的屋，作他同毛泽东见面的所在，还备好酒菜为毛泽东接风。

不过，有一点他不知道，那就是谢角铭已瞒着他偷偷地在林家周围的林子里埋伏了30几个自卫军战士，以作应变。

吃过早饭，自卫军的头领们从茅坪出发，走了 10 多里山路。他们先到达大仓村。林老信的老婆不知袁文才借屋见何人，又发现林子里有伏兵，吓得走路也打哆嗦。

袁文才检查了一遍酒菜准备情况，便领人来村头恭候毛泽东。

这时，谢角铭才附着袁文才的耳朵悄悄说：“我已在屋后埋伏了人马，如老毛反目，你只消给我一个手势。”

袁文才想想“有备无患”四字，没有多说。

村头，一条小河上架着一座独木桥。

“来了！”陈慕平发现河对岸走来 3 个人，一眼就认出走在前头的毛泽东。

“是个跛子！”周桂春道。

“毛委员是在例阳脱险时伤脚。”陈慕平解释。

“他们才来了 3 个人！”袁文才自语，“由此可见，毛泽东是真心实意来应约。”

袁文才心里升起一种愧疚，忙转过脸对谢角铭道：“给我把伏兵撤掉，若让人家晓得，会耻笑我袁文才的。”这时，毛泽东、陈浩和龙开富已过了桥。

袁文才领着头领们迎上去。

陈慕平亲热地喊：“毛老师！”

袁文才一时不知怎么称呼，急忙中喊毛泽东：“毛司令！”

“什么司令不司令的，”毛泽东诙谐地，“就喊我老毛吧！”

大家都笑了，头领们的紧张情绪一下子松弛开来。

就这样，毛泽东与袁文才认识了。

历史证明，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所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从毛泽东见到袁文才的那天起，茅坪乃至宁冈县就成了工农革命军的依托，用通俗的话来说是有了一个家。正因为这样，才促使了毛泽东在辗转了几个地方后，最终下定决心在井冈山落脚，建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农村根据地。

袁文才恭敬地把毛泽东一行迎到林家堂屋。

毛泽东说：“袁总指挥，我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从成立马刀队到永新暴动，这些事我都清楚，不容易哟！”

袁文才听了，热泪盈眶：“毛委员，蒙你看得起我。”

“今后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事等我们去做。”毛泽东介绍了“八七”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以及湘赣秋收暴动的情况。

袁文才闻之热血沸腾，表示要为工农革命军出力。

毛泽东道：“搞武装斗争嘛，就得有枪。你们现在有多少枪呀？”

袁文才道：“60 多枝，大都是坏枪！”

毛泽东说：“我知道，你们这 60 条枪是冒着生命危险留下来的。但还不够，工农革命军决定送你们 100 条枪。”

袁文才和众头领一听毛委员送枪，感到突然与意外，一个个都十分兴奋。“我毛泽东说话算话，你明天就派人来担枪吧。”毛泽东道。

袁文才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毛委员，你的盛情，叫我们怎么答谢哟，我知道你们困难，带了 1000 块银元来相赠。”

“多谢啰！”毛泽东作了个揖。

陈浩接口：“还有件事要请你们支持。我们打算在茅坪搞个医院把伤员

安置起来，再办个留守处，好有个家。”

袁文才满口答应：“要得要得，这两件事尽可由我们来操办。”第十五章

苏先骏闻送枪愤而离队，毛泽东初识贺子珍

打 县决而又否，兵退水口

余师长临危脱逃，毛委员决计分兵

轻敌大意，工农革命军大汾遭袭

毛泽东说：“敌人把我们逼上了井冈山，
我们要把这山变成革命的山。”

王佐大井迎接毛泽东，工农革命军安家井冈山

—

次日上午，工农革命军开到茅坪，袁文才的宁冈农军和乡亲们欢迎工农革命军。负责军队事务工作的余贻民当即同袁文才筹建医院和留守处，决定把医院办在攀龙书院，把留守处办在象山庵。

毛泽东对陈浩说：“昨天我在大仓许诺送给袁文才 100 条枪，你今天替我把枪送过去，否则言而无信。”

陈浩嘴上说“好”，心里却在叫苦。原来，毛泽东前天叮嘱他备这 100 条枪时，他找了苏先骏，因原先的三团已改编成三营，该营跑的人多，富余的枪也多，行军时都雇夫子挑着。苏先骏听陈浩说调枪送给袁文才，一百个不答应。道：“余师长调枪，300 条也有，老毛调枪，半条也没有。”陈浩拿他没办法，此事只有搁浅。眼下毛泽东下令送枪，急得他束手无策。

思来想去，他有了办法，张子清是三营长，对毛泽东言听计从，叫他去办这件事，万无一失。

果然，张子清闻言无拒，风风火火地回营部去了，不消一点钟就将 100 条枪送到了袁文才的农军驻地。

这件事终于让苏先骏知道了，他找到毛泽东住的八角楼大兴问罪之师。这个苏先骏自三湾改编以来心里就老大不高兴，改编虽保留了他的前委委员，但团长一职却丢掉了，丢了军权，等于在工农革命军中丢了一切，说话也没人听了。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今天无论如何要出这口鸟气。

但到了八角楼，却不见毛泽东。龙开富说，袁总指挥邀请毛委员到步云山的白云寺去了。

苏先骏出了八角楼，在一栋民房找到余洒渡。余洒渡听苏先骏说了来由，大怒：“送枪给土匪，这么大的事居然不开前委会！”

“在这里没有我们的戏唱了，再下去，怕连命也要搭上。老子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走他娘的！”苏先骏拿定了主意，“洒渡兄，我们一块儿走吧。”

余洒渡没想到他提这个问题，想了想说：“我迟早总归要走的，可眼下

我还想看一看，我不甘心把警卫团毁在老毛手里。”

“你还是师长，我反正一天也呆不下去了！”苏先骏哭丧着脸，“我立马就走。”

余洒渡叹了口气，“也好，你走吧，不过你可以先到长沙找省委，告他毛泽东一状，告准了你就回来，告不准拉倒，你另谋高就，去吧。”“好。”苏先骏流了一会儿泪，依依不舍地同余洒渡作别。

“你还见不见老毛呢？”余洒渡问。

“见他？哼，等我带回中央对他的处分再见吧。”说完，便以查哨为名，溜出茅坪。

坐落于茅坪村后步云山中的白云寺，此时格外热闹。由袁文才安排，毛泽东在这里会见了自卫军的大小头目和永新县共产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永新县的领导干部是永新保卫战后，进山打埋伏的。在这众多的男子汉中，有一位十七八岁的妹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目。

“这位是贺子珍同志。”袁文才向毛泽东介绍，“她是吉安地委宣传委员，大革命时做过永新妇女部长。”

毛泽东在妹子面前停下。

贺子珍着蓝花布褂黑土布裤，一身当地村姑打扮，这一段发疟疾打摆子，虽然生病，仍掩饰不住青春的美貌。毛泽东打量了一番她，说：

“王兴亚曾对我讲过，永新保卫战时有一位特别能干的女将，手使双枪带领妇女守住了禾川门。那位能干的女将一定是你喽？”

“谢谢毛委员夸奖。”贺子珍也一直忽闪着一双大眼睛打量毛泽东，眼前这位衣衫破烂黑瘦的青年人虽远非她想像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却有着一种魅力吸引着这里的所有人。她便大着胆子问，“敢问，《浙江评论》上署名毛泽东、润之的先生也一定是你喽？”

“正是敝人。”毛泽东笑笑。

袁文才在一旁说：“我读《湘江评论》就是银圆妹子介绍的，她不单是个能干的女将，还是永新有名的才女呐。”“好哇。”毛泽东赞道，“妹子十七八，军中一枝花。”

众人都笑了。

毛泽东向永新的几位领导人传达了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听了他们的汇报，对永新党的工作作了指示。回来的路上，特务连长曾士峨前来报告：“苏先骏以查哨为名，想携带武器逃跑。”

“走了吗？”毛泽东问。

“根据规定，我把他的武器下掉，让他滚了。”曾士峨把一枝手枪交给毛泽东。

“不辞而别呵，”毛泽东看了看苏先骏的手枪，“爹死娘嫁人，随他便吧。”

曾士峨说：“我看这家伙八成是要叛变的。”

毛泽东说：“叛徒都不会有好下场的。”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苏先骏到了长沙，辗转数日与省委接上了头。彭公达到汉口去了，郭亮接待他。他在郭亮面前大告毛泽东的状，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就在此时，何长工受毛泽东的派遣赶到长沙，向省委报告工作。郭亮方知苏先骏是开小差来的。

苏先骏露了馅，自惭形秽，再不敢去见郭亮了，成天在街市转悠。他的

行踪引起特务注意，终于被捕，经受不住何键部下的严刑拷打，出卖了郭亮。

郭亮，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著名的工运领袖被捕后坚贞不屈，死于敌人的屠刀之下。

苏先骏遂成为国民党特务。直到1930年，红一方面军攻下长沙，他才被红军捉住，执行枪决，得到应有下场。此乃后话工农革命军在茅坪扎了几天，将伤病员全部安排在刚成立的医院治疗。

接着，部队轻装开进宁冈县城蓉市。

毛泽东决定，下一步向酃县出击。

战士们听说要打酃县，士气格外高涨。他们已两个月没有发饷了，进入罗霄山中，天天都是红米饭南瓜汤，天气变冷，不少人的单衣都褴褛不堪了。有的只好把穿破的长裤改短裤，上衣改为短褂。谁不想打一仗改换一下面貌，振奋一下军心呢？

余洒渡对打酃县的决策也很满意。本来，苏先骏出逃对他影响不小，打酃县使他萎靡的情绪重新一振。他要在打酃县中显示一下打莲花时的威风，重塑自己的军人形象。为此，他决定到前卫营去。

毛泽东洞察余洒渡的心理，同时亦希望他能在战斗中发挥作用，便同意了他到前卫营的意见。

袁文才听说工农革命军要打酃县，赶到蓉市找毛泽东，告知酃县墙高门固，易守难攻，若无内应，恐劳师奔命。但毛泽东主意已定，袁文才不便执意劝阻。

翌日，毛泽东指挥工农革命军向酃县开拔。

余洒渡在前卫营指挥，好不扬眉吐气。

当天下午到达酃县境内的沔都村，党代表宛希先即领战士打了村里几家土豪，把土豪家的财物都分给乡亲和缴归革命军。负责分财物的士兵给毛泽东、余洒渡等长官多分了一些东西，宛希先不同意，道：“毛委员反复叮嘱过了，官兵一律平等，不能多得。”

就在此时，袁文才派人送来一封急信。内容是：湖南的敌人已盯上了工农革命军的行踪，茶陵县罗定的挨户团已循踪追去；同时，请求派干部帮他训练部队。对茶陵之敌出动的这一新情况，毛泽东十分重视，召来参谋长徐恕、一营长黄子吉、三营长张子清开紧急会议。团长陈浩和余洒渡不用说早已在场。

毛泽东说：“酃县的挨户团是我们的主攻目标，可现在罗定在我们背后，我们就腹背受敌了。诸位看怎么办？”

参谋长徐恕坚持要打。

黄子吉提出方案：“我一营打酃县，三营打身后之敌罗定，这样可首尾相顾。”

张子清反对黄子吉的方案：“这样分兵，我们的力量就弱了，双方都难以取胜。”

余洒渡讲话了，他反对分兵，也反对不打酃县，他说：“我们立即提前攻城，攻其不备，待罗定开到，我们反过来杀个回马枪，这是上策。”

师长的方案兼而有之，可谓高人一筹，军官们无不称是。

最后需毛泽东决断了，但毛泽东却摇头说：“我不敢苟同。强手寻衅，应避其锋芒，当打则打，当撤则撤。”

徐恕不满地问：“毛委员的意思是不打了？”

毛泽东说：“我们的意图既为罗定所知，酃县挨户团亦必知，已谈不上攻其不备了。”

余洒渡无法忍受，毛泽东的变化使他难以琢磨，无所适从，他想发作，但毛泽东已作出决断。

“这个会久开不得，”毛泽东以不可置疑的口吻说，“我们立即分头行动，原部署变一下，前卫营一营变后卫，后卫营三营变前卫，特务连派一个排向酃县方向警戒。”

临时紧急会议结束，工农革命军折身向东，于次日下午到达井冈山西南脚下的一个小镇——水口。

罗荣桓从镇上弄到了一卷报纸，翻了翻，都是最近的，赶紧给毛泽东送来。

在那个行军打仗的特殊环境下，工农革命军几乎与外界隔绝，敌人的报纸成了获得敌情、了解形势的主要来源。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翻着这些报纸。

一条条消息很快使他的两道浓眉紧紧锁住了。这都是有关南昌暴动部队在潮汕战败的报道：“汤坑、新圩问恶战，广东军告捷，贺、叶部损失惨重……”

“揭阳方面战事于10月1日结束，贺、叶军退守普宁、惠来，再度被广东军截击，已不复成军……”“国共两军韩江激战，两岸死尸遍野……”

“完啦，完啦，全完啦！”余洒渡不知何时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他一看报上的消息，惊讶地叫起来。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没有吭声，继续翻报。“天哪，你快看呀，叶军长下落不明，贺军长不晓得去向喽……”余洒渡痛心疾首。秋收暴动失利，他本不赞成跟毛泽东退却南下，但考虑到南下能同南昌暴动的大军会台，才勉强同意。没想到还未来到湘南，竟得到了这些南昌暴动部队全军覆没的消息，他心目中最崇敬的常胜将军叶挺也被打败了。他一路上对毛泽东的不满和火气，变成了丧气和悲观。

“完啦！铁军无救啦，革命无望啦……”余洒渡不住哀叹，悲枪之极竟哭起来。

“没有完呀。”毛泽东突然盯住一条消息，说，“你看，朱德同志从三河镇突围，率一支部队从饶平到了武平。”

“朱德？”余洒渡停止哭声，接过报纸看了看，又扔到桌子上，说，“唉，也没得几个人啰，可能还不如我们呐。叶、贺主力都叫人家干光了，革命的大火已灭，剩下这点队伍，不过是些火星星啦。”

毛泽东说：“莫小看火星星，大火可以被扑灭，火星星也可以烧起燎原大火。”

余洒渡摇摇头，离开。

当天傍晚，部队点名时，余洒渡没有了下落。消息传到毛泽东那儿。

“他迟早要走到这一步的，有么子办法呀，由他去吧！”毛泽东道。

在革命最艰苦的时候，继苏先骏之后，师长余洒渡也逃了。他后来背叛了革命，在蒋介石部下当名校级军官，因贪污军饷、贩卖鸦片而被处以死刑。大浪淘沙，历史无情……

余洒渡逃走，率领特务连一个排向酃县方向担任警戒的曾士峨回到水口向毛泽东报告：酃县敌人准备会合茶陵罗定的挨户团，于明晨合击水口，袭击我军，情况紧急。毛泽东召开军事会议。军官们闻言，纷纷表

示要在水口给敌以痛击。

毛泽东一边听大家议论，一边又问曾士峨：“罗定的人马是否都进了酃县城内？”

曾士峨回答：“一半在城内，一半在城外。”

毛泽东沉吟片刻，等大家稍平静时说：“唐生智和李宗仁正打得不可开交，茶陵附近没有国民党正规部队，罗定倾巢而动到酃县来了，他的老窝一定空虚。我们这次要给湘敌一个颜色看看。但不在酃县，也不在水口，而是要到他的老窝去。”

“端罗定的窝。”

“对，这是避实就虚。”

工农革命军的干部们都闻之雀跃。

毛泽东接着说：“但是，我们这次出击的任务有三：一是宣传革命，二是打土豪，三是筹款子。我们不学罗定倾巢出动，以防敌人追击。打茶陵只需一部分人马，还要留下一部分人马牵制敌人。”

大家都静听毛泽东的部署。

毛泽东扫了众人一眼，最后把目光落在陈浩身上：“陈团长，你、黄营长，还有宛希先同志率一营的两个连去。如何？”

“保证完成任务！”陈浩、黄子吉、宛希先都站起来，信心十足。

“好。同志们，以前非不攻也，是无机也，这次有了机会，要狠狠打一下，打得罗定往回撤了，你们也撤出。然后作为右路军由陈团长和宛党代表率领在茶陵、安仁一带游击，在农村打土豪，做群众工作。我们其余人马作为左路军，待罗定退兵后，沿井冈山南麓向遂川方向游击。”

部署完，军官们散去，分头行事。毛泽东又留下一营党代表宛希先，交待说：“希先呀，你们这次出击，除了我在会上讲的几点任务外，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士兵中发展党员的事。一定要抓紧把坚定分子提拔成骨干，在游击中建好党支部。这件事办好办坏，可是关系到我们这支部队成败的大事，只能抓好抓快，我们才垮不了，否则就很难说。”

22岁，矮胖的脸上有浅白麻子的宛希先是湖北黄梅人，1925年参加共产党，1926年警卫团组建时，由党组织安排进入部队，三湾改编被任命为一营党代表，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对毛泽东的这番交待，他完全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说：“请毛委员放心，有我宛希先在，就有一营在。”天将黑时，以一营为主的右路军整装出发。晚饭后，毛泽东让警卫员又找来陈伯钧、徐彦刚和游雪松，吩咐说：“袁文才来信要我派人帮他训练自卫军，现在派你们三个去他的部队当连长、排长。你们也算工农革命军的一路吧，而且是很重要的一路啦，到茅坪要同他们搞好团结，真心帮他们建立起一支革命部队，你们这一路搞好了，我们这两路才有后路啊。”

3个人敬礼，向毛泽东告辞，连夜返往茅坪。

三

陈浩、宛希先、黄子吉带领两个连人马夜行百里，次日清晨一举打下茶陵县城。罗定闻报，急返茶陵。工农革命军根据毛泽东的部署，速撤至潭湾，同茶陵游击队接上头，合力在茶陵乡村，白天打土豪，夜里袭击保安团，使得罗定一直不敢轻举妄动。

毛泽东在水口闻讯大喜。

右路军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左路军。次日一早，毛泽东下令撤出水口，三营为前卫，团部和一营一连居中，毛泽东跟着特务连殿后，沿井冈山南麓向西行进。

山，山，山——

山的河，山的海，充满着毛泽东的视野，他钟情这山。队文家市确定兵退湘南到走进了罗霄山脉，他更深地爱上了这山，包括山里的袁文才、王佐，山里的父老乡亲。他甚至萌发了这样的想法：从保存实力来讲，这里似乎比湘南更理想，尤其是在南昌起义部队在南边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日益感到依托山区的重要，他要亲自率左路到罗霄山脉南麓来，感受这山，了解这山，他已在构想这支革命军队落脚扎根之地。

作为诗人的毛泽东，此时引发在他内心的，就不仅仅是诗意的冲动了，而是一个军事战略家、政治家特有的灵感的骚动。带着这种骚动的毛泽东，领着他的左路人马走进了遂川境内。这支队伍在密林中行进，神不知鬼不觉，原始森林敞开博大的胸襟，迎着他们，拥抱着他们。弯弯的石子路无休止地盘旋着。遂川县志上有一则记载，说此道乃盛唐贞观年间开凿，时值太平盛世，皇帝老子要吃遂川山里的金桔，因此开了这路。傍晚，队伍开到了一个山坳，由远处现出一片瓦屋，飘起几缕炊烟。炊事员竹香挑着一担锅盆赶了上来，告诉毛泽东：“大汾到了！”“唔！”正在思索中的毛泽东从逻辑中回到现实，他有点感到意外，怎么如此平静呀？这一带有陈书勋的反动武装，他们曾打败过王佐的绿林军，而且肖家壁又与他拜把子，怎么连防哨也没设？再说，竹香说陈书勋过寿，肖家壁前来贺喜，此时却杳无声息……

“报告毛委员。”曾士峨转来报告，他领了数人在前探路。“情况怎么样？”毛泽东问。曾士峨回答：“陈书勋不在大汾，躲到别处做寿去了，村里的几个土豪都在前几天搬走，打听香粉的老表说，他们已听到我们进山的风声。”张子清和伍中豪走了过来。“我料想也是这个结局。”张子清说，“大汾的土豪还算识相，晓得工农革命军的厉害。”毛泽东对张子清和伍中豪说：“我把任务交给你们三营，你们为前卫，团部和其他单位随后，尤其要注意当地反动军队的动静。”张子清应命，和伍中豪率领三营先进大汾。大汾镇是个古老的小山村，与经过的营盘墟、戴家铺相比则大得多，有点中心镇的味道。它有一条用卵石与青石板相间的街道，街道两边有一座座砖墙木门的店铺，店铺门口几乎都有一块大石头，刻着“泰山石敢当”五字。这里柴行米市、南杂山货、油栈当铺一应俱全。奇怪的是，街市冷冷清清，仿佛遭过大劫。张子清要伍中豪负责号房子，安排团部和毛泽东的住处，他自己则张罗着打土豪的事。土豪逃走了不要紧，可以到他们家搜查，出他们的谷，杀他们的猪。事情很是顺利。副营长伍中豪亲自领了一拨人，打了几家土豪，搜出了许多腊肉、腊鸭和谷子。大汾的腊味晒得黄澄澄的，用木梓油泡着，叫人一看就流口水。张子清甚为满意，下令除分一些腊味和粮食给老表外，其余交团部处理，留了一些打牙祭。河边，一只废了的布坊漂洗间里搭起了炊事家什，竹香和炊事员老何张罗开了。张子清亲自来叮嘱：“今晚的菜炒丰盛一点，能设法子弄到点酒么？”竹香道：“营长，我有句话不晓得当讲不当讲？”张子清有点不耐烦，他总有预感，似乎竹香的脑后有一双眼睛，但出于礼貌，他还是客气地说：“你讲嘛！”竹香说，“陈书勋要在大汾做生日的，现在连人影也没了，是不是有诈？”“是么？”尽管不在意，张子清还是对竹香

提供的情况引起了注意。他于是派出了几个流动哨，去遂川的方向打探情况。入夜，饭熟菜香，伍中豪从一个土豪家弄来几坛老冬酒，工农革命军要美美地享受一顿美食了。“不能喝酒！”毛泽东走进营部，“自古以来，喝酒误事屡见不鲜。”张子清说：“大汾很是平静。再说，同志们连日行军，也需补充补充身体。”毛泽东说：“正因为这个镇子太平静了，平静得叫人生奇。”张子清说：“毛委员你放心，团部的安全包在我张胡子身上。我已派出了流动哨！”毛泽东问：“朝哪个方向派的？”“遂川！”张子清回答。“相反的方向没有派？”毛泽东又问，“你敢保证敌人没隐伏在我们的来路上？”张子清一时语塞，他事事皆想得周全，怎么惟独忽略了这件。伍中豪赶紧说：“毛委员，我这就去派哨！”他走后，毛泽东严肃地说：“张子清同志，恕我直言，你有点骄傲情绪，也许是黄子吉、宛希先他们右路的成功，使你不把这些山里的小土匪放在心上吧？”张子清的心颤动了一下，几天来，毛泽东头一回这么严峻，他说：“那……那我把酒撤了，再朝四路增派流动哨。”毛泽东这才作罢，然后布置晚饭后要在祠堂开个新党员入党宣誓会，由三营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毛泽东走后，张子清闻到那从瓮中沁出的一股酒香，喉咙也痒了，他想舀一点尝尝，但想起毛委员对他的批评，终于没这样做。有腊味的晚餐对战士们来说是难得的。菜是竹香炒的，加放了朝天椒，嗜好吃辣的湘赣籍兵士食欲大振，几大箩白米饭顷刻就被一扫而光。餐毕，已是夜幕降临。张子清正想去毛泽东的住处请示工作，忽闻一声接一声的狗吠。那狗吠来自村头的小河。张子清正想出门观看究竟，伍中豪急急进来，甩着满脸的汗珠子，说：“一个炊事员不见了！”张子清猜中是竹香，但还是问道：“不见了谁？”伍中豪回答：“竹香！她去河边洗萝卜，走时老何说天黑，不让她去。她偏去，眼下，河边留着一堆没洗完的萝卜。”张子清一拍大腿说：“这个臭货无疑是同敌人串通的，她肯定是告密去了。哼，我早就说过这人有问题，可毛委员偏护着她。这下子好……”伍中豪道：“我马上去向毛委员报告，请求采取紧急措施。”“不用报告啦！”毛泽东走了进来，他的腿仍然瘸着，左手拄着根棍子，后头跟着通信员。张子清说：“竹香投敌去了！”毛泽东道：“不见得！小龙，你拾的东西呢？”龙开富把一只女人的鞋伸到张子清和伍中豪面前。“我和曾士峨到现场去过了。”毛泽东说，“河边有一只鞋，据小龙判断是竹香的，岸边的污泥有杂乱的脚印，显然是搏斗过的痕迹，可以判断，竹香被人捉走了。”毛泽东话音未落，远处响起一阵枪声。曾士峨和罗荣桓赶了进来，空气陡然紧张，似乎空气中充满着炸药。“我们被包围了！”曾士峨报告。“这不可能！”张子清说，“我派的流动哨还没回来。”“肖家壁早就埋伏在村外。”罗荣桓补充说，“他有几千人众，安下口袋等我们来钻。”毛泽东当机立断：“紧急集合，向村外突围！”张子清一把攥住毛泽东的手：“你就在这里莫走动，我派一个班来保护你。”他不管毛泽东同意不同意，径直出了门。人马已经集合完毕，张子清一声：“随我来！”朝村外白天看好的一座山寨奔去。没走多远，忽闻哐哐锣响，四周突然亮起火光，显然是肖家壁的人马已经截住了去路。“开火，把他们杀个精光！”张子清吼道。伍中豪道：“硬拼怕不行，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我们在火力上有优势，杀——”张子清决心要压倒敌人。伍中豪拗他不过，只好随他。三营的火力朝火光处射去，一时大汾墟枪声大作。奇怪，三营的火力持续了将近20分钟，火光处毫无还击。张子清派出5名敢死队员前去探虚实，敢死队员回来报告：前面并无敌人，只是一些插在田里

的松明火把。“上当了！”张子清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但他方寸未乱，当即与伍中豪作出决策：兵分两路，一路从左突围，由伍中豪领队；一路向右突围，由他自己领队。一分为二。队伍分别朝两个方向而去。张子清领人走上了一条不是路的路。天，墨黑墨黑，他们高一脚低一脚地跑，有什么事，只能靠前后传口令。他们走进了一个簸箕形的峡谷，天晓得这峡谷叫什么名字。张子清在朦胧中辨出了一个能通向外界的豁口，他决计领兵从这里走出去。岂料他刚思索停当，外面响起“眶眶”的锣响，这锣的声音显得急促凶险，令人毛骨悚然。张子清当即意识到遭到伏击。果然，远处近处皆响起一片喊杀声，那喊杀声疯狂而得意，似乎整个世界都由他们主宰。这无疑是肖家壁的伏兵。张子清在心里叫苦。他头一回碰到这倒霉事，他竭力想镇静住自己，但无法，战士们都显得混乱起来。

四

毛泽东还从来没有像这回在大汾遭袭这样狼狈这样惨，他的伤腿撞在一棵树墩上，钻心的疼痛折磨着他。曾士峨当机立断，一把背起他就跑，跑了两三里才放下他来。“曾连长，快清点一下，还有多少人马？”这是毛泽东眼下最为关心的。正巧，罗荣桓领了一群突围的战士赶上来，黑暗中，他喊着毛委员的名字。“荣桓！”毛泽东也摸着黑把手伸出来，同罗荣桓他们一一握手。他数了数跟上来的人，一共40名。“还好，同志们。”毛泽东说，“手还是那么热哟。哦，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说什么败寇之手是冰凉的。我们今天遭了袭击，可手并不凉啊！”罗荣桓说：“心是热的，血是热的，手就不会凉。”“嗯！是这么个理。”毛泽东对围上前来的战士们说，“败寇之手冰凉，是因为他们没有理想，败不得。我们的手不会凉是因为我们革命军队不怕失败，不怕挫折，只要这颗心不凉就好哟。”曾士峨说：“我们杀个反攻，我就不信我们打不赢肖家壁。”“杀反攻？这可使得。”毛泽东说，“肖家壁今晚打得主动，准备充分，地形熟悉，伸着脖子硬碰硬只会吃大亏。”“那怎么办？”曾士峨问。“好办。”毛泽东道，“你和荣桓负责召集散失的人马，并迅即同张子清、伍中豪的三营联系上，还有副团长、参谋长、团部和一营一连。我在这儿等你。”罗荣桓说：“我留下一个班保护你。”“不用不用！”毛泽东说，“有小龙在我身边就行。”“我在这里！”龙开富从黑暗里跳将出来，他刚从别处找来。“你这小子，我以为你……”毛泽东拍着龙开富的肩，噎住了后头的话，许是不吉利，话没出口。罗荣桓、曾士峨领兵执行任务去了。毛泽东一屁股坐在地上，刚一坐下来就立了起来。“你……”龙开富问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说他坐着了一堆牛屎。龙开富想笑，可是笑不出声。毛泽东却自己笑了，自语道：“真是人倒霉时，喝水都会塞牙。”“是么？”龙开富问。“是的，古时有个姜子牙，他也倒过霉，他倒霉才好玩哩，豆豉发芽，盐粒生蛆，结果亏了老本。哦，扶我一下，我要洗手。”龙开富把毛泽东扶到溪边，让毛泽东洗手，并帮他用水抹去裤子上的牛屎。“你小子在哭？”毛泽东说。“毛委员，你吃了苦……我没有照顾好你。”龙开富抹了把泪。“哭么子呀？”毛泽东说，“失败的时候流眼泪，算不上大丈夫。”龙开富不哭了，扶毛泽东立起来。附近又响起密集的枪声。“小龙，你猜猜是不是我们的人同肖家壁又遭遇上了？”“我猜没有。”龙开富说，他心里奇怪，毛委员干嘛向自己发这个问？“这就好，这就好！”

毛泽东的精神由紧张转为徐缓，他的判断得到龙开富的支持，这无疑也是一种力量。罗荣桓领着人群回来了，他告诉毛泽东：散失的人马找回不少，可是伍中豪与张子清没有下落，整个三营基本上没看到一个人。毛泽东没有做声，似有一块铅压住了他的心，压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时，曾士峨和副团长、参谋长几个人也回来了。副团长徐恕落荒在一个污泥潭中，被曾士峨拉上来，连鞋子也掉了。由于天冷，冻得他直打哆嗦。毛泽东问龙开富：“还有鞋么？给参谋长一双。”龙开富从腰间解下一双草鞋，送到徐恕面前。徐恕一面穿鞋一面道：“三营怎咯不见一人一枪，该不会投降吧？”罗荣桓不满地说：“徐副团长，我看张子清不是这种小人。”曾士峨也说：“伍中豪也不是软包。”“这可难说！”徐恕道，“知人知面难知心……”“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张子清和伍中豪投不投降，时间会作出公正答复的。曾士峨，你们特务连派几个人继续分头找寻三营。”龙开富问：“我们怎么办？”“走！打圈——”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避实就虚，往山里走。”“山里？”龙开富不解，“又钻山里？”毛泽东说：“车到山前总有路，人到山里路更多。”他从龙开富手中夺过一根棍子，起身就走。龙开富连忙上前扶住他。他没回头。一直往前走。此时无声胜有声，他在用行动下达命令：走！走！走！于是，罗荣桓、曾士峨、徐恕等人都起身跟去，士兵们也都跟去。风萧萧兮北风寒，这是一队壮士，一队刚从失败的血雨中挣脱出来的壮士，他们是那么自觉的、不自觉地跟着毛泽东，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悟出真谛：他们为什么那么信赖他……毛泽东很坚信自己。没有这种坚信就没有他后来的一系列成功。不过说老实话，他此时并非凭着一种英明的预见，而是靠着一种坚定的行动和意志。夜雾慢慢变成了晨雾，晨雾勾画出了寂静山林的最初轮廓。沙沙的脚步声和偶尔出现的咳嗽声，为这条小路抹上了悲壮的色彩。腿伤许是加重了，毛泽东的身子歪得厉害，他为此而恼火，病痛的纠缠分散了他的不少精力，怎么从秋收起义至现在，他的腿伤一直不见好转？难道真是副团长徐恕跟他开玩笑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毛委员，前面有房子！”龙开富忽然指着前方报告。“哦。”毛泽东停了下来。队伍也跟着停了下来。“这叫什么村子？”毛泽东问。袁文才派来为毛泽东做向导的一位队员说：“这叫黄坳，再上去就是茨坪，是王佐王头领的地盘了。”“就在这里歇一歇，曾士峨，你带人去买点吃的来。”毛泽东指了指肚子，“这里唱空城计了。”曾士峨真有办法，不一会儿弄来了一些冷米饭。谁个有心思吃饭哩？尤其是干部们，都在思虑往后的路程。再说，也没有碗筷，怎么吃呀？大家瞧着两箩米饭，谁也没有动手。“同志们，开饭啰。”毛泽东招呼大家，“做么子啦，哦，没有筷子？就用这五爪龙嘛。你们晓得不？蒙古人用它吃手扒肉，成吉思汗征服过半个世界，我们吃手扒饭，要实现中国革命啰。”说毕，他伸手抓起一把冷饭就往嘴里塞。他慢嚼细咽着，好像品尝美味佳肴。他这一带头，其他人似乎都觉得饥肠辘辘了，便都跟着伸手抓饭。餐毕，毛泽东舔净手上的饭粒，说：“人是铁，饭是钢。有了钢，就该干事业了。现在开始站队，我来站第一个。”他那神态全然不像是刚刚吃过败仗，他昂着头，挺起胸，连棍子也扔了，在山路的一棵松树下站定。“我站第二名。”罗荣桓不假思索，站在毛泽东身旁。官兵们纷纷入列，很快站了长长的一排。“曾连长，你喊口令吧！”毛泽东道。曾士峨迅即出列。他从来没这么激动过，嘴巴张得老大，好一会才喊出口令：“立定！”整齐的队列，沿着崎岖的山路，背靠起伏的群山莽林宛若一堵崛起的长城。这是真

正的长城。部队出发了。去哪里呀？官兵们心里没底。可毛泽东好像胸有成竹，他在行军时不断地向袁文才派来的那个队员打听这一带地形。傍黑，他们走进了一个峡谷。这井冈山麓真是山的世界，峡谷的世界，这世界储蕴着另一番壮美另一番情思，人衰的浑浊都在这里得到净化，连空气都似乎比山外的更醇香。毛泽东是个容易触景生情的人，他情不自禁地扩胸伸臂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对罗荣桓说：“当年陶渊明怎么不选择此地作他的隐居之所呀，我若然是他就来，你看这山这水这树这草！”罗荣桓也受到感染，不由在笑。“你笑么子？”毛泽东问。罗荣桓坦率地说：“毛委员好像刚刚打过胜仗。”“哦？”毛泽东道，“难道败将注定得愁眉苦脸？败了，不能老泡在悲哀之中，男儿当自强，天老爷是不会可怜你的。”他没再往下说了。前边山坳里出现了个小村庄。他从怀中取出一张自绘的小地图，突然惊喜地说：“荆竹山到了！”荆竹山？官兵们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毛泽东看看天色，说：“这里离王佐的茨坪不远了，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宿营吧。”当夜，毛泽东一行在荆竹山露营。毛泽东住在山上一座狩猎的空茅寮里，其他人露宿山头。次日一早，失散的人员陆续赶来。这次大汾遭袭，除张子清、伍中豪的三营去向不明外，团部、一营一连和特务连损失并不太大。毛泽东跛着伤脚看望了从各处赶来的士兵，队伍又重新聚拢，多少使他沉郁的心情轻松了些。走到路口，看见副团长涂恕和一些干部在清点战士们架成4堆的枪支，他骤然想起自己在南下时立的一条规定：每到一个新地方扎下，头一件事便是清点枪支，不论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丢失枪支都要受到处分。他便走过去问：“枪支丢失得多吗？”徐恕站起来回答：“还好，都带来了。”“人没多少损失，枪没丢，好哇。”毛泽东伸出一根指头成7字状，“副团长，你给我用绳子捆一下，每10条1捆，捆7捆。”“捆枪？”徐恕大惑不解，“做么？卖么？”“不，我们拿去送人！”毛泽东慷慨地说。“送谁呀？”毛泽东向西南的深山指了指：“送给工佐王头领。他是茨坪的山大王，我们很快去见他。初交嘛，头次见面两手空空非礼也。”“这……”徐恕一听，甚是不悦，但脸上没有表现出来，“毛委员，送了这么多枪给王佐，万一他翻脸……”“精诚所致，金石为开。”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王佐是绿林中人，他杀富济贫很讲义气，多送点枪给他，一则体现我们帮助他的诚意，二则体现我们信赖他的敬意，真心诚意，还有翻脸之理？”他这一说，徐恕无语。回到茅寮，毛泽东让龙开富把袁文才派来做向导的那个队员找来。毛泽东说：“你到过茨坪，同王佐的人马熟悉，今天请你去见王佐，就说我毛泽东要拜会他，还要给他送枪。”“好说。”那队员道，“王头领一定会盛情欢迎的。”那队员走后，毛泽东叫罗荣桓带人到山坳的村子里贴标语，做宣传。村子很小，没几户人家，听有军队来都跑光了。后来发现这支部队并没有打搅他们，老表们又见了标语，才陆续返回。部队挖了一些山地里的红薯充饥，毛泽东让找主人付钱。士兵们找到主人的就付了钱，找不到主人的，就写个字条连同铜板一块儿埋在红薯坑里。翌日上午，那去联系的队员返回荆竹山。“事情办得怎样？”毛泽东问。“办妥啦。”那队员很高兴，“我给你领来了刁铁匠。”“刁铁匠？”毛泽东皱起眉，“我要你找王佐，你找来个铁匠做么子？”“刁铁匠说在茅坪见过你。”“哪个？”“是我。”一个人接话进了茅寮。他是王佐的部下、密友刁飞林。“哦，认得，认得。”毛泽东毕竟记性不坏，当即认出在白云寺同袁文才的大小头目和永新的干部见面时，刁飞林曾在场。刁飞林朝毛泽东施了个大礼。毛泽东把手伸向他。刁飞林没有握手的习

惯，不知毛泽东要干什么。那队员一把捉过刁飞林的手让毛泽东握，这才解了僵局。“哦，哦，我是粗人，不识得革命军的章法。”刁飞林不好意思。“你们王头领愿意同我交朋友么？”毛泽东问。“要得，要得！”刁飞林嘴里这么说，心里却想，王头领还没弄清毛泽东的来意呐。毛泽东指了指地上：“这些枪支，你看怎么样？头领还喜欢“真的？”刁飞林简直不信天底下有这等好事，日他娘，不是说工农革命军要消灭绿林么，怎咯人家给自己送枪？日他娘，这枪该不是假的吧？这么一想，他不由自主地走向枪捆，顺手取出一枝，好的！他握着枪将信将疑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的脸上全然没有什么难测难料的表情，表现出一种友善与真诚。刁飞林这才亮牌子：“毛……毛司令，王头领命我来探水，若你们有诚意，我请你们上山。若假心假意，我刁飞林这就下山。”那队员插话：“刁铁匠，我说的没错吧，革命军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刁飞林憨憨地笑了：“毛……毛司令，我家王头领在大井恭候你的大驾。”说完，他翻身下拜：“我这里请你上路！”“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赶紧扶起刁飞林，“我们不兴这礼。”“哦……”刁飞林突然想起伸出手来。毛泽东握住刁飞林的手：“我接受王头领的邀请。”集合哨响了，从遭袭中突出来的工农革命军的官兵们聚于荆竹山顶。毛泽东站到茅索前一块石头上，面对站好的队伍，大声说：“同志们，我们现在要去井冈山喽，这山里的大王正在大井迎接我们，这一回我们要去同他交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革命需要许许多多的朋友。王佐的队伍是一支被反动官府逼上井冈山的绿林队伍，他们在这里同反动派斗争好多年了。你们看，这山大不大，多不多，险不险？山大、林多、路险，所以反动派拿他们就没法子啰。我们工农革命军也得有个家，有个立脚点，叫反动派拿我们没得法子。现在敌人把我们逼上了井冈山，我们就要同王佐的队伍搞好关系，真心实意帮助他们，团结他们，同他们一道，要把这山变成革命的山。”毛泽东停了停，接着讲：“同志们，我们在大汾遭到袭击，又受了一些损失，这不要紧的，迟早会同肖家壁算这账。但是，不管我们受到多大损失、挫折，不管处于什么境况，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为了工农大众的利益而拿枪，而战斗的。这次到了井冈山，更要注意维护当地群众的利益。现在我宣布三点注意：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老表一块红薯；三、打上豪要归公。听清了吗？”“听清了！”“能做到吗？”“能！”众口一声，群山回响。“好，把我们的旗子打起来，出发！”毛泽东在这里宣布的三点注意，以后发展修正、充实，形成人民军队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疲惫不堪的士兵们顿时精神大振，又高举红旗，跟着毛泽东出发了……

五

在距荆竹山和茨坪中间的一个深山坳里，井冈山里的山大王王佐来这里迎接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这里叫大井，大小五井像众星捧月散布在茨坪四周。王佐是得知毛泽东上山送枪的消息后，特意赶到这里的。王佐同袁文才都是1898年出生在井冈山区。王佐家境贫寒，从小鲁莽好动。15岁时学裁缝，并跟师傅学得一身武艺。25岁时，不堪上豪劣绅的欺凌剥削，投入井冈山绿林头目朱聋子部下，后买到一枝九响毛瑟枪，便自己拉起队伍，打起“杀富济贫”旗号，声势日渐壮大，朱聋子垮散以后，成为井冈山一支主要绿林

队伍。1926年，王佐手下的二头目与人勾结图谋叛乱杀害王佐，他察觉后逃往“马刀队”，与担任“马刀队”师爷的袁文才相识，二人一见如故，献血为盟，结为“老庚”。袁文才帮他重返茨坪，再整队伍。从此，两支绿林队伍，一在茨坪，一在茅坪，各拥有枪支60多，300余人，遥相呼应，抗击土豪劣绅与官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袁文才在共产党员龙超清的帮助下，赶跑宁冈县长，成立农民白卫团，并加入共产党。王佐受袁文才影响，也将自己的队伍改为农民自卫军。永新暴动时，他同袁文才一块儿率队参加了永新保卫战。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建立留守处后，袁文才向他作了通报。王佐虽不怀疑自己的老庚，但对工农革命军却疑虑重重，担心毛泽东将他吃掉。毛泽东队水口率左路军挥师东进，王佐一直密切注视。他派出七八个水客掌握毛泽东的行动。当毛泽东率兵开进大汾时，他闻听从心眼儿里叫好，因为他也同肖家壁有仇，他希望毛泽东的队伍一举收拾肖家壁。不料毛泽东遭了肖家壁的袭击。他气得直跺脚。他摆开了铜盆观天象，然而天上没有星月，铜盆里一片模糊。他晓得这是不祥之兆，他不希望毛泽东被打垮，因为毛泽东是他老庚的朋友，老庚的朋友也就是他的朋友；他也不希望毛泽东太强大，太强大了对他的山头也是个威胁。就在他对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格外关注时，水客传来消息，毛泽东率残部经黄坳开往荆竹山。王佐不由一惊，忙召集头目研究对策。这时，袁文才派往毛泽东身边的那个队员来了，讲明了毛泽东要同他交朋友，还准备送他70条枪，对他王佐来说不亚于送他70两黄金，现今世界有枪便是草头王，有枪便能吊大羊，王佐体会尤深。他晓得毛泽东曾慷慨送过袁文才100条枪，而今吃了败仗还送他70条枪，是真是假，是实是诈？于是，二头目刁飞林去了荆竹山……刁飞林怎么还不来呀？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南斗，你掉了魂呀？”夫人罗夏英走过来，她手里捧着一碗汤药，“连吃药也忘了。”“不吃，苦死人！”王佐连看也不看一眼药碗。“你的鼻孔塞了米粉么。说话像瓮缸，寒气蛮重哩。”王佐没法，接过碗来几口喝下。罗夏英满意地点了点头，道：“我给你道个喜兆。”“什么喜兆？”“刚才熬药时，枝头有两只鸟在唱，一唱一和蛮亲热的。”“这主嘛咯呀？”“你不是在等毛泽东么，这主你和他相合，主你和他共做大事业呐。”罗夏英很自信。“哦，这就好，这就好，是个喜兆！”王佐拿过空碗，把碗底的几点余药汁也喝了。他当即要罗氏找来兄长王云龙，说：“哥，我要重礼迎接毛泽东。你帮我杀一头大肥猪。”杀猪是井冈山麓迎接贵客的最高礼仪，俗话说“猪牯叫，贵宾到”。王云龙见王佐对工农革命军敬重，心中大悦，立即备办。猪锣的喊声震动了大井村，村民们知助于里有贵人驾到，都扶老携幼出来观看。王佐让罗夏英给他找出新衣新鞋，穿戴得像个新郎公。而后，他亲自动手点燃爆竹。弟兄们闻声而来，相拢于大井的雷公石边。王佐站在雷公石上，说：“弟兄们，毛泽东就要来了，你们可得精神点，振我的威风。”“听令！”部下们回答得很干脆，他们都是服王佐的，讲义气、论交情。正在这时，刁飞林匆匆赶来。王佐问：“枪可是真的？”刁飞林说：“一条也不假。”“人呢？”“在坳口相候！”王佐思忖：毛泽东这人果然讲礼，到了大井不乱动半步。他即传令：列队前往坳口迎接毛部。锣声响，鞭炮响，彩条飘，王佐、王云龙亲率人马朝坳口走来。村民们相拥，倍增欢乐气氛。到了坳口，王佐果然看见路上集合着人马，为首立着一个瘦高个儿。刁飞林指着瘦高个儿介绍：“那就是毛泽东！”王佐连忙整了整衣衫，双手拂了拂，上前行去。瘦高个儿笑吟吟朝他走来。“毛司令——”王佐边说，边抱拳作

揖。刁飞林赶紧上前，附着他的耳道：“革命军不兴这个礼，他们兴握手。”王佐瞪了刁飞林一眼，依然施他的大礼。毛泽东依样还礼，使刁飞林诧异的是：毛泽东施大礼的动作也很老练。“哦，久闻王头领大名，今日相见，不胜荣幸！”毛泽东道。“我是烂泥糊不上正墙！”王佐说，“一介粗人，只识得占住山头！”毛泽东说：“你这山头是风水宝地哩，今天我部能来贵地，乃是头等幸事。来呀——”他微一招手，罗荣桓即命挑枪的几个战士上前。王佐的目光在转，早注意到大树下的枪捆。枪捆上系着红纸。毛泽东道：“一点薄礼，不成敬意！”王佐欣喜万状，倒头又拜。“消受不起，消受不起！”毛泽东上前扶起王佐。王佐这才发现毛泽东的腿跛。“你这是——”他问。龙开富说：“毛委员脚受了伤，烂了很久。”王佐说：“我家老婆有一味伤药，等会儿给你敷用。”毛泽东道：“有劳！有劳！”王佐朝工农革命军众人作揖：“请进小村，请——”徐恕喊过口令，革命军这才列队进大井。龙开富扶住毛泽东，走在王佐旁边。王佐无不荣耀，他觉得自己同毛泽东相比威风得多。到了大井，一排王佐的底下人将毛泽东引进雷公石前的祠堂。祠堂是晚清的建筑，上书着“无意”两字，大门上贴着一张八卦符。罗夏英奉上香茶和五子盘，盘里装着花红果子。毛泽东同罗夏英打过招呼。王佐要罗夏英到茨坪把伤药找到，给毛泽东敷伤脚用。罗夏英点头应诺。其时王佐的部下鱼贯而入，成一字向毛泽东施礼。毛泽东抱拳作揖，见过众人。宾主依照祠堂里摆开的凳子落座，王佐与毛泽东坐在中间并列的凳中。其时，王佐部下奉出一只猪头，置于天井，并点起一对大号红烛。烛光摇影，绿香袅袅。毛泽东开言：“我部此番在大汾遭到意外，想必王头领已得知。”“晓得，晓得！”王佐道，“那肖家壁是条畜生，我与他结过冤仇！”刁飞林说：“你们打了败仗，却没有败相，好叫人羡慕。”毛泽东说：“我自信能从败中悟出缘由，然后反败为胜。由败我想到，要在边界立脚，非得交上同王头领这样的朋友不可！”王佐一听哈哈大笑：“工农革命军到我们这一带来，壮了我们的声势，岂不快活？你莫看我王佐闹得欢，其实也有难念的经书。”毛泽东打断他的话：“你有么子苦衷？”王佐的眉毛一整：“拿山有个尹道一，同肖家壁差不多，专与井冈山作对，老子也吃过他的大亏，恨不能扒了他的皮。”“南斗，今天高兴，不提这晦气事。”王云龙进来，“哦，酒席摆好了，请客人入席吧。”“好！”王佐起身，请毛泽东一行入左厢。左厢已摆开八仙桌，桌上用罐头盛着大块肉、油豆腐、粉条和腊味，酒壶里盛满米酒。毛泽东一行入了席。战士们在坪里的桌边就餐。王佐高擎酒盅儿道：“毛司令看得起我王南斗，我王南斗也讲仁义，往后有用得着兄弟的，开口就是。”毛泽东也端起酒盅儿：“多谢了，多谢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嗯，朋友，朋友！”俩人同时将酒饮下。宴毕，王佐让部下挑来15担谷，送与工农革命军。傍晚，传来消息，王佐的宿敌尹道一在井冈山下的石门增派了人马。当夜，毛泽东派部队协助王佐夜袭石门，大获全胜。11月27日，王佐率队将毛泽东迎往他的大本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自进入罗霄山脉中段以来，毛泽东一直在注意研究这里的山形地势，从茅坪、苍市到水口，又由水口到大汾，他率部几乎围着这被称作井冈山的山群兜了大半圈。但见这山险峰峻，树密林深，大壑藏雾，嶂峦生云。这次大汾遭袭，逼进山来，使他进一步领略了这山的胸怀、山的气魄和山的威力。从荆竹山到大井，又从大井到茨坪，他才真正明白了王佐在这里建立山中王国的苦心。一幅比这山更雄伟、更壮阔的中国革命蓝图在他眼前展开……“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

山脉中段，井冈山地区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他代表历史，而又超越历史做出了这一坚定的结论。

第十六章

象山庵情话。抓战机再打茶陵

井冈山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工农兵政府。兄弟喜相逢
一个毁灭工农军的阴谋即将发生
特别法庭判处陈、徐、韩、黄死刑

—

到了茨坪的第二天，毛泽东生病了，大汾突围时的奔波，使他的脚重又发炎，疼得难以沾地。虽敷了罗夏英的伤药，仍不见好，全身发冷发烧。这可把王佐急坏了，赶忙派人抬来轿子，要送毛泽东到山下茅坪治病。毛泽东拗不过王佐，决定留下一营一连，由徐恕、韩昌剑带领，先留大井驻防，并负责打听三营的下落，特务连随他返茅坪留守处，并负责同陈浩、宛希先的右路军联系。到了茅坪，袁文才忙坏了，先让医院为毛泽东的伤脚消炎。二三日后，总算把炎症控制住了，他又请郎中制作了几剂外用泡脚药。将毛泽东安排到离茅坪不远的象山庵静养。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宁冈、永新的县委领导人会议后，袁文才特意留下贺子珍服侍他。贺子珍小名桂圆，老家是永新万源山区，父亲贺焕文是个读书人，捐了举人，当过安福县长，因伸张正义而厌恶仕途，后来回永新南门开了个茶馆叫“海天春”。母亲杜秀，广东人，断文识字。贺子珍有兄妹多人，哥哥贺敏学、妹妹银圆（改名贺怡）、弟弟贺敏仁、小妹贺先圆。贺子珍从小受到革命熏陶，在校念书时就领导学生运动，两年前入共青团，去年转为共产党员。今年4月，永新成立县委，贺子珍同贺敏学、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人称“永新三贺”。永新暴动失败后，她同哥哥来到茅坪隐蔽。上次在白云寺见到毛泽东，虽只一面，但这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谈吐却给她留下难忘的印象。毛泽东挥师南下后，她一直在关注工农革命军的消息。这次袁文才交派她这一任务，她便爽快接受。开始她很拘束，毕竟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比她高很多，但接触了两三天后，贺子珍发现毛泽东是位既随和又幽默的兄长，他们很快就有了共同语言。这天一早，贺子珍从茅坪弄了几包新药，跑步赶回象山庵。因为毛泽东闲不住，脚伤稍有好转便出门走路，结果又作痛了。贺子珍急了，回茅坪找到袁文才夫人谢梅香，从一个老中医那儿弄到几包好草药。她把草药煎好，端到毛泽东住的厢房。毛泽东过意不去，道：“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我这只脚真不听话，害人不浅。”贺子珍说：“不是脚不听话，是你不听话，你呀你，一点也不爱惜自己，今天比昨天跛得厉害，晚上你没用药么？”“用了！前天刚敷过王佐的妻子罗氏送的药哩！”“她的药不见得有用。她没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呀，说得对，不对症下药难得治好病，你对症下药了么？”“那当然！”妹子咯咯地笑，把一盆用中草药熬的水放在小凳上。毛泽东笑问：“你很自信，莫非这是仙药？”“不是仙药，胜过仙药。”妹子伸手扶住毛泽东的伤脚，然后浸进了药水中。一股清凉旋即沁进了毛泽东的伤脚，浓烈的味儿直扑入他的鼻子，使他感到很舒适。“药里放了薄荷么？”他问。“你猜中了，是我放的。”妹子很是自豪，“药方里没有这味药。”“你的胆子好大！”毛泽东道，“不过我很赞赏你的胆大，做什么事都得有这种精神。”妹子没再往下搭讪，她扶住毛泽东的脚，在药水中慢慢地转动。毛泽东望着妹子那双灵巧的手，陷入了一种沉思。过了片刻，他突然问：“你的小名不是叫桂圆吗？怎么又有人喊你‘石灰佬’呢？”贺子珍噗哧一笑，说：“么子石灰佬，是石灰脑呀。”“哦，石灰脑袋？你怎么……”毛泽东

不解地指指她的头。“哪是我呀！”贺子珍说，“石灰脑是讲我们永新历史上一个宰相，叫刘沅，他当了一年半宰相，便想反朝廷，被宋仁宗晓得，就把他斩首了。永新人将他的尸体运回安葬，因没有脑袋，就用石灰做了个头。”

“噢，这么说石灰脑还是一位反朝廷的人物啰，可惜他没有去投梁山泊，梁山上也有好多北宋的要员呀。”“乡亲们也是敬重他的反抗精神，才做了石灰脑袋。可这里的山牯佬见了我们永新的妹子却乱喊胡嚼舌！”“嗯，石灰，石灰脑好嘛。”毛泽东顺口吟道，“‘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这首《石灰吟》，我看完全可以为石灰脑正名，这雅号送你妹子也当之无愧呀。”“哎呀嘞，”贺子珍不好意思了，“你怎咯开起人家玩笑了。”“石灰脑就是反抗之脑袋嘛。”毛泽东打趣道，“你们吉安这地方，连接吴楚蛮越，自古都灵气酣畅啊。醉翁欧阳修就是庐陵人氏，还出了编纂《永乐大典》的解缙，还有大诗人杨万里，民族英雄文天祥……”“咯咯……”贺子珍笑个不止，说，“毛委员对我们这地方还挺熟悉呀。”“哈哈！”毛泽东指指自己，说：“因为我在一定的意义上也算这里人啊。”“哦，你不是湖南湘潭人吗？”贺子珍惊讶地瞪圆了眼。“我是讲我的祖人。”“祖人？什么时候到的湖南？”贺子珍很感兴趣。“大概500年了吧。”毛泽东回忆地说，“那是元末红巾军起义的时候，吉州龙城有一位名叫毛太华的青年农夫，跟着义军起来造反，后来投奔到朱元璋的队伍，此人就是我们韶山毛家的先祖。朱氏王朝建立后，我的先祖大概有军功吧，被分配到湖南湘乡，以后又迁到湘潭韶山。从此世代务农，至今已有五个世纪，第20代传人，便是敝人。”“这么说，我们也算老乡啦！”贺子珍高兴地拍了拍巴掌。毛泽东感慨地说：“500年后又暴动，井冈山里有缘相逢啊。”他们畅谈着，很投机，很融洽，不知不觉那盆冒着热气的药水渐渐变凉。“泡好了吗？”毛泽东把脚从药水盆里跷起来问。“好了好了！”贺子珍帮毛泽东把脚擦干，“今天就泡到这里，明天再泡。”“呀，果然是妙手回春。”毛泽东伸了伸腿。“似乎轻松多了，今晚看来不会像昨夜那么疼了，贺子珍同志，真得谢你。”“来，我扶你出去走走。”“好。”贺子珍大方地把手搭在毛泽东腰上，搀扶着他，走出山庵的西厢房。雾还没散尽，这座幽静、秀美的山庵坐落在茅竹、松杉葱郁的大山腰间，山名象山，庵以山名。山庵不大，一条卵石铺就的小路直通谷底，注入茅坪河的溪流从谷底流过。虽是冬时，林间深谷仍沁出树木与鲜花的幽香。毛泽东问：“你常到象山庵来？”“常来。”贺子珍回答，“大革命失败后，我在这里躲过，这里的尼姑心好。”毛泽东转身要进庵堂，不小心滑了一下，贺子珍连忙抱住他，等毛泽东站定，她羞涩地松开了手。毛泽东也似乎感觉到一点儿什么，怔怔地站在那儿。“明天能帮我弄一副拐杖么？”他问。“到了明天再说吧。”贺子珍答道。毛泽东跛着脚自己朝庵里走。贺子珍追上去，还是扶住了他。他们进了庵。雪白的墙壁上，四个墨黑的大字映入眼帘：念者谁佛。毛泽东轻声念了念。恰巧殿堂有两个老尼闭着双目在诵经。毛泽东对贺子珍轻声道：“绝妙讽刺！”贺子珍会心地笑，她没笑出声，怕惊动老尼。转了一遭，她扶毛泽东又回到东厢房。少顷，殿里响起重重的木鱼声及老尼的诵经声。第二天，贺子珍再来给毛泽东送药时，捎来一卷报纸。毛泽东如获至宝似地抓在手里问：“你从哪里弄来的？”贺子珍说：“是袁文才托人从新城买药时捎来的。”毛泽东顾不得泡脚，急忙翻着报纸看。他浏览得很快，也很细，还没看完，不禁嚷道：“良机，良机！”“么子良机？”贺子珍不晓得毛泽

东为何如此兴奋。“李宗仁和唐生智的战争，唐生智吃紧啰。”毛泽东把其中一张报纸递给她看。贺子珍仔细一瞧，见是条唐生智前线吃紧，征调湘东各县挨户团增援的消息。细心的妹子马上明白了毛泽东高兴的原因。“他一吃紧，后方必然空虚，是吗？”贺子珍忽闪着一双大眼睛问。毛泽东赞赏地点点头：“还是你这妹子聪明。可惜，我们的三营下落不明，一营还没归来。若然，再打一下茶陵，正是良机。”话音刚落，龙开富跑进来：“毛委员，陈团长他们回来了！”“哦？”毛泽东大喜过望。“毛委员——”第一个出现在门口的是宛希先。“希先！”毛泽东忙站起相迎。陈浩、黄子吉和副团长徐恕也跟着进来。右路军是昨晚才赶到井冈山地区的。自水口分兵之后，他们经安仁，直取茶陵。由于罗定的挨户团倾巢出动，城内空虚，毫无戒备。右路军虽只两连，却一个突袭便把茶陵攻下，还活捉了县长和县党部书记，当夜打开监狱，释放了关押在里边的革命志士和犯人。当罗定回兵茶陵时，他们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迅速撤离县城，到酃县、安仁、茶陵三县交界的农村打土豪，宣传群众。听到左路军上了井冈山的消息后，便率队赶来。他们筹措了一些银两、布匹、衣饰，可谓凯旋而归。“好哇，见面看气色，瞧你们诸位的气色，就晓得你们干得如何啰。”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让进屋里坐下。“多亏你们这一路打了胜仗，要不然，我们快光屁股啰。”徐恕带有牢骚地说。“嗯，嗯，算么子胜仗，只是打了几个土豪嘛。”陈浩憨憨笑道。“我们这一路有一些收获。”宛希先说，“主要是遵循了毛委员的指示。我们路过安仁，吓跑了那里的县太爷，但我们没有理他，才有突袭茶陵的胜利。攻下茶陵，要不是撤得及时，也难避开罗定的锋芒。还是毛委员估计得对，到了茶、安、酃三县边界，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农村，开展活动就自如多了。”“胜仗总归是胜仗嘛，”徐恕不满地瞪了宛希先一眼，说，“你们也莫谦虚，比起我们这一路来，那当然是狗撵鸭子，呱呱叫喽。”“我们一路的情况，你们大概也晓得一些吧？”毛泽东笑着问。陈浩说：“副团长同我们讲了，开始大家都不相信呢。”“子清、中豪他们还一点消息也没有吗？”宛希先关切地问。“他们？哼！”徐恕气咻咻地说，“鬼晓得他们把3个连带到哪里了。”“不瞒诸位。”毛泽东说，“左路这次失利较大，遂川的肖家壁在大汾打了我们一个袭击，三连人马去向不明。不过，这一打也好，就把我们打上井冈山了。”“怕它个甚！”黄子吉火爆地站起来，“三营不在我一营在。毛委员下令，我带一营去收拾这个肖家壁，攻他的茶陵！”“好，你们归来的正是时候。”毛泽东说，“不过不是打肖家壁，而是再打茶陵。眼下的情况是，茶陵的敌人大部分被抽走，茶陵空虚了，正是我们二攻茶陵的良机。所以，不能让你们坐下休整了，要得吗？”“要得，要得。毛委员只管下令吧。”陈浩、黄子吉一听要再攻茶陵，又来了情绪。水口分兵后，左路军几乎全军覆没，而他们的右路军却战绩赫赫，一种打了胜仗的优越感喜形于色。“这次打茶陵不同上次了，”毛泽东接着说，“上次是打一下就走，这次要全团出动占领茶陵，建立茶陵工农兵政权。本来，我要同你们一块儿去打茶陵的，可我这脚不配合，它不革命，就只有请你们代我多消灭几个反动派啰。”“毛委员只管安心养伤，再攻茶陵不在话下。”陈浩、徐恕、黄子吉一致表示。打茶陵之事就这么敲定了。几位团干部走后，宛希先又专门向毛泽东汇报了右路军党组织的发展情况和两个连队的党支部建设问题。毛泽东又一次语重心长地强调：“希先呀，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这项工作还得要抓紧抓紧再抓紧。暴动时，我们这个部队有不少党员，大部分军事领

导干部也都是党员，但这不等于就使党能领导部队了。一个部队没有一个核心，一失利就一盘散沙。在三湾我们确定了把支部建在连上，从士兵中发展党员，使班有党员、排有小组，就是要把党的领导形成一个核心和一个组织系统。不管士兵还是长官，不管军事干部还是政工干部，都要接受组织的指导。不管以后出现多么严重和复杂情况，有了坚强的组织部队才会散不了，垮不掉。这可是我们这支部队成败存亡的关键呀。这次打茶陵更复杂，任务更重，你要随时跟我保持联系。”

宛希先深有感触地点点头。

第二天，工农革命军4个连及团部、特务连共600人整装出发。天下起毛毛细雨。毛泽东拐着伤脚来到大垅，冒雨送走了出征的部队。

二

毛泽东料事如神。工农革命军由于一打茶陵熟悉这一带地形，经睦村、酃县瑞红，当日至茶陵坑口宿营。夜间有挨户团袭扰，被击溃，遂经带江、马溪洮水，潜进茶陵城郊。凌晨发起攻势，守敌狼狈逃窜。破城后，在赤卫队协助下攻入县衙。18日，天亮时将茶陵全部占领。

工农革命军团部扎在洣江书院的几间好房子内，士兵们扎在院子的厢房里。

春风得意的陈浩指示摆宴犒劳官兵，洣江书院的空坪上摆满了酒菜，士兵们开怀畅饮，好不痛快。

宛希先对这种做法十分不满，找到陈浩说：“陈团长，这样搞不好吧，老百姓会有议论的。”

陈浩道：“官兵们辛苦了这么些日子，喝杯庆功酒还不应该？就是毛委员在这里，也会同意的。”

宛希先忍住气，没有发作。

徐恕喝得醉醺醺地走过来：“陈团长，茶陵拿下了，工农兵政权得马上……马上立起来呀！”

陈浩说：“这个好办，我同谭梓生谈过了，让他来当县长。”宛希先不同意：“谭梓生同你关系密切，又有亲戚关系，不能这样安排吧。”徐恕道：“举贤内不避亲，有什么不好。陈团长说了就算定就这样，一个由谭梓生当县长的茶陵县人民委员会于次日宣告成立。根据毛泽东指示，该人民委员会应当是工农兵政权。但陈浩一改毛泽东初衷，使新生政权与国民党旧政权没有两样。县人民委员会设在旧衙门，沿用旧做法，群众有冤要到衙门击鼓，县太爷升堂审案，惊堂木、肃静回避的牌子照用不误，更糟糕的是，县太爷不为民做主，审案中包庇坏人。中瑶村农民押来土豪陈大头。谭县官竟判其无罪。义愤填膺的农民们找到宛希先。宛希先经过调查，查明陈大头鱼肉乡民，占田霸房，无恶不作，可谭县长就是不改判。宛希先感到事有蹊跷，暗中调查，发现徐恕、陈浩同陈大头的女儿、媳妇勾搭成奸，才替土豪张目。部队进城之后，陈浩、徐恕并不派人去做群众工作，每日三操两点名，军费由商会向工商业者摊派，小摊贩们怨声载道，更有甚者，陈浩还伙同徐恕私吞缴获的黄金……忧心如焚的宛希先将以上情况写信给毛泽东，请求解决。毛泽东速即派龙开富送来回信，指示马上撤掉县人民委员会，成立工农兵政府，部队分散到农村做发动民众的工作。宛希先告了陈浩的状，陈浩恨之入骨，与徐恕商量：“这个宛麻子坏透了，他是毛泽东的人，我们要多提防他。如果有机会的话，把他干掉。”徐恕道：“一个张子清，一个宛希先，这两

个人都是毛那边的，现在张下落不明，少了块心头之患，可恶的就是宛麻子了，我们要尽快收拾他……”出于无奈，陈浩、徐恕取消了谭梓生的县人民委员会，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担任县府主席。新生的红色政权一成立，就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号召全县人民实行暴动、清算上豪劣绅、焚烧债券契约。两万多人参加了红色政权成立大会，茶陵县城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接着，部队分散到农村发动群众，宛希先领着两个连来到高拢，农民群众热情高涨，打土豪、分积谷，闹得红红火火。消息传到茅坪，毛泽东十分高兴。工农革命军出征后，他已从象山庵搬到茅坪的八角楼居住。这天，他正在整理宁冈调查的一些材料。袁文才部的周桂春跑来报告：“毛委员，贵客来啰。”毛泽东赶紧下楼，见院子里有几个人，被战士们围住谈得正热烈。毛泽东认出一个是连长陈伯钧，另一个穿国民党军官服的青年军官却甚是陌生。但是，当那军官侧过脸时，毛泽东认出了，他是自己的胞弟毛泽覃，不由喜出望外地喊出声来：“润菊！”“大哥！”那青年军官扑上来，攥住毛泽东的双手，眼泪快要掉下来了。“你是从哪冒出来的。”毛泽东惊喜地打量着毛泽覃，“《红楼梦》里说，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今天是天上掉下个覃弟弟众人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像，真像！”龙开富在一旁说。“当然像，同一父母所生，岂有不像之理。”陈伯钧道。“走，上楼去。”毛泽东拉住毛泽覃的手上了楼。毛泽覃比毛泽东小11岁，是毛泽东的三弟。毛家兄弟3人性情甚是不同，毛泽东豁达刚毅，毛泽民忠厚温良，毛泽覃机灵天真。毛泽东去省城长沙念师范时，毛泽覃留在家里放牛。大自然哺育了他，使他同农家孩子们的心相通。他和伙伴们上山采撷草药，捕捉毒蛇，过得很是舒心。为此，他的父亲甚为恼怒，责怪他心野。然而毛泽东却支持弟弟这样做，说是在天地间多见多闻，能增长知识。他不但利用假期同弟弟一块儿进山，而且教弟弟识字念书。毛泽覃在别人面前很任性，而对大哥却是言听计从。后来毛泽东投身到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中，陆续把两个弟弟都带到外边参加了革命。毛泽覃年岁小，从小学到中学一直跟着哥嫂，他幼稚顽皮，常弄出许多乱子惹哥嫂生气。一次竟将杨开慧的文件箱藏了起来，毛泽东气得想揍他。毛泽覃稍大一点，毛泽东派他去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毛泽覃到了那里表现出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知道后十分高兴。1925年，毛泽东生病从上海回到韶山，就把毛泽覃召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湖南军阀得知毛泽东在韶山，就通缉毛泽东。毛泽东就派毛泽覃去广州接洽工作，他凭着聪明伶俐，把任务完成得很好。使哥嫂顺利逃脱赵恒锡的追缉，安全到达了广州。从此，他便跟大哥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北伐军攻下武汉后，毛泽覃便留在广州省港罢工委员会。“四一二”大屠杀后，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政变。政治风云诡谲，毛泽东很担心这个小弟弟的安危。恰巧，这时他绕道上海，乘轮船跑到武汉找他，武汉的形势也很紧张。他们兄弟3人在武昌都府堤毛泽东的住所一块商量各人的去处，大嫂杨开慧刚生孩子，要回湖南老家，毛泽覃的妻子周文楠即将临产，也返回湖南。毛泽东征求毛泽覃的打算。毛泽覃愿意到军队去。毛泽东就介绍他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南昌暴动之前，毛泽覃随部队去了江西。以后一别，杳无音信……“润菊。”毛泽东瞅着毛泽覃的一身国民党军官打扮，问：“你还留在张发奎的第四军么？”毛泽覃晓得大哥误会了，他用手拉了拉自己的服装，说：“哥，张发奎早声明清共反共了，他还能容下我么？到九江不久，他就在庐山开了会，要将四军的共产党全逮住杀了。多亏叶剑英得了信息，事先通知了我们，

我同几个同志就离开了九江。听说党要在南昌举行暴动，我们就赶往了南昌。”“唔？你参加了南昌暴动？”毛泽东问。“唉，紧走慢走，赶到了南昌，却没赶上起义。”毛泽覃说，“起义部队南下了，城里到处是敌人，到处是岗哨、卡子，见人就盘查搜身，我们几个也走散了，我准备出城去追部队，可在城门口被拦，我从四军逃出来时，换了一身便衣长衫，守城的士兵发现我可疑，要扣留我。我心想这下子完蛋了，没想到我内衣口袋里还装着一个四军军部发的上尉书记官的符号，忘记扔掉，被他们搜了出来。几个大兵拿着符号愣住了，我一看马上把脸一沉，冲他们骂开了：‘他妈的，你们瞎眼啦，我是奉军部之命来这儿，有紧要公务的，谁敢阻拦，误了军机，小心脑袋！’几个兵被我这一通骂，吓住了，一个劲儿地道歉：‘长官，误会误会，我们也是执行上头命令，例行公务。’我说：‘执行命令是对的，可要分清暴动分子还是自己人，别他妈的耽误了自己人的事，放跑了共党。’他们连连应是，还向我敬了一个礼，我便大摇大摆出了城。”说到这里，毛泽覃得意地笑了笑。毛泽东望着弟弟的调皮样子，也笑了。“出了南昌，我就朝南直追。”毛泽覃呷了一口茶继续往下说，“唉，一路打听一路追，鞋走烂了，脚走破了，钱用光了，卖掉长衫，换了几个钱，还不够盘缠，我就空着双手，赤着烂脚，饿了向小摊讨口乞食，困了倒在田埂路旁合会儿眼，总算在临川城外追上了队伍。”“好的。”毛泽东问，“你进了哪个部队？”“别提呷。”毛泽覃道，“咱们的哨兵比敌人查得还厉害，他们把我捉住当奸细，我怎么解释都不听，还打耳光子踢屁股。他们也不把我往军部送，多亏见到了周恩来，他认出了我，才算解除了怀疑，我被安排到叶挺的十一军政治部……”“十一军和二十军被打散时，你在哪儿？”“我在汕头。十一军和二十军开往汤坑去了，我们政工人员留在潮汕。听说黄绍雄的部队在汤坑把我们包了饺子，又在流沙把我们打散，汕头也就乱了，找什么人也找不到。敌人攻下汕头，到处追杀我们的人，见人就捉，见人就杀，我和几个逃出来的人跑到了饶平。在那里遇到了朱德。他们是从三河坝退出来的。想到潮汕同主力会师，知道主力已经惨败，他们就领着我们向闽西赣粤边转移……”“朱德那里有多少人？都还有谁？”毛泽东引起注意。毛泽覃说：“开始时有一两千人，从三河坝下来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和七十四团、九军教导队，加上我们从潮汕逃出的人，还算不少。朱德很坚定，他表示要把我们这支南昌起义的剩余部队带出去。可是有许多人产生了动摇，经受不了艰苦，一路上敌人追，土匪还打我们。伤的伤，死的死，逃的逃，到了大庾整编时，才只有七八百人。”“哦……”毛泽东听着，不禁叫了一声。他吃惊地发现，朱德率领的这支队伍，怎么同他率领的秋收暴动部队如此相似。不由使他对朱德产生了敬慕。“我们整编成一个团，朱德任团长，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人少了，但心齐了，都是一些吃得苦、不怕死的革命分子。朱德领我们到汝城、崇义一带的山里。可我们也越来越困难，衣服都破烂不堪，粮食断绝，伤病员也无医药……这时，朱德打听到国民党的十六军正好驻在附近，军长范石生是他在云南讲武堂的老同学。他就找到范石生，同他谈妥，结成统一战线，我们以一四团的名义暂时在十六军隐藏下来。这下可好，我们全换了新装，十六军还讲义气，每人一套棉衣、绒线衣，军官还发了武装带、指挥刀。正在这时，又碰上了一支从你们井冈山来的队伍……”“井冈山来的队伍，谁？”毛泽东打断毛泽覃的话，急切地问。“张子清、伍中豪的队伍！”“唔，三营！”毛泽东大喜，一块石头从心上落下。

“三弟，谢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多好的消息，谢谢你。”“这样，朱德就晓得了你在井冈山，就把我找来，派我来同你联系。”“好！原来你是钦差大臣！”“我怕敌人盘查，就穿了十六军发的这套服装。朱德已化名王楷。喏，我也化了名，你看。”毛泽覃从衣兜里取出一张名片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名片，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中尉副官覃泽。毛泽东笑道：“你也学精了……”毛泽覃甚是自豪：“多亏了这名片，一路上，挨户团见到这名片，都摆酒设宴接风。”“朱德怎样了？”“朱德很好。他在滇军当过旅长，待同志很亲，又会打仗。我们剩下这几百人，多亏了他，要不我们全垮了。”毛泽东没有见过朱德，听毛泽覃讲得眉飞色舞，很想立刻见到他。“哥，听说你们也跑了不少人？”“嗯！”“还剩多少？”“同你们差不多，不过还不保险。”“还有人想走？”毛泽东未知可否地摇了摇头，说：“革命就像大浪淘沙，现在是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刻，有人吓坏了，有人怕苦，有人叛变，有人投降，你不让他们这样做不行，但我们还要干下去，干到底。”毛泽覃细细咀嚼着毛泽东的话，说：“朱德也常对我们这样说，他说，我们现在好比俄国1905年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中国的十月革命也会到来。”毛泽东点点头，赞同毛泽覃说的，问：“朱德他们想怎样干？”毛泽覃回答：“他们在十六军是暂时的，他想找个既能屯兵又能打仗的地方，问井冈山怎么样？”毛泽东道：“井冈山这里很好。我们从浏阳下来，转了许多地方，原想去湘南找个山头，可我发现还是不如井冈山。这里进山可以守，出山可以攻，地盘也大，是同国民党武装割据的好地方，现在我们已拿下了茶陵……”当天晚上，毛泽覃就在八角楼里毛泽东的房间搭铺，兄弟二人又整整谈了一宵。第二天，宛希先和罗荣桓又派人从茶陵送来一些新的报纸。从一份《湖南民国日报》上，毛泽东看到一条唐生智向李宗仁求和的消息。他对毛泽覃说：“润菊，我们得马上到前线去。”“怎么？”毛泽覃接过报纸，不知出了什么情况。毛泽东说：“李唐之战快要结束，他们一和解，茶陵就危险啰。”“你的脚能行吗？”毛泽覃担心地问。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说：“前线的情况恐怕要比脚伤还要吃紧喽……”

三

茶陵的局势的确如毛泽东所料，突然紧张起来。罗定纠集1000多人的挨户团，从李唐战线撤回，叫嚷着要消灭工农革命军，踏平工农兵政府，夺回茶陵县城。宛希先从乡下得知这一消息，急忙领兵回城，同陈浩商定将分下去的三路人马召回，集中迎敌。赖毅又侦察到确切情报：罗定已占据了高拢，还继续推进。其间，敌方又有700人枪增援，达到3个营，而工农革命军才4个连，力量相差悬殊。陈浩主张硬拼，宛希先坚决反对。俩人相持不下，忽报罗定的兵包抄上来了。宛希先当机立断，带了两个连占住高地，同敌人相持。然而，毕竟敌人力量强大，而且子弹充足，宛希先部吃不消了。节骨眼上，忽然传来喜讯：张子清的三营增援来了。宛希先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个多月前，张子清及三营在大汾遭肖匪袭击后，且战且退，与部队失去联系，毛泽东多次派人找寻亦无音信，想不到在这时杀了出来。宛希先的人马在绝望中看到了光明，冲过来与三营会合。张子清在大汾与毛泽东失去联系后，辗转同朱德的部队取得联系，在国民党十六军隐蔽了一段，后领兵来到桂东县鹅形山区，与当地农民武装打了县城团防局。当闻知工农革命军打下了茶陵时，便兴冲冲领兵来会合。碰巧在这里遇上宛希先与罗定交战，便主动地上来支援。进到县城，陈浩和徐恕表面上很热情，欢迎三营和张子

清归队，但心里，他俩却恨之入骨。什么原因呢？原来，陈浩和徐恕早萌生了将工农革命军拉走的念头。古城会议上他们就反对毛泽东同袁文才谈判，对毛泽东要在井冈山安家的想法更为不满。他们堂堂黄埔生岂能学袁、王占山为匪？井冈山这么一小块地方能玩出什么名堂？尤其是两次打茶陵的胜利，使他们有些得意忘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而毛泽东却派个宛希先来监视他们的行动，他们玩个把女人，弄点黄金还受到处分。趁毛泽东在茅坪养伤，摆脱毛泽东正是时机。于是，陈浩写了一封密信，派出亲信送到国民党十三军方鼎英那儿去，方鼎英是他们在黄埔时的老上司，而今有一个团驻在安仁县境。为断工农军回井冈山的归路，陈浩下令拆了县城通往宁冈的浮桥。宛希先和张子清被蒙在鼓里，他们坚持要将部队带回井冈山。为了稳住宛、张，陈浩假惺惺同意这个方案。于是，部队出发。这时宛希先才发现浮桥被拆。一问，是陈浩搞的，他拦住陈浩，厉声责问是何用意？陈浩掩饰道：“拆浮桥，为的是同敌人背水一战。”精明的宛希先预感到其中有诈，表面上不动声色，背地里派人跑在队伍前面，去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可疑情况。部队绕过浮桥处，折向东门出城，但没走几里，陈浩下令改变方向向酃县进军。“搞的什么鬼？”宛希先道，“你给我说清楚。”徐恕解释：“从酃县绕道回宁冈，一样呀！”张子清猛然想起十三驻军方鼎英有一个团在安仁，从酃县船形翻过一座山就到了安仁境内，道：“陈浩，你莫不是想投方鼎英么？”一语道破天机，陈浩拔出手枪，冷笑道：“对，老子就是打的这个主意！”宛希先掏枪欲打陈浩，早有准备的徐恕命人上前将宛希先和张子清绑了，而后取路酃县带走队伍……毛泽东带着毛泽覃、陈伯钧一行8人，从茅坪出发往茶陵赶。袁文才怕路上出事派了一班人马护送。头一天赶到坡头坳，已到茶陵境内，毛泽东让袁文才的一班人回去，次日一早便直奔县城。他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自己的部队了。他从宛希先的几次来信中了解到陈浩、徐恕几个军事干部的不良倾向，深为忧虑，想趁湖南军阀回师茶陵之前，赶到部队，解决一下他们的问题。急走慢走，估计黄昏前可到达茶陵。但下午走到距茶陵城还有8里路的地方时，听到茶陵城的方向响起激烈的枪炮声。他们不敢贸然进城，便在附近的一个村庄住下，派人打探，得知吴尚的第八军一个团正在攻城，工农革命军在西门同敌激战。枪声一直响到半夜才停息。城里的枪不响了，毛泽东的心却悬起来了，是工农革命军将敌军打退了，还是工农革命军撤退了？撤退应该向井冈山这个方向来，为何却不见工农革命军的一兵一卒？正疑虑间，宛希先派来的人找到他们。毛泽东最担心的情况终于出现了，陈浩等人阴谋拉走部队投敌，工农革命军危在旦夕！军情火急，毛泽东不敢逗留，便同毛泽覃、陈伯钧立刻动身去追队伍。这时，天色已亮，晨雾弥漫。他们找来村赤卫队员，寻得一只渡船，渡过沅水，向南急奔。毛泽东的脚伤本来没有痊愈，这样一折腾又有复发。他忍痛走了一程，速度太慢。毛泽覃从途中的村里找来一副滑竿，抬着他走。一行人早饭没顾得吃，午饭买来一些米团，边走边吃。暮色降临时，终于在湖口追上了队伍。毛泽东的突然来临，使陈浩、徐恕惊得举手无措。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毛泽东竟然会像天神般地赶到。宛希先和张子清一见，跳起脚喊：“毛委员，你来得真及时呀！”他们俩还被陈浩捆着。陈浩、徐恕见势不妙，转身欲逃。特务连长曾士峨和陈伯钧将他们拦住。毛泽东下令将他们绑起来。“我是团长，凭什么绑人？”陈浩不服。毛泽东说：“你是团长，好大的胆，你要把工农革命军往哪里拉？”陈伯钧道：“你们分明是想投敌？”徐恕说：“拿出证据

来！”宛希先说：“我和子清就是证人。”毛泽东下令：“先把陈浩、徐恕押回宁冈，审查后再作处理。”随后，他过去为宛希先、张子清松绑，说：“你们俩吃苦了，真多亏了你们。”当夜，毛泽东召开了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宣布解除陈浩、徐恕职务。第二天，队伍掉过头，回师井冈山。一路上，毛泽东同宛希先、张子清有说不完的话，他详细地问及三营在大汾失去联系后的情况，还告诉张子清停止兵退湘南、在井冈山立脚的决定。张子清说：“在井冈山立脚好，当红色山大王更好，这里的山多，同敌人打圈圈，包赢不输。”毛泽东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回到宁冈，罗荣桓告诉毛泽东，他们捉住了陈浩派去同方鼎英接头的心腹，还缴获了陈浩写给方的亲笔信。铁证如山，陈浩自知大劫难逃，低下了他傲慢的头。陈浩和徐恕被关押后，参谋长韩昌剑忐忑不安，投靠方鼎英一事他也参与密谋，二人事犯必然祸及自己。这天夜半时分，他悄悄潜到关押房，见哨兵不在，伸手就去开锁。一声呐喊，拥来不少士兵，将他当场捉拿。原来，宛希先早已盯住了他，在关押房周围布了兵。韩昌剑非但未能如愿，连自己也进了圈套。与此同时，一营长黄子吉也被逮捕。陈浩等人的罪行引起了公愤，连袁文才、王佐都主张杀了这几个叛逆。毛泽东在团部的祠堂宣布解除韩昌剑、黄子吉的职务，并接着召开前委紧急扩大会议，宛希先和张子清增选为前委委员。扩大会议决定组织特别法庭，审判陈、徐、韩、黄的反革命罪行。特别法庭对4人进行了审查，决定判处他们死刑，执行枪决。陈浩不服，要求死后给他盖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子，未得到特别法庭准许。行刑时，他骤然唱起《国际歌》。毛泽东知道后，让人埋葬时给他们的尸体上盖了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子。连宛希先也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处决了4个团里的主要领导，工农革命军经过短暂整顿，军心大振，上下达到从来没有过的一致。士兵们南撤东归，只顾听从命令，不知出了何事。现在才真相大白，原来团长、副团长、参谋长和一营长是叛变革命的反革命分子。多亏毛委员及时赶到，抓住了他们。不然，这支队伍便成了方鼎英的，大家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处决了陈、徐、韩、黄，人人几乎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无不称道：毛委员及时挽救了工农革命军，真是英明！毛泽东重新任命了团的领导，调整了各营、连班子，重申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宣布了今后的三大任务。由于党代表们的积极工作，党支部在各连普遍建立。自此，毛泽东的指挥和建军的设想，真正在这支部队得到贯彻。

第十七章

“深山大泽，龙蛇生焉”：毛泽东改编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
打遂川，罗荣桓草林筹款
毛泽东遂川过年，过年过出了一个农民县长
何长工报忧：省委改组，彭公达被撤，又一次长沙暴动惨败

“深山大泽，龙蛇生焉。”

这是袁文才从《左传》里找出来的八个字，他把这八个字用毛边纸写了两张条幅。这条幅从他到井冈山参加马队做司书时一直跟着他，1926年9月他当上了宁冈县保卫团团总，把这条幅送到吉安城裱了，从此后便一直挂在他的床头。

从当保卫团团总到如今当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他一直引以为豪，可以说这井冈山有一半他一跺脚就得晃三晃，他是这深山大泽里名副其实的龙蛇！

可是，自从他在大仓认识了毛泽东，自从毛泽东跛着一条腿领来了那支人马，自从毛泽东同他促膝交谈、娓娓地用湖南腔纵论他连闻也未闻过的天下大事，他忽然觉得“深山大泽，龙蛇生焉”八个字原来不属于自己，只有老毛才配得上这条幅。在此之前，每当乡亲们仰起头来看他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豪迈，而今荡然无存。哦，他同样地怀着这种忐忑与敬慕，仰起脸来看毛泽东了。他悄悄地取下了条幅，也许他担心有朝一日毛泽东造访他的卧室时看见，那时他将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当他从第三者、第四者，乃至第五者口中得知毛泽东在古城会议上义正词严地谴责了视他和王佐为土匪的那种论调，当他获悉毛泽东用友善的声音称“袁、王是我们革命的同路人、好朋友”，他百分之百地哭了……毛泽东挥师南下时，他曾虔诚地对毛泽东说：“毛委员，我们都是些做田佬，没当过兵，不识世事，你能给我们派几个先生才好哩！”毛泽东道：“这个好办！我可以给你派几个先生，但主要还是靠你们自己学会怎样干革命。”不久，毛泽东在水口分兵时，派了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来到袁文才部担任连、排长和教官。11月初，毛泽东住在洋桥湖，亲自指导对袁部进行改造。改造确非易事。袁部自卫军内部良莠不齐，出身穷家的、豪门的皆有；当兵为打土豪的、为吃香喝辣的、为发财嫖女人的皆有。所以首先得将那些老兵油子和不纯分子清除出去。袁文才毫不含糊地对徐彦刚道：“你们革命军在三湾清理了部队，我们没说的，照样！”徐彦刚弄了个名单，有近三四十号人在洗刷之列，其中有一个是他老婆谢梅香的叔叔。袁文才铁了心：刷！他老婆的叔叔到袁家大闹，骂袁文才“六亲不认”。谢梅香也来求情，袁文才犹豫了。但当他一想到毛泽东，便想通了，硬是除了这个叔的名。他一领头，事就好办了。该刷的一齐刷了。接着招收了150名青壮年农民入伍，合拢有300余号人马，近200枝枪。工农革命军从茶陵返回后，陈伯钧与袁文才商定了练兵计划，将自卫军编为3个连，开到步云山训练。每天三操两讲，学军事又学政治还学文化，起居饮食全照部队的一套。战士们觉得新鲜，就是对吃饭有意见。哨子一吹就开饭，5分钟内要吃完，没吃完的也要放碗筷。不少战士过去自由惯了，饭前还得喝上一碗老冬酒，摆上一会儿龙门阵，5分钟哪够？袁文才想了个法子，学革命军把小灶取消，连、排长和士兵一块儿吃大灶。当官的一下来，当兵的不敢怠慢了。但也有少数连、排长对此不满，二连长袁丁珠就是其中之一。这天晚餐，大家都吃完了，时间刚好5分钟，可袁丁珠还在慢吞吞地啃一块牛骨头。陈伯钧握着

怀表上来：“袁连长，时间到了！”袁丁珠是有意磨时间，一歪脖子说：“阎罗王还催死不催食哩，老子牙痛，吃不快。”陈伯钧道，“你是连长，要起表率作用。”“老子操你娘！”袁丁珠突然把碗朝地上一砸，翻了脸。袁文才闻声过来。袁丁珠当然以为总指挥会替自己说话，道：“训练训练，训到老子头上来了，姓毛的有意派人耍我们！”陈伯钧严肃地说，“袁总指挥，情况你都清楚，这件事你说怎么办？”袁文才吹响了紧急集合哨，他要袁丁珠当着全体官兵的面向陈伯钧下跪求饶，以示惩罚。陈伯钧忙摆手道，“不可让袁连长下跪，这是体罚。”“那你说咋办？”袁文才问。“开个民主会，让他在会上检讨一下就行了。”陈伯钧说。开民主会是自卫军的头一回，让当头的做检查更是开天辟地第一遭。袁丁珠开始听总指挥说要他当众下跪，感到很丢人，然而陈伯钧却没有让他当众丢面子，很受感动。民主会一开，他便向陈伯钧赔了不是。陈伯钧说：“袁连长有错，其实我也有错，我脾气不好，惹他发火。”听到此处，袁丁珠流出了热泪，他忍不住走到队列前对战士们说：“毛委员派来的教官，是为了我们队伍好，从今往后，谁要不服管教，老子不客气！”袁文才目睹此景，心中甚不平静，毛泽东的人的确有办法，农军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时值霜降，步云山寒气袭人。军事训练在加紧进行，一批新兵渐渐有点吃不消。有一回，陈伯钧领着连队匍匐前进，当匍匐到前方几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大汪积水，新兵们老远就发现了，赶紧绕开积水。然而陈伯钧却直朝积水爬去，全身都浆在泥水中，冷得直打颤。队伍里响起袁丁珠的吆喝：“陈教官都不怕水，你们怕个屁，都绕回来！”新兵们果真听话地绕过来，向积水爬去，紧紧跟着陈伯钧。队列、单兵战斗动作、拼刺刀……陈伯钧把自己从军校学来的本领都教给了农军。毛泽东来看过袁部一次军事演习，高兴地说：“神话《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哪吒，木吒，他们都会上天入地，腾云驾雾，能打能走，我们革命战士也应当有一套好本领。”毛泽东为农军上了一课，深入浅出地指出：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代表穷苦工农阶级的利益，它与维护国民党豪绅阶级利益、镇压工农群众的旧式军队有本质不同，我们不仅要打仗，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政治任务，只要有了群众，部队就能立任脚，就能打胜仗……练兵生活十分艰苦，毛泽东常和袁文才来吃大灶。有一回开饭，送上来的是野菜、南瓜、红米。二些战士发牢骚：“怎么餐餐吃这个？”毛泽东却带头舀了一碗野菜，津津有味地吃起来，风趣地说：“野菜虽苦，却有丰富的政治营养，我要多吃一碗哩。”战士们听了，都争着吃起来。后来编了一首歌谣就是这种生活的生动写照：

红米饭，南瓜汤，
秋茄子，味好香，
餐餐吃得精打光。
干稻草来软又黄，
金丝被儿盖身上。
不怕北风和大雪，
暖暖和和入梦乡。

据说这首歌是经袁文才修改、谢梅香唱出来的，它一直流传至今。毛泽东还十分强调对袁部进行纪律教育，袁文才在大会上对战士们说：“我们是

革命的军队了，就得用革命的纪律来要求，毛委员在荆竹山就讲了不能拿老表一点东西，我们要切实执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才能打胜仗……”接着，袁部根据毛泽东指示，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游雪程还加紧开展了在自卫军中建党的工作，培养、发展了一批觉悟高、训练中表现突出的干部和战士入党。袁文才激动万分、感慨不已：“老毛使这支部队新生了！”

后来，这支队伍连同王佐的农军升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由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不过这是1928年2月的事了……

二

“上次在大汾遭肖家壁袭击，因而没去成遂川……”对此，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他对新任团长张子清说，“为了使我们以宁冈为中心的这块井冈山根据地巩固发展起来，我们应该把周围的敌人一点点地吃掉。井冈山西面是湖南，东面就是江西。俗话说，没有湖南人不成军队，没有江西人不成买卖。湖南出兵多，能打仗，可江西就不同了。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大半是客军，战斗力比较弱，我们就来他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再则，肖家壁盘踞在遂川的大坑，我们认真地同他交一下手，看到底他行还是我们行。”

“要得。”张子清很高兴，“罗党代表作了个调查，遂川土豪多，正有利于我们筹款子，发动群众。我明天就带一营下山。”

“我也去。”毛泽东说，“除了一营下山，我看罗荣桓的九连也去，罗荣桓做群众工作很有一套办法。”

1928年元月4日，工农革命军一营和三营九连出发了。

毛泽东脚伤好得差不多了，走路已无须拐杖。他把罗荣桓叫到身边一块儿走，以便向他了解遂川土豪的情况。

“荣桓呐，你的眼镜多少度哇？”毛泽东最后笑着问。

罗荣桓上回掉了眼镜后，在茶陵买了一副新的，但度数不对，很不方便，弄得撤出茶陵时掉了队，跑到河边，浮桥被拆了也不知道，差点掉下河里。

他知道毛泽东指的是这件事，不好意思地憨笑着：“配过了一副，现在刚好。”

“那就好。”毛泽东说，“你弄来的那张井冈山古图，我作了大用，部队上井冈山有你的一份功劳。”有关这张地图，毛泽东表扬过他好几回了，使得他心里很不平静。自担任九连党代表以来，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宣传落实毛泽东最近在苔市提出的三大任务。他在士兵大会上说：“毛委员为我们提出了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设根据地。毛委员主张把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在武装斗争支持下搞土地革命，这就使广大农民群众容易发动。没有武装，便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但是，如果武装不和土地革命结合，不以土地革命为武装斗争的内容，那么有了武装也会失败。同时，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如不同建设根据地相结合，土地革命的成果便不能巩固，武装便不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容易受到敌人的打击而失败。所以，这三者的结合，就是毛委员革命战略思想的中心。”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参加了多次战斗，但几乎每一次都是败仗。二打茶陵倒很顺利，可却一枪未发，他渴望这次打遂川能过一把瘾。果然，机会来了。部队快到达大坑时，侦察员报告说，肖家壁的靖卫团300人正驻在镇里。大坑是肖家壁的老巢，那里修起了一座炮楼，炮楼的四个口子能监视东西南北几条通向外界的路，口子内及几个山坡上都架着机关枪。罗荣桓主动请缨，毛泽东同意由罗荣桓带领九连端掉大坑的靖卫团。罗荣桓领着全连战士旋风般地沿着密林前进。一条河出现在面前，他二话不说跳了下

去。三九严寒河水刺骨，他挥着驳壳枪指挥战士们过河。全连人马一上岸，就被敌人发现，炮楼里的机关枪响了。罗荣桓说，“敌人对我们尚不完全摸底，我们来一个猛冲排长们同意罗荣桓的方案，但他们要罗荣桓殿后，因他戴着眼镜不方便。”罗荣桓冲出上坎，喊杀着，朝前跃去。受到鼓舞的战士们跟着冲上去。敌人的火力被压住，团丁们作鸟兽散，一个个从炮楼里窜出来，找地方逃命。九连占领了大坑。罗荣桓挥着驳壳枪说：“同志们，一鼓作气，打进遂川城去！”肖家壁带着残部刚退进县城，工农革命军便马不停蹄杀到县城下，他吓得连长裤也忘了穿，掉头就逃。守城的“四大金刚”之一罗普权见势不妙，也不敢交火，率领民团弃城而逃。工农革命军进了城。毛泽东即派永新县委委员刘真到西庄找寻原遂川党组织负责人陈正人、王遂人和王佐农。毛泽东对遂川县的革命情况作了了解，知道陈正人、王遂人等人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遂川建立了支部，指导县总工会召开了各业工代会，提出了反对贪官污吏、帝国主义、保护工农利益的五十六条宣言。接着他们又组织县城几百工人配合四乡农民冲进反动的县政府，清算土豪劣绅谢际可、张砥安、罗普权、李应余贪污公款3.6万元的罪行。到了1926年五一节，他们带领全县工人举行游行庆祝，捉伪县长许乃犹游街示众，为工人争得了8小时工作制和提高工资百分之三十、自由开会等权利。在农村，他们领导建立农会，冲进县城捣毁了英帝国主义走狗开设的“亚细亚顺记洋油庄”，从反动军队手里夺取枪枝，建立了革命武装。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遂川的反革命势力纠集在一起，组织了靖卫团、保安队、军界偕行社、清乡委员会，对革命进行疯狂反扑，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陈正人、王遂人等人才离开县城，到乡村隐匿起来。次日一早，刘真就来到丘家厦所，向毛泽东报告说：“已经知道了陈正人等人的下落，派人去同他们联系了，这回只带来了王次楩。”“王次楩是干什么的？”毛泽东问。“一个挑大粪出身的农民，大革命中也是积极分子，他在国民党清乡时保住了6枝枪。”刘真反映。“那不错嘛，王次楩人呢？”毛泽东问。“在门口等你发话。”“快请他进来。你刘真太书呆子气嘛，这么冷的天，怎么让客人站在外头？”毛泽东边说边朝外走。丘家厦所门口，果真站着个手拿一枝旧枪、长得老实巴交的青年农民。“你就是王次楩？”毛泽东笑问。“是的。”王次楩打量着毛泽东。“这就是毛委员。”刘真介绍。王次楩激动不已，朝毛泽东弯腰行礼。“这是你保存的枪，一共有多少枝？”毛泽东问。“一共6枝，藏在我们西庄祠堂的屏中。”“不简单，不简单，莲花保住了一枝枪，你们遂川保住了6枝枪。这说明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是徒劳的，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哦，我光顾得说话，快请进，请进。”王次楩被请到里头，毛泽东向他详细询问了遂川的近况，要他明天把6枝枪都送来看看。第二天，王次楩领着王安民、王南山数人，把枪送到丘家厦所，毛泽东逐一检查这几枝枪，很欣赏地说：“我看就以这6枝枪为本钱，再凑些梭镖大刀，成立遂川县游击大队。”“好！”王次楩来了劲。元月8日，遂川县游击大队在县城万寿宫成立，毛泽东宣布王次楩为游击大队队长、毛泽覃为党代表，戴奇为教导员。这天，毛泽东的心情特别好，他拍着王次楩的肩膀说：“好好干，好好干！”毛泽东拟定了县委委员名单，指定陈正人为县委书记，毛泽覃、王遂人、王佐农、王次楩为县委委员。毛泽东召集遂川县委和军队前委开了个联席会，布置县委要集中精力，配合部队发动从井冈山下的黄坳、草林至于田一带的工农群众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政权，

为创立井冈山南面的遂川根据地而努力。遂川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罗荣桓及时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个情况：乡下个别基层党组织带群众烧了一些土豪的房子，杀了几个一般的土豪；有人还想烧县城的天主堂，说是洋人的房子。毛泽东坚决地说：“你马上告诉陈正人，要制止这种行为，土豪的房子可以分给穷人住，为什么要烧掉？应杀罪大恶极的土豪，但对一般土豪不杀，烧天主堂不是好办法。”罗荣桓及时向陈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陈正人制止了乱烧乱杀行为。这天晚上，毛泽东把罗荣桓叫到丘家厦所，命令他带九连去草林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罗荣桓第二天领着九连，急行军50余里，开进草林圩。一到草林，罗荣桓立即把连队分成几个小组，要战士们到圩镇和附近村庄宣传发动群众和调查土豪详细情况。工农革命军小分队在草林工作了3天，群众就普遍发动起来，纷纷提供土豪的情况。罗荣桓见群众已发动，决定开展第二步——打土豪。第一个目标是土豪黄礼瑞。他占有水田、山场几千亩，草林圩的经济命脉亦在他手中。他花花肠子多，农民卖个鸡蛋也得上税。他还贩卖鸦片、开赌场，无所不为，杀人放火谋财害命无恶不作。方圆几十里的农民对他恨之入骨，因他养着一伙团丁，有县府靠山，都敢怒而不敢言。罗荣桓领人迅速查封了黄礼瑞的店铺，没收了他庄院的财产，烧了他的债券田契。很快召开了公审黄礼瑞的万人大会。会后，罗荣桓派人将黄礼瑞的金银解往县城，留下一部分光洋、粮食和布匹，准备分给穷人。可第二天，街市上忽然冷清了，开过公审大会后全部打开的店铺又关上了，工农革命军把分成一份一份的土豪的浮财，发给过往行人，竟没人敢收。罗荣桓一见这情景，皱起眉头，肯定有坏人造谣，群众不敢接触革命军了。他决定改变做法，让战士们把财物家家送上门。群众这才敢收。一个歹徒正在散布“黄礼瑞是座山虎，革命军是过山虎”的谣言时也被老乡抓了来。工农革命军将这歹徒捉了游街，群众脸上的愁容烟消云散，草林圩又热闹了，家家铺子开户，小商小贩们做开了生意。草林镇红了，罗荣桓领着一个分队到了该镇的一个小村子车源。车源土豪黄贵勾结反动派捉过农军，是个十足劣绅。但到黄贵家一看，一不见他家有人，二不见他有财，出现在罗荣桓和战士们面前的只是空空的院子和一些空空的箱柜，连仓里的粮食都没了。无疑，黄贵已有准备，带着财物躲进山里了。战士们在黄家门上贴了一张布告，限他3天内交纳大洋1000块，否则后果自负。但，3天过去了，连黄贵的人影也不见。罗荣桓便派人去找为黄贵干过活的长工，打探黄贵的下落。下午，罗荣桓从圩上巡察回来，忽然听到一阵鞭子声和呼救声，十分纳闷。进门一看，只见两个战士在鞭打一个双手反绑、身穿粗布短衫的中年男子。罗荣桓以为打的是黄贵，但一问，才知并非黄贵。“他不是黄贵，是谁？”罗荣桓问。“黄贵的长工。”一个战士回答。“他不肯说黄贵的下落。”又一个战士说。“他不是土豪，怎能打他？”罗荣桓赶紧制止。“可他是土豪的长工，帮土豪做事的呀。”战士蛮有理地说。“我问你们、你们帮富人干过活么？”罗荣桓问。几个战士讷讷地望着罗荣桓，有的说帮资本家打过铁，有的回答为财主抬过轿子。“能不能说你们也是资本家，也是财主？”罗荣桓反问。战士们傻了眼，无言以答。罗荣桓亲自为那长工松了绑，向他道歉，称他兄弟，还下令弄好吃的请他。那长工感动万分，称赞工农革命军是穷人的队伍，并提供了黄贵的重要线索，使工农革命军在次日捉住了黄贵。罗荣桓在草林筹款半月，缴获土豪布匹700多担、药材1万多斤、食盐5万斤、银元3万块。毛泽东专程赶到草林，表扬罗荣桓的出色工作。罗荣桓没

有被表扬而沾沾自喜，他却检讨了自己工作中的不少失误，如没收了部分小商贩的财物，甚至连药铺里称药的戥子也收掉了。毛泽东说：“我们反对封建剥削，只能没收地主的财产，对于中小商人，要保护他们的利益，一个红枣都不能拿。”后来，毛泽东还从罗荣桓那儿了解到这样一些情况：有的战士借了老表的门板，临走时没及时归还；或者没归还原物，使老表把门板带回家后上不上，等等。他把这些情况汇总，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三

红了遂川！这是毛泽东进军井冈山过的第一个年。工农革命军全部调回县城过年，士兵们担回不少银元和布匹。部队还把土豪筹办的年货分给群众，毛泽东也亲自来路口，和士兵一块儿为过往穷人发年糕。初一，毛泽东请人做了几桌酒，邀请工人、农民代表一起过年。喝酒时，不知谁开玩笑道：“毛委员，祝你活上一千岁。”毛泽东摇摇头，道：“一千岁？不可能的，不然，世界上哪装得下这么多人。”陈正人说：“毛委员，我们祝你健康！”众人一齐说：“祝毛委员健康！”毛泽东答道：“谢谢，谢谢，我也祝大家健康啰！”他举起酒杯。人们一齐举杯，饮下了健康酒。忽然，外头响起了爆竹和锣鼓声，工农群众来向革命军拜年了。毛泽东带头离开酒席，领着官兵们出门迎接拜年群众。男女宣传队员们腰间系着红布，在小唢呐的伴奏下唱开了自己编的民歌：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又分谷子又分田。
过新年，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要打倒肖家壁，
要活捉罗普权……

“唱得好，唱得好！”毛泽东拍着巴掌。人们见毛泽东说话，都住了声，听他讲些什么，热闹的场面霎时静了下来。“只要大家努力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年年都有好年过的。”毛泽东放大嗓门道，“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件大事，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就要成立了，这是穷苦人家自己的政府，是为穷人办事，同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派作对的。”锣鼓又响了。曲儿又响了。夜深了，毛泽东才回到丘家厦所。陈正人早守候在那儿，他把一盆炭火烧得旺旺的。他被刘真找回后，担任县委负责人。这两天，他正为成立工农兵政府的事而奔波。上午，毛泽东对他说：“成立工农兵政府是遂川人民自古未有的大事，有些群众对我们这个政权还不大了解，因此，成立工农兵政府的首先一条是把我们的主张宣布出去，让广大工农群众知道我们这个政府是干什么的。”陈正人绞尽脑汁，起草了一个文件，前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哦，害你久等了。”毛泽东歉意地说，“我在同王次揆摆龙门阵，工农兵政府就要成立，谁当县长？我想请王次揆当，这个人在大革命中表现很不错。”陈正人道：“王次揆是个挑大粪的农民，这下子你可选中了。”“开始他有顾

虑，我说不应当有顾虑，先前当官的都是皇亲国戚、土豪乡棍，哪轮得到做田人？”毛泽东说，“孙猴子还嚷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呐！”“有意思，有意思！”陈正人道，“这是遂川县亘古未有过的事情，穷人对共产党会贴得更紧的。”“嗯。”毛泽东在火盆边坐下，烤着冻得发红的指头，“正人，你的文件拟好了么？”陈正人用指头抹了抹熬得发红的眼睛，道：“请毛委员过目。”毛泽东从陈正人手里接过用毛笔书写的文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四个大字：施政大纲。“好，是那么回事。”毛泽东展开文件，仔细阅读。这个大纲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土地、生产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内容，共有30多条。陈正人急欲听到毛泽东的意见，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毛泽东的表情。“你满意么？”毛泽东抬起头问，“总的不错，可是有些地方写得不通俗，群众不易弄懂，应当多采用群众语言。”他拿起笔，在文件上修改起来，把“废除聘金聘礼，反对买卖婚姻”改成“讨老婆不要钱”；把“反对虐待儿童”改成“反对大人打小孩”；把“废除债务”改成“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这是毛泽东亲自批改的第一部工农兵政权的《施政大纲》。鸡叫头遍，毛泽东才满意地对陈正人道：“我看可以了，你看呢？”一股暖流涌上陈正人的心头，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使他感到由衷敬佩。“没什么了，我就去叫人用石印印出来。”陈正人告辞要走。“急什么，今天是除夕之夜，你就在我这里守岁吧。”“哦！又老了一岁啦！”“老？哈，八字还没一撇呐！”远处，响起了鞭炮。那是辞别旧岁迎来新年的欢呼。鞭炮声越响越多，越响越长。年初一，遂川县游击大队、各界群众来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合拳向人们作揖，放开嗓门道：“龙年同喜，龙年同喜！”宣传队的文书挤进来，对毛泽东说：“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的预备工作，已是万事俱备——”“还欠东风么？”毛泽东问。文书交给毛泽东一张纸，那是对联草稿，他说对联尚需推敲修改。毛泽东接过一看，当即用笔改好。“妙，太妙了！”文书拍着巴掌，喜不自禁地把改好的对联挂起来供大家观看。人们围着对联，轻声念道：“你当年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我今日斩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大家都夸这副对联改得好，他们渴望成立工农政权这一天马上到来。元月24日，万里无云，天气晴朗，和煦的阳光普照着泉江这块土地。近两万群众聚集在张家祠堂门口的大草坪上，遂川县工农兵政府即将在此成立。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毛泽覃、陈正人等，大会主席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接着宣布了《施政大纲》和组织机构。在人们春雷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走到台前，环视了一下众人，道：“你们知道我们这个工农兵政府的县长是谁么？就是他——”主席台上，坐在陈正人旁边的王次楩站起来。“他叫王次楩，西庄人，挑大粪的老表，30岁了还没娶亲，从现在起，他就是我们工农兵政府的县长。”暴风雨般的欢呼。王次楩的双眼闪着泪花，按捺不住地走到台中央，向全场深深鞠了一躬。毛泽东拿起用红布包的一只方印，交给王次楩。王次楩接过印，朝毛泽东行了一个礼。毛泽东对全场举起一只手，伸出小拇指，道：“过去土豪劣绅当权，我们是这个——”他又伸出大拇指，道：“如今，农民当县长，我们是这个！你们看，王次楩昨天还在捡粪，今天脚上还穿着草鞋，脚上还有泥，可现在他是我们自己政府的县长了。但光靠一个县长是不行的，还要靠大家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嘛。团结起来就可以打倒反动派，保卫红色政权。”之后，县委书记陈正人和各界代表都相继讲话。庆祝大会开到下午两点多，游击大队押来劣绅郭渭坚。王次楩以县长的名义宣布郭渭坚死刑，遂川县工农兵政府的大印在判决书上第一

次打上人民权力的印记。

四

毛泽东 1928 年在遂川过年的事，他记得很清楚，时隔几十年，他在中南海接见南方老根据地的同志时，深情地回忆道：“在遂川过的那个年，真有意思，过年过出了一个农民县长新年不尽是欢乐，毛泽东也有忧愁和牵挂，几个月前被派往省委汇报的何长工尚不见归。他急于要知道中央和省委对他把队伍拉上井冈山所持的态度，他曾化名子任给省委组织部去过一信，请示组织湘赣特委和改组前委之事，亦石沉大海。悬念之中，忽告何长工已回边界，找到遂川来了。毛泽东从丘家厦所的堂屋迎出来。“毛委员！”久别重逢，何长工一把拉住了毛泽东的手。“何坤，你呀你，害我们好等哟，怎咯去了这么久？”毛泽东问。何长工回答：“我从韶关犁头铺朱德那里来，怎么，你的脚好利索了么？”毛泽东跺跺脚，道：“好了，我把它彻底战胜了。哦，你怎么也从朱德那里来？”“是的，我在朱德那里还见到了蔡协民。”“噢，他不做县委书记，怎么也到了朱德那里？”何长工点点头。他和蔡协民是在武汉分手的。他们都同毛泽东关系很熟。原先都想回湖南坚持斗争，因他的身份暴露，毛泽东让他改名进了警卫团，蔡协民由于没暴露又被毛泽东派回了湖南……何长工讲了蔡协民的情况和朱德的部队……毛泽东道：“朱德的情况，润菊和三营回来都讲了，你是怎样找到他们的？”何长工说：“我在长沙找省委，又去衡阳找特委，他们让我到粤北去联络革命队伍。我到了广州，恰好碰上广州起义，打散后，我到了韶关，火车不通，我去澡塘洗澡，听到一些兵讲，在犁铺头住了王楷的部队，是八一兵暴的叛军，我就找到了那里。”“他们还在范石生的部队里打埋伏么？”“朱德告诉我说，他们打算离开，这回是赶去参加广州起义，没有赶上，他们已经暴露了，恐怕呆不住，正在同湖南特委联系筹划一场年关暴动……”“噢。”毛泽东沉吟道，“湖南的群众基础比较好，我以前曾拟定过一个湖南暴动大纲，未能实现，主要是缺乏一支军队支持。这次但愿他们能成功……可是那里反革命势力也很强，是湖广两省敌人注目的中心……”“朱德也想到了这一点，他说他们从三河坝到饶平又沿着粤赣边跑，很想找个立足之地。年关暴动如果顺利，他们就把湘南暴动搞起来；如果不顺利，也准备退到一个山里……”“嗯。”毛泽东很兴奋，感到朱德这人有些同他不谋而合。何长工继续说：“朱德听张子清讲过井冈山的地形，但他还不晓得我部的情况，让我来联系，必要时他们好有个退路。”毛泽东点点头，想了一会儿，问：“省委的情况怎样？”何长工低下头，说：“我 10 月找到省委时，听说中央要在上海开一个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让我赶写了个井冈山材料，省委好像对我们的做法不满意，直摇头，好像中央有指示，还让我们夺取长沙……”“怎么，还要攻长沙？”毛泽东很惊讶。“彭公达也很犯愁，说南昌暴动失败了，两湖秋收暴动也失败了，中央要追究责任，专门开会研究检讨……彭公达也在准备作检讨……”“哼，检讨！”毛泽东不以为然。何长工道：“我返回时，听说中央开会批评了湖南，撤销了彭公达的省委书记……”“有文件么？”毛泽东问，他知道批评湖南、撤销彭公达的职务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际上是批评他毛泽东，因为他是八七会议时受政治局委派负责湖南工作的。何长工接着道：“马也尔在中央告得很凶，中央已派任弼时到长沙作过一次调查，但中央不满意，准备再调查一次。”“大兴问罪之师啊！呃，湖南省委现在由谁负责？”“我没见到，但听说让王一飞代理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他不作中央

秘书长啦？”何长工拿出几张报纸，道：“我在路上买了几天的报纸，才晓得湖南又搞了一次长沙暴动。这次败得更惨，没发动起来就暴露了省委，王一飞被捕，惨遭杀害。”毛泽东接过报纸急阅，两道眉毛紧紧蹙拢。窗外传来新年喜庆的鞭炮声和舞龙灯的唢呐声，但毛泽东的心里却罩上了一层不安的阴云。来自省委、来自中央、甚至来自国际代表的压力，已经向他袭来……

第十八章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动又一次长沙暴动，处分周恩来、毛泽东……“左”倾盲动主义急性病的高潮 何长工改编王佐部队 新城大捷，边界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

“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导致了又一次长沙暴动……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未能扩大到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毛泽东在井冈山压根儿不知道中央开了这个会。急剧膨胀的“左”倾盲动主义通过这个会堂而皇之地在中央占据了支配地位。罗米那兹——这位共产国际代表、中国革命的上帝坐镇会议，提出了危言耸听的“无间断的革命”的主张，致使会议确定了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在鸣奏这曲壮歌的同时，一曲悲歌与此交织。与毛泽东个人关系密切的瞿秋白，在报告中无情地指责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根据罗米那兹的提议，扩大会通过的“组织决议案”分别给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罗亦农、王若飞等以政治纪律处分。中共湖南省委当然在劫难逃。改组是一剂灵丹妙药，中央决定对湖南省委进行又一次改组，彭公达被罢了。代理省委书记王一飞被十分尴尬地推到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的第一线。作为序幕，以上的演出够轰轰烈烈了。拉开帷幕的正剧是1927年12月10日的长沙暴动。遗憾的是，这次暴动又以惨烈的牺牲走上了革命的祭坛，王一飞来不及充分行使代理省委书记职权就遭到敌人逮捕……限于篇幅，这里不赘述暴动细节，而摘引中央就长沙12月10日暴动未能实现的原因及当前的任务写给湖南省委的信：

湖南省委虽然因交通关系很迟才接到中央的指示，而两个月以来的工作都是向总暴动推进，并且举行了12月10日的长沙暴动。12月10日的暴动虽则未能如预定计划实现，但当时在长沙附近客观的暴动条件确已相当的具备。如统治阶级异常动摇而空虚，有极能服从命令的工农群众，这些群众都在党员领导之下，一般的社会表示了恐慌和动摇。所以这次暴动在时期的估量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这次暴动终于没有能够实现，其原因，中央认为由于省委对于总暴动的布置中的策略和工作，仍然不免有许多重要的缺点在12月10日的暴动中，很明显的看出长沙市工人群众的革命情绪虽然很高，并且能够很好地服从我们的命令跑到街上来，但在暴动前工人的情绪并没有经过我们克的领导，从经济政治的特别是经济斗争发动一个革命高潮，暴露在极广大的群众行动之中，使群众斗争的意识和目标紧迫到暴动夺取政权。所以在10号的晚上人力车夫、码头工人虽然拿着东西跑到了街上，但只是机械地等待信号，不晓得自己要怎样干。结果信号没有能够报出，群众也就寂然无声地散去了……

这次长沙暴动，连“信号”也“未能报出”，群众便“寂然无声地散去了”，难道说该行动还顺乎时势吗？中央于1927年12月31日写给湖南省委的这封信，还对毛泽东的工作作了评说，全文如下：

此外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及最近种种策略上的决定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

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这个信要转到各级党部……

由于交通不便，更由于当时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中，中央扩大会议精神及 12 月 31 日的信在路上耽搁了数月，而在此期间，毛泽东多次写信给中央和省委，汇报边界斗争情况，请示工作……不过，时间的耽搁都为毛泽东赢得了主动，他能够按照自己的设想来描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蓝图，经过 1927 年 9 月至 1928 年 2 月的 5 个月初创，为这块红色根据地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烈火在燃烧，革命在继续。

何长工带来的消息使毛泽东感到了一种重压，但这种重压没把他压倒，正如他后来写的两句诗：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毛泽东对何长工说：“我决定派你到茨坪去做王佐的工作，当他的党代表，怎么样？”

“去多少人？”

“又不是去打架，要那么多人做什么子？”

“就我一人？”

“嗯，有你一个长工足矣！”

何长工有点犹豫，他明白王佐不同于袁文才，袁文才是知识分子出身，接受革命教育早；而王佐性格鲁莽、没文化，他拉的队伍是典型的绿林军，游民习气浓厚，这支队伍党的领导薄弱，过去还曾打过“替天行道”的旗帜。

“何坤呐，别犹豫了！”毛泽东道，“王佐的队伍尽管毛病很多，可他们与土豪劣绅毕竟矛盾很深，改造好他们是完全可能的。现在，袁文才部队已顺利改造过来，改造王佐部队已迫在眉睫。”

“毛委员，你别做说服工作了，我听你的，明天就上茨坪。”

毛泽东笑了……

于是，何长工经历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

年近 30 的王佐又名王云辉，号南斗，幼年丧父，兄妹六人靠母抚养，家境贫困，从小就嫉恶如仇。25 岁那年，他来到绿林好汉朱聋子家做裁缝，受朱聋子影响，多次担任水客，在老家遂川和湖南边界“吊羊”（打土豪）。惩治恶人的生涯使他感到舒坦，他干脆买了一枝九响毛瑟枪，离开朱聋子，聚集了王云龙、刁飞林、李克昌一班弟兄，竖起一杆“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义旗，占据在井冈山上。毛泽东上了山后，他感到很顺心，因为打击土豪劣绅的力量大了。尤其是毛泽东给他送了 70 枝枪，更令他感激。后来，袁文才的队伍在步云山接受工农革命军整训，他也去看过，觉得很有必要。最近，袁文才老是建议他请毛泽东派人来训练队伍，他嘴上说好，可心里不踏实。他的弟兄们也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别让毛泽东得寸进尺，占了我们的山头。”王佐举棋不定，就在此时，何长工由袁丁珠做向导，上了茨坪。土佐集合 200 多名队员，在村口欢迎何长工。何长工看这支队伍，简直是乌合之众，着长袍的，套马褂的，光脑袋的，罗布中盘头的，应有尽有，队没队形，站无站样，有的打呵欠，有的说秽话，一片乱糟糟。工佐敞开衣襟，半截毛茸茸的肚皮露在寒风之中，他打着哈哈道：“这是老毛派来的党代表，欢迎欢迎！呃，我怎么头一回见到你呀？”何长工道：“毛委员派我到外地执行任务，初二才回到遂川。”王佐哈哈乐了，说：“这么说，

你是回来就赴任呀！”何长工恳切地说：“还望头领和诸位多加关照。”

“那还消说。”王佐把手一指，兵丁们开路。何长工跟着王佐走去。地上铺着薄薄的一层雪花，王佐走惯了，健步如飞，而何长工总感到脚底不顺溜，为了保持风度，他努力装出轻松自如的样子。殊不知愈如此愈不得法，他终于踩着了一块结冰的圆石子，一个踉跄朝前栽去。王佐眼疾，顺势抱住何长工。兵丁们忍不住笑开了，山里人最爱看山外人跌跤，这大概同他们平素难得有娱乐活动有关。王佐把眼一鼓：“笑个屁，谁敢再笑，老子砍他的鸟头！”王佐觉得兵丁们的行径有失他的礼仪，表现出一种由衷的愤恼，下巴的胡子随着他吼声的节奏一颤一颤。刁飞林帮何长工拍拍身上的雪。何长工自己拍打了下，“不碍事，不碍事。”他瞅见自己的巴掌拉开了一道浅口，沁着鲜血，他抓紧拳头，不让这伤口暴露，以免显得太狼狈。“山上路不好走，天又下雪。”王佐说。“不，今天是初五，还是新年哩，就算是给王头领和诸位拜年吧。”何长工打趣道。众人又都一阵大笑。王佐和何长工并排进了司令部。如果是毛泽东来，他会先将他请到自己家的，而今对待这位何代表，他想让他先见识见识自己的威风。司令部的中央安放着一张虎皮椅子，两旁摆着刀枪架，架中插着寒光闪闪的九龙刀和狮头戟。一面写着“王”字的红色大旗挂在虎皮椅子后头。对面的廊下设了一张条桌，桌上供着一只大香炉，香炉里青烟缭绕，香味充满着司令部内外。王佐走到香炉边，虔诚地作了一揖，顺手拿起一炷香，点着后插在炉内。而后，他的眼睛瞄了瞄何长工，意思是要他也如法炮制。何长工心里咯噔了一下，要不要点这炷香？若点了，王佐自然高兴；如若不点，王佐肯定有别的想法。他想起自己是接受毛委员的命令上山改造绿林部队的，不能随便迁就。但又不能使王佐大难堪。于是，他装出没有在意的样子，故意走到廊下，打量着刀枪架上的刀枪，不时还用指头试试刀刃的锋利与否？王佐毕竟同何代表头一回打交道，不好发作，便代他点了一炷香，免得得罪神灵。王佐走向虎皮椅子，大大咧咧坐下。小厮端上一只檀木椅子，政在虎皮椅子左边，不用说，那是何长工的座位。何长工落座。刁飞林叫人端出五子盘，其中备着五色果子，一色是辣姜，一色是甜姜，一色是酸姜，一色是苦姜，一色是咸姜。何长工纳闷：怎咯盘中皆姜呀，其间有什么名堂？他毫不犹豫地伸手夹了一块辣姜。王佐心里动了一下，原来这五色姜是他试客用的。姜本来就辣，一般的贵客，都爱吃甜姜，而眼下这何代表却偏要加了辣椒的姜，可见他并非等闲人物。“何代表不怕辣么？”刁飞林问。“怕辣就不敢走茨坪这条路了。”何长工道。“佩服，佩服。”王佐道。小厮此时进来禀报：酒宴已备好。“有请——”王佐对何长工道，“我为你备下了接风酒。”酒席就设在对面的老屋，正厅摆开一张龙凤八仙桌，桌上备有桔子、柚子、梨子，还有豆子、花生米，此谓干盘。王佐要何长工坐头席，他坐二席，刁飞林坐四席。三席是王云龙坐，他刚吸了鸦片烟出来，趿着鞋，打着呵欠。王佐向何长工介绍了王云龙。何长工同王云龙握手致意。其他头目依大小次序坐好。满满的10碗酒散发出浓香，撩拨着何长工的辘辘饥肠，他同湖匪打交道时学过大碗喝酒，晓得今日又要酩酊大醉了。头一道端上来的不是菜，而是一盆热汤，王佐拿起小勺，众人也都拿起小勺。何长工喝了一勺，汤很鲜美。“你晓得这是嘛咯汤么？”王佐问。“肉汤。”何长工答道。“可晓得是嘛咯肉？”“当然是猪肉啰！”“不，是老鼠肉！”何长工一听是老鼠肉，差点没有把五脏六腑呕出来，他极力忍住，才没表现出异常。“老鼠是财神爷，吃了会大发，今年定然财丁兴旺。”

王佐喋喋不休道，并挖了一勺老鼠肉朝何长工碗里放。何长工一眼就瞅见其中有半边鼠头，那绿豆似的鼠眼宛若仇视地望着他。“吃了鼠头，独占鳌头；吃了鼠眼，独步一方。”王佐说，一个劲儿地请何长工动筷。何长工几乎闭上眼，胡乱把半边鼠头放进口中。接着又是饮酒，王云龙说：“山里的规矩，每上一道菜要喝干一碗。”何长工有生以来头一回领教这种粗豪的场面，心想：今天要醉死在此了。“何代表如若不喝，就是瞧不起我茨坪。”王佐举起大碗。“何代表走南闯北，什么场面没见过，这点酒还在话下么？”王云龙也端起大碗。“何代表若不喝，我今朝掀了这酒桌。”刁飞林也递上一碗。“我不……不行……”何长工推辞。王佐不高兴地：“何代表莫非把我等视作粗俗之辈么？你既是毛泽东派来的，就得拿出功夫来。”何长工被逼得没怯，加之刚才一碗酒落肚，有了一点勇敢精神，便打算豁出去：“行，我把命搭上。”说毕，他捧起碗，正要饮下，一边有人说：“且慢。”外头走进新升的头目吴福七，他刚从山下回来，赴宴迟到了。“何代表——”吴福七从桌上端起酒碗，“我来迟了，这一碗算我敬你，不过，我不同你喝素酒，我要同你喝血酒。”说罢，咬破中指，他让血滴入酒中，把满满一碗酒染红了。而后，他把血酒分作两碗，要何长工陪他喝。何长工问：“这是什么意思？”吴福七道：“喝血酒，拜把子。我等兄弟都是喝过的。”“对对对！”这似乎提醒了王佐，他也咬破指头把酒染红。王云龙、刁飞林、李克昌一一咬破了指头。“我……我不喝这个酒！”何长工严正地说。吴福七不依：“何代表，若是不喝，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何长工道：“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不兴拜把子结兄弟的，我们之间都你同志！”“同志？！”吴福七借题发挥，“同个屁，你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分明是没有我们。”吴福七把血酒朝桌上重重一搁，酒溅了一桌子，而后他扬长而去。他这一走使酒宴气氛陡变，王云龙推说头痛，也走了。王佐也无心思再喝下去，道：“不喝就不喝，我也不想喝了！”他一宣布，酒宴即罢，众人亦不欢而散。开初，何长工被安排住在司令部隔壁厢房里。这有利于他接触王佐手下的连、排长和队员，他给他们讲解革命道理，使他们明白穷人为什么会受压迫、受剥削，还教他们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国际歌》……这引起了王佐的注意，有人对他嘀咕，“姓何的想赤化我们的队伍！”王佐以“司令部太吵，有碍党代表安歇”为由，把何长工安排到山边一座独屋住，并给他派了两个勤务兵，名为保护安全、实为监视、限制自由。王佐还在独屋前的空地上搞了一场演武，队员们使棍弄枪，王佐挥动大刀左旋右劈，好不威风。何长工心里有数：王佐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演武是冲着他来的。王佐对他的戒备和疑心，是他开展工作的障碍。他决计来一个“由外及里”，打开局面。所谓“由外及里”，就是先做好王佐手下的头领们及其家人的团结工作。他每天到刁飞林、李克昌家，帮他们劈柴、磨谷、教识字，家人们很快与何长工混熟了，都一个劲儿地在当家人面前说何长工的好话。何长工还成了王佐家的常客，王佐母亲很是敬重他，常给他做可口的豆饼、油炸鱼干。有一天，王母头痛得厉害，他把仅有的两粒止痛西药给老人家服了，为她止了痛……王佐闻知这些情况，联想到何长工上山十几天来并无吃掉自己的意思，戒备之心逐渐减弱。但最终使他真心实意接受党代表何长工领导的，则是通过打尹道一之事。尹道一是水新拿山靖卫团总，是这一带首屈一指的豪绅，为了扩充势力，尹道一几次征剿王佐的队伍，未能得手。尹道一见硬的不行，便来软的，以“招安”的名义骗王佐及其兄弟罗冬生下山，王佐按兵未动，罗冬生拉队伍

下去了。但不出3个月，尹道一就杀了罗冬生，吞了他的队伍。王佐每提及此事就恨得咬牙，与尹结下了血海深仇。何长工知道，如果消灭了尹道一的靖卫团，就能推动王佐向共产党靠拢。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谈了自己的打算。毛泽东完全赞同何长工的看法，派了工农革命军一个排前来帮助王佐打尹道一。这下王佐可高兴了，拍着胸脯道：“我来打头阵，到尹家大府去叫骂，将尹贼引出来打。”何长工道：“骂阵硬拼不是好办法，我们应将其引到村外，诱敌深入，然后选择一个有利地形歼灭之。”王佐憨憨张开大口：“对，对，还是老弟棋高一着，就照你说的去打。”何长工与王佐及其头领们反复合计，定下将尹道一的靖卫团引到拿山至茨坪中间的旗锣坳来打。因旗罗坳地形险要，易于埋伏。次日拂晓，王佐依照何长工的布置，率部队赶到拿山，先包围了村头的油槽，把油槽里扎的十几个靖卫团丁一窝端了，又一把大火将油槽烧了。枪声和烈火惊动了香梦中的尹道一，当得知王佐杀来的消息，欣喜万状：“我正愁没处下口吞了王南斗，今日他自个儿送肉上砧板，怨不得我了！”尹道一立即点拨人马迎战王佐。王佐且战且退。尹道一自恃势大，不知是计，率靖卫团一路追杀过来。王佐率部朝下坪撤退，为了不引起尹道一疑心，退至菖莆村时留下一部分人埋伏在那儿放冷枪。尹道一料定王佐没还手之力了，追得更紧，一直追到旗锣坳下，进了何长工设的包围圈。这时，何长工一声令下，埋伏于林子里的工农革命军及王佐队伍一齐向尹道一的靖卫团开火。顿时，枪声大作，手榴弹爆炸，旗锣助杀声震天。尹道一方知中计，收拾残部从左路逃去。然而，早有李克昌切住了路口，尹道一逃走不成，中弹倒地。旗锣坳一战告捷。王佐回到茨坪，还没进门，李克昌就拎来了尹道一的头。王佐接过尹头，仰天大笑：“哈，尹贼牯，你也有今天！”他下令设庆功酒，感谢何长工和工农革命军的鼎力相助。自此，王佐服了何长工，对工农革命军的疑虑烟消云散，他攥住何氏工的手道：“党代表，你大人莫记小人过，我从今往后跟定了共产党，你告诉毛委员，让他派人来训练我们吧。”“好！”何长工兴奋得流出了热泪。次日，宋任穷、康健等几名干部受毛泽东派遣，到茨坪帮助王佐的部队开展训练。宋任穷是在工农革命军打下莲花后赶来参加起义的。他本来要投浏阳工农义勇队，当他赶到浏阳时，义勇队已开拔了。他历尽于辛万苦来到南昌，与江西省委接上了头。江西省委书记江泽楷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交与宋任穷转交。毛泽东看了此信，对宋任穷格外器重。通过观察表明，汪泽楷说得没错，宋任穷一心为革命，与同志相处甚好，工作能力强，所以整训王佐部队，毛泽东头一个就想到他。宋任穷到了王佐部队，强调搞好训练，先得严肃纪律，改掉旧习气。他还给王佐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启发王佐的阶级觉悟。王佐道，“你小宋句句话都说到我心上，我先前只晓得讲江湖义气，不晓得天底下有嘛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由于何长工、宋任穷的开导，王佐向他们吐露了想把自己的队伍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的愿望。宋任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很高兴，几次到茨坪看望王佐，检查整训工作。从遂川回到茅坪，毛泽东召开前委会，分析了袁、王两部的现状，认为这两支农军的政治、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党的领导亦在军中打下了良好基础，根据袁、王的要求，决定将他们改编为工农革命军。改编袁文才、王佐部队的仪式在井冈山下的大陇村朱家祠举行。工农革命军团长张子清主持了改编仪式，毛泽东代表前委宣布：袁文才、王佐部编为工农革命军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不久，何长工介绍王佐加入中国共产党。历史证明，

毛泽东对袁、王两部的改编是必要的、正确的，二团为毛泽东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乃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起了功不可没的重大作用。遗憾的是，到了1929年，当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红军主力向赣南进军之后，袁文才、王佐遭到错杀。共产党杀共产党，中国历史上不该发生的一幕悲剧……当陈正人到中央苏区向毛泽东汇报这一悲剧时，有泪不轻掉的毛泽东连说了三个“杀错了”。

由此算起，38年之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时为1965年5月）时，尤为怀念与袁文才、王佐打交道的日子，他百感交集地说，“当年如果不是袁、王，我毛泽东在井冈山是站不住脚的。”他对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感谢你们把袁文才、王佐定为革命烈士。”在离开井冈山下吉安的前夕，毛泽东特地授意汪东兴，将袁文才、王佐的夫人接到井冈山宾馆，会见并同她们照相。时值72岁高龄的毛泽东，采用这特有的方式，告慰九泉之下的朋友——袁文才与王佐……

三

1928年元月，当毛泽东在遂川分兵发动群众时，惊慌失措的江西军阀朱培德，发动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进剿”。赣军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以一个团和一个营进攻万安，以一个营进驻宁冈新城，对井冈山采取包围之势。在遂川完成了红色政权建设的毛泽东得到了敌人进剿的消息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提出“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作战原则。随即下令分散在遂川各地做群众工作的队伍，迅速到张家祠集中。听到部队集合通知，毛泽覃迅速跑到丘家厦所见毛泽东。“哥，队伍就要撤出遂川，我怎么不晓得呀？”毛泽覃用责问的口吻说。“哦，润菊，么子事不高兴呀？”毛泽东问。“我怎么没接到通知？”毛泽覃又问。“朱培德派杨如轩到新城打我们，我们该去迎战呀？”毛泽东道，“你现在是遂川赤卫队党代表，当然得留下整训这支队伍呀。”“哥，”毛泽覃要求，“我的意见是，遂川赤卫队随部队一块儿去打新城，一边打仗，一边整训，效果会更好。”“唔，我还真没想到这点。”毛泽东说，“你昨天还给我反映，赤卫队里有些小情况，如不守纪律，散漫……”“昨晚开了半夜的会，好多了。”毛泽覃说，“反正我拿定了主意，要建设好这支队伍，就得到前线去锻炼，你同意也行，不同意也行，反正遂川赤卫队这一趟去成了。”“我的三弟呀，真拿你有得办法！”毛泽东道，“好吧，我同意了，不过你还得同张子清同志商量一下。”“放心吧哥，我已经请示过张团长了。”毛泽覃高兴了。“哦，原来你在逼我就范呀。”毛泽东幽默地说。就这样，遂川赤卫队随同工农革命军一块儿奔赴宁冈。毛泽东的指挥所设在新城东南的棋山岭上。他的作战部署是：集中优势兵力，将新城之敌三面包围，留开一面，预设伏兵，以奇袭的方法迫敌出逃，将敌歼灭在运动之中。这个部署是毛泽东打歼灭战的范例，是他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来军事方面的第一个杰作。一团一营的任务是主攻，毛泽覃率领的遂川赤卫队为配属，埋伏于东门；三营主力隐蔽在南门外，教导队伏于北门外，阻击可能从北门向新七溪岭方向突围之敌，相机夺取北门，而后协同一、三营驱敌于西门外加以歼灭；袁文才、王佐的二团埋伏路侧，断敌向老七溪岭逃窜之路……2月18日拂晓，宁冈县长张开阳、敌独立营长王国政还在睡觉，工农革命军即开始了攻城行动。一营长员一民指挥战士们扛着4架云梯，运动到新城脚下，然后点响鞭炮，待敌惊醒，即发射真弹。可是敌人早有准备，反击的火力顿时压住了

我方火力。攻城不成，员一民掉头指挥人马后撤。这下多亏配属部队遂川赤卫队。毛泽覃已于昨天命令队员们弄来几百捆稻草和一些桐油，冒着敌人的弹雨，他领头将稻草抱到城墙下。稻草码好后，便浇上桐油。就在运送稻草的时候，他依稀看见一个姑娘的身影，一条长长的辫子梢上扎着一只淡黄的蝴蝶结，显得那么夺目。那姑娘也抱着一捆稻草。他顿觉奇怪，遂川赤卫队并没女兵呀。队长王次楨告诉毛泽覃稻草送完了，毛泽覃下令点火。可王次楨的火柴发潮，划不着，毛泽覃掏出自己的火柴，也湿漉漉的。正在着急，忽见送稻草的那个姑娘冲了上来，从自家怀中拿出一只小油纸包，从油纸里取出一盒火柴，火柴划着了。稻草淋过桐油，霎时腾起火苗，火苗化成一条火龙，滚滚的浓烟升上天空，掩盖住了视野，新城被浓烟吞食。后撤的一营长员一民大喜，领着扛云梯的士兵们又冲了上来，把云梯架好，开始攀城。熊熊烈火打乱了敌人部署，王国政和张开阳恐慌万状，部署着反击。烈火将城门烧了个大洞，敌人连忙拆民房，用砖来堵，毛泽覃指挥遂川赤卫队用排枪射击！洞没堵住，遂川赤卫队和一营人马冲进了东门。王国政领着两个连从西门杀来，欲突围出城。然而，新任团长袁文才正领人马守在那儿。接受改编后的第一仗，袁文才尤为重视，战前就向部队下了死命令，这一仗只许打好不许打坏。袁丁珠不让团长在火线指挥，担心他吃冷枪，可袁文才不依，他从马刀队到指挥宁冈农军，还没有打过这么大的仗。毛泽东的精心部署，使他开了眼界，一种自豪感充满着他的筋筋脉脉。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他看见敌人蜂拥而来，他把手一抬，喊声：“打——”经过改编的农军正规化了，子弹几乎在几秒钟之内织就了一张猛烈的火力网。王国政没有料到西门亦有伏兵，顾不得指挥士兵，掉头就走。袁文才在掩体内看得真切，料那转身的人是敌头目，侧过头令人去追，可身边的人都隔得远，忙于开枪打敌去了，他顾不得生死，跃出掩体，冲向西侧。他追赶着王国政。过去领自卫军打仗，他这个总指挥难得有这样直接的搏杀，而今当上了工农革命军团长，反而遇此良机。王国政离他近了，他摒住气，举枪射出了一串子弹，王国政应声倒地。他掏出匕首，上前补了几刀，王国政终于一命呜呼。他不知此人是敌营长，以为是连、排长之类。等到袁丁珠带人追来找他，他从王国政兜里搜出证件，才知是盘踞新城的大头目。战斗正酣，工农革命军从四处跃出，迎击逃窜之敌。伪县长张开阳化了装，由手下人护着逃命，被张子清所部发现，活活捉住。赤卫队、暴动队和群众担任后卫，这时都杀进城来，敌人成了瓮中之鳖。下午1时半，战斗全部结束，经清点，全歼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共500余人，其中俘敌200人，缴枪400余枝，活捉伪县长张开阳，击毙伪营长王国政和靖卫团长李树益。毛泽东离开了他的指挥所，进城看望打了胜仗的官兵们和群众。毛泽覃在人丛中留意地寻觅着，他要感谢那点火的姑娘。终于，他在袁文才身边发现了她。毛泽覃伸出手要同那姑娘握。乡下妹子没有握手的习惯，她腼腆地垂下了头。袁文才告诉毛泽覃，这个妹子叫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毛泽覃在遂川时听哥哥讲过贺子珍，却不晓得贺家还有个贺怡。他告诉袁文才，遂川赤卫队这回多亏了她。袁文才道：“怡妹子昨天来送军鞋，送完就赖着不走，吵着要打仗。我说，我这里不要你，你想打仗的话，到遂川赤卫队去帮他们抱禾草、点火。”“不许你说！”贺怡在袁文才肩上捶了一下，转过身嫣然一笑，一溜烟跑了。毛泽覃这才发现，这妹子长得很俏……新城大捷是宣言书。宣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力量的，它使蒋介石由藐视这块红色区域到恐惧这个地方！朱培德在新城失败后

的第二天沮丧地开了个紧急会议，道：“毛泽东此人轻视不得，他钻了我们的空子，今后对付共产党，也许最难对付的就是这个毛泽东了！”2月21日，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喜庆日子。工农革命军在砦市召开了新城大捷庆功大会，公审枪决了伪县长张开阳，同时宣布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农民文宗根担任县工农兵政府主席。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了有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政权的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的喜人局面。

第十九章

3月失败：毛泽东遭贬职。工农革命军拉往湖南。井冈山遭劫难 中 村屯兵，毛泽东对部队作政治教育 兵分两路，接应朱德、陈毅

—

3月的井冈，春寒料峭。1928年的3月，似乎比往年冷得更厉害，雪粒子时常光顾，给漫山的苍松翠柏结上了一层淡淡的白霜。但是，人们并没顾及春寒的侵袭，红红火火的农民分田运动正在酝酿，毛泽东给张子清、袁文才、何长工等一些团的干部出了个题目，要他们研究一下土地问题，土地分配以人口平分还是以劳动力为标准平分好……前委驻地，这天，几个人正议得热火朝天，通信员领了个年轻的客人进来。张子清招呼那人坐，那人不坐，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以命令的口吻说：“我要找毛泽东，他人呢？”张子清回答：“他在乡里调查分田的事。”“快去喊他回来！”那人说，“我是湘南特委派来的，有重要指示传达。”毛泽覃心里咯噔一下，急问：“你叫什么名字？”“周鲁！”“毛委员一时回不来。”何长工道，“你先住下来吧。”周鲁道：“既然来了，我当然要住一些日子。”毛泽覃问：“我们都是干部，请问省委有什么指示？”周鲁不耐烦，声明只有先找到毛泽东他才传达。人们诧异，但同时都感到事态严重，气氛一下子紧张了。“我去喊他回来。”毛泽覃骑上一匹马，飞奔出了蓉市。老远，见毛泽东正同龙开富步行回来。毛泽覃下了马，把不速之客周鲁到蓉市的情况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急急回到前委。周鲁正冲着张子清、袁文才发火：“这里是前委，墙上怎么能贴这样的标语？‘打土豪，分田地’？”张子清反问：“打土豪还有错么？”“大错特错！”周鲁振振有词地，“对土豪不是打一下的问题，而是要杀。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烧烧烧，烧掉一切土豪的屋！”“不对！”毛泽东一步踏进屋门，“太偏激了，我们还有没有政策界限？”“哦，你就是毛泽东吧？”周鲁转过脸盯住毛泽东。“敝人正是。”周鲁瞅了一会儿说：“我先同你单独谈谈，然后再开前委会。”毛泽东请大家出去，屋子里只留下他和周鲁。周鲁递上一份省委的介绍信。毛泽东看了看，这个青年人的头衔还真不少：湖南省军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他是来传达中央去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指示的。毛泽东将介绍信还给他，问：“中央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新的指示吗？”“你们这里行动太‘右’了！”周鲁十分不满地说，“这一路来，几乎是歌舞升平，烧得太少了，杀得更少了！革命是A阶级推翻B阶级的暴烈行动，哪能这样玩儿戏？我在路上听人说，有的土豪捐田，你还亲自去给予褒奖。哼，敌人成为你毛泽东的座上宾啰，你们井冈山连是非黑白也混淆了吧？”毛泽东对周鲁这一通劈头盖脑的指责很恼火，但他还是压住了自己的愤怒，说：“这个问题我们等会儿再讨论。周同志的来意，恐怕不仅仅是指责我们右倾吧！”“嗯。”周鲁说，“算你猜对了，我来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宣布中央和省委对你的组织纪律处分决定。”仿佛有一股凉气从毛泽东心上袭过，他盯着周鲁注意听。周鲁记忆力很强，像背书一样讲道：“中央在4个月前、即11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了《组织纪律决议案》，对你的处分决定是：你在派往长沙改组湖南省委后，在暴动期间擅自放弃攻打长沙，使得城中之工人暴动及浏、平、醴各县农军同归失败，为此，毛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决定以撤销该同志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开除党籍处分。”“开除党籍？！”毛泽东一

怔，“有文件吗？”“我讲的都是文件。”周鲁说，“中共湖南省委2月17日会议根据中央来信精神决定，鉴于你领导秋收暴动之错误，兹决定撤去井冈山前委书记一职，前委亦同时取消。毛同志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着毛部速开湘南，归湘南特委节制，不得有误。”空气仿佛凝固了，毛泽东无言地望着窗外，突然，他一把推开窗户，寒风猛然刮进，毛泽东解开衣扣，似要让寒风冷却一下胸中的怒火。周鲁被北风吹得打了个寒噤。毛泽东突然说：“周同志，你为什么给我单独传达呢？你给同志们传达嘛，我来给你集合。”说毕，他开了门。门外，密匝匝地站满了干部们，宛希先最后赶来，他分开人群，挤到前头：“毛委员，发生什么事了？”毛泽东沉甸甸的目光望着大家：“都进来吧，周同志给你们传达中央和湖南省委决议。”人们无声地进了屋子，凳子不够，谁也不坐，都站着。很静，只有火盆里的木炭烧得毕剥作响。周鲁把中央和湖南省委的决议又讲了一遍。屋里死一般的沉寂，干部们脸上都罩上了怒色。毛泽东坐在那儿吸烟，突然，毛泽覃一把从哥哥手中夺过烟，狠狠地抽了起来。“我操他祖宗！”王佐不知何时进来的，他把袖子卷得老高，“什么狗屁文件？老毛在这里把革命闹得红红火火的，老百姓谁个不夸毛委员？哪个龟孙子在上头说瞎话，撤了老毛，我找他评理去！”“你是谁？”周鲁厉色地盯着他。“老子是二团副团长王佐！”王佐把胸脯拍得咚咚响。“王佐？”周鲁冷冷地说，“你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土匪！”“土匪？！”王佐怒不可遏地掏出枪，“老子就当一回土匪给你看。”“不许乱来！”毛泽东一把卸掉王佐的枪。宛希先道：“周同志，我想心平气和地同你谈谈。”周鲁傲慢地说：“同我谈？你同中央去谈，同省委去谈，我是奉命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毛泽东又点着了一根烟：“大家都坐下，凳子少，挤一挤嘛！”看得出，他的情绪有所和缓，他慢慢地说：“周同志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的意见，说是开除党籍，撤了我的职务。撤了就撤了吧，不当政治局委员和前委书记，成为民主人士，我还是要革命的。不过，有一点我希望周同志考虑，当然更希望周同志转告省委，那就是部队开往湘南的问题。”干部们议论开了，总的一个意思，都不愿去湘南。周鲁放大嗓门：“你们为什么怕去湘南？到湘南去看看吧。特委已作了决定，要把郴州城的土豪杀个一干二净，湘粤大道5里内的房屋全部烧掉，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世界上的剥削阶级统统完蛋。”宛希先站起来问：“湘南革命，难道井冈山不革命？目前，边界已有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政权，群众都纷纷起来，难道这样的军事割据形势不好？”毛泽覃道：“丢了井冈山，是犯罪，历史不会饶恕。”“你好大胆！”周鲁咄咄逼人，“毛泽东，你的部下一个个都反对中央和湖南省委，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你敢对此负责么？”此话明显带有巨大的威胁性，毛泽东看出这个周鲁不会在去湘南的问题上作丝毫让步，不愿再顶下去，顶下去会对井冈山根据地更无好处，不如来个一箭双雕，一团人马随周鲁去湘南，二团人马留在井冈山继续搞分田。他故作轻松地谈了这个打算。周鲁把眼皮一翻：“不行，两个团都得走！”“那由你，老子反正不走！”毛泽东动了肝火，气得脸色煞白，干部们从没见过他发这样的雷霆大怒……毛泽东伫立在岸边的一块岩石上，望着不息的龙水河，陷入了深沉地思考。毛泽覃守在他旁边。“哥，你发个话，我把周鲁这小子崩了！”毛泽覃说。“润菊，你不是孩子了，莫说孩子话！”毛泽东轻声地说。毛泽覃的双眼涌出了泪水：“哥呀，嫂子说过，你不容易。我现在才真正明白嫂子为什么这样说。”毛泽东道：“润菊，我想过了。周鲁铁了心要带走部队，

我们如果下走，正中他的下怀，为了这支部队，我们……还是走毛泽覃：“哥，我听你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嗯。”毛泽东点了点头，道，“我有个打算，来个将计就计，部队出发后，屯兵在途中，因我部撤出后井冈山空虚，敌人必来进犯，那时我们再回过头来打他们。”“好！”毛泽覃转悲为喜，“半途屯兵好！”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面对乱云飞渡而胸中自有定规，对待人生的打击而似闲庭信步，在患有“左”倾急性病的人们近乎发狂的时候而他独独保持了自己的冷静，对症下药地理着中国革命这团乱麻。对待中央和省委的撤职决定，他似乎有所预料，从他踏上秋收暴动的征途起，仿佛就注定了这样的结局。但是，由历史造就的这个毛泽东，用他的天才与智慧，创造着、开拓着、拼搏着，终于编织出了从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开始，一茬又一茬仁人志士苦心追求却又无法实现的奇迹。38年后的1965年，他重上井冈山，岿然屹立于黄洋界上，为自己当年在井冈山的这个艰难而痛苦的抉择作了很好的总结。不过，这个总结是用诗来叙述的：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二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向湘南进发后，国民党反动派果然乘虚而入，占领了边界。“茅草过火，石要过刀，人要换种！”恶霸地主肖家壁恶狠狠地叫嚣。新遂边陲特别区工农兵政府的牌子被劈成碎片，红旗、袖标、分田牌被付之一炬，参加过工农革命军的，为共产党送过信的、办过事的，一经发现，便以剖腹、挖心、剁酱等酷刑伺候，甚至株连家族，满门抄斩。宁冈县长张开阳之妻带来挨户团大烧大杀，仅在蔡家村就烧屋49栋，杀人近百……井冈山成了火的海、血的海。与此同时，许多误听地主反革命宣传的农民纷纷反水，逃往永新。由毛泽东亲手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被推进苦难的深渊……1928年3月18日。

向湘南移动的工农革命军一、二团到了酃县中村。毛泽东传令队伍停止前进。周鲁问是什么原因，他的态度没有在井冈山时那么骄横了。同毛泽东一块行了3天军，通过实际的接触，他感到毛泽东有独立的思考，待人热忱和蔼，自己没有理由老是居高临下地责备对方。这也难怪，他离开湘南时，特委负责人席克思反复向他散布毛泽东的坏话，使他先入为主有了成见。毛泽东耐心向周鲁解释：“中村地连资兴，我们可以在这里扎几天，把联合民众的工作做起来，使其与湘南联成一片。”周鲁想想：“嗯，湘南的土地扩大了，确是好事。不过此事关系重大，我须得回去向特委报告。”“你去报告特委，我领队伍在这里干，怎样？”“行。”周鲁告别毛泽东，离开了中村。

毛泽东屯兵的目的达到了。毛泽东喊过弟弟毛泽覃：“我们在这里同样是战斗，你带一个连到郴州去，设法弄清朱德、陈毅的下落，联系上后速速来报，我领队伍在中村休整一段。”

毛泽覃二话不说，接受任务，领了一个连上了路。

毛泽东和何挺颖（师委书记）把部队分成小组，进山找寻群众，做宣传工作。何挺颖说：“群众发动后，我们的队伍也得整一整。”

毛泽东赞同：“我也这么想，子清、文才和希先同志都反映，离开蓉市向湘南开拔时，有一部分人的老毛病又犯了，尤其是那些过惯了旧军队‘三金五皮’生活的旧军官，热衷于走州过府，到大城市吃喝玩乐，他们过不惯井冈山的艰苦日子。还有的意志薄弱者，对前途悲观失望，对井冈山根据地产生怀疑、对去了湘南如何结局，等等，思想问题一大堆。你是书记，给大家讲讲吧！”何挺颖说：“还是你来讲，你能讲在点子上。”从3月19日开始，毛泽东在中村小铺头旁边的八担丘板田，轮流为各营讲课，用现代名词来说叫办学习班。每个营听课半天，讨论半天，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保留有一些士兵当年听课的回忆摘录：

……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它的主要经济在农村，主要人口是农民。农村的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这就有利于我们开展游击战争。现在国民党军队虽多，但它是反人民的，得不到群众的支援，官兵之间等级森严，矛盾很大，士兵不愿意为他们卖命，大大减少了部队的战斗力。我们工农革命军暂时人数不多，但是有共产党领导，有人民支援，队伍就会不断扩大，战斗力就会不断提高。我们的革命终究要取得胜利。同志们，国民党好比一个大水缸，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小石头就能够打破国民党这个大水缸。……中国正处在一个重重矛盾的包围中：封建势力之间有矛盾、军阀之间有矛盾、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有矛盾、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有矛盾。我们就要利用这些矛盾。只要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之间的战争是继续的，我们就可以在封建统治势力薄弱的地方闹革命。因此，这需要找一块地盘，找一个落脚生根的地方，也就是说要建立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好比有了个家，部队的粮食有地方供给、伤病员有地方安身。这个根据地要建立在什么地方？应该建立在反动统治的触角不能到达的偏僻山区。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周围有六七个县。这些地方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党的组织还存在、农民运动很有基础，最适宜于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如果到大城市去硬拼硬打，我们势单力薄，必不能取胜。况且，城市里的青石板是长不出禾来的，部队的给养从哪里来？伤病员还能住在国民党的大医院？所以我说，打大城市有百害而无一利。上井冈山就不同了，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大了。据说以前山上有个“山大王”，叫朱聋子，军阀和反动政府围剿了他几十年，总捉不到他。他说，我所以站得住脚，只有一条经验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土匪能存在，难道我们就不能存在么？我们把它改一下：不但要会打仗，而且要会打圈。我们不但能存在，而且要发展，由小到大，由一点到多点，由多点到一片地发展，最后达到夺取全国政权的目的。中国革命舍此别无它路可走，所以说，要革命就不能贪图享乐，害怕艰苦；就不能今天这里一枪，明天那里一枪地搞流寇主义，就要坚守山区、发展山区、扩大根据地……

70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个讲话，仍感到那么亲切。历史压缩了时间的遥远，它永恒在时代的回音壁上……在中村训练干部、战士的间隙，毛泽东派人找来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向他了解该县党组织状况、全县土地占有情况和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求。他支持那县特别区委改为酃县县委，批准建立酃县第一个红色政权——中村区工农兵政府。部队派下去协助中村区政府打土豪、分田地，中坪、联西等村拉起了农民协会，还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负责登记田土，按照在自耕基础多退少补、好坏搭配的原则，把土地分给农民。在分田中，对于那些既无土地、农具，又无肥料的雇农，给予照顾，多

分好田。在打土豪、分田地推动下，中村一带掀起了扩军高潮，一次就有 50 个青年参加工农革命军。

三

十多天后，毛泽覃领队伍回到中村，向师部报告了湘南的情况。毛泽覃先到了郴州，见到了已担任郴州县委书记的陈毅。他在陈毅那里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文件，毛泽东是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开除党籍”是误传，毛泽东还是中央委员。毛泽东又可行使党内的权力了。众人闻之，无不高兴之至。他从陈毅那儿还了解了湘南暴动的整个情况：元月 22 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暴动余部，利用共产党员胡少海（出身于宜章城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地主家）的名义，把部队开进宜章城，解决了县衙门内外的反动武装，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军旗，由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并把参加暴动的宜章农民组建宜章农民自卫军。湘南暴动使盘踞于粤北的湖南军阀许克祥惶然，他气急败坏地叫嚣，要将朱德、陈毅活捉，把起义部队斩尽杀绝。他亲率 5 个团，配备精良武器，朝宜章杀来。朱德、陈毅决定以游击战、运动战迎敌，遂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和宜章农军撤出宜章县城，在西南黄沙堡、笆篱堡、圣公坛一带集结。许克祥之部大兵压境，朱德、陈毅在途中突然杀出，把许克祥部打得溃不成军，许克祥狼狈逃窜，工农革命军一师缴获山炮一门、大批迫击炮、步枪及子弹 200 担。宜章城又回到工农革命军一师手中，宜章县工农兵政府旋即成立，宜章农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由胡少海任师长。湘南暴动的序幕由此揭开。首战告捷极大地鼓舞了湘南各县，工农群众纷纷揭竿而起。朱德、陈毅一鼓作气，率部向郴州进军，在黄泥坳击败何键两个营，一举攻下了郴州城。并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内，解放了永兴、耒阳、资兴等县，建立起了各县红色政权，又在此基础上，将各地农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第四师和几个独立团。暴动的烈火迅速燃遍桂阳、安仁、常宁、桂东、汝城、衡阳的大部地区，也燃及茶陵、酃县、临武、嘉禾等县的部分地区。南京政府震惊了！蒋介石电令湘、赣国民党所部火速扑灭湘南烈火。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采取果断对策，为了不使敌人沿湘赣大道停下来占领湘南，命令起义部队把湘赣大道两侧各十里内的村庄、房屋全部烧掉。此主张无疑遭到朱德、陈毅的抵制，也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许多群众起来反抗此做法。加之敌人调动了 7 个师的兵力来“协剿”，遂使湘南暴动归于失败……陈毅告诉毛泽覃，他即将率部撤出郴州，讨厌的是湘南特委负责人席克思和周鲁作梗，不同意部队离开湘南，但陈毅下了决心：“就是天王老子挡道，老子也得撤出湘南！”毛泽东听到这里，打断毛泽覃的话，兴奋地说：“要得，这个陈毅有骨气。呕，后来呢？”毛泽覃道：“3 天后，我们到了耒阳，见到了朱德，才知道他们那里情况也很严重，敌七军李朝芳师、十三军向成杰师、三十一军罗霖师，正从衡阳威逼过来。”“朱德准备怎样？”毛泽东插话。“他说计划向湘赣边界移动。”“好！”毛泽东面显喜色，“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毛泽覃道：“朱德说，如果毛泽东能派部队从资兴、汝城两个方向插过去，挡一挡粤敌，他和陈毅就好多了。”毛泽东立即召集两个团的干部开军事会，指出派兵援助朱德、陈毅两路人马的重要性，然后作出部署：毛泽东、何挺颖和张子清率第一团为左翼，楔入桂东、汝城；袁文才、王佐、何长工率二团为右翼，向彭公庙、资兴方向前进。其时，毛泽东正患感冒，咳得厉害，大家劝他就地休息，他无论如何不答应，说：“这么大的事，我若下去，那是终生的遗憾！”

第二十章

接应陈毅，工农革命军二团滁口击敌

陈毅对抗席克思，拒不烧杀，兵退湘南；特委遭劫，席代表一命呜呼

毛泽东兵走汝城，张子清麈地负伤

梭镖营获新生。毛泽东笑谈张果老……

井冈山两军会师；5位未来共和国元帅与毛泽东走到了同一起跑线

—

袁文才、王佐和何长工奉毛泽东之命，率领二团800多人马离开中村，风风火火地赶到彭公庙。时已傍晚，王佐执意继续前进，袁文才思忖，士兵们已很疲劳，前方情况不明，干脆在彭公庙宿一夜。何长工赞同袁文才的意见。王佐的意见没被采纳，有些气，待官兵们一宿下，他就倒在铺上，说头痛病犯了，摆开大字。袁文才由他生闷头气去，便同何长工商量，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同当地党组织接上头，弄清前面的情况。何长工说：“这事要快，得派一个熟路的人去。”袁文才说：“周桂春过去到过这一带，派他去最合适。”少顷，周桂春领命，连晚饭也来不及吃，抓上两个生红薯上了路。半夜，周桂春心急火燎般地返回，向袁文才和何长工报告：有一支千把人的队伍正向滁口开拔。“嘛咯军头？”王佐不再生闷头气了，他从铺上跳了起来。“听说是范石生十六军的一个团。”周桂春回答。“范石生，这个狗娘养的！”王佐有个习惯，只要闻说敌情便手巴掌发痒，“这几天弟兄们没有开荤，吃斋吃腻了。”何长工道：“范石生来得这么快，我想不是针对我们来的，他们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得到我们的消息。”“对。”袁文才点点头，“敌人的用意是逼迫陈毅部队的，我们无论如何应当在滁口挡一挡，以掩护陈毅部队。”何长工和王佐都同意袁文才的这个决断。后半夜，起床号吹响，部队集合。袁文才下令出发。憋足了劲头的王佐同周桂春走在队伍的最前头。经过稍事歇息的官兵们又充满了旺盛精力。进入湘南以来，二团还没打上一仗，谁个不想过把瘾呢？次日下午，二团赶到离滁口3里的一块山地。袁文才、王佐部署队伍隐进了一个阴气森森的林子里。递步哨沿着山腰猫向滁口镇，发现了几股浓浓的炊烟。何长工判断：“敌人正在做晚饭。”王佐道：“趁着敌人还没吃饭，我们杀将进去，定然可以讨得便宜。”“好！”袁文才兴奋地说，“只是我们自己的肚子都唱空城计“不要紧，我们把裤带勒紧一点儿，打过去，正好吃敌人为我们预备的饭菜。”王佐道。“有理！”袁文才走上一块大石头，挥手对战士们说，“滁口填里，敌人正在做饭炒菜，我们杀进去吃这顿晚饭，大家说好不好！”“好！”战士们齐声响应。王佐领了一个连打头阵，走近村镇，他粗中有细，下令全体卧倒，用竹竿挑起一顶帽子。插在路口，而后，率领战士们朝左侧猫身前进。暮色中，那顶帽子引起了敌哨兵的注意，一梭子弹射了过来。镇里，拿着碗筷正准备抢饭菜的敌人傻了眼，敌团长肖国彪当即集合人马，朝响枪处奔来。王佐已率部绕到敌后，一声喊打，弹雨洒向敌群。从良田赶来的范石生十六军的这个团，官兵们日夜兼程，一个个疲惫不堪、饥饿难耐，眼看到嘴的饭菜没吃成，都窝着火。他们中恋战者寥寥，一个个龟缩着头，战不能，退不敢。袁文才和何长工抓住战机，又从右侧向镇里发起冲锋，使范石生部前后受创，成了瓮中之鳖。敌团长肖国彪摸不清工农革命军到底有多少人马，赶紧率领人马边打边撤，退出滁口。袁文才和何长工率领二团杀进镇里，与王佐的前部会合，此时敌人已逃之夭夭。这一仗打死敌人60余人，缴枪近百枝。敌人刚做好的饭菜香气

袭人，但享受这美味晚餐的不是范石生部，而是工农革命军二团的官兵们。事隔几十年后，何长工说：“滁口的那顿晚饭真香，至今还记得……”

二

郴州城里正进行着一场唇枪舌战。这是郴州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的当夜，26岁的陈毅血气方刚，找到湘南特委代表席克思。席克思刚从乡下赶回，点着一支从敌人那儿缴来的三炮台纸烟，抹着久蓄而成的胡子道：“陈毅，你不找我，我正要找你哩，听说你开了个干部会，宣布停止执行省委的决议。”

“不错！”身材高大的陈毅在汽灯白炽的光下显得愈加挺拔，两道浓眉和射出威武之光的双眸给人一种战胜一切的感觉，浓重的四川口音增添了他性格的风采，他伸开蒲扇般的巴掌道：“不错，我是开了这样的会。”与席克思一块儿从乡下回来的特委干部杨载福道，“陈毅呀，你怎么不等席代表回来就擅自开会呢？”陈毅道：“你们在家，我这个会就难以开得顺当啰！我陈毅是个实心人，我开这个会是为的做个决定，我们必须向群众作出检查，省委的烧杀政策再不能执行了，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群众就要砍我们的脑壳了。”席克思道：“你想过没有，这是反对省委，也是反对特委。”陈毅道：“我陈毅不愿干的事，莫说省委和特委，就是中央压下来，我也不干。”“你太狂妄了！”席克思忍无可忍，一下掐灭了纸烟。杨载福低声对陈毅说：“席代表可是为了你好，别再拗下去了。”陈毅装作没听清杨载福的话，屁股离开凳子。“席代表，《国殇》里有句话，‘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我爹我娘生坏了我这个脾气。停止烧杀的这个决定，我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你……好……”席克思气得咬牙切齿，“你去吧，明天一早，特委开会，你来参加。”席克思的所谓“特委开会”，实质是围攻陈毅。次日一早，陈毅如期赴会，迎接他的只有席克思和周鲁俩人。周鲁故作深沉道：“陈毅呀，昨晚听说你同席代表发生了一点儿口角，我看这不要紧嘛，人非圣贤，岂能无过……”陈毅打断周鲁的话：“反对烧杀，何错之有？席代表昨晚请我来开会，可这里并无开会的意思。哦，席代表，也许昨晚我的言语多有冒犯处，请海涵。时间紧迫，我也不愿多磨牙，我只想告诉诸位，我所率农军和学生兵，计划撤出郴州。”“撤出郴州？”周鲁甚为震惊。在此之前，他以为陈毅只是反对烧杀，没料事态的发展比预想的严重，当即把脸一沉，“夺取郴州，是湘南暴动的重大胜利，省委对此很满意。”席克思愤然拍桌，吼道：“投降主义！”陈毅反而冷静，他放慢声音道：“喊么子啥？有理不在言高，小心把这张桌子拍成两半啰，我和朱德看法一致，打一下湘南是可以的，让敌人晓得我们的厉害，也长长革命的志气。可我们得从实际出发呀，敌人大兵压境围剿我们，我们在此死守城池，不是被动等死吗？”

“好，我来问你，你想退到哪里去？”席克思问。“天下之大，岂无立足之地。”陈毅道，“退到井冈山去！”“井冈山？！”周鲁一听“井冈山”三个字就恼火，不久前他去井冈山同毛泽东的不愉快接触当即浮现在面前，他不耐烦地道，“别给我再说什么井冈山了。革命跑到音无人迹的山沟子里去，这是没出息的胆小鬼干的，十月革命是城市暴动，中央的方针也是城市暴动。”席克思道：“谁敢撤出郴州，谁就是反革命！”“那，我这个反革命当定啰！”陈毅起身，拔腿就走。“你回来，你回来！”周鲁严厉地呼喊。陈毅连头也不回，出了大门。席克思气得七窍生烟，正欲与周鲁商量对付陈毅的办法，门口忽然传来嘈杂的人声，一问，才知道三师、七师的官兵们前来特委请愿，呼吁特委撤出郴州城。“反了，反了！”席克思冲出屋子，斥

责众人。但，当他和周鲁面对黑压压的官兵们时，心里乱了方寸，自知众怒难犯，俩人无奈地作出了暂时撤退的决定。决定一下，官兵们才散去，作撤退准备。陈毅派人来征求席克思的意见，希望特委机关同他一块儿撤。“不！”席克思断然拒绝，“我与他陈毅就此分道扬镳！”周鲁道：“你转告陈毅，过了这阵子，特委要找他算总账的。”但，历史是无情的。当陈毅率领宜章农军三师、郴州农军七师，上千农民和一大帮学生兵统共四五千入撤出郴州向井冈山方向移动后，席克思和周鲁率特委机关 70 人、20 枝枪，准备往蓝市转移，当晚在安仁至耒阳的双排山遭地主武装挨户团袭击，几乎死亡殆尽。席代表被捕，惨遭杀害，临死前他高呼口号：“湘南暴动万岁！”陈毅领着人马撤出郴州，取道湘赣边界而来。走了两日，忽闻范石生十六军的一个团追剿过来，心里不免发毛。因为他领的人马，有不少是些学生娃娃，打起仗来是个大累赘。他立即组织了一支以青壮年为主体的生力军打头阵，将战斗力弱的人留在后卫。又行半日，并不见动静。陈毅纳闷：范石生的部下怎么不打啦！此时接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袁文才、王佐和何长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二团在滁口同范部交火，范部已退。过了一会儿，远处传来嘈杂之声，王佐、袁文才和何长工率工农革命军二团到了，陈毅喜出望外，快步迎向毛泽东派来的队伍……

三

毛泽东等率工农革命军一团赴桂东、汝城。张子清对湘南情况熟悉，由他领一个营的人马担任前卫。他的队伍每到一处就要召开群众大会，打土豪、分浮财、筹军饱。3 月底，进入桂东沙田圩。在那儿组织了桂东县赤卫队，发动群众，开始了全国最早的分田运动。4 月下旬，张子清的前卫部队打垮了酃县城守敌，占领酃城。随后赶到的毛泽东夸奖张子清前卫打得好，“一路顺风，势如破竹”，为朱德部队的转移扫除了障碍。打了胜仗的官兵们意气风发，大家围向毛泽东。张子清说：“同志们，大家不是说好几天没见到毛委员么，现在请他给我们讲话。”战士们热烈地拍着巴掌。毛泽东笑道：“同志们，这次我们从江西到湖南，马上又要回江西了。一个月来，我们打了个大圈子，大家都炼成铁拐李了。这些天我们几乎天天打仗，很辛苦哟！有人说，过去打的是小仗，没打大仗，不过瘾；枪也缴了，但缴得不多，只发了点小财。同志们都希望缴更多的枪，发大财。往后，这样的机会多得很。目前，朱德、陈毅的部队已到了酒都，正在向宁冈转移。可是敌人不答应，发动两路大军追赶他们，企图把他们消灭在半路上，然后再回过头来吃掉我们。因此，我们在酃城干他一家伙，把他们阻在酃城以西，给朱德、陈毅的部队解除后顾之忧。”听了毛泽东这番话，官兵们都明白了进军酃县的重要性，士气更加高涨。次日，吴尚部第八军、张敬会的独立团和罗定的茶陵靖卫团向酃城逼进。张子清以一营为左翼，由宛希先、员一民率领，扼守城西高地湘山寺；三营为右翼，由张子清、伍中豪率领，与左翼遥相呼应，控制湘赣大道；毛泽东和何挺颖率团直属队，据守接龙桥一带，掌握大军，并作补充后卫。午间，天昏地暗，雷响电闪，暴雨倾盆，战斗打响了。张子清光着膀子指挥部队，这是意志与毅力的较量。敌人尽管由张敬会亲自督阵，步枪、花机关、迫击炮一齐出动，向张子清之部占据的天鹅仙高地进行了 11 次冲锋，但连连受挫，高地久攻不下。下午，风停雨住，给敌人带来了机会。高地上牺牲了不少工农革命军战士，血水和山水汇在一块儿，把泥土也染红了。值此难解难分之际，罗荣桓率领九连迂回到敌人后面，给以重击，替张子清

部解了围。天鹅仙高地。张子清要战士们抓紧吃干粮，休息，以利再战。殊不知肚皮尚未填饱，伍中豪发现新的敌情：敌人的前锋已渡过碧江。张子清警觉到：敌人欲反败为胜，摧毁我团部。他立刻想到的是在接龙桥的毛泽东与何挺颖的安全。他飞快点拨一连人马，一边开枪，一边前进，以此来牵制敌人。渡过碧江之敌慌忙回头来迎击。张子清同毛泽东会合了。“毛委员没事吧？”张子清一把握住毛泽东的手。“没事，只是一只裤脚给撕断了。”毛泽东指着左腿幽默地说，“也好，给敌人留点儿纪念品，否则人家讲我们‘一毛不拔’。”张子清不由得笑了起来。毛泽东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这是枪声中的笑声，它在历史的时空中留下的是悠长的韵律。旋即，毛泽东和张子清率部追杀渡江之敌。罗定亲自指挥渡江之敌，他已打红了眼，从工农革命军打茶陵至今，他与毛泽东多次较量，屡屡败北，他发誓要在这次反败为胜。但，希望之神与他擦肩而过，张敬会的失利注定失败又一次降临在他的头顶，渡过江后，他的队形被毛泽东、张子清的火力网打乱，弹雨搅得他连头也不敢抬。他领了一伙残兵夺路而逃。张子清发现了罗定所率的残部，即命令八连长鄢辉及其士兵跟他追歼残敌。跃过一个黄土坎时，张子清的身体突然抖了一下，他感到右腿肚子涌出一股热浪，他意识到中弹了，但他仍然不息地冲锋。红旗插上了黄土坳，张敬会、罗定惨败，工农革命军胜利的欢呼摇天撼地。毛泽东在人群中寻找张子清。但，张子清虎生生的身影不见了。八连长鄢辉伤心地向毛泽东报告：“张子清受了严重腿伤，已抬到农家休养去了。”毛泽东深情地说：“子清是个好同志，要让他好好养伤接着，毛泽东率领部队，踏上了回师的征途。

四

这时从宜章又杀出一支队伍，它是萧克率领的梭镖营。湖南省宜章县黄沙、梅田两个区的农民，在“年关暴动”的影响和推动下，揭竿而起，组织暴动队，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得轰轰烈烈。萧克是黄沙起义的负责人之一，他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利后，回到湘南。几个月来，他那颗滚烫的心一直难以平静，他渴望重新回到战斗疆场，重新燃起革命烈火。但他又不得不深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八一起义会失利？为什么几千年来许许多多的农民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蒋介石惧怕“湘南暴动”的火焰燃烧开去，气急败坏地派遣湘、赣两省军阀白崇禧、许克祥带领重兵，从南、北两个方向向起义部队开火，他们一度占领了宜章至衡阳的通道，宜章县委及胡少海率领的宜章农民大队，随朱德的部队一起转移了。这一来，黄沙区的农民起义武装就成了一支孤军。面对这种情况，萧克召集两支农军协商，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独立营。这个独立营不到600人，只有60枝枪，400多根梭镖。队伍集合时，看热闹的群众指着那密密麻麻的梭镖林说：“什么独立营？叫它梭镖营算了。”萧克接话：“好，就叫梭镖营！”梭镖营建起后，势单力薄，只能在一些小地方打土豪，逗留时间不能过长，以防受到反动派袭击，这样打打藏藏的，日子十分难过。有一次，萧克率领部队在酃县一带打土豪，得到一个消息：毛委员率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搞起了根据地。“找毛泽东去！”萧克找到了希望。萧克集合队伍，向井冈山方向进发。4月20日，梭镖营开到了湖南资兴县龙溪洞。此地离县城30余里。天气很不好，浓雾像是撕碎的棉絮，氤氲着大地，对面三尺都见不到人影。队伍急急地赶路。走着，走着，突然，前哨飞快地跑回来向萧克报告：毛泽东的队伍来了！真乃是喜从天降。萧克和十几个干部忘记了征途的疲劳，三步并作两步，朝前跑去。迎接萧克

的是工农革命军一团一连长陈毅安。“毛委员派我来迎接你们！”陈毅安说。萧克抹着泪花，激动地说：“总算找到你们啦！”彭儒领着干部们围了上来，争着同陈毅安握手。经陈毅安介绍，萧克才知道毛泽东是为了牵制敌人，使朱德的南昌起义余部摆脱敌人的追击才到了这里。现在，朱德部已脱险，毛泽东打算带部队回碧市。没料遇见萧克放出的前哨，得知梭镖营下落，便派陈毅安来同梭镖营接头。安顿好梭镖营，陈毅安领着萧克等十几个干部到毛泽东的驻地。

萧克等人被带到村镇里的一条小街，这时从铺子里走出一个高个子。萧克估计那人就是毛泽东，为了怕弄错，他问了一句：“毛委员在哪里？”

“别喊毛委员，叫我老毛多好！”毛泽东笑道。

萧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毛泽东把萧克等人招呼到屋里坐下，问起了梭镖营的情况。

萧克平素能说会道，这时却有点儿结巴。

彭儒道：“我来替他讲。”

彭儒把梭镖营的遭遇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讲得好！”毛泽东望着彭儒道，“你们梭镖营里有女秀才，不简单呀！”

彭儒不好意思地笑了。

气氛活跃起来，萧克的拘谨情绪没了。他深情地向毛泽东倾诉自己和梭镖营几个月来的苦闷与彷徨。

毛泽东点着一支烟，讲了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有一回，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啊！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到了吕洞宾。传说吕洞宾也成了仙啊。吕洞宾问张果老到哪里去？张果老说，“上蓬莱朝圣。”吕洞宾有点惊异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到得？”张果老生气地反驳，“我的脸是朝着东方的蓬莱啊！”

毛泽东怎么在回师途中讲此故事？

哦，他在运用很艺术的手法对湘南特委乃至湖南省委、中央的“左”倾盲动进行批评，让人们从故事中领会到更深、更深的道理。

五

朱德率领部队，向罗霄山脉挺进。

万山叠翠，云烟舒卷，朱德激情无限，扑脸的松风，惬意的湿气，引发了他无尽的遐思，几个月来，他一直留意这座山，钟情这座山，尤其是毛泽东派何长工和毛泽覃来联络之后，他上山的欲望愈来愈强烈。

他今年42岁，一脸浓密的胡子使他像个50开外年纪的人，他的高大身躯使人想起一座山，其间仿佛蕴藏着无穷力量。走在他身旁的是他的新婚妻子伍若兰。伍若兰告诉朱德：已经快到沔渡了，从沔渡到宁冈只有30里了。

“只有30里了，快到了！”朱德喃喃自语，他百感交集，回首自己走过的路……

他字玉阶，化名王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1915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1917年在四川参加反段祺瑞的护法战争。1922年9月赴德国留学，同年11月加入共产党，1925年到苏联学习，次年回国。在举世闻名的南昌暴动中，他是第九军副军长。

南昌暴动主力部队在从汤坑转移到乌石的途中遭到覆没性的打击，惟朱

德率的第二十五师和教导团在三河坝带领 2000 多名官兵突围，在饶平会合了从潮汕撤下的零散人员，使部队增至 2600 人。其时，部队思想混乱，又失去了同周恩来及起义总部的联系，朱德义无反顾，决心把革命这面红旗打下去，他在饶平稍事整顿后，经平和、永定、象洞、上杭向西北急行军，于 10 月 16 日达闽赣交界的武平。敌人派钱大钧部一个师紧紧尾追，逼近武平，朱德指挥部队迎敌，打退敌两个团后，命粟裕排长领兵占武平城西门外山坡，掩护大队转移。在石径，朱德亲自领着几个警卫人员在荆棘乱石中攀援，为部队杀开了一条血路。这支孤军没有垮，但经不起考验的动摇者和叛变者不乏其人，开小差的自己走，开大差的带一个班、一个排、甚至一个连走，到了信丰，部队只剩下七八百人。师、团级干部中，仅剩下 73 团指导员陈毅了。陈毅挺身而出支持朱德工作。该团七连连长林彪找陈毅，希望陈毅同他一块儿离队。陈毅坚决回绝了林彪。林彪便独身离队，半路上因保安团查禁甚严，他又返回部队。朱德在陈毅的支持下，将这支队伍带到信丰，开始了类似毛泽东在三湾那样的整编。宣布愿者留，不愿者去，整编后为 7 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连、一个重机关枪连，合拢 9 个连，成一个团。部队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司令朱德、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改编后的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接着，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山区。朱德、陈毅率部发动群众，打掉了占山为王的土匪何其郎部。其时，听说毛泽东的一支部队也在这一带活动，陈毅即便服化装去找寻，同在大汾失散的张子清、伍中豪接上了头，知道了毛泽东的去向。12 月上旬，朱德部到仁化，得知广州起义消息，兴冲冲率部往广州赶，赶到韶关，得到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朱德、陈毅又把部队拉到韶关西北 60 里的犁铺头。何长工找到犁铺头，与朱德联系上了，介绍了毛泽东在井冈山搞根据地的情况，朱德欣喜万状，表示待部队利用范石生的旧关系得到补充后，会慢慢向井冈山靠拢。朱德部隐蔽在犁铺头，终于被敌人获悉，蒋介石命令 4 个团进驻韶关，并要范石生逮捕朱德。范石生将情况密告朱德，朱德、陈毅即率部撤出犁铺头，进入湘南，与湘南特委接上头，发动了湘南暴动……从在南昌城头打响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到现在，已经 8 个多月了，朱德矢志不移，历尽艰辛，辗转奔波，他在寻找着一条理想之路，寻找着一个理想的立足之地。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根据地，引发了他强烈的冲动，他钦佩毛泽东的目光与决策。“到井冈山去！”是他和他的部队最明智的选择。八一起义，以城市暴动为始，以落脚农村为终，顺乎潮流地奏出了中国革命的主旋律。4 月 23 日上午，朱德和他的部队开进了沔渡。还没住下，朱德就对伍若兰说：“快帮我找林彪来。”少顷，一个身材虽然瘦弱但洋溢着刚毅与涵养有素的青年军官来到朱德面前，他就是林彪。年仅 21 岁的林彪，在朱德率领八一起义残部艰苦辗转时，虽然有脱离部队的打算，但毕竟是一念之差，他走没走脱还是坚持留了下来，这使他往后的命运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在跟随朱德的征途中，在耒阳城战斗中崭露头角，以 4 个轻伤的代价消灭了敌人一个连，缴枪 100 多枝，令朱德刮目相看。后来，林彪由连长升为营长，客观原因是一营长脚受伤，主观原因当然还是凭着林彪自己的才干。可以这样说，林彪这时还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正用自己的全部聪明努力地干，使自己脱颖而出。朱德找林彪来，是向他了解陈毅的情况。林彪仿佛神机妙算到朱德会找他问此事，他作了详细的汇报，把工农革命军二团接应陈毅的情况一五一十作了汇报，并肯定地说：“陈毅的队伍今天下午会赶到沔渡。”朱德

对林彪的回答甚为满意：“那好，我们不走了，在这里等陈毅，两支人马会合后一块儿进荜市。”林彪所料不差，到了下午，王尔琢兴冲冲地向朱德报告：“工农革命军二团和陈毅的队伍抵达沔渡。”朱德大悦，跑到村口迎接工农革命军二团和陈毅。见过何长工、袁文才、王佐，朱德忍不住一拳擂在陈毅身上，抖着胡子笑道：“久违了，久违了！”“相见时难别亦难。”陈毅指着何长工、袁文才和王佐对朱德道，“多亏了他们前来接应，不然，你我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当晚，毛泽东也赶到了酒渡。人们要他在荜市迎接朱德、陈毅所部。毛泽东说：“我与朱德本来就相见恨晚，这会儿岂能耽搁。”毛泽东的出现，使朱德喜出望外。朱德——毛泽东，两位改变中国命运的巨人在这握手。毛泽东视这次会见为重大节日，他打上了过去从来不打绑腿，戴上了没有五角星的八角军帽，挎上了一枝驳壳枪。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挎枪，也是惟一的一次，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照相机拍下这珍贵的镜头。在建国后的博物馆里，几乎找不到一张毛泽东挎枪的照片，而屡见不鲜的，是他的笔和砚台。朱德笑道：“怎劳你专程赶来接我？”毛泽东诙谐地说：“我是师长，你是军长，岂能不专程赶来相迎。”接着他谈起自己被处分的事，还解嘲说自己当了一段党外人士，“现在好了，你朱德为井冈山带来8000多人枪，我毛泽东也财大气粗了。”朱德愣了一下，道：“你被解除了一些职务的事我晓得，开除党籍纯属湘南特委的误传。”毛泽东说：“不管怎么处分，我还是要革命的。”这次会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它使得几天后召开的红四军大会上，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当了军委书记，朱德当了军长，朱、毛的名字从此连在一起，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即使是到了40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红卫兵讲到朱德时，亦感情深切地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朱毛是连在一起的，朱德是我们的好司令，红司令，不是黑司令。”朱德闻之潜然落泪。在沔渡那个难忘之夜，陈毅和王尔琢来见毛泽东。毛泽东——陈毅，在这里也是第一次见面。可以这样说，这对陈毅今后一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结识了毛泽东，陈毅才成为今天的陈毅。早在1920年，陈毅在法国留学时就从蔡和森口中得知毛泽东，并阅读了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文中的“矫在必须过正”、“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论述与他的“过犹不及”观点遇然不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值得指出的是，朱德、陈毅等一批精英的出现，使毛泽东自秋收暴动失败以来的孤独情绪得到极大的慰藉，他此时迫切需要把拥护自己政治主张的人团结在自己周围。而陈毅，则是最好人选。历史毫不犹豫地把陈毅推到毛泽东面前。紧接着出现的事，证明了毛泽东的慧眼卓识：那时两军会师后的十多天，朱德、毛泽东为两支部队出现的不团结现象而尴尬（南昌起义部队瞧不起秋收起义部队，秋收起义部队认为南昌起义部队纪律性差、旧军队习气严重）。身为朱德部队党代表的陈毅提出了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改变两支部队，干部互相交流。毛泽东对此大加赞赏，于5月6日给陈毅写信道：“相见恨晚，相慰平生，希遇事相商。”陈毅，成了沟通朱（军）、毛（政）两方面的代表人物。当然，在酒渡的那个夜里，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在朱德。他们就成立红四军之事作深入的磋商。毛泽东介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情况，道：“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是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好地方，我们要齐心协力把这个根据地建设好，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趁着五四纪念日，我们一起和群众开个热闹的联欢大会，庆祝两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朱德赞同毛泽东说的，道：“现在两支部队合在

一块儿有上万人了，得尽早统一指挥，我看可以合编一个军。”毛泽东点头：“应该。”双方热烈地议论着部队的称号，王尔琢建议请示中央定。毛泽东说：“请中央定番号来不及，来去少说要一两个月，不如我们自己定。”朱德说：“我们的人员来自四个方面，就叫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吧！”毛泽东表示同意，大家都说好。几天后，毛泽东、朱德在龙江书院中厅主持召开了两支部队营以上干部会，决定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确定了有关领导人选和成立四军第一届军委会。5月4日，蓉市召开了庆祝井冈山会师和成立四军大会。两军会师，人民群众奔走相告，宁冈县委筹集了够两万人吃20天的粮食，碧市街清扫干净，大标语随处可见。龙江岸边的沙洲上是庆祝大会会场，工农革命军和从四面八方拥来的群众、赤卫队员，扛着步枪、红缨枪，举着红旗，计有两万多人，云集于沙洲。军号、鼓乐与鞭炮齐鸣。大会执行主席陈毅庄严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3个师9个团。朱德在大会上讲话，说：“今天我们在这里高高兴兴地庆祝工农革命军的大会师，可是存人对于我们的会师却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这个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肯定是不甘心的，我们要随时作好准备，坚决打败敌人进攻，巩固湘赣边界根据地，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把蒋介石活活气死。”毛泽东在热烈的气氛中接着讲话，道：“两军会合之后，力量更加壮大了，我们要把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建设好，不断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胜利。别看敌人暂时强大，没什么了不起，俗话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敌人各个地方的力量也有强有弱，集中力量一点一点地消灭敌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所以说，我们一定能打败敌人，一定能夺取胜利……”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在大会上表示，要努力搞好地方上各项工作，支援工农革命军打胜仗。“革命雄师会井冈，集中力量更坚强，红军领导提高后，五破围攻固战场。”这首题为《井冈山会师》的诗，是朱德在解放后写的，把我们对两军会师的认识及历史对两军会师的总结都浓缩进去了。井冈山会师，为中国革命竖起了一块新的里程碑，标志着由毛泽东初创的这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进入发展时期。没有这个发展时期，此后发生的向赣南闽西进军几乎是不可能的，“星星之火”所引发的燎原之势更是不可能的。“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然而还有另一件奇事，在井冈山这样一小块红色土地上，竟然产生了朱德、陈毅、林彪、罗荣桓、彭德怀五位未来共和国的元帅。井冈山，成了五位未来的元帅与毛泽东的同一起跑线。啊，井冈山，培育元帅和伟人的摇篮……

第二十一章

会师第一仗：五斗江传捷，红四军一占永新

会师第二仗：草市坳歼敌一个团，红四军二占永新

会师第三仗：龙源口大捷，开创井冈山斗争全盛时期

—

1928年5月4日，带着欢庆会师喜悦的红四军不顾鞍马劳顿，踏上了新征途。

这是会师后的第一仗。

其时红军获悉的敌情是——

国民党反动派口吐狂言，叫嚣要“直捣井冈，活捉朱、毛。”盘踞于永新城内的赣敌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兵分两路，向井冈山发动第二次进剿。一路为敌七十九团，担负主攻，经烟阁向龙源口进犯，妄图越过七溪岭，直插宁冈腹地；另一路为八十一团，经拿山、五斗江向黄坳窜犯，目的是楔入茨坪，和龙源口方向之敌遥相呼应，造成南北夹攻，分进合击之势。敌八十团为战役预备队，集结于永新城内，担任永新守备，伺机在龙源口方向投入战斗，扩大敌七十九团战果。毛泽东和朱德精心部署。该部署可以说是他们智慧的结晶。朱德说：“集中精锐，先将敌人的一路打垮，断其一指胜过伤其十指。我和王尔琢领二十九团和二十八团到黄坳迎战。”毛泽东道：“要得！给敌人来个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带三十一团到七溪岭去，伺机动作。”朱德下令二十九团为该路前卫，他对团长胡少海交待：“黄坳是个要塞，你可派萧克的三营走在头里。”萧克的梭镖营在湘南暴动中打出了威风，全营官兵都巴不得能在会师之后的第一仗啃上一块硬骨头，没等朱德下令，萧克就到朱德那里请战。朱德笑道：“你不用找我，找你的团长胡少海去。”不等萧克向胡少海请命，团部要萧克率领三营打前卫的命令就下达了，萧克自嘲道：“我白折腾了一番。”那萧克是武才也是文才，打下骑田后他曾吟出了“农奴聚义起宜章、晃晃梭镖刺大天，莫谓湘南侧岭海，骑田岭上瞰中原”的豪迈诗篇。跟毛泽东上井冈山后，萧克和他的梭镖营参加了大会师，梭镖营被编为红二十九团三营。会师后的第一仗，三营担负打前卫的任务，萧克悟得出其间的分量。他集合了全营人马，火速启程。一溜梭镖的红缨，犹如晚霞，嵌进了大山的翠绿，不到一个时辰，三营就走完了殊砂冲最险峻的地段。萧克望着远处的黄坳，雾纱氤氲，秀水如带，激情油然，心底又习惯地涌上诗兴。正想吟上几句，尖刀班战士的一声“报告”赶走了他的诗兴。“敌人已经占领了黄坳！”战士报告。萧克早料到敌人会有此举，他的计划是：抢占黄坳村外的制高点。紧接着他领着全营人马，以雷霆之势压向黄坳的一块高地。这块高地就是毛泽东几个月前在大汾突围后收拾残部的地方。占领了制高点便取得了主动。其时，敌八十一团先遣营正在村里做饭，他们准备饭后开往茨坪。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尽管刁钻的营长黄兴邦提前了一个小时出发，还是让红军占了先。萧克发起了进攻，七连长彭腰领着全连战士杀进了村里。枪声震动了黄坳。黄兴邦一脚踢翻了正在煮饭的锅，传令迎战。敌人气势汹汹地压了过来。高地上的萧克一声令下：“狠狠地打——”排枪射向敌人。敌人朝山腰绕去，埋伏左路丛林中的红军战士突然出现，齐刷刷的红缨枪犹如一丛丛燃烧的烈火，敌人目瞪口呆，还没定过神来，红军就势冲下。敌人连忙四处逃窜。仅仅45分钟，萧克胜利结束了这一仗，歼敌一部，缴枪60枝，残敌逃往五斗江去了。这时，朱德领着二十八团赶到，他笑着擂

了萧克一拳：“这一仗打得漂亮，真有你的哟！黄坳是井冈山南侧的门户，往南可下遂川，向东经五斗江可去永新、泰和，如果被敌人占领了，我们便失去了回旋余地。”萧克遂又请缨。朱德笑道：“好吃的不能让你萧克一个人吃，王尔琢也馋了，他的二十八团也得充充饥哟！”萧克和王尔琢都哈哈大笑。朱德说：“萧克呀，听说你文墨很不错，诗写得好。”萧克道：“见笑，见笑！诗是歪诗，写得不好，不过我喜欢写，我以后想为咱们红军写一本书。”朱德道：“快点儿写，快点儿写，我一定认真拜读。”写书的事，萧克是即兴之说。可是朱德却一直记得，建国后还问过他写了书没有？到了90年代初，萧克终于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写的反映井冈山斗争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遗憾的是朱德不能拜读了……红二十九团攻克黄坳，使得四军掌握了主动权。山谷夕阳中，朱德仁立在一座高高的崖上，遥望着遂川方向，一只雄鹰在空中盘旋，一行雁排着人字朝远方飞去。朱德沉浸在庄严的思索中。此次出征，旨在攻打遂川。我方知道敌有“进剿”之意，但对其具体部署却不很清楚。喜的是黄坳一战的胜利，使敌人的企图已见端倪，原来此路敌人仅一个团，他们孤军深入，对四军情况不明。“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原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新的情况”，朱德面临新的抉择。“朱军长！”一营长林彪不知何时出现在朱德身后。“哦，你过来。”朱德指着前面道，“我们原计划去打遂川，通过黄坳一仗，看来计划要变。”“是得变。”林彪深思熟虑道，“我正为这个来找你，我看遂川不要去了。”他掏出一张纸片，上面画着地形和一些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标志，“我们可挥师东进，直取五斗江。”“对，真乃不谋而合。”朱德赞赏地接过林彪画的图，“好，你快告诉王尔琢，要他把二营长袁崇全、三营长肖劲叫来，我们研究一下行动方案。”林彪遵命，不一会儿王尔琢、袁崇全和肖劲到齐。朱德同二十八团的团、营长们谈了后，放弃打遂川而转攻五斗江的计划得到大家的支持。团长王尔琢说：“我们得到的情报是，周体仁的八十一团今晚在拿山宿营，明天从五斗江插过来，直攻茨坪。尔后，从黄洋界俯冲茅坪，我们应采取有力对策。”林彪献计：“我看在敌部的行军途中设下伏击圈，可以将周体仁的八十一团咬住，然后歼灭之。”袁崇全直摇头：“不可，不可，敌人已经在黄坳吃了亏，我们故技重演，未必如愿。”朱德问王尔琢：“你看呢？”王尔琢说：“我看还是声东击西好，先以小部人马开往遂川，主力开到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五斗江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不等王尔琢说完，朱德连声说“要得”，又道，“争取时间就是胜利，必须立即出发，今晚赶到五斗江。”“我们也要去！”遂川赤卫队队长王次揍跑来向朱德请战，“不要丢下我们吃斋。”“好！”朱德对王尔琢道，“加上遂川赤卫队，你们如虎添翼了。”夜幕降临，黄坳融入一片朦胧中。红二十九团和军部留下宿营，王尔琢率领二十八团和遂川赤卫队向五斗江急行军。遂川赤卫队队员刘伦锦过去常到五斗江杀猪，熟悉路况，王尔琢指派他当向导。走了一段，刘伦锦对王尔琢说，他还知道一条砍柴小路，绕过对面的鹅岭，可以省好几里路。王尔琢拍拍刘伦锦的肩：“行，就走这条近路。”急行军开始了。刘伦锦边走边问王尔琢：“老叔，你老多大年纪呀？”王尔琢笑出声来。刘伦锦问他笑什么？王尔琢笑而不答。其实王尔琢才28岁，他那一脸大胡子隐去了真实年龄。部队里，战士们称他王胡子。他说革命不成功，他的胡子不剃掉。他是湖南石门县官桥村人，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共产党，毕业后留校任学生队分队长兼党代表，曾率学生队参

加平定广州商团叛乱。1926年北伐战争中任东路先遣司令部主任。1927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参谋长，从南昌暴动到湘南暴动，他一直跟着朱德转战。两军会师以来，他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从蓉市出发给部队作动员时，他朗声道：“这是我们到井冈山的第一仗，只许打赢，不许打输。”他还开玩笑地对毛泽东说：“输了，我提头来见你。”毛泽东说：“王团长的头我不要，二杨的头我要得。”一路上，他紧紧跟在向导后面，哪里有个坎，有条沟，他都要告诉后面的人。由于他的身先士卒，官兵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半夜，部队到达目的地五斗江。五斗江，山连山，山叠山，茂密的原始森林，遍地的老藤新苔，惟有一条羊肠似的石子路通向山外，野狼的哀嚎，流水的鼓噪，山风的呼啸，令人毛骨悚然，使初涉此地者感到其间的神秘。往里走，便到了五斗江的中心。这是一个具有典型南方色彩的小山村，杉皮棚，木板房，那砖瓦的建筑是土豪们的所在，还有几个小铺子和一些露天的屠案、座凳，专供山里人逢墟做买卖用的。王尔琢虽然头一回来到五斗江，心里却升起一种亲切的感觉，似乎觉得它与自己的家乡有许多相似处，仿佛只要打声哨，杉皮屋里就会走出他的弟兄或是乡亲来。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哪怕在炮火连天的战壕里，一朵淡淡的山花或是一只掠过的野兔都能萌起他诗意般的冲动。在这点上，他同朱德有共鸣，朱德在“年关暴动”时对他说过“战争是诗”。他说，“你朱德这句话的本身就是诗。”这些天，他吟过几首诗，遗憾的是未能用纸、笔记下来……哦，怎么想得这么远。王尔琢，眼下你可是在指挥打仗哟！他下令：“停止前进，集合待令。”第一个走向他的是一营长林彪。林彪这几天闹肚子，王尔琢把自己仅有的两片西药给了他，据说也没止住。“团长，这条正街是要塞。”林彪加重语气对王尔琢说。王尔琢在林彪肩上拍了一下：“你的泻还没止住吧？”“小事一桩。”林彪显得很轻松，这两天，他泻得连肛门都肿了。“那好！你的一营守正街。”王尔琢道，“不过，莫用稻草揩屁股啰！”林彪的眼睛眨了眨，作为对团长所关怀的谢意。一营安顿好，王尔琢布置二营驻潘屋和王屋，二营长袁崇全表示他能随时出击，以应付来犯之敌。三营被安排在三溪。红二十八团团部驻潘屋。遂川赤卫队驻镇里横街。百岁亭、湾坑口、山王庙、棺材岭都派出了警戒，附近高地的山沟筑了工事。王尔琢除了爱诗，还喜欢下棋，部署打仗他视为在天地问这么一个大棋盘上摆棋子。斗智斗勇，最为称心快意。眼下，他已布好了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手哇，你来，来，来……几乎与此同时，在拿山通往五斗江的路上，开来了另一支人马。敌八十一团团团长周体仁，瘦若黄瓜、一身戎装，乌黑的勃朗宁在夜色中闪着青光，他自命不凡道：“证鞭所指，赤匪必灭，你朱、毛会合并冈，我周体仁从五斗江‘追剿’你，看你出得了茨坪否？”他嗜京戏，这会套用《玉堂春》里王金龙的曲儿唱出了这几句。突然，坐下的马惊叫一声，他定过神，才发现营长黄兴邦领着十几个兵，狼狈不堪地堵在路口，吼道：“不是让你打前卫攻茨坪么，怎的成这副模样啦？”黄兴邦把在黄坳战败的情况作了汇报。“太麻痹了！”周体仁问，“红军有多少人马？部队番号是什么？”黄兴邦回答：“都是拿梭镖的。”周体仁嘘了一口气：“原来是小小游击队。你们这些饭桶！”他不再唱京戏了，黄坳失利，他尽管显得无所谓，可毕竟损失不小，他必须在下一仗连本带利赚回来。他下令停止前进，默了一会儿神，突然仰天长笑：“朱德呀朱德，你有七算，我有八算，我料你在黄坳占了便宜后，又会一鼓作气扰我，五斗江咱们见。你的那些拿梭镖的兵，也来

给我周体仁凑什么热闹？”想定之后，他下令队伍急行军，赶在红军的前头，要在五斗江同红军较量。一路上，他故意点起烟火，以把红军牵过来。天亮时分，周体仁部才抵达五斗江。周体仁比小舅子黄兴邦计高一筹，一到五斗江就先占领了乡镇外的一个制高点。不过他蒙在鼓里，棺材岭一带有利地势，基本让红军占领了。正街。驻扎在这里的一营，战士们睡得很香，自南昌暴动以来，队伍养成了能走能睡的习惯，不会睡的人，不能走不能吃不打仗，会睡觉也成战斗力的要素。但林彪没养成这种习惯，他睡觉的本领反而不如先前了，尤其是上了井冈山后，他睡得更少。他虽然还没同毛泽东正面接触过，但他已从陈毅、王尔琢的嘴里得知毛泽东特别能熬夜。这对他是个鼓舞，他才21岁，比毛泽东小14岁，这个年纪应当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事业上，从连长升为营长以来，他工作得更卖劲了，睡得更少了。他在士兵们的鼾声中辗转反侧，他双眼望着杉皮棚，似乎在期待着什么。是的，他在期待，期待着这一仗——在红四军的头一仗创造奇迹，他要给新的领导班子、特别是毛泽东留下一个深刻印象。肚子又隐隐作痛了，他找草纸，找不到，只有无奈地扯上一把稻草，到屋后去找茅坑。他做梦也没想到，拉肚子给了他建立功勋的良机。在房后没有找到茅坑，他飞快地跑上后山坡，拉过了稀，他突然望见不远处的山嘴有移动的人影和几点火光。他判断出那光点是香烟在燃烧。“敌军？！”他本能地意识到敌人已偷袭过来了。他回到驻地，下令紧急集合。战士们在两分钟内集合完毕，很快进入屋左的天然工事——一道壕沟。林彪的估计完全正确。原来周体仁占住制高点后，发现红军已抢先一步，便果断决定来个奇袭。林彪考虑到已来不及去潘屋向王尔琢报告，干脆先打响战斗，让枪声为团部和二、三营报警。林彪把第一发子弹射向夜空。密集的火力紧接着映红了五斗江镇子。周体仁没料到红军又先自己一着，黑暗中摸不清前面有多少人枪，加之此时天下大雨，敌军乱了方寸，周体仁意欲撤到后面山上，伺机再卷上重来。殊不知后头上来了王尔琢指挥的二、三营。电闪雷鸣，大雨滂沱，于敌于我皆不利，但从拼意志这一点，敌不如我。王尔琢冒着大雨指挥，他已调动二、三营分别向敌侧翼发起进攻。这样，敌人已处于红军三个营的包围之中，遂川赤卫队为预备队。这个游刃有余的包围一下子使敌人溃不成军。雨中，周体仁淋得像只落水狗，受伤的士兵倒在泥泞中呻吟，尸体狼藉在乱草中，血水流得处处皆是。周体仁作最后的挣扎，要收拾残部进行反扑。王次楩率领的遂川赤卫队已恭候多时，“杀”声摇地撼天，白军士兵们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黄兴邦被王次楩的子弹射中，上了西天。周体仁来不及看一眼小舅子，领了败兵慌忙逃出了五斗江。历时两个小时的战斗结束了，红二十八团和遂川赤卫队大获全胜，打扫战场，取得歼敌一个营、缴枪300余枝、俘敌数十人的丰硕战果。朱德率领军部和红二十九团赶到了五斗江，立即下令红二十八团再接再厉，追击残敌。

王尔琢领命，率部追到拿山，但残敌早已逃遁。

五斗江一役告捷，打乱了杨如轩的阵脚。他急命八十一团残部在北岭一带阻击红军。八十一团残部的战斗力已丧失，杨如轩只有忍痛将八十团调出。这下，永新城内又空虚了。捉襟见时的杨如轩惟有撤回龙源口的七十九团。

红二十八团在北岭轻而易举地收拾了敌八十一团残部后，又有力地挫败了八十团。

杨如轩闻讯痛哭流涕，带着师部经石灰桥逃往吉安去了。

这时敌七十九团才赶到永新城，但杨如轩已不在，正打算撤退，红二十

八团已迫近永新。敌七十九团便迅速朝吉安方向逃窜。

伍中豪率领红三十一团勇猛追击敌七十九团，截住其后卫猛打，又获意外的胜利。

滔滔禾水奏凯歌，红二十八团杀进城关，一举解放了永新县城。

历史上称此为“一打永新”，其时为1928年5月9日。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朱德率红二十九团和遂川赤卫队进了城。

二

5月9日是四军“一打永新”的胜利日子，也是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之日。

下午，阳光灿烂，永新县城的草坪上人山人海，百姓倾城出动，拥向草坪。草坪中间，坐的是四军指战员和永新四乡农军。枪枝、大刀、梭镖直刺蓝天，好不威风。

用茅竹搭起的主席台上挂着欢庆胜利和成立县工农兵政府的大红横联，主席台上就坐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等。毛泽东显得特别激动，战斗的喜悦中，还储蕴着他对永新的一个特殊的情感，他的目光在主席台旁的人群中寻觅着，终于找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贺子珍。他刚刚听人说，贺子珍几天前就从茅坪回到永新秘密侦察敌情，并为四军进城做物质上的准备。他已许久没能同贺子珍谈谈了，有时偶然一见，点头笑笑，没有时间接触。贺子珍给他送过几回报纸，都是交给龙开富转的。元月份打下遂川后，毛泽东托人给贺子珍捎过两回信，希望她到前委来工作，可就是不见人来。毛泽东便给永新县委书记刘真写了一信，措词极为严厉。刘真无奈，才让贺子珍到前委当了秘书。周鲁上山后取消了前委，并宣布撤销毛泽东的职务。半夜，贺子珍默默地走进了他的房间，眼睛湿漉漉的。她柔声地安慰毛泽东：“想开一点儿，莫难过。”毛泽东从她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力量，他在纸上写了一行字：“莫愁前路无知己。”贺子珍接着写：“天下谁人不识君？”毛泽东觉得有许多话要对她说，可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鞭炮的轰鸣打断了毛泽东的回忆，庆祝大会开始了，贺子珍朝毛泽东莞尔一笑，走到主席台的最边一个位子坐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他说，我们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种田、做活，吃不饱，穿不暖，是因为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国民党反动派是他们的靠山。我们工农革命军是专门打土豪、打反动派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永新人民为革命做了很多事，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今往后，我们要团结得更加紧密，为彻底推翻豪绅地主政权，为实现耕者有其田而奋斗。朱德、陈毅接着讲话，宣布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的成立。贺子珍代表全县妇女讲话，她短发齐耳，腰扎一根皮带，胸脯高挺，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全场。她那落落大方的神态，引起了轰动效应，乡亲们议论着：“这是我们永新妹子！”“她是妇女部长，本事大哩！”“可不是么，她能双枪哩！”……贺子珍的嗓音脆亮，话不多，却句句实在，她说：“我们妇女要行动起来，青年要行动起来，各界同胞也要行动起来，支援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保卫革命根据地！”开过会，毛泽东把贺子珍请到驻地。“你们永新真是个好地方哟！”毛泽东道，“光是地名就很有意思，我能从一说到万。”“是么？你讲我听听！”贺子珍道。毛泽东认真地扳着指头道：“一夜祠、二王庙、三湾、四教街、五里冲、六蛇咯、七郎庙、八团、九陇、十里山、百巴丘、千喜洲、万年山！”“呀，连我这个永新佬都数不全。”贺子珍惊讶地望着毛泽东，“你怎咯对永新这么熟？一定是袁文才告诉你的。”

毛泽东哈哈笑了。的确，袁文才主动向毛泽东介绍了永新和贺子珍的许多情况。“永新打下了，红军不走了吧？”贺子珍问。“不一定，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视情况而定，”毛泽东道，“不过，永新这块地方非同一般，可以考虑大力经营这个地方。”“你可得说话算话！”贺子珍将了毛泽东一军。“嗨，好厉害的妹子！”朱德进来了，他从毛泽东和贺子珍的神态似乎悟到一点什么，故意咳了几声。“朱军长，你感冒啦？”贺子珍问。“不，不！”朱德道，“我不咳这几声，没人搭理哟。”贺子珍满脸羞云，转过身子欲去。“可别走，我还没表扬你呐。”朱德对毛泽东说，“这妹子领农民协助我们打仗，还缴到敌人一部电台，连报务员也捉住了。”“要得，红军如今有电台，”毛泽东的激动溢于言表，“得助永新石灰佬，我也要感谢你。”18岁的贺子珍最怕别人当面夸自己，她窘得捂住脸跑开了。随着一串脚步声，陈毅领着林彪来见毛泽东。林彪来不及换一件干净衣服，军衣上还满是战斗中留下的痕迹，他毕恭毕敬地跟在陈毅后头。陈毅指着林彪对毛泽东说：“毛委员，这是二十八团一营长林彪！”“毛委员好！”林彪行了个军礼。“哦，林营长，我刚才听朱军长谈到你。”毛泽东笑着伸出手。毛泽东——林彪，这是他们第一次握手。朱德问：“林彪，毛委员刚才夸你呐！”毛泽东道：“朱军长向我介绍了你，打五斗江你表现出色，你是个好干部。”林彪谦虚地说：“谢谢毛委员，谢谢朱军长。”“谢什么哟，我们是同一个灶吃饭的人。”毛泽东道，“你有20岁吧？（林彪用指头显示年龄）哦，21了，不过还是个娃娃呀，今后有得仗打，有得事做，我真羡慕你这个岁数呀！”“往后请毛委员多多指教……”林彪发自肺腑地说。从此，林彪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他首先得感谢陈毅，否则他已离开了南昌起义部队，根本失去上井冈山认识毛泽东的机会；他还得感谢陈毅，是他第一个将他介绍给毛泽东。

几天前上井冈山时，他曾自问：这意味着什么？几十年后，他找到了答案。

如果不上井冈山，他几乎不可能很快成为获得红一军团指挥权的人选，更不可能在后来的40年中“春风得意”。24岁当纵队司令，27岁当军团长，48岁当元帅，更不可能爬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于1966年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副统帅，成为写进九大党章的毛泽东的接班人……

三

革命烈火越烧越旺。

红军一打永新之后，分兵发动群众，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

而就在此时，毛泽东突然作出决断：红二十八团、三十一团迅速撤出永新！

官兵们多数人大惑不解：“永新冬酒还没喝够呐，永新小曲还没听够呐，怎么就走？”

毛泽东只是笑笑，但继而严肃地说：“说了走就走，哪有许多婆婆妈妈的理由！”

军令如山倒，说走就得走。

随着红二十八团、三十一团的撤出，永新又成了一座死气沉沉的山城。

百姓们议论着：红军为什么走？

很快，有了答案：毛泽东下棋看三步，料到敌不会甘心于五斗江失败，他们会以数倍的疯狂进行又一次“追剿”。因为，这次向永新进犯，赣敌第九师（师长杨池生）和二十七师（师长杨如轩）总共6个团的兵力，向永新

进犯。值得注意的是，敌人仅用两天半时间，就调集了这6个团的兵力，其规模远远超过了上次。毛泽东命红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到小西江待命，并指示派一个团在石灰桥、永新城一带占领有利地形搞运动防御，迟滞敌人进攻，掩护我方进入反“进剿”状态。朱德提出：让胡少海的红二十九团担当此任。毛泽东赞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著名的十六字诀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在此时提出。又一场气势恢宏的战斗——会师后的第二仗在酝酿！这一仗叫草市坳战斗……第一乐章：红三十一团克高陇

为了准确掌握敌情，了解国内外大事，毛泽东急需报纸和文件。近来湘赣之敌对井冈山封锁加紧，一份报纸也难以送上山。毛泽东把目光投向高陇。高陇位于江西边界，人称“小南京”。大军阀大官僚谭延闿的老巢便在这里。高陇街上店铺成片，从长沙等地邮来的报纸每天不缺。但这里有一支30人枪的挨户团。挨户团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群众恨之人骨。红三十一团一营奉命攻打高陇。一营长员一民是陕西人，秋收暴动后上了井冈山，三湾改编时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一团一营一连连长，红四军成立后当了三十一团一营营长。为了确保打赢这一仗，他叫来三连长张金泉，命他带连队向腰陂方向侦察。三连有钢铁连队之称，张金泉是个战斗英雄。领命之后，张金泉率队向腰肢运动。越过一片开阔地，正要过小桥，三连被对岸隐蔽于丛林的靖卫团发现。这个靖卫团是敌吴尚八军和罗定直接指挥的，于两个小时前埋伏于江岸。枪声响了，敌人的火力封锁了小河。张金泉急中生智，率队溯江而上，在另一处涉水上了岸。敌人发现了三连的行踪，即从林中跃出，朝三连包围过来。张金泉命令机枪扫射，压制敌人的火力。机枪位置过低，不便发挥火力，张金泉命令把机枪架在一只小山嘴上。不幸机枪手突然中弹，机枪哑了。敌人纷纷冲来。张金泉大喝一声，奔向山嘴，从牺牲的战友手中拿起机枪，继续朝敌人射击。“轰隆！”一发炮弹落在张金泉身边，张金泉被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其时，营长员一民率领战士们前来接应三连，同时，他派出通信员去军部报告敌情。“为张连长报仇，杀呀——”员一民一边射击，一边冲锋。战士们猛虎穿林般地冲向敌群。敌人有炮，火力上优于红军，员一民发动的几次冲锋都被打退。员一民的脸上、手上都是血，衣服被烧焦了，一条腿受了伤，副营长陈毅安劝他下去休息。“不！”员一民操着陕西口音道，“老子今天豁出这条命！”他操起一挺机枪，冲向敌人，猛烈扫射。又一发敌人的炮弹响了，员一民又倒了下去。冲锋，又一次失败……陈毅安为了保住实力，将队伍撤到马首村。敌人占领了高陇村，远处传来阵阵鞭炮声，靖卫团总正和镇里的士绅们弹冠相庆。红军战士气红了眼，吵着要杀进镇去，陈毅安耐心劝说着情绪急躁的战士们。这时，喜讯传来，朱德亲率红二十八团、红三十一团三营前来救援，陈毅安上前抱住朱德，泣不成声。朱德朝摆在一棵松树下的员一民的遗体默哀，手捧泥土洒在员一民身上。“一民呀，你是陕西人，牺牲在江西，青山处处埋忠骨啊！”朱德心情沉重地说。战士们围过来，默默地捧起土，掩埋着牺牲的战友……接着，朱德发出命令：兵分两路，进攻高陇。两路红军将高陇围住，猛烈的火力杀得镇内的敌人仓皇逃窜，这一仗歼敌一个营，缴枪200枝。高陇红了天。一批敌人的报纸、文件到了红军手里……第二乐章：草市坳鏖战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文件中得到了许多情况。他在宁冈写了一封信给朱德。被粘上鸡毛的这封信书写着毛泽东对形势和下一步行动的构想。信中说，敌人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强行突击宁冈，与我决战，请视实际情况，相机击破永新之敌。哦，毛泽东要“二

打永新”！“要得！”朱德笑逐颜开。“二打永新”这一点，朱、毛不谋而合。返回小西江的途中，朱德召集三营长伍中豪、党代表罗荣桓等干部开了个紧急会议，部署“二打永新”事宜。会上，朱德念了毛泽东的指示信，道：“敌人的主力部位于永新禾水之南，集结于龙源口、泮中、洲湖，城内守敌薄弱。永新既是敌人指挥机关，又是敌人后勤基地。袭击永新，打掉敌人的指挥部，缴获敌人的辎重，敌人的这次‘进剿’就可打破。‘围魏救赵’，龙源口之危也可解除。”“对，”罗荣桓说，“现在永新之敌对我方情况不甚明了，我们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越快越好。”伍中豪道，“官兵们早就憋不住了。”朱德决定：“午饭后，部队立即出发。”战旗猎猎，红军开始了急行军。迎着风雨，踏着泥泞，130里的山路，次日凌晨3时即到达集结地，红二十八团尖刀班已插入涅田，端掉敌哨。不料，红军的说话声惊动了涅田的挨户团。挨户团不知来的是红军主力，慌忙进城向杨如轩禀报。杨如轩派出七十九团向涅田出发。下午2时，敌七十九团接近了草市场，敌团长刘江指着草市坳说：“老子是杀猪的出身，常在草市坳摆屠案，今天，我要让红军死在我的屠案边。”敌情迅速传到二十八团。朱德下令部队占领西北侧黑栋山的有利地形，欲以伏击手段歼灭运动中之敌。但，当二十八团三营刚进入黑栋山时，敌人前卫已进入傅家陇。先给敌人一个下马威！三营在距敌30米时发起了进攻。敌人乱了阵脚，刘江大声骂娘。二十八团一、二营趁机向敌侧翼进逼，火力猛烈。朱德指挥在附近高地架起机枪，封锁敌人的退路。罗荣桓领着人马在草市坳东侧发起进攻。敌人退到李家山。刘江道：“李家山和大廖山是险要处，守住了就能转败为胜。”他宣布打过这一仗，每位弟兄发十块大洋。谁知话音未落，李家山下就响起红军的喊杀声。刘江又率残部退到大廖山。大廖山是草市坳的制高点，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刘江满以为可以喘口气了，哪料到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一支红军队伍此时经田背向大桥迂回，要切断敌退路。刘江预感不妙，丢下队伍逃下大廖山，欲回永新城讨救兵。树倒猢猻散，敌兵们争先恐后逃下山。朱德安排的三挺机枪向敌人发动扫射，如秋风扫落叶，敌人纷纷倒毙，刘江也一命呜呼，去阴间作他的“屠夫梦”了。草市坳捷报飞传：敌七十九团除少数逃回永新，余者被全歼，红军缴枪400余枝，机枪一挺。第三乐章：二占永新怀着草市坳之战的胜利喜悦，红二十八团一营向永新进攻。林彪设计，让红军战士穿上敌军衣裳，尾随逃往永新城的残敌，混进城去。永新城内，杨如轩正搂着小老婆睡觉，自以为城内除师部外，还有一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营、一个机枪连、一个工兵队、一个运输队、一个卫生队，守城不在话下。直到混进城内的二十八团一营打响了战斗，杨如轩还说：“红军远在宁冈，这是小股游击队，给我顶住，杀它个片甲不留！”枪声愈来愈烈，火力愈来愈猛，杨如轩才知道红军确实进了城。有如天兵降凡的红军霎间搅乱了毫无准备的城内之敌，犹如火燎蜂房。杨如轩逃命要紧，带伤从城墙系绳而下，带着血污朝吉安跑去……红军二占永新。这一仗，红军全歼敌七十九团和二十七团一个营，及工兵队、机枪连、炮兵队、师部运输连和卫生连，俘敌数百名，缴山炮2门，迫击炮7门，步枪300余枝，光洋20担，子弹几万发和大批军用物资。

四

四井冈山的阳历6月，依然是一派春意。这座大山用它的柔情挽住了春的臂膀。除了红的、白的、黄的杜鹃花已经谢去，其他的山花愈开愈旺烈，点缀得这座山比神话里的山还美。山下的茅坪村，小小八角楼是以宁冈为中

心的井冈山根据地的中心，毛泽东住楼上，朱德住楼下。6月的一个深夜，八角楼里，朱德、毛泽东伴着一盏只点着一根灯芯的清油灯，开始了又一个战役的精心部署和周密谋划。几天来，贺子珍冒着生命危险从白区为毛泽东弄到了一批报纸，毛泽东从来自敌人的一条条消息里获悉了新的敌情。赣敌不甘心五斗江、草市坳战斗的惨败，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湘、赣两省已联合行动。朱培德为剿匪总指挥、鲁涤平为剿匪副总指挥。朱培德的第三军第九师和三十军第二十七师共5个团的兵力，由九师师长杨池生任前线总指挥。湘敌是吴尚的第八军一部，在茶陵集结，合一个师的兵向酃县逼进。赣敌由吉安向永新推进。敌人的如意算盘是：以第九师一个师的兵力（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二十七团）为第一梯队，经龙源口、新城向耒市进攻，歼灭红军于新城、耒市地区；以第二十七师（八十团、八十一团）作为第二梯队，集结于永新县城及附近地区，扩大第九师战果……形势，比前两次严峻得多！灯下，毛泽东已接连抽了三枝烟。灯下，朱德把手掌间的一只棋子揉了揉。“我看，我们的主力必须立即撤出永新城。”朱德放下棋子道。“嗯，越快越好。”毛泽东完全赞成，“立刻叫袁文才派人去永新传令。”“让主力回宁冈集结待命。”朱德补充。毛泽东点头。八角楼里的这个决策，召回了“二打永新”的四军主力。从茅坪至宁冈的路上，写满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新的进剿”、“打倒蒋介石和反动军阀”等标语，路上行走着服饰不一的工农革命军，送军鞋、军粮的妇女和儿童团，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迎战的气氛。6月中旬，宁冈耒市搭起了台子，烈日下，坚决粉碎敌人“进剿”，保卫革命根据地的万人大会在这里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

接着，四军召开全体官兵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陈毅在会上讲话。

毛泽东说：“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工农革命军，现在敌人从永新向我们进攻，我们一定要打一个大胜仗，吃掉江西两只羊（杨），让群众高高兴兴地过个端午节。”

6月20日，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军直属队和三十一团机炮连，向新城集结。

陈毅在新城主持召开了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地方党、地方武装负责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他说：“这次，我们打击的重点是敌人的主力，杨池生的第九师，该师已分两路向龙源口逼进，我们要争取主动，抢先占领新、老七溪岭制高点，相机歼灭一部或大部。毛委员和朱军长已给我们明确指示，战役重点在老七溪岭及白口村方向，主攻放在老七溪岭。打垮敌人之后，应追击到石灰桥地区。这次湘敌是配角，他们在茶陵、酃县一带活动。唐生智有一定独立性，而且战斗力较强，朱培德是蒋介石御用工具，因此，必须避强就弱，集中力量打击江西敌人。”

朱德作出部署：二十八团迎击老七溪岭方向之敌，为主攻方向，歼灭老七溪岭、白口村地区之敌后，向龙源口方向发展，会同二十九团歼灭龙源口地区之敌，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迎击新七溪岭之敌。三十二团新兵留守井冈山，并向湖南方向警戒。湖南各县地方武装分头向酃县方向游击，牵制和迷惑敌人。

部署完毕，朱德即领伍中豪的三十一团离开新城，按照预定路线运动。靠近虎爪时，前卫的伍中豪向朱德报告，他已派人探得虎爪出现敌情。

朱德见伍中豪满脚泥水，晓得他是亲自侦察的。“这股敌人是开往永新的湘敌。”伍中豪说，“他们只顾赶路，不会料到半路与我们遭遇，我们可

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要得。”朱德道，“有一个营就够了。”伍中豪领着队伍，隐蔽接近虎爪。密林中，红军战士们注视着山径。伍中豪突然感到右臂麻了一下，身子本能地动了动，一条毒蛇从他背上掠过。被蛇咬了，他找了根藤子，欲扎患处以止住毒液深入，但来不及了，敌人已出现于路上，他扔了藤子，下令开火。行军的是湘敌五十三团，中了伏击，阵脚乱了。伍中豪瞄准那戴大盖帽的军官打，敌团长倒子血泊。敌兵们犹如火燎蜂房，水浇蚁穴，四处逃散，保命要紧。伍中豪指挥的伏击战告捷，可他的胳膊肿得老大。朱德赶上来后发现了他淌血的伤口，赶忙撕下一块衣服，为其包扎。伍中豪这才记起刚才遭了蛇咬。朱德要卫生员为伍中豪抽掉毒血，卫生员说要村里去处理。“这不影响急行军么？”伍中豪拾起一块瓦片，砸在地上，捡了锋利的一片用力在患处划，顿时鲜血淋漓，他用土办法排毒。朱德见了，为之动容，为有这样的好团长而自豪。伍中豪是湖南耒阳人，23岁，出身农家，1922年在北大念书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在耒阳一带搞农运，1926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时当连长，秋收起义以来，他为革命出生入死，是朱、毛麾下的得力干部草草包扎了一下伤口，伍中豪领着队伍又出发了。五十二团遭伏击的消息传到茶陵，驻守在那儿的湘敌第八军吴尚气得七窍生烟，急电永新求援。杨池生和杨如轩阅电报，一面笑吴尚部队吃干饭——没用，一面决定各率两个团从新、老七溪岭直扑宁冈，要直捣朱、毛老巢。同时，他们给吴尚回一电报，希望他派兵配合夹击宁冈。两“羊”的数团人马，气势汹汹地出发了。朱德坐镇新七溪岭指挥。6月23日，天露鱼肚白，敌我双方开始向新、老七溪岭运动。一场生与死的较量开始了！新七溪岭。豪情满怀的萧克率三营任前卫，这支队伍仍然枪少梭镖多。尽管如此，还是凭着智勇打退了偷袭之敌二十七团一部。萧克从朱德那儿领的任务是占领新七溪岭的一个制高点，他对战士们说：“不完成这个任务，会给后续部队造成困难，就是拼命，也得把那个高地拿下。”萧克拎着一杆枪冲在头里，耳边是呼啸的子弹，脚下是一丛丛燃烧的烈火，他喊着：“跟我来！”冲上了高地。但就在这时，敌人从侧杀出一支人马，把高地截断，使萧克的前卫同后续部队失去了联系。也就在此时，三十一团三连同敌人遭遇。三连认为自己是二梯队，夹在中间，轮不上马上打仗，思想麻痹，未作部署。当与前卫失去联系后，三连即暴露在敌人面前，只有仓促应战。三连长资秉谦中弹牺牲，队伍失去指挥，队形混乱，伤亡很大，敌人得势，疯狂进逼，三连只有撤下。前面就是望月亭了，得势的敌人乘胜冲来，欲占望月亭高地。殊不知，三十一团二连利用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三连连与敌交战的间隙，迅速占领了望月亭。当敌人蜂拥而上时，二连的枪声响了，复仇的子弹织成了猛烈的火力网。敌人组织了新的进攻，二连越打越猛。关键时刻，朱德拎着一枝花机关枪朝望月亭冲来，3个警卫员紧随其后。“朱军长，小心！”传来营长陈毅安的声音。朱德猛冲到亭边的浅沟里，朝敌人扫射，3个警卫员同时投入战斗，4枝花机关枪打得坡下的敌人纷纷倒地。到了60年代，朱德重上井冈山时，特别提到了望月亭这一仗。他说自己用的花机关枪本是一枝坏枪，可那一次反而特别好使，他诙谐地说：“情况紧急，花机关枪也听话了。”红军占领了望月亭，给一时得手的敌人带来麻烦，尤其是朱德的上阵，使红军由被动转为对峙的局面。此时，二十八团赶到了老七溪岭。但情况于红军不利，敌人已先期占领有利地形，团长王尔琢发动了3次冲锋，攻击受挫。敌人愈发得意。二十八团处于危急状态，林彪赶忙跑来

向王尔琢建议：“这样强攻不行，我们暂向莲花撤退吧。”王尔琢火了：“混蛋！谁提撤，谁就是临阵脱逃！”林彪没敢再提。党代表何长工兴冲冲上来说：“朱军长的花机关枪在望月亭响了！”“好！”王尔琢受到莫大鼓舞，“朱德说话了，哪怕它是刀山我也要给它踏平了！”他点拨肖劲的三营组成若干冲锋队，每队20人，配备驳壳枪、花机关枪，隐蔽向前运动。然而，就要接近敌人时，敌人的重机关枪封锁了道路。肖劲受了伤，但他顾及不得，只身迂回到了敌人的重机枪阵地，甩出一颗手榴弹，敌人的重机枪哑了。三营的火器占了上风，红军士兵们跃出工事，迅猛突入敌群。王尔琢下令一营追击。敌人在白口村重新集结，二十八团迅速组织强攻，终于歼敌两个营。不幸的是，三营长肖劲牺牲，参谋长工展城负伤。“为肖劲报仇！”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一直朝龙源口冲去。战斗处于白热化，新七溪岭上，朱德调动机炮连，亲自校准距离，向杨池生的主力二十七团开炮。首发命中。朱德又派出40人组成的突击队，正面杀出。敌二十七团力不能支，开始溃退。红军进入龙源口，红旗、红袖章、红缨枪，汇成巨大的洪流。敌群乱了，敌兵争相逃命，稻田成了红军与敌人搏斗的战场。各路红军纷纷杀来，残敌已成瓮中之鳖。龙源口大捷。红军主力将残敌追至永新城东十多里的地方。此役歼敌一个多团，击溃两个团，缴枪800枝。次日，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一营进驻永新城，二十八团进驻石灰桥，二十九团全换上了步枪。敌人的第四次“进剿”，又以失败而告终。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真好，真好，快畅！快畅！这是边界群众为龙源口大捷编的歌谣。龙源口大捷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湘、赣边界。长沙、安源、醴陵等地的学生、工人、农民纷纷投奔井冈山。毛泽东说：“龙源口一仗的胜利，标志着边界全盛时期的到来。”

第二十二章

大力经营永新，创造中心区域

毛泽东、贺子珍塘边调查，情意绵绵结成连理

风云突变，杜修经、杨开明传达湖南省委决定，毛泽东职位有变，红四军开往湘南

—

一湘赣边界的割据形势蒸蒸日上，龙源口大捷后，割据区域已拥有宁冈、永新、莲花三县的全部，吉安、安福各一小部，还有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面积达7000余平方公里，人口65万。

6月26日，水新城内召开了四军班长以上干部、地方党和地方武装负责人的联席会议，毛泽东、朱德、陈毅主持会并作了讲话。会议总结了龙源口大捷经验，研究了四军作短期分兵的问题。

会后，二十八团被派到安福县，二十九团到莲花、三十一团去吉安边界，“做深入土地革命的工作，分配土地，建设苏维埃，肃清封建残余，创造工农武装，并发展党的组织，以期巩固既得之胜利，同时并企图渐次向外发展，以推广和扩大割据区域。”

“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中心区域。”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

毛泽东来到永新塘边村，搞社会调查。他提出集中一个月的时间，全力发动群众，把这个地区的土地革命搞好。驻永新的工农革命军已组成多支工作队，深入各区各乡。工作队的口号是：训练建立工农暴动队，筹粮筹款，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

毛泽东还没到塘边村，贺子珍就前来迎接。原来，他几天前已领了一支工作队进村。一打永新后，贺子珍就陪毛泽东到过这里。因为塘边村是永新县较大的村子，这里的土地革命搞好了，对全县乃至边界都有指导意义。毛泽东特意将自己制订的“按人口平分、肥瘦搭配、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方案在塘边村试行。由于部队撤出永新，来不及实施此方案就走了。这回到塘边村，他想完成这项工作。

贺子珍住在谢婆婆家。

谢婆婆有三间屋，为了工作方便，工作队安排毛泽东也住在谢婆婆家。这样，毛泽东同贺子珍就朝夕相处了。

一见到贺子珍，毛泽东就问她工作中有什么收获？

贺子珍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笔记本，交给毛泽东，那是她的调查笔记。

毛泽东看了，说：“你的调查搞得不错。我提的那个方案，你结合进去了，妇女、老人、青年，都调查了，调查的对象有代表性。不足的是，为什么不向富裕中农作调查？”

贺子珍道：“富裕中农弯弯肠子多，一是未必说真话，二是未必说好话。”

毛泽东说：“专听好话不听坏话怎行？不能养成这个习惯，好话和坏话都要听，好人和坏人都可以向他们作调查，他肚子里弯弯多，你做调查也转几个弯弯，把他的心里话套出来。”毛泽东的话深入浅出，充满哲理，给贺子珍很大启发。翌日，贺子珍果然去向一个富裕中农作了调查，那个富裕中农就分田说了自己的心里话。贺子珍十分高兴，回到驻地，头一件事就是向毛泽东汇报。可是，谢婆婆说：“毛委员出门去了。”“去什么地方？”贺子珍问。谢婆婆摇头不知。天上下起了雨。贺子珍心里很着急，因为毛泽东的那把旧油纸伞没带走，她担心他挨了雨淋患感冒。想给他送伞去，又不知

他去了哪里。雨越下越大，贺子珍心里越来越急，终于忍不住戴上斗笠，拿了油纸伞出了门，沿路找毛泽东。她走到村头，三条路摆在面前，愣住了。走哪条路呢？正好，来了个挑柴的农民，贺子珍认出他是农会积极分子刘垂青，便问：“小刘，你看见毛委员么？”刘垂青放下柴担道：“我出门的时候，见他往这条路走，他还问了我一些话。”“问你什么呀？”“他问山背的八丘田到底算瘦田还算肥田？我告诉他是瘦田。他说，有几个老农说是肥田。我说，这个我就弄不清了贺子珍眼睛一亮，自语：“有了，毛委员的去向有了！”便朝小刘指的路跑去。毛泽东果然在山背，雨天里，他裤脚高卷，正在八丘田里一步一步地走。泥浆溅得他脸上身上都是。“毛委员——”贺子珍放开嗓门喊。雨声掩住了贺子珍的喊声。贺子珍下了田，踩着泥泞走近了毛泽东。毛泽东这才发现了贺子珍，他从贺子珍手中接过伞，撑开。“你单人只身的，在这儿干嘛？”贺子珍的口吻是责怪的，“你真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毛泽东说：“村里就要按我的方案分田了，可这八丘田有争议，有人说是瘦田，有人说是肥田。我到实地来调查，到底是瘦田还是肥田？现在可以下结论了，是瘦田。”“那为什么有人说是肥田？”贺子珍问。“我问了几个过路农民，这几丘田过去是肥田，因位处坡下，山洪暴发，久而久之，田里积沉了大量沙子，田的肥层全遭破坏，所以可以下瘦田的结论。”“你为什么不喊我一块儿来？”贺子珍问。“你这不是来了么？”毛泽东瞅着她。“是我自己来的！”贺子珍娇嗔地说。雨越下越大，毛泽东和贺子珍上了田埂。贺子珍的斗笠小，毛泽东要用伞同她换，贺子珍不答应。“干脆，你也到伞下来，我们共用一把伞。”毛泽东说着把雨伞举过去。“嗯。”贺子珍取下斗笠，走到毛泽东伞下，她掏出手绢，帮毛泽东拭净脸上的泥浆。毛泽东突然想起什么，一把从贺子珍手里抢过斗笠，将伞把塞给贺子珍。毛泽东踏上了归程。贺子珍撑着伞走在后面，欲言无语，少女的心搅乱了，她明白，毛泽东担心俩人共一把伞，让士兵和群众看见影响不好。昨天晚上，毛泽东把自己的身世和家庭情况告诉了她。她知道他已经结婚，有一位美丽的妻子和三个孩子，秋收暴动后别妻离子，至今杳无音信。“她们母子凶多吉少，因为我很可能被害。”讲到此他潸然泪下。这使贺子珍心里久久难以平静，感到毛泽东单人只身工作起来没日没夜，多么需要一个人照顾呀。“你在想什么呀？”头戴斗笠的毛泽东在老远等她。哦，贺子珍这才发觉自己想心事，连路也忘了走，当她的目光接触到毛泽东的目光时，羞得垂下了头。回到谢婆婆家，贺子珍要毛泽东换上干衣服，然后给他做了一碗驱风寒的姜汤。“糟了，烟卷都湿透了。”毛泽东从换下的湿衣中掏出一撮纸和烟丝。贺子珍掀开桌上一张报纸，那里整齐地排列着卷好的烟，她说：“我学着卷的，卷得不好，将就着抽吧。”“知我者，贺同志呀。”毛泽东感慨地拿起一枝烟，点着就抽，“不错，不错。”在塘边村的十多天，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感情愈来愈深。他们在塘边村搞调查的日子里，曾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一支外地的地主武装 50 余人突然袭击塘边村。毛泽东和贺子珍正在屋里研究调查材料，贺子珍闻讯大惊，搞调查的红军战士还没回来，万一毛泽东的安全出了纰漏……她不敢往下想了。但毛泽东却显得出奇的冷静，他对贺子珍说：“我不要紧，先通知村里的群众转移！”毛泽东和贺子珍组织群众隐蔽进了山林。天黑了，险情还没解除。毛泽东把自己的干粮送给了一个来不及带食物的老乡，贺子珍将自己带的一块生红薯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我不吃，我若吃了，不饿坏你了么？再说，我这个人撑得，也饿得！”贺子珍

一把将红薯折断，一半给毛泽东，一半留自己，她没有说话，两只明眸望着毛泽东。此时无声胜有声，毛泽东似乎从贺子珍的表情中意识到了什么，他伸出双手，接过半块红薯。他把红薯托在巴掌心，望着，望着。“你吃呀。”贺子珍道。毛泽东舍不得吃那半块红薯，仍然望着，自茅坪相识，象山庵养伤，三打永新，这位永新妹子的音容似乎无法在他心中消失。明月爬上了夜空，皓皓月色透过散发着幽香的树叶，多情地窥视着这人间。毛泽东终于感情爆发地说：“子珍，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贺子珍似乎感到很突然，对毛泽东直率的求爱，她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她该怎样回答呢？从认识毛泽东的那一刻起，贺子珍就感到毛泽东是个非凡的人，去年她才17岁。爱情对她来说既朦胧又不可思议，那时她把这位比自己大17岁的男人当领导敬，当大哥敬。但是，随着同他的多次接触，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系上了少女的心头，同时她也敏感地从毛泽东的目光中意识到了一些什么。袁文才的老婆谢梅香捅破了这张纸，有一回提出要为她做媒，羞得她无地自容。当夜，同样是在这样的月下，她独自思忖，一个有志气的女人，对爱情的选择是庄严的：能成为毛泽东的妻子，是幸福的，但仅仅作为妻子依附丈夫，这不是贺子珍的追求。贺子珍有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独立性。她担心，一旦同毛泽东结合了，自己的这种独立禀性将受到限制。贺子珍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以后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她的担心完全正确。塘边村的这些日子，使贺子珍深感毛泽东必须有一位知己与伴侣，这不仅仅是一位男人的需求，更是革命的需要。正当贺子珍在爱河边彷徨徘徊时，毛泽东的求爱发生了。回绝么？不，永新县赫赫有名的女造反者在这个问题上反而丧失了勇气。不是心血来潮，并非一时冲动，贺子珍终于作出了最后的抉择：一切为了毛泽东……毛泽东也许理解，比他小17岁的少女在接受他的求爱时，会有一番看不见的刀光剑影，静默了一会儿，他说：“子珍，你说话呀，如果我不是你的意中人，那就算啰。”贺子珍似乎觉得停止了心跳，但这种心跳停止仅仅是一瞬间，霎时的停顿后，她突然把头靠在毛泽东的肩上哭了。泪水透进了毛泽东的夹衣……“子珍呀，你跟我，要准备吃苦的，吃好多好多的苦！”毛泽东抚弄着她的秀发倾诉，“我这个人有很多毛病哟……”贺子珍哭得更响了，她把少女纯洁的爱情，都揉碎在这哭声里。啊，天上的明月可以作证……此后不久，他们结婚了，袁文才夫妇特意为他们在茅坪附近的象山庵举行了婚礼。从此，一位伟人书写出了他爱情的第二乐章。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大”，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六大”，对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也进行了批判。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似乎就注定了自己所走的路曲折坎坷。也难怪，一个代表着人民利益的党，当它发现自己有悖于历史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毫不犹豫地拭去蒙住眼睛的沙子，朝前再走，义无反顾！“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正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革命性质仍然是民权革命，革命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武装夺取政权、把农民同盟军、建立和发展红军、创造和扩大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等问题，视为生长和决定新的革命高潮的主要动力之一，提到了全党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的高度。7月2日，周恩来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7月4日，中共中央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撰文详细介绍湘、赣边界朱、毛的情况，写道：“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毛泽东、

朱德所部退去湘南时，实力并没有损失，朱、毛入江西，占领了永新、宁冈、遂川等县”，“……永新、宁冈、遂川、万安、泰和等县城成立苏维埃很多，正在分配土地及肃清反动派”（见谢觉哉的《一月来各方革命形势》）。到了7月20日《布尔什维克》继续发表了谢觉哉的《赣南湘东赣西革命努力之扩展》，说：“现在宁、永、遂、莲等县办理赤色清乡。宁冈土地已分配完毕，永新大部分土地已分配好。”“有些农民说：‘这样，要共产党万岁才好’！”中央对边界斗争认识的进步，也促使了江西、湖南省委对边界政治、军事的重视。但是，伴随着胜利而来的往往是骄傲，难怪毛泽东在延安时强调全党要认真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此时的湖南省委对四军的力量及湖南群众斗争形势期望值超过了现实，而对湖南统治阶级力量依然估计过低，又拉开了一场悲剧的序幕根据中共中央6月4日给四军前委、军委指示信的精神，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改为中国红军第四军。6月底某日的永新县城内。毛泽东驻地，贺子珍焦灼地等候着毛泽东。毛泽东这几天咳得厉害，痰中带血，贺子珍让妹子贺怡请来个有名气的郎中，为毛泽东开了几副中药。今天吃第一剂，药煎好了，就是不见回来吃。她把凉了的药汁又热了一遍，还是不见人，她不知道他忙什么去了，把药送去又找不到地方。正在这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来了。伍若兰脸色不好，道：“子珍，出了大事了！”贺子珍一怔：“什么大事？”伍若兰道：“详细情况我不知道，我只晓得左家祠吵得厉害，陈毅同省委派来的代表团，捶桌子砸板凳骂娘哩。我站在门口听了一下，朱德发现了，不让我听，我就到你这边来了。”“你没听清他们吵什么？”“只听到一句。陈毅说：‘你们要拉走红军，拉走毛泽东，这不是毁掉根据地么？’”贺子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她想了想，说：“我去给润之送药，看个究竟。”“好，我陪你去。”伍若兰跟她就走。左家祠，风云翻滚。清早，一位名叫杜修经的年轻人进了永新，称是湖南省委的巡视员。四军军委书记陈毅正在那儿擦枪，杜修经自报了家门，陈毅热情地给他倒了杯茶，并问及有什么事？杜修经说他奉省委之命来，还带有给特委的指示信。陈毅说：“么子指示信，给我看看吧。”杜修经道：“毛泽东呢？此信只能面交毛泽东。”陈毅没好气他说：“我是军委书记陈毅！”听说是陈毅，杜修经道：“省委的指示信，也是针对四军的，你先看也行。”说毕，杜修经从怀中掏出信，给了陈毅。陈毅拆开信，飞快地阅读着——

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200枝，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用群众作战的力量，以阻止敌军的侵入，造成工农为主体的湘、赣边割据。在同志中即纠正对红军的依赖观点。应积极提高群众的自信力与创造力。至要！至要！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袁文才同志参加特委，并指定莲花派两个最有能力的同志到特委工作，其余的仍旧。详见省委通告。并由省委巡视员杜同志及杨开明同志面述一切。

阅完信，陈毅冷冷地问：“还有杨开明呢？”杜修经道：“也来了，他到部队驻地看看，过会儿就来。”“哼！”陈毅把指示信往桌上一扔，又着腰望着窗外的天空。“陈毅同志！”杜修经显然对陈毅不满意，“这是省委指示信，不是废纸，怎的乱扔？”“这跟废纸有么子两样？”陈毅终于爆发了，“你们要拉走四军，拉走毛泽东，这是么子意思？”杜修经道，“这是

革命的需要。”“屁！”陈毅预感到杜修经的锋芒所指的是针对毛泽东的，他想起湖南省委在近些日子接连来了几封指示信，批评朱、毛一打永新“犯有极严重的保守观念”，指令四军努力地向外发展，向湘南发展，“实现中央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发展”……看过几封指示信后，陈毅同毛泽东深谈过几次，料到“若不执行，上面还要升温，大兴问罪之师”。毛泽东说：“由它去吧，才不才间去它的。”陈毅拍着胸对毛泽东说：“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井冈山这块根据地不能丢。”毛泽东从陈毅的坚定态度中受到了鼓舞。杜修经和杨开明两位不速之客的出现，印证了陈毅的看法。就在此时，毛泽东和朱德回来了。陈毅介绍了杜修经，他不等杜开口，就概述了社的来意。“哦？”毛泽东似乎有所准备，“杜同志，开明呢？”杨开明是毛泽东的小舅子，曾以巡视员的身份到过一回井冈山，这回是第二次来。毛泽东暂时避开正题，说，“朱军长呀，能弄到点米酒么？上回我没有陪开明吃顿饭，今天……”朱德道，“放心，包你中午有酒喝。”杜修经急于公务，拉回话题：“你们都在这里。我和开明这回来，是递送省委指示信。”陈毅没好气地从桌上拿起指示信，交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一目十行看完了信，递给朱德。朱德看信，两道浓眉紧锁。“还有一封信，在杨开明身上。”杜修经说，“是给四军军委的，由杨开明面交。”朱德不动声色，问：“信上说的么子？”杜修经道：“信里指示，四军军委取消，成立四军前敌委员会，省委指定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乔生，士兵同志一人及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成，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泽东为前委书记。”对毛泽东来说，这个决定来得太快、太突然，可以说，他无法忍受，更无法接受。他一连吸了两枝烟，站在那儿，半晌没有出声。他点起第三枝烟，但火柴划不着，他连烟带火柴一块抛到屋角。杜修经立在一旁，欲言又止，一时找不到妥当的语言。贺子珍和伍若兰来给毛泽东送药，毛泽东正在气头上，冲着贺子珍道：“给我端回去，我不吃！”贺子珍目睹着屋内的紧张气氛，明白事情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但无论如何，药还是要吃的呀，她捧着药罐走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用手一推，不料药罐落地，砸得粉碎。“给我回去，我不吃！”毛泽东吼道。贺子珍头一回见毛泽东动这么大的肝火，泪水涌了出来。朱德对伍若兰说了一句：“你们快点走吧，这里没你们的事。”伍若兰急忙拉贺子珍走了。“杜同志，我给你个话。”朱德没好气地冲着杜修经道，“湘、赣特委和四军军委，不是说散就散，总得有个理由吧，省委这个决定，严重脱离实际嘛！”毛泽东道：“我看这样，今晚我们开个联席会议，特委、军委和永新县委的同志都参加，并欢迎社同志和杨同志列席，有话都到会上说。”“可以！”杜修经道，“正好在会上传达省委的指示信。”6月的永新，天气已经很热，商会的旧屋里悬挂着一盏汽灯。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宛希先、何挺颖等30多人出席了永新联席会议，杜修经、杨开明应邀列席。这是两军会师以来气氛最为紧张、严峻的会。杜修经首先宣读了省委的决定和指示信。杜修经，又名杜辉义、杜非，今年才19岁，湖南慈利县国太乡人。曾任长沙市学联负责人，长沙铜官地委书记、华容县委书记等职，此回以省委代表身份到边界指导工作……接着是杨开明讲话，他是杨开慧的弟弟，号一清，又名克敏，曾在广州农运讲习所工作。1926年入党，任湖南省委秘书。这次省委派他到边界接替毛泽东的特委书记，很富于戏剧性。他不想干这尴尬的差事，可省委的决定无可更改。他只有硬着头皮来上任。按理，今晚的特委会应由他来开，可

毛泽东却以老特委书记的名义主持会。毛泽东曾是他的姐夫，因为得知毛泽东刚同贺子珍结婚，他们之间曾爆发过一场不愉快的争执。他当然不便在会上发作。上策是谈工作而不触及个人感情。他在讲话中重复了一遍省委决议，例行公事般地对决议和形势作了一番阐述。杜修经没有杨开明这样的尴尬，可以放开来谈。他反复强调，执行省委决定是不可动摇的，四军主力必须马上开往湘南。毛泽东、朱德、陈毅发表了完全相反的意见，认为目前南方统治阶级还处于稳定时期，四军远离根据地出征湘南，不仅对边界工作不利，而且对四军本身来说，有百弊而无一利。这个意见占了上风，王尔琢、宛希先、谭震林等争相发言，支持毛泽东、朱德。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四军仍应继续留在湘、赣各县作深入群众工作，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显然，持反对意见的杜修经、杨开明成了少数。他们无奈地同意了这个决定……联席会开到深夜结束了。毛泽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贺子珍还没睡，正一丝不苟地为毛泽东卷烟。毛泽东想起白天对妻子的态度，一种深深的内疚袭上心头。他温和地说：“子珍，白天你送药时，我没吓着你吧？”贺子珍含泪的目光望着毛泽东：“没有，我不该那时来打搅你，润之，你……”她喉咙哽咽，说不下去了。“子珍，我晓得你为我担心。”毛泽东道，“不要紧，我这个人呐，不愿牺牲真我，性情不好束缚。不过，就怕日后苦了你，给你带来麻烦。”“我不要紧的。”贺子珍道。毛泽东道：“人格的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第三，屈服第四。我是取乎‘第一’，‘第二’由不得我。‘第三’、‘第四’我弃之！”贺子珍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毛泽东问她哭什么，她不说。“不说就算了。纸用完了，给我找几张来，我准备给省委写一封信。”毛泽东说。他准备以四军和湘、赣特委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写一封信，申述红军主力不去湘南的理由。贺子珍找来纸，磨好墨。毛泽东拿起笔，饱蘸浓墨，为中共湘赣边特委和四军军委给省委起草报告，申明四军主力不能开往湘南理由：

第一，红四军近一个月来，正在多方洗刷冒险的遗毒，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行走徒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第二，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南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没之祸。第三，宁冈具备种种与敌人作长期斗争之有利条件，能成为我军大本营，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的处境非常危险。第四，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因此，建设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求得巩固的基础，绝非保守观念。第五，在湘南起义期间，由于执行错误的政策，湘南各县焚烧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四军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问题，乃是绝对的不能。第六，红四军主力如去湘南，500多名伤病员也很难安置。不随军出发，行不通；随部队一起行动，又会影响战斗力。这也是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信的最后，毛泽东写道：

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因此，希望省委根据目前情形，予以新的决定，是为至禱。

雄鸡报晓，窗纸染白，毛泽东放下笔，甩了甩发麻的腕子。他度过了又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十三章

打湖南，红二十九团执意南行，朱德率二十八团相追未及。8月兵败
袁德生到边界再调主力，毛泽东拒不相从
毛泽东火急迎返大队，桂东城两支人马重会合
袁崇全叛变，王尔琢献躯

—

开完永新联席会，四军仍在永新、莲花、安福、吉安等地分兵发动群众，使根据地更加巩固。7月初，湘敌第八军吴尚部会同赣敌第六军胡文斗部、第九师杨池生部，疯狂地向边界发动新的攻势。7月9日，宁冈被敌人占领。毛泽东在永新写了一信，派人送去给正在安福的朱德，要他领兵到茶陵打一下，使湘敌回兵撤出宁冈。朱德接信，即与王尔琢部署。部署完毕后，领二十八团至莲花会合二十九团，迅速朝茶陵开来。茶陵城的吴尚部仅一团人马，见红军来了两团，自料不敌，仓皇逃遁。朱德、王尔琢又率部进抵酃县。此时传来消息，湘敌已退出宁冈。但赣敌又出动5个团直逼永新。朱德决定回师宁冈，为永新解围。不料，部队出事了。出发前几分钟，胡少海匆匆向朱德报告：“二十九团不走了！”“胡说！”朱德不信。“陈毅打了龚楚，士兵们都站在龚楚一边。”胡少海道。“有这回事？”朱德一愣。“不信，你去亲自看看。”胡少海道。朱德正要起身去看个明白，陈毅骂着娘走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朱德问陈毅。“老子扇了龚楚一巴掌！”陈毅气得肚子一鼓一鼓，“不过，打他是轻的，没开枪毙了他，算他命大。”紧接着王尔琢来了，是他平息了陈毅与龚楚的冲突。他一见朱德就说：“陈毅打得好，龚楚这小子太不像话。”朱德看出事情复杂，叫胡少海回避，与陈毅、王尔琢开个三人碰头会。龚楚是四军军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杜修经来边界后，与胡少海、龚楚打得火热，永新联席会上，他们虽然都同意毛泽东、朱德不去湘南的主张，但会后犯自由主义，对联席会决议表示不满。与此同时，二十九团官兵中的思乡情绪迅速蔓延（这个团系宜章农民组成），叫嚷杀回湘南。龚楚对此不但不制止，反而任其泛滥。陈毅得知后动了肝火，指着龚楚的鼻子骂：“只要跑了人，老子惟你是问。”龚楚道：“你算老几？脚长在人家身上，我管得了么！”一怒之下，陈毅扇了龚楚一个耳光，龚楚岂肯罢休，于是就闹了起来……当然，陈毅动手打人也不对，使得矛盾激化，为此，朱德批评了陈毅。陈毅对朱德的批评不服气，说：“二十九团闹到这一步，我扇他耳光算是轻的。”朱德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二十九团的问题看来不那么简单。”“这么说，他们是走定啰？”陈毅问。朱德没有回答，他搓着双手沉思。王尔琢道：“看来光来硬的，二十九团官兵不服，得想一条两全之策。”朱德道：“我看先给毛泽东去封信，告之这里的情况。”又对陈毅说，“这封信就由你来写吧。”“这种信落笔难哟。”陈毅勉强答应下来。三人碰头毕，正要散去，杜修经在一旁出现。“呃，你们在开会？”杜修经问。“没有，”朱德道，“军中有件小事议一下。”“嗯，不是开会就好。”杜修经弦外有音，“不过我倒想开个会，我想问，湖南省委的决议要不要执行？看来省委发展湘南的指示是顺乎民意的，你们看二十九团多坚决，他们打湘南的决心多大，劲头多足，军委不能袖手旁观啊！”原来杜修经是从龚楚那儿来，他为龚楚挨陈毅的打而忿忿不平，欲撻陈毅一通，又碍于朱德的面子，他便暗示龚楚把事情弄大点，将士兵们的返乡情绪煽得更烈，迫使军委改变主意。杜修经的态度显得强硬，左一个“省委指示”，右一个

“省委指示”，使奉朱德之命修书给毛泽东的陈毅写了这么一段文字：“……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看来军委对阻止去湘南已显得力不从心了，但“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陈毅起草的信经朱德、杜修经看过，即派人送去给正在永新的毛泽东。已经断黑，部队驻地吹响了开饭号。朱德和陈毅也准备吃晚饭。这时，王尔琢匆匆跑来说：“大事不好，二十九团士兵驻地的晚饭没人吃，二十九团各营、连都纷纷在开士委会，士委会不通知上级官长和党代表大会，士兵们定于明天就启程由酃县去湘南，杀回老家干革命。”朱德和陈毅心里有数，这是龚楚暗中煽动的结果。朱德道：“立即召开军委扩大会和兵士代表会，通过几方面做工作，对此事进行劝阻。”陈毅亲自吹哨子，宣布吃过饭后开军委扩大会和兵士代表会，大家还是先吃晚饭。竟无人理睬陈毅。一个外号孙油子的二十九团士兵，当着陈毅的面把枪扔在地上：“你们不让老子走，老子连枪也不要，单人只身走！”孙油子一开这个头，几个兵士都上前扔枪。陈毅努力克制住才没有发作，他想了想，过来对朱德说：“只有请你这个军长出面训话了。”“好！”朱德下令吹紧急集合号。二十九团的士兵这才三五成群地赶到草坪中间。朱德放大嗓门说：“大家想回老家，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听！”孙油子带头起哄。士兵们跟着起哄：“不要说了，我们要回家！”“好，我答应你们去湘南！”朱德接着说，“但是现在不能去，为什么呢？根据地很危急，敌人在遂川增兵，马上就要打永新了。我们如果去湘南，根据地就有丧失的危险。我同大家打个商量，我们先回宁冈，打垮了那儿的敌人再去打湘南。”这番话似乎产生了效应，大家不吵了。次日，朱德、陈毅率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踏上了回宁冈的路……从酃县至污渡只有30多里，可是部队竟走了一天。红二十九团士气低落，步伐零乱，军心涣散。朱德和陈毅心中万分焦急。“留得住他们的人，留不住他们的心啊！”陈毅说。“我看还是开个扩大会吧，统一一下大家的思想！”朱德道。“开个会也好，不过开了也于事无补。”陈毅担心。深夜，军委果然在酒渡开了个扩大会，但没有具体结果，仍游移于去不去湘南之间。次日，又是行军，二十九团的士兵们情绪更加低落了。“这是行么子军哟！”陈毅愤然，“这不是新娘子移莲花步么！”朱德道：“你给老毛的信，老毛该收到了，不知老毛的意见如何？”陈毅说：“估计毛泽东日下会有个回复的。”他猜得不错，队伍开到水口住下后，来了个农民装束的青年，他是茶陵县委书记江华，毛泽东要他给朱德、陈毅送信。朱德见过江华，立即看信。毛泽东在信中说，他已收到陈毅的信，他十分着急，他要求红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按永新联席会议决议行动，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这封信来得太及时了！”朱德舒了口气。“有这场及时雨，去不去湘南的争论，在我们军中也该结束了。”陈毅也说。当夜，朱德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来信。会由杜修经主持。尽管大家决定停止进兵湘南，可杜修经还喋喋不休地弹他的陈词滥调，搬出省委特委吓人。会一直开到深夜。“砰——”一声枪响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朱德意识到：出事了。果然，何长工来报告：“二十九团已经走了。”朱德下令：“集合二十八团，马上出发，把二十九团追回来！”雷声，闪电。一场暴雨即将来临，水口在闪电中瑟瑟颤抖。朱德拎着盒子枪，率红二十八团上了路。铺天盖地的雨中，泥泞的山径上，部队在疾行。红二十九团以日行130里的高速急行军。仅用3天，便开到了郴州城外。龚楚很是兴奋，他想，自己执行的是省委指示，违拗了毛泽东的命令无足轻重。胡少海此时已骑虎难下，面对全团官兵的返

乡情绪，他无可奈何，队伍开拔，只有无奈地顺从。这时，进城侦察的战士回来报告，郴州城内只有范石生的一个补充团，还在睡觉。这倒是个难得的机会，杜修经、胡少海和龚楚一合计，决定趁黎明时偷袭城内。说打就打，全团分为两路，从前后城门分别发动进攻。龚楚劲头最足，拿出背水一战的架势，头一个爬上了城墙。枪声大作，郴州震动。敌人正在睡梦之中。紧急集合号吹了许久，兵丁们才慌忙赶来，有的没拿枪，有的只穿着短裤，有的还在打呵欠。这些兵丁大部分都是新兵，战斗力不强。红二十九团用手榴弹开路，堵住了敌群。集合好的敌人来不及应战就如鸟兽四散。龚楚和胡少海的两路人马在城中心会合，向散敌展开了勇猛追击。战斗如摧枯拉朽，没半小时红二十九团就告捷，回到家乡的战士们喜气洋洋地打扫着战场，人人的身上都挂满了战利品。龚楚大喜，下令办酒菜犒劳官兵。城隍庙门口空坪上，战士们围成许多圆圈，喝着胜利酒。有人找来个唱小曲儿的老头，老头一边拉胡琴，一边用高亢的嗓门唱开了花鼓调《皮秀英四告》：

一纸状纸告他父，
仗势杀人似狼如虎……

官兵们喝彩：“好——好——”团、营干部的酒席设在庙内，杜修经举起酒碗神采飞扬：“湘南之敌不堪一击，证明省委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要一鼓作气，扩大战果，把整个湘南拿下来！”谁知话音未落，侦察员急火火地进来报告：“敌人进城了！”“胡说！”龚楚已喝醉了。“这是真的！”侦察员道，“敌人开来了一个补充团！”“突围！”胡少海将酒碗砸得粉碎，冲到庙门口，下令集合突围出城。正在酒兴上的战士们大哗。队伍集合完毕，即朝城外冲去。但来不及了，敌人在正面顽强阻击。红二十九团只好改道从城南突围。城南已布有敌一个连，猛烈的火力网中，红军战士纷纷倒下，一路鲜血铺地。胡少海乱了方寸，欲哭无泪，领兵去了北门，又被挡了回来。眼看倒下的人越来越多，不禁仰天长啸：“天灭我二十九团啊！”正在危急关头，红二十八团及时赶到，林彪的一营从敌人后面急攻，逼其调头。胡少海抓住这个间隙，领着所剩无几的人马杀开血路出了城。朱德、王尔琢和陈毅率部赶到离郴州城5里处，即令林彪后撤，不可恋战，更不可杀进城。敌人收了兵，郴州又落敌手。城郊，朱德清点红二十九团人马，只剩下80余人，气得脸色发青。杜修经抱头痛哭，后悔莫及。王尔琢下令抬上伤员，把二十九团余下的80人并入二十八团，火速撤退……

二

红二十九团覆没的噩耗传到永新，毛泽东大为震惊，他木然伫立，久久没有出声。贺子珍吓坏了，在他人中上掐了一下，毛泽东一把拨开贺子珍的手。“呀，你的手这么凉？”贺子珍伤心地摇着毛泽东。毛泽东的双眸涌着泪光，他自语着：“一团人，整整的一团人哟……”他的悲痛是可以理解的，军队是根据地的命根子。这些日子，他一直为红二十八团和红二十九团而牵肠挂肚。红二十九团败得如此惨烈，他始料未及。门被推开，宛希先、陈毅安几个人进来了，都阴沉着脸，谁也不说话，默默地站在毛泽东身旁。“砰——”毛泽东突然拍了一下桌子，“二十八团再不能丢了，我去把他们找回来！”“对，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陈毅安请求。“事不宜迟，应当马上出发。”宛希先建议。“嗯，马上出发！”毛泽东道，“不过，毅安还是留

下，不要都走光。”贺子珍拿出一只自制的硬纸盒，里面装着她为毛泽东卷好的烟。她把纸盒交给宛希先，让他代管，要他“监督”毛泽东。每天只能抽20根。宛希先接了纸盒，对贺子珍道：“嫂子放心好了，我会圆满完成任务。”毛泽东、宛希先正欲去三十一团驻地，龙开富来报告说：“省委又派了代表来指导工作。”“人呢？”毛泽东问。“在左家祠等你。”龙开富回答。“又来了个没安好心的！”宛希先愤然，“每到节骨眼上，省委就要来人。”“走，看看他葫芦里又卖什么药？”毛泽东来到左家祠。袁德生正在左家祠等毛泽东。他与毛泽东同庚，湖南省浏阳县石灰嘴人，在安源当矿工，参加过安源工人俱乐部，1923年入党，在广州农运讲习所毕业，参加了南昌暴动。暴动部队南下后，又奉命回安源，参加了秋收暴动。毛泽东还没进门，袁德生就迎了上来。“哦，德生，是你呀！”毛泽东幽默道，“吓了我一跳，我以为哪方钦差，拿了尚方宝剑来斩我毛泽东哩。”“毛委员——”袁德生沿用旧称呼，显得亲热，“根据地搞得不错，我算是开了眼界，这都多亏你呀！”“言重，言重。”毛泽东道，“我记得明凌濛初有个戏文叫《识英雄红拂莽择配》，里头有两句，‘把一个铁桶也似锦重围，当不得个竹编篱。抵多少鸡唱函关，马跃檀溪’。我们不过在此鸡唱函关。”“不，不，若不是毛委员回天之力，秋暴这支队伍早完了，也更无今日边界这块根据地。”袁德生一向钦佩毛泽东。“举鼎绝膺啰！”毛泽东道，“红二十九团上路时，我忘了为其击筑悲歌。”“怎么？”袁德生不解。“全团覆没！”宛希先道，“这就是省委决定打湘甫造成的后果。”“哦……”袁德生沉默。毛泽东先发制人地问：“德生，上周鲁来调兵湘南，落得个鸡飞蛋打；这回杜修经来，报销了我一个团；你这回来，可否要红军的最后一点家当付之东流？”“……”袁德生无言。“德生——”毛泽东态度恳切地说，“恕我直言，省委作出去湘南的决定，完全不符合边界实际情况。本来，四军自打败江西两只‘羊’以来，特委军委制定了一系列正确政策，割据区域一天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天推广，红军、赤卫队一天天壮大，形势可观呐！倘若杜修经不把红二十九团拉走，我们完全有把握击败进犯永新的十一团敌军，而且可以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讲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下，见袁德生在认真地听，接着说：“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政权的建立，我已多次向省委报告，省委亦同意，怎么说变就变呢？德生，你是省委派来的代表，怎么省委老是盯着郴州、衡阳这等中、小城市呢？我早说过，老毛要么不搞，要搞就从乡下搞起。湖南省委是同我过不去，还是有别的考虑呢？”毛泽东越说越激动。袁德生本来是替省委做说客，没料反被毛泽东说服。他沉思良久才说：“毛委员，这次省委派我来，要我说服你把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都带到湘南去，如果……”“德生！”毛泽东打断对方的话，“你莫往下说了，我这回是不考虑后果的，就是杀我的头，我也不会执行这个决定。你回去告诉省委，难道我们败得还不惨么？如果他们一意孤行，我有一条，先还我二十九团来！”毛泽东不想动怒，可他忍不住终于动怒了。宛希先劝袁德生：“袁代表，老毛是不轻易发火的，他发起火来，天王老子也不怕的。这事你看着办吧！”“我不想耽搁时间了！”毛泽东决然道，“德生，有时间你在永新住上几天吧，我得马上走，追二十八团去。”“毛委员——”袁德生叹了一口气，他推心置腹地说，“你说的在理，可我奉的亦是省委之命。这样吧，我这就取道回省委，把这里的情况详细报告一下。你呢？忙你的去吧。”

“老袁，你这就够意思了！”宛希先高兴得一把攥住袁德生的手，使劲摇着。

毛泽东也感激地说：“德生，望你在省委面前，客观地把这里的情况报告一下，我们后会有期。”

“好！”袁德生握住毛泽东的手，他这才看清，毛泽东瘦多了，只有那双眼睛，更显出睿智和坚定的光彩。

告别了毛泽东，袁德生取道莲花回长沙，在省委面前实事求是地作了汇报，并为毛泽东说了很多好话。省委本来对毛泽东拒调十分恼火，由于袁德生的周旋，省委再没追究。

1934年袁德生被错杀于江西泰和县，毛泽东到了延安后才知道此事，他深有感触地对人说：“袁德生是个好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过我的忙……”

三

在郴州失利后，红二十八团作了调整，把二十九团剩下的80人编入第三营，萧克接替在龙源口战役中牺牲的肖劲，任营长，胡少海为党代表。之后，部队由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向东开进。

时值7月下旬，正当盛夏，天气闷热难熬，远离根据地，粮食也发生困难，中暑的、饿昏的战士不断倒下，行军速度缓慢。

陈毅建议：“前面是桂东县，我们不如打一下，补充给养，休整部队。”

“对，打一下！”王尔琢响应，“否则，二十八团损失更大。”

朱德也同意，他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先让部队停下，给大家作个战斗动员。”

陈毅下令停止前进。朱德想起了“望梅止渴”这个典故，他走到一个土丘上，放大嗓门儿问：“同志们，你们饿不饿呀？”“饿！”战士们回答。“累不累呀？”“累！”“好，你们说的都是真话，我也饿，也累，想吃饭，想睡觉。”朱德道，“前面就是桂东县城，城里的情况我们侦察过了，只有一个连地方兵，我们完全有把握打赢他们。现在我们就开到桂东搞饭吃去，好不好呀？”“好！”战士们的情绪又燃烧起来。队伍速即出发，饥饿和疲劳皆弃之脑后。桂东城守敌并不知来了一支红军队伍，直到城下响枪才如梦方醒，但已经晚了。王尔琢冲在头里指挥作战，手榴弹准确地飞上了城楼。城门炸开了，红二十八团官兵们犹如下山猛虎杀了进去。敌人只有招架工夫，无还手之力，不消半点钟就逃出城外。桂东城占领了，红二十八团官兵美美饱餐了一顿，饭后下河洗了个澡，舒舒服服睡了个觉。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恢复。朱德把部队分成若干小分队，在桂东农村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款子。有一件事值得在此一书，营长袁崇全在一个村子打土豪时，将土豪家的一枝银簪子塞进了自己的腰包，恰被一旁的几个战士发现。情况上报到王尔琢那儿。王尔琢勒令袁崇全将银簪子交公，并狠狠剋了他一顿。朱德知道后指示：“回到井冈山后，此事要严肃处理！”就在这时，喜讯传来：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三营已到桂东来迎接红二十八团。红二十八团沸腾了，朱德下令将下乡的小分队全部调回，迎接毛泽东和三营。毛泽东率领红三十一团三营，经三湾、古城、茅坪、黄洋界、荆竹山、酃县、大院、黄挪潭，跋山涉水，历尽艰辛，终于在桂东找到了红二十八团。相见时难别亦难。桂东的8月金桂飘香，喜庆的锣鼓越敲越响，群众拥向街头，目睹红军会合的动人场面。毛泽东紧紧握住朱德的手，一连说了三个“来迟了”。“来得正是时候！”朱德兴奋地说。朱德把毛泽东迎到屋里，还没落座就急切地询问永

新的情况。毛泽东说：“我们那边情况很不错，三十一团配合几千人的地方武装，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拢共吃掉它 600 多人。”朱德十分高兴：“要得，要得，我们这边就惨啰！”王尔琢沉痛地说：“我负责任，是我没带好队伍。”“不！”毛泽东道，“这笔账要算到杜修经身上。这回省委又派了代表来，被我顶回去了，我们只有这么一点者本，输不起朱德说：“你来了就好了，我们必须马上开个会，统一思想，使部队全体官兵提高认识，加强团结，把根据地建设好、保卫好。”毛泽东点头：“四军好久没开会了，这次就开五次大会吧。”第二天，红四军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桂东唐家大屋召开，总结红军在湘南的八月失败，对杜修经、龚楚的错误进行批判。然而，就在开会的时候，城外响起枪声。驻扎在沙田的敌阎仲儒部向桂东城内的红军发起偷袭。毛泽东宣布暂时休会，组织红军主力给敌人以有力回击。敌退后，毛泽东说桂东呆不得了，必须速即撤出。朱德、陈毅、王尔琢一致同意，并决定回撤前把会开完后绕道崇义、上犹回井冈山。当天夜里，朱德和王尔琢商量明朝的军务。朱德说，“明天担任前卫营的任务很重，务必不要走错路，否则就耽搁了回井冈山的时间。”王尔琢道：“是哟！我看派袁崇全这个营吧。”“袁崇全？”朱德顿了一下，道，“这个人违犯纪律，要处分的，万一出了纰漏……”王尔琢说：“崇全和我同过学，他的脾气我晓得，为银簪子的事，我骂得他很厉害，给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吧，也给他一个台阶下。”朱德还没表态，袁崇全找来了，一副沮丧的神态，他说来请战，以戴罪立功。“行，明天的前卫，就交给你们营啦！”王尔琢道。“好吧，就这么定了。”朱德见袁崇全态度诚恳，也同意了。次日，担任前卫的红二十八团二营出发了。袁崇全情绪饱满，同一个叫满牯的向导一步不拉地走在前头，他身后跟着营党代表杜松柏。队伍一个劲儿地急行军，该吃中饭了，袁崇全也不下令停止。官兵们饥肠打结，几个连长向他提出吃了饭再走。他说：“到了三江口再吃饭，这是军部定的。”到了下午 5 时，袁崇全才下令停在一个村子，说是三江口到了。炊事班赶紧埋锅做饭，士兵们抓紧时间休息。四连连长粟裕感到奇怪：袁营长从来不这么急行军的，怎么今天如此卖劲？他找到一个老乡，问这里叫什么地方，老乡回答：新地圩。粟裕大惊：刚才袁崇全明明说到了三江口呀！眼下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向导带错了路，要么袁营长心怀叵测！粟裕急忙赶到袁崇全歇脚的屋子。袁崇全正与杜松柏趴在桌子上对着一张自制的地图上指指点点，神情诡秘。“营长，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粟裕问。“三……三江口呀。”袁崇全支吾着。“错了，这里是新地圩！”粟裕道。“哦，是这样的，军委临时改变了进军方向。”杜松柏赶紧打圆场。“不对！”粟裕警觉地说，“我问过袁营长两回，他都说到三江口驻扎。既然改了方向，该有军部命令，你拿军部命令给我看着。”“是王团长口头通知更改的。”袁崇全说。“嗯，如果是这样，那没说的。”粟裕说完，出了屋子。他已确认袁、杜合谋拉队伍搞名堂，眼下必须火速将情况报告给毛泽东、朱德。他找来班长吴有生，命他带几名战士赶到三江口汇报。但吴有生很快回来了，他告诉粟裕，村子所有路口都有袁营长派的岗哨，谁也不让出去。粟裕决计不打草惊蛇，悄悄找来机枪连、迫击炮连的连长，通报了袁崇全的阴谋，商议半夜把手中的 3 个连拉走。到了半夜，粟裕领了几个战士，将村口的岗哨端掉。机枪连、迫击炮连和粟裕的连，神不知鬼不觉出了村……三江口。红三十一团三营和红二十八团在此宿营。队伍赶到三江口已是傍晚，朱德和王尔琢十分奇怪，怎么村子冷冷清清？前卫营早两个时辰就出发了，

王尔琢曾叮嘱袁崇全早点儿带队到三江口，作好接应主力的准备工作，然而村里连前卫营的影子也没有，该不会是向导带错了路吧？王尔琢立马派出侦察班去摸清情况，与前卫营取得联系。到了半夜，侦察班还不见回，朱德和王尔琢急得心如火焚。俩人没有睡意，便到屋外纳凉，山蚊厉害，叮得他们四肢全是包。这时，不远处响起嘈杂声，黑压压一队人朝村里开来。王尔琢一阵暗喜，以为侦察班领前卫营回来了。粟裕跑在前，见到朱德和王尔琢，嗓音也变了，把袁崇全图谋叛变的情况一五一十汇报了。王尔琢一听，差点没气昏过去：“天哪，这个叛贼，我要杀了他！”“一定要截住他们！”朱德下令王尔琢带林彪的一营，跑步到新地圩活捉袁崇全，拉回队伍。王尔琢听令，叫醒林彪，集合了一营，跑步前往新地圩……新地圩。粟裕带走了3个连，惊动了袁崇全、杜松柏和五连长，三人知道事已败露，速即紧急集合剩下的两连人，连夜撤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袁崇全道，“粟裕这小子不是东西，日后再找他算账。”3个叛贼走在最前。这袁崇全早就心猿意马，南昌暴动部队在粤北失利时，他就向老同学王尔琢表示了想走的意思，王尔琢好说歹说才稳住了他。上得井冈山后，艰苦的生活使他很不习惯，他估计熬下去没有出头之日，便和杜松柏打得火热，俩人常在背地里发牢骚，发泄不满情绪。桂东打土豪时，他私吞了一根银簪子。事发后，他把王尔琢和朱德对他的批评视为小题大做，便干脆破釜沉舟，与杜合谋把队伍拉到赣州，企图投刘士毅独立第七师“砰！”远处的枪声撕破了夜幕。袁崇全明白队伍遭到阻击，下令杀开血路冲出去。但，来不及了，王尔琢和林彪领来的一营已包围了村子。王尔琢喊道：“我是团长王尔琢，你们不要害怕，我来接你们回去。”袁崇全躲在离王尔琢不远的角落，他顿起杀心，举起驳壳枪朝王尔琢射出两颗子弹。王尔琢应声倒下。林彪大怒，指挥人马向叛军发起攻击，叛军散开。大部分士兵都是受蒙蔽的，一旦明白了事情真相，都归队了。袁崇全、杜松柏只带了3个人，从小路逃窜，到南康唐江镇投了敌人刘士毅部。林彪平息了新地圩的叛乱后，到老表家买了一副上等棺木，把王尔琢的尸体装殓起来。毛泽东、朱德和陈毅也赶到了，他们站在王尔琢的遗体旁，潸然落泪。王尔琢是朱德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朱德忍不住哭出了声。山风怒吼，战士们默默地拥向棺木，哭声由小到大……毛泽东后来在军委为王尔琢召开的追悼会上，深情地献上了一副挽联：一哭尔琢，二哭尔琢，尔琢今已矣，留却重任谁承受？生为阶级，死为阶级，阶级念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掩埋好烈士的尸体，红军官兵揩干了眼泪，整理好行装，高举起红旗又前进了。林彪受命于危难之中，王尔琢牺牲后，升任红二十八团团长……

第二十四章

湘赣之敌二次“会剿”井冈山

黄洋界孤炮奏凯歌，毛泽东赋词《西江月》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是毛泽东1965年写的《重上井冈山》词中的两句。毛泽东对井冈山的这个黄洋界情有独钟，1928年5月，他曾作词《西江月·井冈山》，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名句……1928年8月，毛泽东率红三十一团一营去接回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前，毛泽东对红三十二团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说：“我走了后，山上只有你们红三十二团、还有三十一团的一个营和特务连了，根据地这个家就交给你们当了。”袁文才道：“毛委员，放心吧，我和南斗老庚当得好这个家的，你一个心思去迎返大队，保证不会后院起火。”王佐说：“老毛，我王南斗用这脑壳担保，井冈山若有个闪失，你割我的脑壳！”“信得过，我信得过二位。”毛泽东告别袁、王，率队下山。主力部队走后，袁文才召集红三十二团干部会。夜里，干部们济济一堂，虽然已经改编为红军好几个月了，可大家仍保持着绿林时的习惯，蹲在地上的，双腿盘在条凳上的，靠墙抽旱烟的，哼小曲的，谈女人的都有。“开会啦！”王佐主持会，“大家定个神，莫扯闲谈啰，现在请袁头领，不，请袁团长训话。”袁丁珠纠正道：“不是训话，是作指示。”“哦，指示，指示。”王佐摆了摆手，“就那么回事，老子不习惯使洋字。”袁文才咳了一声，道：“我和王副团长向毛委员立了军令状，保证根据地不出事。同志们，茅坪和茨坪是红军的后方，这个后方巩固了，前线的同志也就放心了。兵书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晚我们商议一下敌情。”袁文才环视众人，看谁先发言。“我先说。”王佐道，“敌人精得很，灯芯做裤带，我看他忘不了我们山里的俏娘子。”众人放声大笑。“笑个屁！”王佐鼓起眼睛道，“不信的，老子同他打赌。”谢角铭问：“赌就赌，赌什么？”王佐道：“赌100块现大洋。”谢角铭道：“我这人不爱财，要么，赌你老婆陪我睡一夜。”“龟孙子，你占我王南斗的便宜。”王佐骂了一句。袁文才止住众人：“这是开会，莫嬉皮打闹，我们已改编为红军了，过去的老毛病怎咯总改不了？”干部们这才严肃起来。袁文才接着说：“我想派几拨人下山，分几路打探敌情”王佐道：“有你团长这句话，明天我就点拨几路‘水客’下山。”话音未落，五连党代表宋任穷急匆匆地进来了。宋任穷精明果敢，毛泽东下山后，料想敌人会乘虚而入，他的五连派出两路“水客”下山侦察，探得了重要敌情。“袁团长，日下，湘、赣两省已调集了4个团的人马，要会攻黄洋界和大小五井。”宋任穷报告说，“湘赣第八军吴尚部3个团，由酃县进宁冈大陇，赣敌第三军王均部一个团，由永新向宁冈茅坪推进。然后，两股敌军合击黄洋界，一举收复大小五井。”形势比三十二团的干部们预料的严峻得多。袁文才表扬宋任穷，接着问他：“你看，我们该如何迎敌呢？”年近20的宋任穷到井冈山虽然为时不长，但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他担任的是党的工作，对打仗亦在行，是那个特殊环境下的优秀基层军队干部。他朗声说道：“敌人比泥鳅还滑，我们哪壶不开，他提哪壶。我看，黄洋界哨口是个关键，如果黄洋界失守，茅坪和茨坪就岌岌可危了。”宋任穷的话掷地有声，说在点子上，干部们都点头。王佐因宋任穷曾随何长工一块儿改编过自己的队伍，同他交情很深，说：“宋老弟说得有理，眼下山上虽然只有一团人马，也能挡一阵。”谢角铭沉着脸道：“我

们这一个团也是女人脸上的雪花膏，表面好看，说是一个团，实打实才几百人枪。”宋任穷道：“我建议团里马上派人到永新去找朱云卿和何挺颖，请他们把三十一团余部拉上山来。”“对！”王佐拍着巴掌。“还有，”宋任穷道，“我们团人枪虽少，但可以发动周围的赤卫队、自卫军，发动山上的群众，来个人人参战，人人上阵。”谢角铭反驳道：“那些赤卫队、自卫军婆婆妈妈多，没几枝好枪，尽是一些大刀梭镖，偌大一个井冈山，怎么守得住？”王佐瞪了谢角铭一眼，“临盆了还当乌龟往里缩，养不出好崽来，眼下不是要不要打，而是怎么打！”袁文才一直没做声，他注意地听着，细细地谋划着。宋任穷的话给他启发，他突发奇想地说：“你们看过三国么？三国里的孔明，没有兵马还敢在西城唱空城计哩。”“对，”宋任穷道，“袁团长说得好，孔明演空城计，我们可以演空山计。”“空山计？要得！”周桂春来了兴头，“我去收一些旧亚细亚洋油筒，在筒里放鞭炮，不就是机关枪么？”陈慕平道：“我看赶制几十面红旗，让小孩子或妇女举了在林子里走，也能唬住敌人。”刁飞林说：“有了，在敌人的来路上埋铁钉，准把他的脚板穿个眼儿。”“哪有那么多铁？”李克昌道，“把铁钉改竹钉，满山的竹子有的是，竹钉削好后在沙里炒一炒，比铁还尖利。”王佐抢过话头：“竹钉浸过尿再炒，有毒性哩。还有，我们还可把橛木、滚石用上，比炮还来劲哩！”干部们你一言我一语，争相献计献策，军务会开成了诸葛亮会。

袁文才大悦：“这个会开得好，我这里列了个单子，把任务分到各乡，山上的男女老少全体动员，打好黄洋界这一仗。”

陈慕平接过单子，即去行动。

他拟了一道通知，粘上鸡毛（以示十万火急），派战士分送茅坪、桃寮、乔林、大井、茨坪等乡政府。乡政府即召集群众大会，规定每人削竹钉（一定要用尿浸过并炒干）250枚，每户抽一半人上黄洋界修筑工事，布设橛木、滚石。制红旗的任务由红军被服厂承担。另外，每乡还得交5只洋铁皮桶，鞭炮若干……以上任务，两日内完成……

井冈山在紧张备战，井冈山沸腾了！

山里、林间，到处是伐竹、破竹、削竹的声音；家家户户支起了锅，锅里倒进了沙，沙里炒的是竹钉。

一担担竹钉挑到乡政府，堆积如山。

一只只洋铁桶送来了，里面装的是鞭炮。

王佐领了3个连和700多名赤卫队员，在黄洋界哨口挖好了两道几百米长的工事。

战士们扛来一根根橛木，一块块石头，整齐地堆放在工事前。

一面面红旗插在林子里，翠黛层峦点点红。

二

黄洋界，井冈山北侧的天然屏障，海拔1343米，它座地接天，蜿蜒起伏，雄伟险峻，周围壑谷幽深，令人兴“一览众山小”的喟叹。

袁文才指挥军民在这里布上五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沿黄洋界通向大陇和茅坪的小路，两旁密密麻麻布上竹钉，名为竹钉阵；第二道是竹篱笆防线，起阻敌作用；第三道防线是橛木、滚石；第四道防线是壕沟；第五道防线是石头掩体，即红军的作战阵地。万事俱备，专候不速之客！可巧，8月29日中午，在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营长陈毅安率领下，红三十一团第一营的两个连回到井冈山。增加了生力军，重新调整部署，红三十一团两个连、

三十二团一个连和大小五井的地方武装作为主力守卫黄洋界，对付湘敌的进攻；三十二团第一营和宁冈地方武装，在茅坪一带牵制江西方向来敌；三十二团二营扼守桐木岭，殊砂冲等地，警戒遂川、永新之敌。当天傍晚，保卫黄洋界的武装进入黄洋界阵地，就在工事里宿营。但见云海翻滚、松涛起伏，好不壮观，除袁、王之部，其余红军官兵皆是外乡人，头一回目睹这奇观，感到十分新鲜。虽是盛夏8月，井冈山到了晚上却寒气逼人，雾浸征衣，战士们身上湿漉漉的。陈毅安派人烧起几堆篝火，让战士们围着取暖。不冷了，战士们话也多了。袁文才带队到茅坪去了，王佐、周桂春在黄洋界。王佐对陈毅安说：“陈营长呀，你念过书，有文墨，你说这孔明摆空城计是哪一朝的事？”“三国。”陈毅安回答。王佐不懂，前两天袁文才在会上说“三国孔明”，他一直捉摸不透是哪三个国，眼下陈毅安把它说成是朝代，诓他王南斗哩：“老陈哪，你莫光子骗瞎子。”“没错，三国两晋南北朝，三国是个朝代，是魏、蜀、吴三个称雄割据的国家。孔明是蜀国的丞相，演孔明的《空城计》，我还能唱哩。”陈毅安对王佐说。战士们听说营长能唱戏文，都高兴地围了过来，听他唱。23岁的陈毅安是湖南湘阴县东门外界头铺人，毕业于湖南省甲种工业机械科，1924年入共产党，被派到湖北汉阳兵工厂工作。后又进黄埔军校，参加秋收暴动时任连长，现在是红军营长。他从小爱看戏，看过便能唱。王佐摇着陈毅安的手：“我这就爱听个戏文小曲儿，你把那空城计唱来听听呀。”“空城计？”陈毅安有板有眼道，“眼下我们摆的是空山计，俺老陈斗胆，把那诸葛孔明的段子改上一改吧。”呼呼的山风似在为陈毅安伴奏，满天的星斗在为他捧场，陈毅安用石头代京鼓在地上击了击，亮起嗓门儿唱起了他改编的一段西皮流水：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
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
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
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
二来是，二十八团离了永新。
你既得宁冈茅坪多侥幸，
为何又要侵占我的五井？
你莫左思右想心不定，
你既来就该把山进，
为何山下扎大营？
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救兵，
你来、来、来！我准备着枪弹石头——石头枪弹，
犒赏你的三军，
你来、来、来！
请你到井冈山上领教革命……

“好！”王佐乐得腰子发酸。战士们一片喝彩声响入云霄。黄洋界紧张的战斗气氛中融进了欢乐与笑声……30日一早，湘敌吴尚部的3个团开始向黄洋界进犯。先遣营长陈金堂是个刁钻古怪的家伙，在“进剿”中立过功，昨天下午，他将人马屯在源头村。他说这在兵书上叫“引而不发”，自以为“引而不发”可以造成山上红军的判断失误，首先从精神上压住对方。在源

头村，陈金堂从全营兵士中抽人拼凑了一个敢死队，能进敢死队的大都是些地痞光棍，他派人弄来酒肉。给敢死队鼓劲。次日一早，敢死队领头开拔。前卫营由陈金堂指挥，朝黄洋界而来。开始是拾级而上，没一会儿便无路了。敢死队走在头里，少顷，脚下又有了一条伐木小径，那小径一忽而伸进雾气缭绕的深谷，一忽而插入阴气森森的峭壁，稍有闪失，便会葬身深谷。敢死队毕竟是敢死队，齐刷刷爬过了一段天险，这给后面的兵士壮了胆。陈金堂很是自得，心想，只要爬到上头的那个坳口，攻山便稳操胜券了。但，当全营 300 多号人都过了这段曲径之后，路伸进了一片较为平缓的坡地，从上往下看，队伍已成之字形。陈金堂部署敢死队冲上去，用火力强占山头。许是昨夜的酒肉发挥了作用，敢死队队员们居然壮着胆子朝坡上拱了。“好！”陈金堂以为得计了。殊不知，敢死队已进入红军设下的第一道防线——竹钉阵。突然，一片“隆隆”之声大作，来自峰顶的几段樗木顺着山势从天而落。“娘呀——”敢死队队员们惊呼。呼声未落，樗木从敢死队员身上砸过，但见一个个东倒西歪，之字形队形大乱，敢死队纷纷躲进路两边的茅草林子，此时恭候他们的是遍岭的竹钉，竹钉刺穿了不少队员的脚板。又是一片呜呼哀哉的呼叫，敢死队全部报销。陈金堂闪身躲在一块天然奇石之后，他打了许多次仗，却头一回碰到红军的这种阵势。过了一会儿，山上没了动静。陈金堂出来清点人马，死伤 20 余人。他硬着头皮，指挥部下又往上爬，几个连长被他下死命令派在前头督阵。其时，敌团长牛约率大队人马开到了黄洋界下，陈金堂派人将失利情况向团长作了报告。牛约道：“几根木头、竹钉就把你们吓成这样？这正说明红军空虚，才玩这儿戏，死点人不要紧，山头一定要占领！”说罢牛约也指挥主力快速朝山顶运动。山顶上。刚才那几段樗木是王佐亲手放的，先吓吓敌人，投石问路，摸摸敌人的战斗力，然后按兵不动，诱敌人朝山上投入更多兵力，以便聚歼。莫看王佐粗，他粗中有细哩！

陈毅安已下令赤卫队员们准备香火、鞭炮、洋铁桶，一些妇女已握着卷好旗子的竹竿，严阵待命。

这时，周桂春告诉陈毅安：“军械处的炮还没修好。”陈毅安道：“没修好也拉上来，我有法子。”原来，二十八团不久前坏了一门炮，送到军械处修理，陈毅安在这方面是行家，他因忙来不及修，便让其他师傅先动手修。此刻，陈毅安下令把坏炮推到阵地上，自有他的打算。

陈金堂的前卫营已顺利进到半山中的腰子坑，后头的部队也黑压压地上来了。他不禁露出满口黄牙笑了。

“砰——”突然，枪声大作。

原来，此地已守候着红军的一个排，赖毅排长和红军战士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准确射击。

敌人被打乱了，有的跑到路旁乱草中，不少人被竹钉扎着了脚，聪明的再不敢往草里跑，便顺坡往下溜滚。

后面的主力见势不妙，也纷纷撤退。

山顶上，陈毅安看见敌人的第一次冲锋被打退了，很高兴，摘下帽子在扇凉。王佐抹着汗珠子道：“老陈，唱呀，唱空山计呀！”

陈毅安真咯唱了起来：

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
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

山下。

牛约动怒，指着几个营、连长骂：“不就是袁文才、王佐几个土匪么，不就是几枝破枪么，瞧你们这份出息！你们听着，下午5点钟以前，一定给我拿下黄洋界，不然我毙了你们！”敌人的又一次冲锋开始了。他们学乖了，队伍拉开，单兵距离增大，而且边走边朝上放枪。潜伏于半山腰的赤卫队员用鸟铳、石头向敌人开战。敌人伤亡增大，又一次退兵。过了两个小时，填饱了肚子的敌人发动了第三次冲锋，还是没有得逞。牛约急得直抓头皮，拿不下井冈山，那是天大的笑话哟。这时，一个连长手里拎着一只洋铁桶，兴冲冲地跑来请功，他说洋铁桶是从山上掉下来的。牛约恍然大悟：“我操他娘，原来红军没有机枪，他们在铁桶里放鞭炮吓我们！”他又气壮如牛了，组织了更大规模的冲锋。这时，牛约的怀表指着下午4时。牛约采用新的攻法，机枪开路，打过一阵后，人再上。打一阵，前进一阵。这打法果然奏效，一个钟头后，他们已上到黄洋界的三分之二处。牛约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黄洋界上，众志成城，森严壁垒。陈毅安正在抢修那门刚推上来的炮，王佐问他能否尽快修好，他说：“修好很难说，但打个一发二发炮弹，可能没问题。”王佐道：“能打一发也好。炮一响，敌人会以为我们的主力回来了。”陈毅安累得满头大汗，一只手被炮栓卡得流血也没工夫包扎……敌人，黑压压的一片，已经进入缓冲地带。陈金堂以为胜利唾手可得，率先喊杀，敌兵们都跟着喊，顿时，“杀”声大作。山上，王佐下令：打！樵木、石头纷纷砸下。一枝枝步枪弹无虚发，敌人的阵势被打乱了。督阵的牛约为下级打气：“莫怕，莫怕，只有袁文才、王佐的土匪队，经不得打的。”牛约话音未落，当空突然响起一声闷雷，“轰隆！”把黄洋界震得直晃。“团长，红军打炮了！”敌兵惊呼。牛约已判断出确是炮声。但见黄洋界的丛林里红旗摇动，似有大队人马运动。“哦，朱、毛的主力回来了！”牛约似乎明白过来。他早闻朱、毛的厉害，而今朱、毛占住了有利地势，硬冲不是以卵击石么？他痛苦地发出了撤退的命令。黄洋界上红旗招展，杀声起伏，不尽石雨、樵木摇落九天。陈毅安笑了，那门坏炮在关键时刻发射出了一枚炮弹，当他装第二发炮弹时，却打不出了。王佐也笑眯了眼：“响了一下就可以了，敌人已经退了。”牛约收拾人马溃逃。经过宁冈时，被当地的农民武装打了一下，不敢恋战，一气退回酃县。赣敌王均部一个团，本来也打算进攻黄洋界，闻湘敌已逃；不敢贸然进攻，连夜后撤。几天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主力返口井冈山，在途中就得悉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喜讯，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一首《西江月·井冈山》。此后不久，毛泽东在《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里，高度评价了黄洋界保卫战，说：“保存了我们最后根据地，且使敌胆为寒，不敢轻视共军，为边界名战之一。”60年代，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千里来寻故地”，特意在黄洋界下车寻访。他要汪东兴为他找到当年打仗的工事。汪东兴找到了。他深情地领着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和陪同人员走到工事边，充满深情地说：“38年了，38年哟！”他还走到一块大石碑前，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石碑上刻着《西江月·井冈山》。毛泽东轻声念起了自己38年前的旧作：

山下旌旗在望，
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
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
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
报道敌军宵遁。

第二十五章

“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红四军三战三捷，根据地重振雄风

毛泽东在八角楼著雄文，回答“红旗到底打多久”

迟到的6月来信，中央首肯井冈山，前委恢复，毛泽东任前委书记

—

1928年9月8日。迎返大队的毛泽东回来了，他率领告别了“八月失败”的红军主力，踏上了边界的红土地——黄坳。经过了一个多月来的坎坷转折，红军官兵们还是觉得，“十好百好，不如根据地好”，“金窝银窝，不如根据地这个窝”。眼下，官兵们最大的心愿是饱饱地吃上一顿饭，美美地睡上它3天。但是，敌人不让他们安稳地休息，哪怕是一天半天。红军大队开进黄坳不到半个时辰，就传来敌情：赣南敌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组织5个营的兵力，向边界开来。情报是赣南的同志送过来的，他说：袁崇全投降刘士毅后，刘士毅请他喝酒，委任他为营长，并让他在赣州城花天酒地，赌钱、玩儿婊子，痛快了3天，尔后要他带队‘进剿’朱、毛红军。袁崇全急于要向主子邀功争宠，他拍着胸脯对刘士毅道：“上回我干掉了王尔琢，这回我要提朱德的头来见你……”情况紧急，毛泽东、朱德立即召开军事会议，排以上干部都参加了会，毛泽东说：“本来，我们在黄坳吃过饭就要开到茅坪去歇上几天，现在要改变计划啰，敌人要朱德的头，我们怎么办呀？”新任团长林彪道：“这一仗是打定啰，他们要朱德的头，我们要他的头。”陈毅也说：“袁崇全这小子来了也好，他这回是送肉上砧板，自找！”毛泽东、朱德决定：吃过饭后，红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三营立即出发，去遂川方向迎敌。这个会只开了不到10分钟。一散会，干部们就分头准备去炊事员为毛泽东、朱德和陈毅几个军委干部送来饭菜。毛泽东说，肚子早提意见了。上前掀开竹篓，一眼就看见了一盆红烧肉，脸一沉，道：“我早就宣布过，官兵一致，干部不能特殊。”炊事员老郭笑道：“这是红烧野猪肉，官兵都有份。”毛泽东这才转怒为喜：“这可以，呃，哪来的野猪肉呀？”炊事员回答是红三十一团三营在行军路上打的野猪，三营没有独吞，给二十八团送去了三分之二。毛泽东满意地点着头，侧过脸对朱德说：“我看三十一团三营不错，杜修经上来闹了这么一家伙，走了不少人，就三十一团三营没走人，他们平时政治思想工作抓得紧，官兵们纪律观念强。”陈毅赞同道：“是啊，要号召各团向三十一团三营学习。”炊事员老郭道：“可我听说，清点人数时，三十一团三营硬是少了一个担架兵。”朱德道：“可能是牺牲了吧？”话音未落，三十一团三营营长伍中豪端着饭碗走来，喜滋滋地道：“哦，那个担架兵没有跑，早归队了。”“这就好！”毛泽东很高兴，“你们这个营过得硬。”原来，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去桂东迎返大队时，三营在桂东战斗中打散了，第二天才把失散人员集合好。清点人数时，发现只少了一个担架兵。这个担架兵找不到队伍，便风餐露宿，茹苦含辛，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回到了根据地。朱德道，“老伍，吃完饭，你把那个兵带来给我们看看。”“好！”伍中豪端着碗回去了。几分钟后，伍中豪领着担架兵李满意来见毛泽东、朱德和陈毅。朱德宣布紧急集合。队伍集合好，朱德对全体官兵道：“同志们，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小战士叫李满意，今年16岁，打桂东时他失散了，但他一没有投敌，二没有回家，三没有去谋生财之道。他吃尽了苦头回到了根据地，大家想想，他为什么这么做？”陈毅把李满意请到队伍前面，让大

家看看，李满意不好意思。“这有么子不好意思的。”毛泽东拉着李满息的手走到队伍前头，然后带头鼓掌。官兵们跟着鼓掌。毛泽东讲道：“同志们，烈火见真金。这次八月失败是烈火，它告诉我们什么是金子，什么是石头？我希望红军队伍里有更多的李满息。我们就要出发了，这回同我们交手的是赣敌刘士毅，大家有没有信心打好这一仗呀？”“有！”官兵们异口同声，气冲斗牛。遂川，以其重要地理位置，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成为根据地与敌交手的战场。这块土地仿佛对红军情有独钟。城外那个名叫天子地的高地，迎来了朱、毛的红二十八团和红三十一团三营。赣敌满以为可以通过遂川，长驱直入根据地的门户——黄坳，没料红军神速赶来，星夜兼程经大汾、草林直插遂川，在那里堵住了他们。袁崇全自恃在红军里呆过，对朱、毛的部署了如指掌，甚至口吐狂言，“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一巧妙的方法消灭共军，“割下朱德的头回赣州见刘士毅”。七算八算，不如朱、毛会算。袁某了解朱、毛，朱、毛当然更熟悉袁某。一到遂川郊外，毛泽东就留一个连原地埋锅造饭，而主力则隐进另一小路，打了个圈，出现在敌人背后。当敌人明白过来时，红军已吹起冲锋号，向敌发动了凌厉攻势。接着，天子地的红军从横向杀出，把敌夹在中间。袁崇全自恃在红二十八团当过营长，以为自己深谙红军战术，他不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道理，这就应了那句俗话——“圣人门前卖三字经。”以小慧凌大智，袁崇全想在朱、毛面前逞能。袁崇全此时脑子一片空白，只剩下求生欲望，他领了几个兵想从一条小路逃命。偏偏这时冲上来一个班的红军，此班的班长就是两个小时后才被任命的那个担架兵李满息。李满息大喊缴枪不杀，袁崇全反身朝李满息开枪。李满息和战士们举枪还击，袁崇全中弹倒下，但一息尚存。陈毅追上来，认出了倒地的袁崇全，一把将其揪起。袁崇全死鱼般的目光盯着陈毅，脖子一歪，咽了气。陈毅将其往地上一掷：“无耻叛徒，死有余辜！”陈毅仰面苍天，沉默良久，他是在缅怀心祭，告慰九泉之下的王尔琢……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战绩喜人：缴获枪枝 250 枝，俘敌营长 1 人，毙敌营长 1 人，俘连、排长各 1 人，士兵 200 余人，打死敌军甚多。遂川城又解放了。红四军与遂川县委一道，分四路向备乡开展群众工作，筹办部队给养，东路的还推进到万安，同万安县委再次取得联系。不久，当部队返井冈山时，80 个万安农民上井冈山，罗塘的康克清亦在其中……9 月 26 日，红四军主力回井冈山，获悉侵入新城的赣军第五师第四旅第二十七团和靖卫团 200 余人偷袭茅坪，朱、毛立即作出迎战部署，朱德率 6 个营到离茅坪 4 里的垅头拢设伏，当周浑元部进入伏击圈时，红军居高临下发起猛攻，一举歼敌一个营。10 月上旬，红四军获悉赣军第七师李文彬旅从遂川绕道泰和、永新进犯宁冈，在遂川只留下了战斗力较弱的第十五旅。朱德、毛泽东决定：红二十八团和三十二团守宁冈、井冈山。三十一团和二十八团二、三营攻打遂川，敌十五旅大败而逃……三战三捷，大部分失地收复。这时，边界红色区域拥有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形成南北狭长的整块，莲花上西区、永新天龙山和万年山区，和整块不甚相属，割据地区面积近 4000 平方公里，人口达 30 万。井冈山根据地，从“八月失败”中崛起，发展，壮大。国民党反动派为之震惊，他们的一次又一次“进剿”都以失败而告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哀叹：“朱德、毛泽东啸集匪众数万、枪达 6000，盘踞江西宁冈，并在井冈山设立军事学校，力图扰乱”，“近 3 个月来，经两省军队先后会剿两次，均无效果。”“虽湘赣粤鄂四省经过长时间的兜剿，亦均不能攻破。”毛泽东用他

的实践纠正了“八月失败”，红军主力从湘南回到了根据地，

二

9月的“三战三捷”使边界又一次扬眉吐气。“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边界除了对付来自国民党反动派的“进剿”，似乎没有后顾之忧了。

否。

恰恰就在这时，党内出现了一股十分有害的情绪，部分同志被暂时的挫折所迷惑，对前途悲观失望，对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表示怀疑，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地方中的党员干部有些疑问，军队中的干部也有此疑问。使毛泽东感到意外的，连红二十八团团长林彪也持此观点。林彪上山后，为毛泽东所赏识，毛泽东视他为难得的人才，懂军事，能打仗。林彪的悲观情绪，引起了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使毛泽东意识到，眼下最要紧的不是责怪这位团长，而是就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否则，这种思潮会蔓延，会让更多的干部染上，红军们惨淡经营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林彪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宽容。也许正因为宽容，才使林彪在几个月后出现的朱、毛红军内的争论愈演愈烈时，竟于1929年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又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毛泽东于1930年1月专门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封信后来收进了“毛选”，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中共中央开始编辑“毛选”计划收入此信时，林彪请求毛泽东“为不引起误会，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泽东宽容大度，同意了林彪的请求。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惟有毛泽东能作出这样的回答，能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天下交一份合格的答卷。毛泽东的面前出现了风云翻卷、惊涛骇浪，他的思绪从湘江飞向万山，飞向秋收暴动的沙场，飞向湘赣边界，停落在井冈山这块滚烫的热土上。这位从湖南的一个小山村走出来的中国政坛巨子、旷世奇才，对中国的事了解得那么透，那么独具慧眼，他曾对拿破仑、彼得大帝、卢梭、孟德斯鸠、林肯等人赞赏不已。他说过，“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艰苦8年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毛泽东从自己的革命实践中积淀出了真谛。八角楼，被诗人喻作井冈山时期的中南海，那盏已超出本身意义无数倍的清油灯亦成了毛泽东的象征。”《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决议案》（收进“毛选”时题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在这盏油灯下诞生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在决议案里从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入手，阐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原因，提出了坚持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政策，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他豪迈地说，“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他说：“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全国革命形势是向前发展的，则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不但没有疑义，而且必然地要作为取得全国政权的许多力量中间的一个力量。”他坚信：“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毛泽东从井冈山看到了全中国。难怪他和红军战士挑粮上井冈，在黄洋界的黄檗树下休息时间一个战士：“小同志，你站在这里，能看到什么地方？”那个战士回答：“能看到江西和湖南。”毛泽东说：“站得高才

能看得远，干革命就是要站高望远，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1928年10月14日至16日，边界党的“二大”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召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以《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形式予以通过。决议案的历史责任及功绩是：它是武装边界党的思想武器。“二大”选举产生了由19人组成的第二届特委。朱德、陈毅、龙超清、朱昌偕、刘天干、圆盘珠、谭思聪、谭兵、李却非、朱亦岳、袁文才、王佐农、毛泽东、宛希先、王佐、杨开明、何挺颖、谭震林、陈正人为特委委员。杨开明因于8月患病未愈，特委书记仍由谭震林代理，陈正人为副书记。11月，杨开明病无好转，谭震林转为正式书记。

三

1981年7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主要代表”。1928年6月，中央收到由江西省委转递的毛泽东5月2日信件后，于6月4日向井冈山根据地党组织发出了指示信。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井冈山党组织下指示。遗憾的是，由于交通极其不便利，这封复写了4份（2份由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各转边界一份，2份由湖南省委、江西省委各自存档）的中央6月来信，直到10月底才转到一度担任过秘密交通员的谢梅姣手里，谢梅姣历尽辛劳，于11月2日将指示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中央来信道：“数月来你们转战数千里与反动势力奋斗，中央对于你们这种刻苦的劳顿的生活中而能努力不懈地工作甚为欣慰……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

中央来信指出了自“八七”会议以来党内表现出来的各种主要错误，对于革命性质的误解，有盲动主义，有单纯的军事行动等等，然后，中央对湘赣边界所处的重要地位强调指出：“你们所占领的地域是江西的永新、宁冈、遂川，然而你们的地位仍然处在三省暴动布置的中心地位，因此你们在三省暴动的前途上所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同时也指出了边界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

鉴于边界的重要地位及存在的问题，中央对井冈山根据地今后的任务作了重要部署：“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

为实现上述任务，中央要求边界“注意当地的深入”、“彻底的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由乡苏维埃重新分配”、“建立苏维埃政权”、“以群众为主力，红军为助力，发动四周的群众”、“注意向四周扩张”，即向赣西、赣南方向发展。

既做好当地工作，又做好发动四周群众的工作，这就是井冈山根据地党组织的总方针。

中央来信认为“有前敌委员会之必要”，指定由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工人代表、农民代表等5人组成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对于前委管辖范围，中央指出：“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对于前委和湘、赣两省委的关系，中央指出：“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

毛泽东阅信后心情无比激动，在他的记忆中，自秋收暴动以来，中央对

他的一次次指示，几乎都是一次次粗暴地指责，一次次无情地发难。他尚不知中央已在莫斯科召开了党的“六大”，改选后的新中央对边界斗争的重视有了很大的进步。他感到中央的6月来信虽然迟到了几个月，但对边界的发展仍有不可估量的指导意义，虽然他对信中主张废除党代表制与游击区过宽持有异议，总的精神他举双手赞成。贺子珍难得见到毛泽东这样高兴过，午饭给他加了一盘炒田螺，备了一点薄水酒。“快，把朱德、陈毅请来。”毛泽东道。朱德、陈毅正在对面的红军医院看望伤员，闻毛泽东有请，很快就赶到了。毛泽东满斟了三杯水酒，道：“人逢喜事精神爽，我们先把这杯喝了！”谭震林有事找毛泽东，说：“哟，就你们三个喝酒，把我忘了？”“来！”贺子珍添上一只碗，筛了酒。“你这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毛泽东道，“我们难得喝上一杯，干呀！”4个人干了杯。谭震林问有什么好事？毛泽东把中央6月来信的内容说了一遍，朱德、陈毅、谭震林都同声说好。毛泽东说：“特委马上开个会，传达中央来信，讨论我们今后要做的工作。”“要得，”朱德道，“把在遂川开展群众工作的队伍立刻调回来。”毛泽东同意。11月6日。边界特委会召开。毛泽东、朱德、陈毅、何挺颖、何长工、袁文才、王佐、谭震林、邓乾元、李却非、陈正人、王佐农、杨开明等30余人出席。毛泽东宣读了中央6月来信，众人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喜悦的心情，认为中央来信除废除党代表制与游击区域过宽之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会上，重新组织了曾被湖南省委取消的前敌委员会，成员有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工人代表）、毛科文（农民代表）5人，毛泽东任书记。会后，毛泽东指示把中央6月来信下发到军队、地方党组织，学习贯彻。八角楼的油灯又是彻夜亮着。毛泽东代表前委给中央写报告，答复中央的6月来信，报告写得很长，边界一年多来的历程、一年多来的感受以及他的思考，都浓缩进了这个报告。他不是用笔在写，而是用自己的心在写，他在报告中饱含激情地说：“……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始终认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创造与扩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确的。”毛泽东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对小块红色政权存在的客观条件和依据：一、有很好的群众；二、有很好的党；三、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有便于作战的地势；五、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毛泽东在报告中，论述了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优越性：第一，有经营了一年多的群众基础。第二，党的组织有相当的基础。第三，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富有斗争经验的地方武装，这是十分难得的；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加上红军第四军的力量，是任凭什么敌人也不能消灭的。第四，有很好的军事根据地——井冈山，地方武装的根据地则各县都有。第五，影响两省，且能影响两省的下游，比较湘南赣南等处只影响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义大不相同。这是毛泽东从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红色理论。它具有中国特色，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重要发展。这个报告后来以《井冈山的斗争》为题，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个飞跃。

第二十六章

革命的诱惑：毕占云、张威起义

彭德怀平江起义后艰难转战；何长工奉命按应红五军

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合，庆祝大会上主席台塌了。朱德说：“刚才台垮了，但是我们又搭起来了，无产阶级的台是垮不了的。”

—

革命，同样具有强烈的诱惑力。

被红四军俘虏过的国民党兵，有的回到了原来的队伍。驻湘国民党第八军第三师阎仲儒部，有个外号叫九麻子的兵，被红二十八团俘虏。红军对九麻子不打不骂，给饭吃，给衣穿，还发给两块大洋。九麻子被感化了，向陈毅要求当红军。

陈毅同九麻子谈开了。从九麻子嘴里，他得知过去的一个朋友毕占云现在在九麻子的长官，在阎仲儒部下当营长。陈毅灵机一动，对九麻子说：“光你一个人当红军力量不大，我写一封信，你带去给毕占云，让他把126个弟兄都带来当红军。”“好！”九麻子高兴极了，带了陈毅的信，回到部队。毕占云25岁，四川省广安县人，是个穷苦农民的后代。为寻找生路，他几年前外出当兵，1927年在湘军任营长，参加了北伐战争，与陈毅、朱德有过交往。1928年在阎仲儒手下当营长。奉命开到湖南后，毕占云心情十分苦闷，他不满足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统治，一心想寻觅新的出路。朱、毛井冈山会师，对他是个很大触动。但苦于不知朱、毛的具体情况，不敢贸然行动。九麻子带回了陈毅的信，毕占云欣喜万状，又从九麻子嘴里得知红军的实情，决心弃旧图新，重新投奔革命。毕占云领着手下126名弟兄，于10月26日在桂东举行起义，受编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特务营，任营长。接着，驻守在樟树的滇军连长张威在袁州（宜春）发动起义。张威参加过北伐，对革命怀有深厚感情，他不甘自己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工具，带领100多人投奔莲花独立团，任营长。到了11月，调宁冈新城参加红四军冬训，编入红四军军部独立营，任营长。毕占云、张威兵变，对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沉重打击。阎仲儒气得三天没起床，说要扒了毕占云的皮……井冈山，犹如一盏明灯，在黑沉沉的夜幕中放射出异彩。井冈山，似声声春雷，撼动了南方，发出了巨大的呐喊。心向井冈，心向朱、毛，条条江河来汇合。11月底，喜讯传井冈：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番号红五军）已向井冈山靠拢。“好！”毛泽东激情难捺。两个多月前，湖南省委告之“平江独立第五师兵变”，要求毛泽东无条件地立即进攻平、安，向湘东发展。毛泽东拒不执行，而去湘南迎返朱德、陈毅。这些天来，他一直十分关注彭德怀的情况。“子珍呀，你快去请朱军长来。”毛泽东道。“不请自到，我来了。”朱德出现在门口。贺子珍道：“哟，说曹操，曹操就到。”毛泽东喜不自胜：“红五军要上山了，你说好不好？”“好！”朱德激动他说，“革命势力越来越壮大了。”毛泽东问：“你说派谁去迎五军上山？”朱德不假思索道：“当然是何长工，他有经验，迎朱军长是他，迎彭军长当然还是他。”毛泽东笑了：“我们不谋而合哟！”贺子珍把何长工请来。毛泽东、朱德郑重地把接应彭德怀的任务交给了他。何长工愉快受命，提出让毕占云的独立营相随，以防路上遇到敌人，确保红五军顺利到达边界。毛泽东道：“这个依你，毕占云也是个办事干练的人，有你们俩在一块儿，我和朱军长就放心了。”何长工即去做准备工作。毕占云当上红军特务营营长以来，头一回接受毛泽东交给的任务，激

动的情绪溢于言表，他对部下说：“弟兄们，毛委员、朱军长是看得起我们，大家可得干好这件事呀。”队伍连夜朝莲花方向进发……7月21日，湖南平江县平地一声惊雷，将平江城震得山摇地动，彭德怀起义了！早在3月，平江县的工农革命风起云涌，10万农民分路攻打县城，因后援不继，未能克城。湖南省府主席何键赶紧调周磐独立第五师进驻平江。该师第一团团长正是彭德怀。彭德怀是湘潭县人，原名叫德华，号石穿，幼年丧母，家境贫困，放过牛，做过苦工。17岁那年，他同另一人发起农民暴动，吃大户，分积谷，后来投入湘军，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1928年3月当团长，驻防南县。其时，他听说湖北一农民暴动首领段德昌负伤，秘密将其接到军中治疗。段德昌是我党地下负责人，于4月介绍彭德怀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南华安特委把党员邓萍派到彭部当书记官。不久，李光又由党组织派来当交通员，公开身份为彭德怀的勤务兵。3人成立了党支部，并在军中吸收了师随营学校副校长黄公略、教育长贺国中、大队长黄纯一、连长李灿为共产党员。党支部决定凡党内接头均由邓萍负责，不找彭德怀，彭德怀直接与特委单线联系。敌独立五师由师长周磐和三十五独立旅阎仲儒率领，进平江的目的是“剿匪清乡”，镇压革命。周磐召集军中高级军官拟订了一个“清剿”计划，准备将共产党游击队一网打尽。彭德怀设法通过毛宗武，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平江县委，避免了一次巨大的损失。彭德怀对他的部下说，现在很重要是保存实力，不要同游击队正面作战，更不能对老百姓烧杀抢掠，各营都要做到这两点。他的部下出动“清剿”，都是朝天放枪。他还授意李灿，如遇上游击队，走时可把一些子弹、手榴弹扔在无人处，送给游击队。进驻平江两个多月了，彭德怀急欲要同上级党取得联系，请示下一步行动。这一天终于来了。邓萍说：“彭团长，有一个人自称同你是‘莫逆之交’，想要见你。”“莫逆之交”是接头暗号，彭德怀大喜，知道上级派人来了，即带上李光，骑马赶到南县，在一个私人诊所同“莫逆之交”接上了头。来人是湖南省委交通员。彭德怀欣喜万状，问省委有什么指示？交通员道：“省委认为，平江是湘东北的中心，对湘、鄂、赣三省总暴动有重要意义。现在平江只有独立五师，你们应尽快作好起义的一切准备，省委即会派人来与你们接头。”回到军中，彭德怀召集邓萍、李光、李灿等5名中共党员周密地部署起义前的准备工作，决定将几个心怀叵测的连、排长换掉，以控制住全团兵权，并对士兵进行必要的教育。部署完毕，即投入行动。彭德怀利用同副师长李仲任的私交，把黄纯一从随营学校调出接任九连连长。同时，取消军官小灶，实现官兵一致，以取得士兵的支持。他还想出了一个饭前喊口号的点子，让李灿拟好一些一问一答式的问题，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这一天，黄纯一发现清乡队从长寿街抓了30个共产党员和群众，准备全部杀掉。黄纯一带领九连到现场制止。清乡队长愤而找到彭德怀告状，道：“蒋委员长指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彭德怀反问：“照你这么说，如果这70个人都是赤匪，岂不是要杀掉21万人么？”清乡队长语塞，悻悻离去，再不敢找黄纯一的茬儿。受湖南省委的派遣，滕代远到了平江，指导彭德怀部发动平江起义。24岁的滕代远是湖南麻阳县人，1925年入党，从事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1928年2月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7月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在赴平江的路上，滕代远被特务跟踪，一直到上了去株洲的火车，特务还没被甩脱。他一不做，二不休，佯装上厕所，特务跟了过来，他将特务打死，塞进厕所，然后在一个小站下车，换上另一列火车。到了创阳，王首道派人用轿子把他抬

到平江县城，住进了“一品香”旅店。邓萍在“一品香”与滕代远接上了头，向他介绍了彭德怀起义的准备工作，滕代远大喜，希望立即见到彭德怀。邓萍回到团部，转达了滕代远的意思。彭德怀喜出望外，表示要去“一品香”见滕代远。“不可。”邓萍道，“你是一团之长，到一个小旅馆去，太显眼，不如我去请滕书记过来。”当天夜里，滕代远化装进了团部。彭德怀、李灿、黄纯一等几个党员在团部等待滕代远。滕代远如约到了团部，彭德怀似久旱的禾苗见到了雨露，紧紧拉住滕代远的手说：“你来得正是时候啊！”滕代远对彭德怀和党员们道：“我早就想见到你们，你们为平江起义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起义的成败，关键在士兵，你团应迅速建立士兵会，选出5至7名代表，作为起义骨干，而后找一个突破口，刺激士兵们闹事。”“这好办，”彭德怀说，“我们这里已经一年多没发饷了，士兵们都憋着一肚子气，多次找周磐交涉，没有结果。”“这个突破口好！”滕代远道，“起义的宣言、标语、红袖章，这几天抓紧弄好。”“此事有我。”邓萍自告奋勇，“保证误不了事。”会一开完，滕代远准备离开团部。不料，李仲任来找彭德怀商量军务。彭德怀朝众人使了个眼色，大大咧咧迎到门口，把副师长李仲任迎到屋内，指着滕代远道：“这是我表弟，从老家来的，部下盛情，要陪他去喝几杯。”

滕代远紧密配合，很随和地向李副师长寒暄了一番。

彭德怀佯请李仲任同去赴宴，李说有事，不能奉陪。次日，彭德怀派人李仲任说，师里的军务会他不能参加，因要送表弟回家。

其实，滕代远根本没离开平江。彭德怀放的是烟幕弹，目的是不使李仲任生疑。

正当起义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际，二营营长周清给长沙的周磐发电报，说一团彭德怀图谋不轨，有兵暴之嫌。周清与周磐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又是周磐的耳目。周磐同时又发觉黄公略等是共产党员，向师部下了要捕杀他们的电令。

师部电台主任陈玉成是彭德怀的好友，中共党员，及时地将周磐的电报内容告知彭德怀。

彭德怀即与滕代远商量：“起义事不宜迟，否则周磐要先发制人了。”

滕代远道：“对，起义提前进行，我看就定在7月22日吧。”

彭德怀道：“好，7月22日！”

二

7月22日上午9时左右，李灿紧急集合了一团官兵，700多人全副武装待命。

彭德怀领着20余个警卫人员和李光来到操场，跳上土台子，对官兵们说：“弟兄们，黄公略已在嘉义闹饷暴动了！”

官兵们议论开了，人人都显得很激动。

原来，彭德怀和滕代远在昨天已指示黄公略的二团三营在嘉义先动手，缴了挨户团的枪，枪毙了一批土豪劣绅，然后取道周方、恩溪、钟洞进入平江城，与第一营会师。“弟兄们，黄公略闹得好，大家已经一年多没关饷了，穷得连买纸烟的钱都没有，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当兵的也是人，也要活，我们流血流汗、卖命，为的什么？几天来，我找了好几回上峰和地方政府，一个铜板也没要来，你们说气人不气人？”官兵们听到此处，无不义愤填膺。彭德怀道：“我们只有闹饷了，我支持大家闹。军阀地主、土豪劣绅不是东

西，我们不能替他们卖命了！我们这就到清乡局去，到县政府去，把县太爷和贪官污吏捉起来，放出班房里的犯人，把官府的银钱收过来，大家就有钱发饷了。”“好！”士兵们振臂高呼。700多官兵化作滚滚怒潮，拥向县政府。李灿领着士兵会的骨干们冲在前头，一路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军阀！”县府哨兵用枪口对准人潮，不让进。李灿一个箭步上前，结果了哨兵。县府大门和围墙被推倒了。县长刘作柱见势不妙，躲进了女茅厕，也逃脱不了厄运，终被李灿捉住。省清乡督察员杨鹏翼、警察局长黄夕渡、财政局长向玉霞等俱被生擒。厢房里，正在午睡的县清乡队近百人爬起来武装抵抗，彭德怀下令缴了他们的械。李光率团部特务连，打开了监狱，救出了600多名“犯人”，其中有50名是即将问斩的革命者和群众。获得解救后，大多数“犯人”走进了起义的行列。整个平江城闹翻了，群众拥向街头打探起义情况，当看到县长刘作柱等贪官被五花大绑地押上街头，无不拍手称快。仅仅一个小时，兵变告捷。当晚，天岳书院热闹非凡。党支部召开会议，10名中共党员参加。彭德怀宣布成立红五军，暂设1个师，辖3个团，成立机枪连、迫击炮连、特务连，设立军医处、经理处、电话处、卫生队。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邓萍任参谋长，雷振辉为一团团长，李灿为一团党代表，陈鹏飞为四团团长，黄公略为四团党代表，黄纯一为七团团长，贺国中为七团党代表。会议同时还决定成立五军军委，滕代远任书记。红五军有2500余人，1500余枝枪。“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政权”是五军的政治纲领。平江起义，重新点燃了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革命烈火，浏阳、醴陵、岳阳、通城、通山、崇阳、修水、铜鼓、万载都开展了工农武装斗争，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中共湘鄂赣边区临时特委健全了，滕代远任书记，李宗白任组织部长，王首道、袁国平为负责人。此时，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巩固发展平江起义的成果，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彭德怀说。他派出四团向浏阳推进，七团向湖北通城及通山移动，留下一团守卫平江县城。其时，对平江起义恨之入骨的湖南省府主席鲁涤平，调集刘鏞、朱耀华部等十多个团，对平江实行疯狂围剿。消息传来时，滕代远和邓萍尚在乎江的乡下参加县委会，彭德怀毅然亲率几个连与敌激战，消灭了敌人500余人。敌人疯狂反扑，援兵源源不断开来。彭德怀决定：避其锋芒，主动撤出平江城。8月1日，红五军悄然从平江撤出，取道通城，拟开往修水、铜鼓、万载、宜丰活动，由于敌人的重兵阻拦，遂改道折回平江龙门。龙门，正巧陈鹏飞的第四团扎在那儿，彭德怀狠狠剋了他一通，黄公略忙上前检讨，言说他身为党代表，亦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原来，四团没听彭德怀的调遣，擅自开到社岗迎敌，丢了一个营。不幸中万幸，四团总算会合了主力。其时，滕代远和邓萍也回来了。滕代远道：“敌人以6个团的兵力追剿我们，我们不能滞留于平江，应跳出他的包围圈。”“有理。”彭德怀道，“跳出圈子，主动权就在我手了。”几天后，红五军攻占了修水县城在修水活动了十余天后，湘、鄂、赣特委传来敌情，江西的敌人出动5个团包围修水。彭德怀与滕代远又把队伍带回平江境内，活动于黄金洞一带。其时由于队伍东来西去，与敌交战频繁，部队减员近千人。彭德怀忧心如焚。这天晚上，他与滕代远在一棵树下商议：“部队疲于奔波，没有一个固定立足之地，给养又发生困难，这样绝非长远之计。你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滕代远道：“是啊，有人主张开到鄂南通城，有人主张开到平、浏边界，还有人主张开到澧县去打游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干脆，

我去一趟长沙，让省委定一下我们的去向。”彭德怀道，“你快去快回。”十多天后，滕代远从长沙带回省委指示：五军应保存实力，当避免与敌正面交锋，更不能硬拼，望向萍、安一带发展，派主力与朱、毛四军连成一气。对彷徨中的红五军，这不啻是个天大的喜讯，彭德怀道：“毛泽东高人一筹，早就看到这一点，才保住了秋收暴动的力量。井冈山是一块理想的休养生息之地，我们去了，算是鱼归大海任嬉游，马逢草原任驰骋了！”黄公略、李灿、贺国中、李光等人也都认为这是最好去向，兵赴井冈山顷刻间就形成了决议。红五军向井冈进军。然而，由于叛徒告密，此计划被敌获悉，当部队行至万载时，突然遭到敌朱耀华部拦截。“打——”官兵们气炸了，他们不能再忍受敌人没完没了地袭击，彭德怀亦心血来潮，主张“打他娘的”，一场激战过后，终因敌众我寡，以失败为结局。红五军又走散了200多人枪，丢失饷银2000余元。出于无奈，红五军又退回修、平。滕代远道：“我们必须整顿一下队伍，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彭德怀同意。整训开始了，首先对混入部队的不纯分子进行审查、清洗，在部队中发展党组织，吸收优秀分子入党，将原来的3个整团整编为5个大队。整训后虽然只剩下500多人，但队伍更纯、更精、更富有战斗力了。这时，红五军收到党中央指示信，中央要红五军打通湘东与赣南的联系，造成整个罗霄山脉割据。9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又率部队出发了。吃一堑，长一智。此番出征，彭德怀竭力隐蔽行动意图，先率部向湖北边境方向佯动。敌人迷迷惑惑，手足无措。五军在修水的渣津突然向该地的民团发动袭击，缴枪百余枝。带着胜利的喜悦，五军一路发动群众，组织工农武装，扩大部队，遂使500人扩大到2000余人。离开湖北边境，彭德怀又神不知、鬼不觉地领着部队朝江西边界走。一天，部队扎在白沙岭，彭德怀主持军部的会议，研究行动方案。不意，担任第一团团长的雷振辉突然吆喝一声，抽出手枪对准彭德怀。李灿眼疾，飞出一脚，踢掉雷振辉的枪，众人上前，将其绑了。次日一早，红五军召开全体官兵会，彭德怀宣布了雷振辉的反革命罪行。雷振辉自知难逃惩罚，不如来个鱼死网破，他突然冲向彭德怀的警卫员，死命夺其枪，欲枪击彭德怀。怒不可遏的黄云桥开枪击毙了雷振辉。滕代远讲了话：“弟兄们，反革命分子在我们的队伍中是少数人，大部分兄弟都是要革命的。出了个把反革命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革命的决心、前进的决心是动摇不了的。现在我宣布，出发！”到了台庄，红五军与工农游击队合编为3个纵队。黄公略率二纵队在湘鄂赣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平江、修水、铜鼓一带发展，向浏阳、万载一带开辟工作，以巩固和扩大湘鄂边区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率一、三纵队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

三

何长工、毕占云领着红四军特务营星夜兼程，到达了莲花鸢村后，备好了干粮、盐和萝卜干，莲花县委书记朱亦岳前来迎接。何长工向朱亦岳介绍了毕占云，并告知此番的行动是迎接红五军上山。朱亦岳道：“前面的路被堵，有敌人的两个连驻扎。”毕占云道：“不要紧，我来打这群狗娘养的。”特务营旋即由毕占云率领出击。敌靖卫队长杨良善已封住了路口，团丁们在村子里烧杀抢掠。杨良善奉命上峰之命，阻截红五军上井冈山。毕占云部起义后，头一回打仗，士气都很高涨，一到路口不远处，队伍散开，沿两侧隐蔽接近并包抄过来，杨良善正架着二郎腿在屋子里抽大烟，等到外面响起枪声，才知不妙。敌人的火力很猛，朝特务营压过来。毕占云猫着腰，领了几个人

从左方杀来，打掉了敌架设在高地的机关枪。与此同时，特务营跃出土坎，杀声震耳，冲向敌群。敌人还想负隅顽抗，杨良善欲反戈一击。毕占云来了个擒贼先擒王，单人独身冲上去，一梭子弹射出，击毙了杨良善。敌人顿时乱了套，一败涂地。何长工和朱亦岳赶上来，都夸毕占云这一仗打得干脆利落。就这样，队伍顺利通过了路口，但向前行了10余里，侦察员传来新的敌情：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占据莲花县城。何长工说：“显而易见，这是赣敌布设的屏障，目的是阻挠红五军与我会合，我们不能与其接触，否则，消耗了实力又暴露了我们会合红五军的意图。老朱，有没有绕过县城的小路？”朱亦岳道：“路倒是有一条，不过很难走。”“只要有路，难不倒红军！”何长工道。他们领着队伍钻进了一个林子，那林子古木参天，谷幽路滑，有好几处断了路。朱亦岳领着大家顺坡势坐滑下去。他们终于绕开了莲花县城，插进九都村，而后朝上沿江进发。老远，出现了穿灰色衣服的人，何长工看得真切，道：“前面有可能是红五军，我们吹号联络吧！”毕占云号吹得好，按捺不住激情，从号兵手里拿过号，吹了一支进行曲。远处，也响起号音，与毕占云的号谱对答。“红五军！”何长工喜出望外。来的果然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何长工撒开腿迎上去，紧紧地握住了彭德怀的手。朱亦岳立即到村子动员群众敲锣打鼓迎接亲人。红五军进了村，莲花县委从老表家买了两头猪宰了，群众送来茶水、洗脸水，慰劳人民子弟兵。滕代远感谢何长工、毕占云和朱亦岳。何长工道：“莫谢我们，要谢毛委员、朱军长，是他们派我们来接五军的。”为了不惊动敌人，部队吃过饭后，立即向井冈山方向转移。12月11日，红五军到达宁冈新城。这是继5月朱、毛会师的又一次会师。新城外的一个大草坪成了会师广场，红五军和红四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以及群众近万人参加会师庆祝大会。广场上红旗飘扬，歌声嘹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滕代远等走上主席台。这时出了一则趣事。主席台是用竹子扎的，比较简陋，领导们一上去就坍了。战士们赶紧上前，七手八脚重新把台子搭好。有人开玩笑道：“哎呀，可不吉利，今天才会师就垮台了！”朱德听后，笑着对大家说：“同志们，不要紧，刚才台垮了，但是我们又搭起来了，无产阶级的台是垮不了的。”“对，我们无产阶级不会垮台！”毛泽东走到前台讲话，“同志们，红五军和红四军的会师，说明我们的革命力量越来越强大了，我们完全有能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有能力将革命红旗插遍全中国！”朱德接着讲话：“我们的革命一定要胜利的，今天我们有红四军、红五军，将来，我们会有几十个军，我们能够彻底打碎敌人的‘围剿’！”彭德怀也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同志们，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永远记住……”是的，他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从这天开始，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献给了人民群众。

第二十七章

蒋介石钦点“剿匪”总指挥，出动3个军21个团“进剿”井冈山 彭德怀说服红五军将士留守井冈山
柏露会议，毛泽东传达中央“六大”决议，念到“对土匪关系”一条，突然结巴了

—

南京国民党政府。总统府里，蒋介石在1929年的新年钟声刚响过，就急切地给何键发了个急电，召他速来南京议事，议题是怎样对付朱、毛。

本来，井冈山一个弹丸之地，他没怎么放在眼中。可是几个月来，这个弹丸之地的“匪潮”愈闹愈烈，影响愈来愈大，使他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潜在威胁。他的军队已向井冈山发动了三次进剿，六七个团的兵力，配备精良的武器，结果呢？井冈山坚如磐石，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合，边界军威日盛。

他骂朱培德，骂鲁涤平，他们统统都是笨蛋，他决定走何键这着棋。

他怎能不起用何键呢？

他曾满怀希望于鲁涤平、朱培德，结果是，井冈山越“剿”越强大。蒋介石任命何键为“会剿”总指挥的决心已下。

何键不辜负委员长的青睐，立即飞赴南京，临危授命。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迅即召集王均、吴尚和金汉鼎三位军长来江西萍乡议事，制定“进剿”方案，决定调集3个军出动21个团的兵力，分成6路向宁冈发动具有摧毁性地进攻。

他成立了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他任总指挥，金汉鼎任副总指挥。

同时，他又四处张贴悬赏令，文曰：凡捉到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袁文才等18个人，赏金1000至3000银洋……

—

井冈山，又面临一场血与火的考验。

由于这次的形势比过去几次严峻，朱、毛决定在宁冈柏露召开一个军事会议。这个会除了就当前的局势商讨对策之外，还将传达中央“六大”文件，这个文件已派谢梅香去取了。

柏露会议的开会通知发到部队连以上单位，与会者们在开会的前一天就赶到柏露。

朱、毛等主要负责同志于会议召开的当天黎明赶往柏露。

毛泽东头一个出发，走了一段路，停下来等后面的同志。马背上的他，像一尊沉思的石雕。

毛泽东不是在欣赏晨景。他在想，敌人屯足了粮草弹药，战争一触即发。这几天，他和朱德、陈毅、彭德怀，几乎在通宵达旦地在研究应敌方案，他赞同陈毅的主张：我们不能老在一个棋谱上走棋，要在“奇”字上做文章、让敌人出乎意料。柏露会议，将敲定他们的部署。一路马蹄，柏露村依稀可辨，后面的朱德和陈毅策马追了上来。“呃，彭德怀呢？”毛泽东问。陈毅道：“奇怪，我以为他跟你一块儿出来的。”朱德道：“天亮前，你们不是还在谈话么？”“是呀，”毛泽东道，“我把留下他守井冈山的意图说了个透，只怕是方言不入圆耳哟！”“不会吧，”朱德说，“彭德怀是个顾大局的人，他应当想得通的。不过话说回来，红五军有股情绪，欲北返者不乏其人，对守山甚至有抵触。”毛泽东不自觉地长叹一声，他是不轻易叹气的。陈毅问：“彭德怀是怎样表的态？”毛泽东说：“当我的面，他当然表示同

意，可我得看得出，他有些勉强。”陈毅表示：“我找德怀谈谈。”朱德摇头：“我看不用，德怀自己有能力解开这个扣子。”毛泽东道：“但愿如此。”

三

毛泽东一番话，在彭德怀心海激起了浪潮。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对毛泽东的意图只是处于朦胧意会的话，现在他一目了然了。毛泽东向他袒露心扉，使他感慨万分，也使他躁动不安。他把几天来的烦恼抛于九霄云外，他的千筋百脉里迸发出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同毛泽东的需要合拍的。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以来，他的红五军先是沉浸在胜利的欢愉之中，很快，官兵们想到了下一步棋。他是红五军军长，当然考虑更多。说心里话，平江起义推迟了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会剿”，现在，湘、赣两省白军主力对井冈山“会剿”，而对湘鄂赣边区进攻的反动力量减弱。红五军已完成了同红四军取得联络的任务，本应迅速北返，以扩大湘鄂赣边区根据地。贺国中、邓萍、李灿、李光、彭包才……他们都是这样主张的，红五军战士们几乎都作好了回师的思想准备。但随着政治形势的日趋严重，彭德怀揣摸出，他们的这个想法同毛泽东的想法是矛盾的。毛泽东不希望他们回去，毛泽东需要他们留守井冈山。也许，彭德怀应当站在毛泽东的角度来研究红五军的去留问题，如果我是老毛，将如何下这盘棋？反复权衡之下，他感到必须置于全局上来考虑五军的问题，这样一想，他感到自己刚才在毛泽东面前的表态对了，他必须这样做，尽管思想上不是全通，但已着眼于全局。一通百通，他心头的躁动与不安，原来的那种沉重感，一古脑化作了烟云。他的步履又轻松了，他必须马上做通下属的工作，让他们的思想向毛泽东靠拢。“德华！”滕代远在喊他，“你同毛委员谈过了？”“嗯。”彭德怀轻松起来。“毛委员怎么说的？”“代远，你揣度得对，莫看你才20来岁，比我这个30岁的人看事看得准，毛泽东的决定正是你估计的那样。”“你同意留守井冈山啦？”“嗯，没有第二个选择啰。”彭德怀搓着巴掌，井冈山天气太冷，“毛这个人，我算是从心里服了他。”“可不，他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候，没有盲从。他有自己的头脑，井冈山根据地可以说是他的杰作，实在不易。”“但是，光是你这个军长和我这个党代表通了还不行。据我所知，我们五军有人想在柏露会上搞小动作。”“谁吃了豹子胆？”彭德怀一愣。“他们要当毛泽东的面，陈述红五军不能留守井冈山的原因，他们想说服毛泽东改变态度，放红五军回到湘鄂赣边界……”“这可不行！”彭德怀双脚一跺，“谁个敢这么干，造反啦！”“李灿就是一个。”当然不止李灿一人，滕代远只点了李灿。彭德怀提脚就走，欲找李灿骂娘。他不能容忍五军的人在柏露会议这种重要的场合向毛泽东发难。红五军前往柏露开会的几个代表，在村头的一间油榨坊歇脚。彭德怀大步流星走进油榨坊。门太低，门框撞着他的脑门也不觉痛，正要骂李灿，但他收住了。榨槽边围着一圈人，人们喊着李光的名字。这是怎么啦？彭德怀凑上前，只见李光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贺国中、邓萍和李灿，有的为李光揉太阳穴，有的朝他脸上喷水。李灿讲：“他是不能服井冈山的水土，军中不少人都患了这种水土不眼的症状。”彭德怀瞥了李灿一眼，不让他说下去。这时，袁文才领来了乡间郎中。刚才，他也在此同五军的人拉话匣子，李光一发病，他就去找郎中。郎中为李光号了脉，说：“没关系，他是一时虚脱。”贺国中说：“李光好几餐没吃东西了。”李灿叹了口气：“吃了没用，他总是拉肚子。”郎中拿出几丸牛屎般的药，给李光服下。李光慢慢睁开了眼。众人这才透过气来，紧张的气氛消失了。郎中

走了。袁文才也想走，彭德怀留住他，请他给大家讲讲井冈山的情况。袁文才道：“你们五军不是就要下山了么？”“谁说的？”彭德怀问。袁文才指身后的李灿等人道：“他们都这么议论的。”彭德怀乜斜了李灿一眼，努力克制着自己。“军长，弟兄们是想下山。”李灿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想闹事么？”彭德怀反问。李灿不服：“我闹什么事？”彭德怀宽大的手掌互相捏着，发出咯咯的声响，那习惯性的动作标志着他内心的不平静。本来，他想通过请袁文才介绍井冈山的情况之后，循循善诱地启发大家转变态度，没料李灿燎起他的心头火。他要动怒了。他两道粗眉挪了挪位置，这是发作的先兆，他发起火来是不管子丑寅卯的，但今日奇怪，他居然强忍住了火气。“坐下，大家都坐下。”彭德怀改变了声调。李灿、贺国中、邓萍都不知道军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同志们，为了顾全革命这个大局，我彭德怀改变主意了。我愿服从前委决定，留守井冈山。你们会奇怪，不用奇怪，以后你们会明白，我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要等以后呢？我现在就想明白。”贺国中道。“老弟，以后的事，就让以后告诉我们吧。”彭德怀道，“我们为啥子搞平江暴动，为啥子上井冈山来？为啥子轰轰烈烈地干了那么多事？为了革命嘛，今天前委在柏露开会，就是定革命的大局。你们若然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当着毛委员的面打出自己的牌来，那是给我彭德怀难堪，丢红五军的脸，我彭德怀把他当狗屎！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这道理你们和我一样清楚，哦，代远同志，你是党代表，你来说几句。”“好！”滕代远把干部们招拢过来，谈自己的看法……

四

四柏露是个小山村，有四五十户人家，除了土豪的一栋青砖屋，其余皆是土屋。平静的村落一反常态，今天熙熙攘攘的到处是人，人声、马声交织出一片热闹。进村的都是接到前委通知的赴会者。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由贺子珍领着走进了一间茅屋。房虽小，却收拾得干净，房主人是个70多岁的老馆子，端来一壶粗茶。毛泽东刚接过热茶，彭德怀就踩着有力的步子来了。“我算是神行太保了，”彭德怀欢愉他说，“我是两脚飞来的。”“你的马呢？”毛泽东问。“马让代远骑了，我到前边村子里打了个转，你们看——”他从衣兜里取出一样东西。朱德接过，抖开一看，是张悬赏令：“哈，头一名是老毛，第三名是陈毅，彭德怀也榜上有名哩。我在第二，捉到或打死这些人，赏大洋3000至10000块。”“又涨价了。”毛泽东诙谐地摸摸自己的脖子，道，“前些日子只值5000，没几天就涨到10000了，看涨，看涨啊！”大家都笑了。贺子珍为众人端出一瓮红薯粥，还有一碟辣椒酱、一碟霉豆腐。毛泽东说：“头一碗给彭德怀。”贺子珍为彭德怀盛上满满一碗红薯粥。彭德怀没接稳，热粥烫在手上，碗差点打掉，但彭德怀硬是端住了。“心急吃不得热粥哟。”毛泽东道。大家又是一阵笑。吃饭时，毛泽东突然想起地问：“子珍哪，你妹子还没回来呀，我们等她取回的文件开会哩。”贺子珍道：“不会耽搁的。”话音未落，就听到毛泽覃的声音：“哟，贺怡班师回朝了。”毛泽覃刚赶到柏露，他是在半路碰到贺怡的。贺怡和谢梅香奉命到吉安地下党取中央“六大”文件。谢梅香去找袁文才，贺怡来把文件交毛泽东，她一进门，银铃般的嗓音，叽叽喳喳的话语，使屋内气氛活跃了不少。“你们怎咯一起落屋呀？”陈毅打趣地问毛泽覃。贺怡道：“说巧也巧，我在路上碰见了毛泽覃。”“嗯，”朱德道，“是好巧。”“干脆——”陈毅道，“我来做个大媒……”“不许你胡说。”贺怡涨红了脸，把用油纸封住的文件塞

在毛泽东手中，一溜烟出了屋子。众人又是一阵笑。毛泽东举着油纸包包：“贺怡是雪中送炭，吃过饭，我们可以如期开会了。”会场设在柏露村的一座旧祠堂内，门口已贴了大红标语：“工农革命万岁！”“誓将革命进行到底！”贺子珍是大会工作人员，字是她写的。与会者正有秩序地进入会场，计有60多人，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龙超清、刘真、刘霄辉、朱昌偕……整个气氛是庄严的，使人感到会议的重要，更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主席台上摆了长条桌，毛泽东、朱德、谭震林等在主席台就坐。朱德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宣布大会开始。毛泽东笑着摆摆手：“还有彭德怀、滕代远同志没上来哩。”他带头鼓掌，欢迎彭、滕到主席台就坐。彭德怀在下面说：“一样，我坐下面一样。”毛泽东道：“你们俩一个是五军军长，一个是党代表，不上来怎么行？今天这台戏，要我们一块儿来唱哩！”众人跟着毛泽东鼓掌。热烈的掌声中，彭德怀、滕代远上了主席台。朱德接着宣布大会议程。毛泽东先讲话并传达中央“六大”文件，他说：“同志们，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今天，我看大家脸色都很好。蒋介石以为他派何键当总指挥，调动3个军21个团可以把我们吓倒，蚍蜉撼树谈何容易？我们若是怕死，就不会到井冈山来，就不会集合在这里开会。“我先给大家传达中共‘六大’文件及决议，这个文件在路上耽搁了许久……”因时间紧，毛泽东还来不及在会前看文件，他逐字逐句往下念。文件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1928.7.8》，第一是“政治决议案”，阐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动力，过去斗争的经验，党的任务；第二是“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阐述了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准备工作，夺取政权的任务，苏维埃与革命委员会，组织红军、指挥员与政治工作人员的成分，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军队的给养与服务，反对反革命的斗争，苏维埃对旧时军队的关系毛泽东的朗朗湖南腔在会场里回响，充满着激情，充满着力量，与会代表们听得很仔细，人人都瞪大眼睛、竖直耳朵，生怕漏掉一个字、一句话。王佐连烟也忘了抽，他有个习惯，大凡开会很容易打瞌睡，可听上头的文件，他便精神十足，他尤其注意文件里的新词，听了便牢牢记住，以便日后好用。袁文才似乎比王佐显得涵养有素，他的指缝间夹着一支烟，一边抽，一边聆听。毛泽东呷了一口茶，继续往下念：“十，‘对土匪的关系’，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毛泽东的心为之一颤，以为自己念错了，前后不连贯，他的目光迅速从刚才的字行上跳过，他没有念错，只有接着念下去：“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对他们的……”毛泽东的声音忽然放慢了，变小了，给听众造成的印象是文件上字迹不清楚。其实，文件上的字十分清楚，这句话连下去便是：“对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哦，毛泽东差点没拍案而起，他的目光在悄然寻觅，不，不用寻觅，袁文才、王佐不就坐在第一排么？你看王佐，眯着两眼听得那么入神。毛泽东的耳边依稀滚动着一串奇怪的声音，面前闪烁着一片光怪陆离的环儿，他的思绪重现了与袁文才、王佐交往的一幕幕情景。眼下，依据中央的决议，他们属于反革命首领了，属于应当“完全歼除”的范畴了……只要把这段文字念完，王佐一定会跳将起来，会拍着胸脯大喊大叫：“老子是革命的，老子把心剖出来你们看！”说不定这老兄真会当着睚眦众目将牛耳尖刀划破胸膛，摘出他那颗滚烫的心脏来示众。袁文才当然也会一怒而起，他或许要拽

住他毛泽东的袖子：“老毛，你可是跟我亲口说过的，你说我也是劳动人民出身，我投身了革命就是革命人了。”毛泽东的眼睛忽然模糊了，湿润了，用中央的这个精神来度量，他毛泽东改造袁、王的做法断然是错了……这或许仅仅是一分钟之内的思绪，可流淌的思绪却经历了千万个时空。毛泽东毅然决定，不念这一段令他心悸并将使全场与会者、尤其是袁文才、王佐心悸的文字，他的目光移向了别的段落。与会者们发现毛泽东念得突然结巴了，前后不连贯，他们感到奇怪。但没人敢在这种场合发问。念完文件，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下午接着开会，研究时局和如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定要坚守，不能轻易放弃，也不能死守，要善于钻敌人的空子。敌人大军围攻井冈山，后方空虚，必然有隙可乘。因此，红军的对策是以一部分红军守山，主力出击，敌人从这边打进来，红军从那边打出去，以此分散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顾此失彼，红军则可以趁机发展新的根据地。毛泽东的这一主张，得到与会者的赞成和拥护。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转移到包围圈外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红五军和红四军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万一山守不住，可以转移到包围圈外，同红四军主力会合。毛泽东说：“红四军到哪里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呢？有人说去湘鄂赣边界，有人说去湘南，有人说去赣南。我的看法是，湘鄂赣边界距大城市较近，在武汉、南昌、长沙之间，北有长江，东有赣江，西有湘江，南有株萍铁路，敌人运动便利，地区狭小，红军没有回旋余地，不宜前去；湘南则敌人强大，群众斗争受挫尚未恢复，交通方便，敌人容易聚集，亦不宜前去。到赣南去最为合适，理由是：一、赣南地区广大，有九连山和武夷山作屏障，红军可以迂回于赣南、闽西、粤北广大山区；二、交通不便，敌人来往聚集困难；三、物产丰富，有足够的经济给养力；四、江西的反动军队多是省外军队，本省只有赣州驻军刘士毅的部队，且多次为红军击败，战斗力不强；五、江西农民受过大革命洗礼，农村党组织力量强，群众容易发动起来；六、赣东北有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军，吉安东固有江西工农红军新编独立第二团，可以互相支援配合。”毛泽东妙语连珠，为与会者绘画出了一幅充满着生机的前景图画，人们为他精辟的论述、独到的见解、博大的胸怀、伟大的胆识及勇气所折服。彭德怀不时地点着头，并不时地与滕代远小声议论，赞扬毛泽东。他还把目光移向会场左角，那里坐着邓萍、贺国中、李灿等红五军的代表。李灿嘟着嘴巴在想心事，还有两个也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过他们都显得很平静。彭德怀亦放了心，晓得他们不敢在这种场合提出异议。毛泽东当然不知道，彭德怀在此之前作了工作，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彭军长，你们红五军这回担当的使命重大哟！”毛泽东回过头对彭德怀说，满怀诚意地征询他的意见。彭德怀做了个手势，表示他没有意见，他本想说上一通，表示红五军的决心，可感到该说的毛泽东都说了，便没占用大家的时间。第一天的会议就这样开完了，明天将接着讨论并进行具体行动部署。吃过晚饭，毛泽东对着清油灯陷入了沉思。贺子珍为他收拾好一个临时办公的地方，门窗破烂不堪，她用毛边纸糊上窗缝，以抵御呼呼入侵的北风。此刻，她已烧好一只火盆，悄悄放在毛泽东脚边。毛泽东只穿了一件夹衣，两条单裤，肩膀上缀着一只大补丁，由于寒冷，他的双脚不停地踏着。有了火盆，双脚被注进了热力，才安静下来。“子珍，”毛泽东侧过头，笑着对贺子珍说，“你去把这几位同志请来，我有事找他们。”边说，边拿起毛笔，刷刷刷刷地在笺纸上写了朱德、谭震林、宋乔生、陈毅几个名字。“明天还得开会，有事

会上说不行么，这些日子你太累了，明天还得开会，今晚早点睡。”贺子珍柔情他说，油灯的光不甚明亮，照在她身上，为她的美丽罩上了一层迷离的色彩。毛泽东望着妻子那对明亮的眼睛，依稀听到了这对眼睛在倾诉着什么。子珍提醒了他，这些天是太忙了，忙得连咳嗽的工夫都没有，他无暇同新婚不久的爱妻亲热一番。“你看什么？”贺子珍娇嗔地问。“看你。”毛泽东说。“我有什么好看的？”“你比以前更漂亮了。”“骗人！”“真咯。”贺子珍忍不住扑向毛泽东的怀抱。毛泽东拥抱着贺子珍，指头轻轻地抚摸着她乌黑的头发：“子珍，跟我，你要准备吃苦，吃很多很多的苦，你情愿么？”“情愿。”“就拿今晚来说，蒋介石没有休息，何键没有休息，我能高枕无忧地休息么？”短短的几句话，使贺子珍悟到了什么，她亲昵地在毛泽东的前额上吻了一下，而后松开毛泽东的双手，从桌上拿起纸条，神气地说：“润之，我完成你交给的任务去！”不一会儿，贺子珍领着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朱昌偕等几个同志回到屋里。毛泽东招呼他们坐下，而后对贺子珍说：“把你的产品搬出来招待客人吧。”贺子珍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只纸盒，盒子上用毛笔写了“喇叭牌”三字，那是贺子珍的笔迹。“我看看是啥子玩意。”陈毅一把抢过纸盒打开。盒内装着纸烟，手工卷的，成喇叭状。“好牌子，好牌子，贺子珍是生产这个牌子的经理啰。”陈毅拿出烟，每人分发一枝，“我这是借花献佛啰！”众人不由大笑。“我这个当家的呀，每晚要抽20根烟，求诸位劝说劝说吧。”贺子珍指着毛泽东说。“乱讲，我昨晚明明只抽了19根嘛。”毛泽东道。众人又笑了。“同志们，今晚我们开个会吧，打扰了大家休息。”毛泽东收敛了笑容。屋里的气氛变得严肃了。毛泽东指着中共“六大”文件说：“上午我传达时，有一小段跳过去了没念，现在念给你们听，‘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念完这一段，毛泽东没有急于表态，他的习惯是先听取大家的意见。“中央这个论断太武断嘛。”陈毅心直口快，头一个放炮，“我们这里的袁文才、王佐过去是绿林，后来参加革命，能说他们还是土匪？能把他们当反革命首领看待？”朱德点着烟，忿然他说：“不能把袁文才、王佐当土匪，他们参加了革命，还加入了共产党，如果把他们当土匪头子，往后谁还敢投身革命！”“这是秀才坐在玻璃屋子里想当然，竟作出这等决议来。”陈毅肚子里存不住话。朱昌偕悄悄拉了拉陈毅的衣角，示意他冷静一些。陈毅不以为然，道：“我这人是竹筒倒豆子，想到啥子就说啥子，老毛，你的意见怎样？”毛泽东徐徐吐出一串烟圈，道：“还有谭震林同志、朱昌偕同志、宋乔生同志，你们的看法呢？”谭震林道：“中央为什么作这个决议，是否符合实际姑且先不论它，但最起码的，我觉得袁文才，王佐同志的情况特殊，不应在这个决议所指的范畴之内。我们应当有我们自己的做法。”朱昌偕接着说：“我有一点，说出来不知对不对。山上和山下都有反映，袁文才和王佐过去一个在山上，一个在山下，他们结拜了老庚，封建色彩很浓厚，他们是一对通山虎，除了毛委员，谁的话也不听。”谭震林点了点头，道：“我也听到有人这样议论，九九归一，我看这是土客籍的矛盾造成的。这些

日子我听到不少流言蜚语，土客籍之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团结十分不利。”朱德点头表示赞成谭震林的活，道：“我红四军主力马上就要转移了，如果把袁文才、王佐都留在山上，对解决这个土客籍的矛盾是不利的……”不等朱德说完，朱昌偕插道：“干脆把他们分开，这样对革命有利，对袁文才、王佐本人也好。”大家一一发言表态，毛泽东掐灭了烟，他的意见考虑成熟了，现在该和盘托出了。他道：“同志们说得有理，中央的这个政策，不适合我们这里，工农革命军当初之所以能在茅坪安家，能在罗霄山脉中段站稳脚跟，能搞成现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局面，同袁文才、王佐的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能过河拆桥。不过，袁文才、王佐缺点也是不少的，尤其是袁文才这个人，脑子复杂一点，为人处事圆滑一点，他们结了生死老庚，加剧了土客籍的矛盾。我看把他们分开也好，让袁文才跟我们走，留下王佐。”朱昌偕脸显喜色，按捺不住地道：“好，毛委员的这个决定十分及时，我拥护。”朱德说：“我们红四军正好缺一个参谋长，就让袁文才来当吧。”陈毅和谭震林都点头称是。“我们想到了一块儿了。”毛泽东道，“袁文才有文化、又打过仗，有勇有谋，是个当参谋长的料。”朱昌偕担心地说：“不过，袁文才未必肯走，他有家有小的，同谢梅香如胶似漆。”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说：“你们不是说他听我的么，我出马找他谈，他许是会听吧？”事情就这样决定了。灯油不多了，灯芯慢慢暗下来，隔壁的贺子珍过来欲添灯油。毛泽东拦住她，道：“走，陪我看谢梅香去，这回她吃了大苦。”贺子珍说，“这么晚了，明天去不行么？”毛泽东说：“我还要同袁文才谈谈，有要紧的事情。”小会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和贺子珍出了门，踏上了一条洒满月色的小路。“哟，下雪了。”贺子珍欢愉地说。“雪，好兆头，好兆头！”毛泽东伸出巴掌，几片雪花落在上面，他把雪花送到唇边，用舌头舔了舔，自语道，“好甜！”纷纷扬扬的雪，静静地下着，为高山和大地铺上了一层银光……

第二十八章

生疑心，袁文才忐忑不安；为大局，毛泽东精心运筹
朱、毛挥泪别井冈，铁流滚滚向赣南

—

毛泽东召开的小会没有让袁文才和王佐参加，这点，袁文才蒙在鼓里。他住在柏露村一个木匠的家里，谢梅香和贺怡送“六大”文件来到柏露后，同袁文才住在一块儿。由于路途地折腾，加上患了风寒，谢梅香一倒下就睡着了。袁文才心烦，闷在屋里想心事。上午，毛泽东在会上传达“六大”文件的反常情况，一直让他费思量。他和王佐对中央文件向来都是拥护的、信任的，因为他们已是党的人了。但，毛泽东为什么念到“对土匪的关系……”这一段时，突然卡壳，这是什么意思？袁文才是个多疑的人。不错，袁文才、王佐先前搞过绿林队伍，也有人叫他们土匪，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现在，中央文件里指的“土匪”是谁？难道也包括袁、王么？他不愿朝下想，也不敢朝下想。他决计去向毛泽东问个究竟。迈开双腿，穿过一个山弯，他找到了毛泽东住的那户人家。“站住！”从林子里闪出哨兵。“是我，”袁文才道，“我找毛委员。”“毛委员在开会，哦，不，毛委员在休息。”哨兵道，“他说过了，谁也不让进。”袁文才疑云顿增，哨兵吞吞吐吐不说实话，其中有何缘由？他感到茫然了。他回到住处。谢梅香醒了，睁开眼睛就问：“选山，传达文件了吧？”袁文才瓮声瓮气地回答：“这是党里头的事，你不用问。”谢梅香发现丈夫气色不对，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没嘛咯！”袁文才倒在床上，把被子蒙住头。“出了嘛咯事，你不能瞒我。”谢梅香逼问。“好吧，实话告诉你，你用生命换来的那个中央文件里，有一处不对味。”“哪一处？”“说到土匪的事……”“土匪？你闲操这份心干吗？文件上不是说你。”“可毛委员念到一半没念了。现在他在开小会，不让我参加，其中必有蹊跷。我和王佐都是绿林中出身的人，难道……”“绿林又怎咯，不也打富济贫么？怎咯同土匪沾得上？”“可朱昌偕在外头放风，说袁、王当过土匪。”“毛委员说过你们是土匪么？”“他没有说。”“是嘛，红军是毛委员当家，他看得起你，你就不用担惊受怕了。”谢梅香的开导，使袁文才心情稍稍有了平复。这时，开完了会的毛泽东同贺子珍前来找袁文才夫妇。毛泽东亲自上门，尤其是这么晚来，是袁文才没有料到的，加上贺子珍同往，这明摆着掺杂着个人的情谊在里头，袁文才不由得激动起来。“真是劳你们二位的大驾。”袁文才翻身下床。“一家人说两家话。今天开了一天的会，本来我早应当来看梅香的，梅香出去这一遭，受了苦，伤重不重呀？”毛泽东走到谢梅香床边。“不重不重，只是擦掉了一点皮。”谢梅香道。“你额上这道血疤不痛吧？”贺子珍心疼地用指头抚着谢梅香的额角。“有你珍珠子的情分，能痛到哪里去？”谢梅香道。袁文才筛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茶，递给毛泽东。“哦，就一个碗，你们二位同饮吧。”贺子珍开心地笑道：“等到革命成功了，一人就有一只碗毛泽东把茶送到贺子珍面前，诙谐地说：“既然才只一个碗，你先喝吧，这叫尊重妇女。”贺子珍也不推让，接过碗就喝。大家都笑了，气氛很是轻松、融洽。袁文才心头蒙上的那一层阴霾消散了很多。毛泽东拉过一张竹椅坐下，道：“文才同志，我今晚一则是看望梅香嫂子，二则是想同你们夫妻俩商量一件事。”谢梅香道：“毛委员，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我和文才都听你的。”毛泽东似笑非笑地说：“我就担心说出来后，梅香你打我的嘴巴子。是这样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前委已定了，

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到很远的地方去，我想把袁文才同志带走。”“这……”谢梅香眉毛颤了颤，一时感到意外。“我能去做什么呢？”袁文才着急地问。“红四军缺一个参谋长，盘算来盘算去，你干这个差事最好。”毛泽东谈得很轻松，“真乃是非君莫属呀！”“毛委员——”袁文才有点冲动，“我在井冈山搞习惯了，我留下作用更大，我……”“这些，我都设身处地考虑过了，你和王佐同志合作得很好，从绿林生活到走上革命道路，你对井冈山这个地方确实有了感情。但是，文才同志，你现在不再是井冈山的马刀队首领，你是红军三十二团团团长，又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做共产党员有两条，一是服从革命的利益和全局，二是服从组织的调遣。”毛泽东耐心地劝说。“……”袁文才脑袋耷拉着。“文才同志，有什么困难当然可以摆出来，征求意见嘛，当然还得让你畅所欲言。”毛泽东没把话说死，留了点余地，好让袁文才有台阶可下。“我有特殊情况。”袁文才脱口而出。“什么特殊情况？”毛泽东关注地问。袁文才想说，“梅香有了身孕”，可他不好意思启齿，堂堂红三十二团团团长，因为妻子有孕便不服从上级调配么，这算哪门子理由？“你问她吧。”袁文才手指着谢梅香，把球朝她踢去。他以为谢梅香会向毛泽东言出真情，不料，谢梅香却说：“这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特殊情况，毛委员，我常会患偏头痛，可这算得什么。上个月王佐打了只野山羊，我喝过羊角汤后好多了。这回隔了半个月没痛了，文才，当着毛委员和子珍妹的面我说上几句，家里的事你不用牵挂，你放心乐意地跟毛委员去吧，我谢梅香决不拖你后腿！”谢梅香一席话堵了袁文才的口，他欲言无词。“等到形势好了，梅香可以下来，你们夫妻又可以在一起嘛。”毛泽东说，“如果文才一时决定不下，可以再考虑两天，我等着你的回音。”“没嘛咯考虑的，就这么定了。”谢梅香态度很坚决。妻子的态度，不由得使袁文才激动起来，他深有感触道：“既然是这样，我还有嘛咯瞻前顾后的。毛委员，我堂堂七尺男儿，若连巾帼也不如，天下人会耻笑的，就这么定吧，我跟你走，不过……”“把话说完嘛。”毛泽东说。“我可是绿林中出身的人，共产党会信得过么？”袁文才没把话说透，他在含蓄地指毛泽东没念完的文件段落。“我早就对你说过，你不应当怀疑我们对你的态度有改变。”毛泽东意识到袁文才的话中含意。“毛委员，我信得过你！”袁文才觉得没有挑明的必要。事情就这么定了，袁文才愿意出任红四军参谋长。翌日，柏露会议接着开。会议决定：为了加强留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留下既熟悉井冈山情况又具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张子清担任红五军参谋长，陈毅安、陈伯钧为红五军参谋；调何长工任中共宁冈县中心县委书记兼红三十二团党代表，宛希先留在特委工作。

柏露会议一结束，与会代表们离开了柏露，分头落实井冈山前委下达的任务……

二

向赣南进军，朱、毛开始新征程。

毛泽东，难分难舍井冈山——

他在雪地里仁立了足足一个时辰了。

呼啸北风犹似歌，一曲一个相思梦。

男儿有泪不轻弹，毛泽东的双眸饱含着晶莹泪光。

他在构思新的词章么？

他在用自己大海般的情感，去囊括这齐天而立的众山么？

别了，井冈山——

两年多以前，他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开到这里，三湾改编、改造袁、王、茅坪安家、三月失败、两军会师、三占永新、八月失败、三战三捷……井冈山留给他的记忆太多了，太强烈了，太铭心刻骨了，其间有过痛苦，有过欢乐，有过彷徨，有过挫折，有过幸福，他在执著地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而今，他又将游刃有余地指挥他的人马迎战蒋介石的第三次“会剿”。他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在罗霄山脉中段所经历的一切，能不使他文思奔涌，写下不朽的诗句么！

不过，他没有急于在眼下写诗，诗潮已被浓缩成一种潜在的冲动，直到30多年以后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千里来寻故地”、重上井冈山时，这种冲动才火山爆发般地化成“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千古绝唱。雪，鹅毛大雪中忽然夹杂了米粒雪，令人赞美的米粒雪哟，个头小，骨头却硬，它欢跳着，敲打着，很有一种不畏强暴的劲头。毛泽东伸开巴掌，迎接这雪。“润之，你该进屋烤火了。”贺子珍踏着无声的雪地，走到毛泽东身边，同他挨在一块儿。“明天就要下山，真舍不得。”毛泽东很动感情，他的话是从肺腑中迸发的。贺子珍的思潮流入了毛泽东思潮的小河，她禁不住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到井冈山？”毛泽东自信地回答：“很快，很快就能回来的。”“我们能一起回来么？”贺子珍用一只手攥住毛泽东的手。“我们当然要一起回来，一起……”毛泽东强调着。他忽然感到妻子的问话是多余的，便加了一句，“你呀，多心。”“也许，女人都是这样，尤其是毛润之的妻子。”“哈……”毛泽东开心地笑了。贺子珍也不由得笑了。“看样子，这雪不会停的，明天能走么？”贺子珍问。“能走。”毛泽东坚决地说。他决定了要做的事，便要毫不动摇地做下去。昨天，王佐找过他，说雪下得太久太大，路都封死了，不好走，建议推迟下山。他说下山时间不能推迟，对一个军事家来说，时间就是军队，就是胜利。为了保证行军安全，可请几位熟悉山路的农民作向导。王佐见他决心已下，只有作罢，遵令物色向导。贺子珍告诉毛泽东，已遵照他的命令，红四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二十八团、三十一团计3000余人，明天到小行洲集结。“好，原定计划不可动摇！”毛泽东说，“吴尚所部刘建绪师已全部集结在茶陵浣溪、马江一带，赣敌王均的两个师兵力已向永新逼近，他们要组成一个网状包围圈将我们合围，我们不突破这个包围圈，后果不堪设想。”随着一声报告，彭德怀出现，他一则来向毛泽东道别，二则有要事商量。“哦，德怀，屋里坐，屋里坐。”毛泽东把彭德怀让到屋里。贺子珍端上两碗热茶。彭德怀深深呷了一口茶，冻得发紫的双唇亦有了血色。“德怀，井冈山的事，就拜托你了。”毛泽东信任地拍了拍彭德怀的肩膀，问，“五军的同志们情绪怎样？”彭德怀说：“柏露会议开完后，我回大井向全体官兵传达了前委决定，谈了目前的严峻形势，部队情绪高涨，大家都看到革命大局，愿意留下来坚守根据地。”“你和代远同志辛苦了，前委不会忘记你们，革命不会忘记你们！”毛泽东百感交集地说，“才相聚，又分手，大家心里都是恋恋不舍的。德怀同志，你们留下后，面对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敌人力量太强大了，你们咬住敌人，保证了红四军的转移，以后万一你们守不住，可跳出包围圈，到赣南来同四军会合。”彭德怀很是感动：毛泽东为红五军想得周到。“还有，王佐留下来，你可帮助教育他，这个人团结过来，对革命是有利的。”毛泽东道。“老毛，我对

王佐接触不很多。我想问问有关对他们的方针，中央‘六大’对他们基本是持否定态度，要杀掉他们，但……”“哈，实话对你说，杀掉他们，我是不同意的，将来历史可以证明我们争取、改造他们是对的。但，袁这个人城府较深，现在他已经同意随四军下山，他离开了原来的老窝，可以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把他俩分开很有必要，可是不久前我听到王佐醉后对我说过一些话，似乎内部有些乱七八糟的事。”“嗯，那都是土客籍矛盾造成的，袁、王是客籍，龙超清、王怀、朱昌偕和刘真他们是土籍。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聚居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一向受排挤。前年和去年的国民革命，客籍表示欢迎，以为出头有日。不料革命失败。客籍被土籍压迫如故。我们的区域内，宁冈、遂川、酃县、茶陵，都有土客籍问题，而以宁冈的问题为最严重。前年至去年，宁冈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结合，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绅的政权，掌握了全县。”毛泽东掌握土客籍历史渊源和现状，条分缕析，说得头头是道，令彭德怀非常敬佩。“德怀，你刚到山上不久，这方面的情况我不妨多说点。去年6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张扬反共，9月，豪绅带领朱培德军队‘进剿’宁冈，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间斗争。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历史的积淀遗存，这种界限依然存在。例如边界8月失败，土籍豪绅带领反动军队回宁冈，宣传客籍将要杀土籍，土籍农民大部分反水，挂起白带子，带领白军烧屋搜山。10月、11月红军打败白军，土籍农民跟着反动派逃走，客籍农民又没收土籍农民的财物。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来，时常发生无谓的斗争。”这些内容，毛泽东不久前写进了他的《井冈山的斗争》，想起在井冈山麓搞土客籍问题的调查、在茅坪八角楼的油灯下撰写文章，他对井冈山倍添一种惜别之情。彭德怀似乎明白了许多东西，理解了许多东西，他抓着头皮自语：“难怪，难怪……”“难怪什么呀？”毛泽东问。“难怪王佐一副有苦难言的样子，看来他已陷进这种土客籍的矛盾根深了。”“你要多做他们之间的调解工作，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王佐这个人本质还是不坏的，我们对他应持爱护态度。”彭德怀点头道：“难为你对他们俩这么体贴。”“也许，除了事业需要我这么做之外，还有一种感情因素。”毛泽东的眉宇间荡漾着一种深情，“我这个人就是重感情！”“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彭德怀也怀同感。毛泽东没有再往下说，他打着背手，在屋内来回踱着。他是在回忆同袁文才、王佐交往的一幕幕情景么？难怪后来在美国人斯图尔特，施拉姆和R·特尔所撰写的毛泽东传记文学中称：毛初上井冈山时“结识了两个臭名昭著的土匪首领”，“土匪成了毛的政治情妇”。斯图尔特·施拉姆和R·特尔当然永远无法理解毛泽东的博大胸襟，但，人们难道不能从其文字反其意而理解到一点什么吗？小行洲，在中国地图上无法找到的一个小村落，它的名字从此写进了中国革命现代史册。公元1929年1月12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红四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二十八团、三十一团3000多人，集结在这个小行洲。满山遍岭的枫树，在寒风中抖落着积雪，伸出臂膀来欢送红军官兵。

山里老表杀了几头大肥猪，杀猪是井冈山待客的最高礼遇。他们把猪肉送到红军的宿营处，细妹子们和大娘大嫂们送来一捆捆草鞋、一双双布鞋。

这些鞋皆是她们亲手编织的，金丝稻草和针针线线间注进了情，融进了爱。红军战士们把不带走的东西送给老表，有的伤员把上级发给他们洗伤口用的盐也悄悄留下。

小行洲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李焕成领着群众抬来门板、八仙桌和板凳，在下街口的龙禾墩上搭起了一座高台。

锣声响了，全村群众从四面八方拥到台下，参加告别红军主力大会。少顷，出征的红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入场。

陈毅宣布大会开始。

毛泽东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上了台。老表们热泪盈眶地望着在井冈山和他们共同生活了两年多的毛委员，有满肚子离情要倾诉，他们真不愿意红军会从这里出发远行，他们希望这是个联欢会，红军能够长住下。

“乡亲们！”毛泽东习惯地做了个手势，他的右臂伸向空中，以往，这只手很快会放下，可是今天，这只手久久地举着，朔风中的他宛若一座庄严的石雕。

群众中有人在低泣，78岁的李婆婆是红军从土牢中救出来的，她一哭，不少大嫂都跟着哭，女人表达感情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眼泪。

毛泽东终于缓缓地放下了右手，深邃的目光环视着群众，似在寻找熟人。寻找谁？寻找每一个为井冈山斗争作出了奉献的人！

他说：“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的包围，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我们除了在井冈山打击敌人以外，还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在更广大的地区展开游击战争，开辟新的根据地，彻底打垮敌人的两省‘会剿’。乡亲们、同志们，红四军主力虽然要离开你们了，但是大家不要担心，党组织还在，彭军长的红五军和王佐同志的三十二团还在，他们和你们一道坚守井冈山，牵制敌人。这次敌人进攻的规模蛮大，大家要作好准备，山棚要搭起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钻山，敌人来得少就消灭他，来得多就躲起来。这山是我们的，进进出出的十分方便。井冈山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有同敌人作斗争的经验，只要我们团结斗争，敌人终归是要失败的。”毛泽东的话是雷，是火，是春风，是磐石，给了全场军民以力量、信心。人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的右手又伸向空中，告别，最后一回告别，无限的情谊都凝聚、浓缩在这个动作里。这是历史性的动作，它标志着一个新的起点，一个新的转折，这只手所指的前方，正是赣南方向。朱德接着讲话，他号召部队勇敢杀敌，鼓励群众坚决同敌人作斗争，他满怀豪情地说：“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边界的红旗是永远不会倒下的，蒋介石想通过第三次‘会剿’消灭我们，这是他青天白日做大梦。在这里，我代表红四军主力部队，感谢乡亲们！”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陈毅宣布：“下面，请红四军参谋长袁文才同志讲话！”仍然是热烈的掌声，井冈山谁个不知道袁文才，小行洲的群众同样熟悉他，他是井冈山的泉水喂出来的英雄好汉，他是这块土地、乃至土地上的子孙们的自豪，乡亲们现在才晓得，袁文才要下山，不少人感到惊愕、但亦理解。袁文才，如果说他的心头还郁积着一点点阴云，那么，面对着几千双目光，仅有的一点点阴云已被荡涤干净，他忽然感到自己不过是一滴十分渺小的水珠，下面的几千军民才是大河，而今他这滴水珠融进了大河，他有了真正的伟力，他的嗓门儿抑制不住地颤动着：“我说……说嘛咯呢？”他平素极善辞令，眼下怎咯呀？“我只想讲一句话，毛委员来了，我们山里人才打倒土豪劣绅翻了身，不能忘了这个根本。我就要作别诸位乡亲了，我不会忘记自

己是井冈山人，不会忘记……我这一生一世跟定了毛委员！”他的瞳仁闪亮，那是泪光。虽是寥寥数语，在全场激起巨大反响和共鸣。袁文才伸出手，朝全场行军礼。他没有戴帽子，他觉得非有这一个军礼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情。大会主持人陈毅按捺不住心潮，上前来同袁文才紧紧握手。以下是各方面代表讲话。新遂边陲特别区政府主席代表守山群众表了决心。最后，陈毅叫到李灿的名字，道：“李灿同志是红五军大队长，他代表红五军官兵讲话。”坐在前排的李灿立起，侧过头朝全场行礼，他能代表红五军么？军长彭德怀在昨天交给他这个任务时，他有点胆怯，有点受宠若惊，他想起了自己原本不愿留守井冈山，一个心眼想杀回老家去，那里有他的瞎眼亲娘等他供奉，因而，他想在柏露会上当面向毛泽东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彭军长晓之以理，做了说服工作，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使他的心与井冈山一块跳动，使他这个大队长立下了“誓与反动派血战到底”的誓言，他的行动激起了全大队战士的斗志。但，要他当着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领导，当着这么多的军民表决心，他则力不从心了，他曾打了个腹稿，可背得滚瓜烂熟的词一个个都飞到爪哇国里去了。陈毅笑着说：“李灿同志，别紧张，到台子上来讲嘛，上来。”“不，不！”李灿一下子变得腼腆了。“讲话也像打仗，要勇敢。”毛泽东朝他摆摆手。人们鼓掌欢迎李灿上台。李灿红着脸，一步步走向台子。台子是门板、八仙桌架的，走在上面不很稳实，李灿上了台后，站得太前，没料门板从八仙桌上滑开，李灿脚底顺着滑势从台上跌将下来。人们笑开了。朱德站起来，朝大家摆摆手道：“不要紧，不要紧，欢迎红五军上山时，新城的台子塌了，有人说不吉利，我当时说了，台子是用绳子绑的，因为没绑好，所以垮了。我们无产阶级的‘台子是永远垮不了的。’今天李大队长台上打滑，并不是坏兆头，他很激动，他有许多话要对大家说。”众人报以掌声。会场的气氛显得活跃起来。这是一个普通的夜晚。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夜晚。小行洲没有丝毫睡意。群众来到红军宿营地，诉不尽的离情，吐不完的心语。明天红四军主力就要出征了，人们巴不得时间过慢一点，巴不得……村头的一间破油榨间里，黑暗中两个火点一明一灭，王佐和袁文才不知抽了多久的烟，这是王佐在一次战斗中分到的战利品——一盒三炮台纸烟。他舍不得抽，这回带到小行洲送别袁文才。俩人默默地吐着烟圈，墙洞里灌进一股股寒风，他们连脖子也没缩一缩。“老庚，你在想什么？”袁文才打破了沉默。“我……我想起了那只铜盆。”王佐瓮声瓮气地道。“喔，你想观天象呀？”“嗯。”“共产党不信迷信，小小铜盆只能当洗脸盆。”“袁老庚，不瞒你说，我前天在茨坪偷偷地观了一回。”“毛委员晓得了，会撻你的。”“连我老婆也不晓得，我是半夜里观的，我洗净了手，用铜盆装了清凉夜水，不过没有烧香，革命了，香烛早就扔了个光，袁老庚，我的心思只有你晓得，你就要下山了，我……我想替你测个凶吉。”“哦？！”“我……”王佐的喉咙发哽。“莫非你看到了凶兆？”“糊，蛮糊！”王佐沮丧地说，“先前铜盆看得蛮清楚，这回却糊得没亮影。”“莫信，莫信！”“我不信，可我不得信，这两天眼皮老是打架。”“南斗老庚，我们不谈铜盆，谈点儿别的。”“好，好，袁老庚，我们是粗人，肚里缺的是文墨，走了你，我诸事都不便当了，你在那边搞得差不多，可向毛泽东请求，还是留下来。”“这不消说。”“嗨，如果再打几仗，革命就成功了，你我俩人哪也不去，就在这里过，像先前那样，多惬意。”“南斗老庚，我看这种日子再不会有。”“怎咯？”“这叫地方主义，共产党是不允许这样做的。”“管它嘛咯主意

(义)，我们反正把这 200 斤骨肉交给了共产党，我们不背着共产党搞鬼，多为共产党办事，还不成？”袁文才无语。“袁老庚，这番你就放心前去，家里的事有我哩，我会敬奉好嫂子。”“实话对你说吧，”袁文才情不自禁地从怀中取出一绺头发，那是谢梅香分手时交给他的，要他走遍天涯记住家里的姣妻，“你嫂子已经有了身孕。”“呀！”王佐将烟头一掐，站了起来，左脚重重一跺，“我的天，你怎咯早不讲，我……我这就去找毛委员，梅香身体不好，有了孕，没男人在身边咯样行，我去！”“不可乱来。”袁文才喝住他，“我下山已成定局，毛委员最反对出尔反而，我不能让人小看了我，南斗老庚，有你照顾梅香，我放得下心。”王佐对天长吁短叹了一番，道：“过两天我把嫂子接到茨坪同罗月英住在一块儿，省得她一个人在茅坪孤单。”“也好，不过，梅香未必肯去。”“我给她下跪，看她由不由我。”王佐憋气地说。袁文才不由得发笑，一只手重重地拍在王佐肩上。黎明。属于井冈山的黎明——红四军主力起程了。毛泽东、朱德、陈毅，把眷恋留下了，把爱留下了……路边，满是送行的军民，一双双目光，一行行热泪。此去有多久？问君何时归？风无言，水无言，惟有征人步沙沙。一步一回头，雷声隆隆，铁流滚滚。中国革命啊，又翻开了崭新艰难的一页……

1996.4.7 完稿于井冈山

9.19 改完于北京—井冈山

